武侠世界



第35年

37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奇情故事「古堡驚情」。陸玉是清平縣的女捕快，外號「碧海青天」，名重一時。因對其堂姑母陸翡翠墮樓而亡有懷疑，便與捕快莫聰暗查此案，但事隔二十年，頗難下手，無意中聽到一瘋婦的嘶叫聲，循此線索追至「絕情堡」。「摯情堡」堡主獨孤無求，仁澤廣被，但却深居簡出，原因是新婚之夜，其妻墮樓而亡……故事峯迴路轉，欲知陸翡翠的眞正死因，請細閱本文，定讓你大感意外，竟有這樣的事情？

*　　*　　*

本期刊登的有頗堪欣賞的一期完短篇「湖海風雲」。有精采的「英雄悲歌」大結局。更有新故事「武林皇帝」，喜歡馬騰先生作品的讀友請鑑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撰著的「驚濤駭浪」，屆時請留意。

尚有歐陽雲飛先生的新故事「燕子飛」，麥菁先生的短篇「絕世英雄」，新作品源源不絕，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37期
（總號17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古堡驚情



古堡命案

距離中秋只有半個月，但天氣却完全沒有一點秋意，悶熱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聰兒，還沒有睡？」

「這樣的天氣，叫人怎睡得着！」

遠處傳來一陣狗吠的聲音。

聰兒接口道：「這種悶熱天氣，連狗也睡不着！」他索性從床上爬起來，走往窗前茶几，倒了一杯茶喝。

他望着窗外出神。

「聰兒，還是早點睡吧，明天你還要在捕房當班。」

「爹！」聰兒頓了一頓。

「有什麼話便快說。」

「爹，你是個捕快，而今我也是——究竟你喜不喜歡我也當個捕快？」

「當然喜歡，唉！」

衆說紛紜

「爲什麼你又歎息？」

「如果你娘在，看着你長大成人，穿起捕快的衣服，威風凜凜，一定十分高興。」

聰兒道：「其實你自己喜歡當捕快嗎？」

「當然喜歡，難道你不喜歡？」

「我也喜歡，只不過我不喜歡在這個小地方，做一個只管鷄毛蒜皮的捕快。」

「有什麼不好？」

「我只希望有一天能做一番大事。」

「大事？你心目中有什麼大事？」

「譬如是破一件大案，一件錯綜複雜，使人撲朔迷離的大案。」

「唉，我小時候何嘗不是這麼想？可是，到了有大案在你跟前，那時，你弄得你日不安、夜不寧，那時，你才知道而今天下太平的好處。」

「爹，你也破過大案子？」

忽然，窗外電光一閃，接着是雷聲隆隆。

「也不是什麼大案子。」

電光又閃，劃破了漆黑的天空。

「爹，你是不是指山上古堡那件案子？」

「嗯！」

雷聲又响，隆隆的聲音之後，似乎傳來一陣悽厲的叫聲。

「什麼聲音？」聰兒問。

「雷聲……還有什麼聲音？」

「我總覺得除了雷聲之外，還有女人的尖叫聲。」

「聰兒，天氣熱得使你耳朵也出問題，還是快些去睡，以免明天沒有精神。」

「不，爹，這多年來，我一直都聽到這種聲音，很多時候，我還被這尖叫聲驚醒，我眞想……」

「你千萬別這樣想，絕情堡是禁地，連大老爺也不敢去。」

「大老爺也害怕那位絕情堡堡主？」

「也不是害怕……不過，獨孤堡主每年捐出了無數銀両，爲本市作慈善救濟用途，既然他喜歡孤獨，我們又何必打擾他？」

「爹，那個古堡叫絕情堡，可有來由？」

「當然有……那古堡本來叫『摯情堡』，後來才改叫絕情堡。」

「爲什麼？」

莫老頭並沒有回答他兒子這話。

聰兒又道：「那位獨孤堡主每年捐錢賑災，看來並不是個無情的人，爲何又稱自己的古堡作絕情堡？」他彷彿是在自言自語。

莫老頭依然沒有反應。

忽然，電光又閃，黑色的古堡在電光之中，看來好像一隻古老而巨大的怪獸。

莫老頭道：「看來快要下雨了！」

果然，淅瀝淅瀝的，豆大的雨點打在窗上。

莫聰走到窗前，想把窗門關上一些，以免被雨水弄濕，這時，電光又閃。

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一個身影自山下的小道直上古堡，身形去得極快。

「爹，你看到嗎？」

「看到什麼？」

「一條人影！」

「什麼人影？我看不見。」

「爲什麼這個時候，竟有人冒雨上山？」

「聰兒，你還是早點去睡，不要多管閒事。」

聰兒道：「好的！」

他話雖是如此說，行動却不是如此，他走回床前，披上了衣，提起長劍，越窗而出。

莫老頭看見兒子的身影，大聲叫道：「你往那裏去？千萬不要上……」

莫聰已聽不到老父的聲音，他冒着豆大的雨點往山上的小徑而行。

這是唯一上山的途徑，如果他沒有眼花，他一定可以找到這個人。

可是，莫聰施展輕功追上，仍然看不到那人身影。

他終於來到古堡的大門，他停了下來，因爲這已是古堡的禁地，假若再多走一步，那便進入了禁地，不要說自己的老爹保不了自己，連大老爺也保不了自己，最重要的還是激怒了這位獨孤堡主，他不再捐錢賑災，那麼，整個鎮的市民，都會遷怒自己。

爲了追查一個突然閃過的身影

而犯衆怒，似乎也犯不着，他想轉身。

突然，電光又閃。

一連三下接連而來的電光，使他清清楚楚的看到那個身影，自古堡的二樓攀上了三樓。

這古堡的建築形式非常特別，一共是五層樓，古堡建在山腰，本已算高高在上，但建堡之人，仍要建上五層，不知是否眞的想作人上之人？

莫聽不單看清楚這個身影，而且可以肯定，這個人是一個女人。

如果單以身影而論，這位姑娘應該是一個窈窕而美麗的姑娘。

這姑娘身手也算絕佳。

她一上了三樓，依然使力借力的再往上攀，她身形之快，姿勢之美妙，實在使莫聽着迷。

到了三樓，她一個轉身，轉向另一邊屋簷，一時之間，並不在莫聽視線範圍之內。

他想追過去。

可是，一聲淒厲的尖叫聲使他呆住。

是的，的確是淒厲尖叫的聲音，這聲音似是包含了無數淒凉與寂寞。

也包含無盡的冤屈似的。

他而今可以肯定，這幾年來他一直沒有聽錯，這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是來自這古堡。

他幾乎可以肯定，聲音是來自古堡的下層，古堡的下層究竟是什麼地方，會囚着什麼人？

兩個疑惑——身形的疑惑，聲音的疑惑，令莫聽不再顧忌。

他一躍，上了那古堡大門，再飄身而下。

雨比剛才下得更大，雨水打在他的臉上，使他覺得凉快之極，他一抹臉上雨水。

雨水使他頭腦回復冷靜。

應該先追踪那人，還是追踪那聲音？

淒厲的尖叫聲，早已存在，今晚追不到，明天後天還有很多機會。

但人影却不同。

他決定先往右邊，看看那個單身闖堡的姑娘，是否吃了豹子膽，還是獅子心？

獨孤堡主武功蓋世，已是人盡皆知的事。

雖然他退出江湖已久，但誰不知絕情堡獨孤無求？這姑娘膽敢夜闖古堡，一定是心智出了問題。

如果不是，莫聽倒是佩服。

他正要躍上二樓。

突然，「砰」的一聲悶响，一個黑影自五樓飄下，是的，是飄下，就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般飄下。

莫聽不再向上躍，而是迅速向橫竄上。

可惜，他竄的速度，無法及得上下墜的速度。

「砰」的一聲，那位姑娘已倒在地上。

莫聽飛身而至。

電光又閃，他已看得清楚，這位下墜的姑娘相當漂亮，看她柳眉倒豎，現出男兒般的英氣，吹彈得破的臉蛋兒，却又有女兒的嬌態。

莫聽蹲下，輕聲道：「姑娘！」

他輕輕一推。

那姑娘似無反應，已是昏了過去。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自己是個捕快，他向古堡望望，仍是黑沉沉一片。

還是救人要緊。

他抱起了那位姑娘，躍過了矮牆，沿着下山小徑，一直走回家中。

* * *

莫老頭一直非常擔心。

當他一見莫聽的身影，便已趕了出去。

「怎麼？抱了個妞兒回來？」

「爹，不要多說，快弄點薑湯，灌那姑娘兩口，姑娘便可醒了過來。」

姑娘醒來，望着一老一少，有些驚慌，道：「我在那裏？」

莫聽道：「在我家裏！」

「你救了我？」姑娘想坐起來。

莫聽道：「算是……你怎會……」

姑娘勉力支持起來，並要下跪。

莫聽立時扶着她，道：「姑娘千萬不要客氣，我只是盡了一點公僕的責任。」

「你們是捕快？」

兩父子點頭。

知道他們父子是捕快，並不是難事，因爲大廳四週都掛有與捕快有關的衣物。

「多謝兩位恩公！」

莫聽道：「姑娘千萬不要客氣！」

莫老頭道：「妳身體如何？」

「也沒有什麼。」

「妳是被人推下來，還是自己失足？」

姑娘臉頰變紅，道：「後悔學藝不精，還沒有見到敵人的臉，已被人用掌震了下來。」

「姑娘高姓？」

「小女子姓陸，單名一個玉字。」

「陸玉姑娘，咦……」莫老頭道。

「你認識陸姑娘？」莫聽問。

莫老頭道：「這名字倒是挺熟的，陸玉……對，妳是清平縣來的？」

姑娘點了點頭。

莫老頭道：「原來是行家。」

莫聽奇怪地道：「行家？」

「是的，我也是一個捕快。」

莫老頭道：「並且是名重一時的女捕快『碧海青天』陸玉！」

這個名字，莫聽倒是聽過。

莫老頭道：「在下是莫仲元，不過，人人都叫我莫老頭，這是小兒莫聽。」又對莫聽道：「聽兒，姑娘可算是你同僚。」

莫聽並不明白。

莫老頭道：「大老爺昨天才告訴我，有位陸捕快要來，並且會暫時在我們衙門工作。」

「爲什麼沒有聽你說過？」

「我以爲還有十天半月陸姑娘才會來。」

「想不到即刻來到，並且到了老爺子家！」

莫老頭道：「妳有沒有受傷？」

「沒有。」她頓了一頓，只道：「我覺得很累，我想……」

莫老頭道：「請好好休息。」

莫聽道：「若不嫌蝸居淺窄，那便在我房間歇息。」

陸姑娘道：「打攪大哥！」

莫聽帶了陸玉到他房間，幸好他平常是個相當整齊的人，否則便會出醜。

莫聽走出大廳。

莫老頭還沒有睡。

莫聽道：「陸姑娘外號叫『碧海青天』，她破過很多大案？」

莫老頭道：「是的，女捕快本已是少，而她竟能名重一時，聽兒，我看你以後應好好的向她學習。」

「她既是一個名重一時的捕快，而且破過不少大案，爲什麼她會來我們這個小地方？」

「也許是有其他公事。」

「爲什麼她一來，竟冒雨上古堡？」

莫老頭並沒有答他。

「爲什麼她竟說連出掌打她的人是什麼模樣也沒有見過，便被人震了下來？」

莫老頭依然沒有答他。

莫聽又道：「爲什麼……」

莫老頭打了一個呵欠，道：「明天你好好詳細一問！」

* * *

翌日一早起來，莫聽仍然沒有機會問，因爲他們一起回到衙門。

陸玉要向大老爺報到，還有很多公文要做。

不過，整個衙門的捕快都興奮起來，因爲幾十年來，也沒有一個女捕快出現過。

莫聽更成爲他們當中的英雄，因爲他竟然在雨夜之中救了女捕快。

雨中救美，已成衙門佳話。

陸玉本來是有屋子編配給她的，但她突然而來，比預計的報到日子早了十日，因此大老爺一時之間無法找到適當的房子給她。

她本想暫住客棧，不過，莫老頭却認爲，一位姑娘在客棧中出入，有太多的不方便，便提議她到他家中暫住，陸玉雖是女兒之身，却有男兒氣概，很爽快便答應了。

莫聽聽了，也覺得高興。

那夜，衆捕快都一起擁着陸玉回到莫聽家中，開了一個大餐會，來迎接這位女捕快。

莫老頭十多年來，終日與兒子爲伴，很少有人來他家，這次爲了歡迎陸玉，高朋滿座，實在高興。

陸玉不單明眸皓齒，而且聰穎過人，先向莫老頭敬了三杯，道：「難得有這大好機會向莫捕頭請教聆益，對於我此行工作，定是大有裨益。」

莫老頭向來對下屬嚴厲，平日也十分拘謹，但喝了三杯，却又似放開懷抱，道：「陸姑娘是女中豪傑，至於爲捕快的，最重要是……」

莫聽連忙接口道：「當仁不讓……」

衆捕快也齊齊接口道：「義不後人。」

莫老頭有點愕然，然後大笑。

原來這兩句話，是莫老頭日夕掛在嘴邊教訓下屬的，平常他自己不覺，但下屬早已耳熟能詳。

莫聽道：「老爹，今晚我們不談公事。」

莫老頭也笑道：「好，乾杯！」

那夜，衆人盡興而回。

* * *

翌日，莫老頭一早起來，叫醒了莫聽。

莫聽宿醉未醒，不願起來。

莫老頭忽地叫道：「陸姑娘呢？」

莫聽聽了，一躍而起。

「怎麼一聽了有關陸姑娘的事便立即醒來？」

莫聽有點靦覥地道：「沒有什麼，陸姑娘去了那裏？」

「相信是上了衙門。」

「我們這小鎮，只有三千佃戶，一向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她何必這麼早就上班。」

莫老頭嘆道：「你這孩子，你受朝廷俸祿，無論什麼環境，都要準時上班，保護平民生命財產，陸姑娘之所以能成爲一個著名出色的女捕快，單看她守時這美德，便知道她並不是浪得虛名，你也要……」

莫聽接口道：「老爹，我先走一步了！」

原來莫聽早已知老爹愛教訓人的習慣，趁他嚕嚕囌囌之際，早已迅速梳洗好，當莫老頭要教訓他的

時候，他早已溜出了大門。

莫老頭叫也叫不住他，只有頓足道：「這孩子！」

莫聰回到了衙門，他那班捕快兄弟還沒有回來，其實這小市鎮罪惡並不多，加上平民生活相當寬裕，倒算是國泰民安。

國泰民安本是一件好事，但對莫聰來說，却並不十分理想，因爲市面平靜，便沒有大案發生，他當捕快，並不像他老爹，希望平平穩穩又過一天，他總希望有大案發生，使他可以大展身手。

如果這樣平平凡凡下去，他學來的武功，以及天生而來的智慧，便無從發揮。

莫聰找遍了衙門，也找不到陸玉。

既然她一早回衙門，她應該在衙門之內，大老爺又沒有這麼早回到衙門，她究竟去了那裏？

終於，他在那個小小的房間找到陸玉姑娘。

那小小的房間，是個宗卷室。宗卷室內，儲存了過去本鎮大小罪案，本鎮一向太平，因此宗卷儲存並不太多。

莫聰一向很少來這宗卷室，因爲鎮內所發生之事，俱可算是鷄毛蒜皮之事，幾曾需要閱覽卷宗？

陸玉姑娘正坐在宗卷室內，在她面前，已放了十來卷，她正埋頭閱讀。

連莫聰進來之時，她也懵然不覺。

莫聰輕輕道：「陸姑娘！」

陸玉抬起頭來，笑道：「聰兄！」

「你在看什麼？」

「絕情堡那宗案子。」

「絕情堡？這宗案子，是本鎮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案子，我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你知道這案子的前後？」

「略知一二！」

「聽說絕情堡起初並非叫絕情堡。」

「是的，是一個相反的名字，叫摯情堡。」

「爲什麼會更改？」

「說來話長。」

「你不知道？」陸玉姑娘故意反問他。

「當然知道。」莫聰也故意不說下去。

「摯情堡的主人是誰？」

「是獨孤無求，江湖上人稱『有求必應』。」

陸玉聽了，似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這位獨孤堡主，他本身的名字，叫作無求，而在江湖上却被人尊稱爲有求必應，兩個名號，自是大相逕庭。」

「這當然有其原因，無求這名字，是他父親給他取的，他的父親是個富甲一方的大富豪，而獨孤無求是個獨子，他繼承了父親遺產之後，就算是一生一世不用工作，也生活如意，一生無求他人，因此，他父親給他取了這個名字。」

「那麼江湖人尊稱他爲『有求必應』，我倒也略有所聞！」陸玉道。

「願聞其詳！」莫聰故作文縐。

「獨孤堡主自幼學得一身武功，他也不甘作一個平凡的富人，便隻身闖江湖，他不單行俠仗義，遇到窮苦的人，他總是有求必應。」

「對，他爲人疏財仗義，十分慷慨，我們這個小市鎮這麼富裕，也是拜他所賜。」

「爲什麼？」

「自從他退出江湖，便決定隱居在摯情堡之內，爲了確保他不受人騷擾，也要使這地方國泰民安，他每年都撥出一大筆銀両，捐給本鎮，務使這地方繁榮安定，因此，這地方所有人都對他尊敬，而他的摯情堡也所以無形之中，成了本鎮禁地！」

「禁地？」

「所謂禁地，並沒有明文規定，只不過是，他是本鎮大恩人，人人敬重他，既然他不喜歡別人騷擾他，打破他的清靜生活，那麼他那古堡便成爲了禁地，沒有人敢上去打擾。」

陸玉嘆道：「我一來便犯了禁！」

「是的，你以後也不要再去！」

陸玉並沒有回應他這個問題，改口道：「這位名重江湖，人人尊敬的獨孤無求，怎會突然退出江湖？」

「當然事出有因。」

「你知道？」

「當然知道，這是本鎮一件大事，人人也知道，只不過沒有人願意提起。」

「是他殺人的事？」陸玉漫不經意地道。

莫聰突然緊張起來，看看四週，壓低了嗓子道：「不要這麼說！」

陸玉故意如常的道：「他的確是殺了人。」

「噓！」莫聰的緊張，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那麼，事情的眞相是怎樣的？」

莫聰道：「事情其實很簡單，獨孤堡主退出江湖，是因爲他要結婚。」

「結婚？很多江湖人都結婚，却並沒有退出江湖。」

「是的，不過，獨孤堡主認爲

他找到了她心目中的至愛，願下半生長伴他的至愛，因此，他決定退出江湖，並且隱居在摯情堡內。」

陸玉聽了，嘆道：「獨孤無求的確是一個至情至聖的人。」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也可說是天意弄人。」

「發生什麼事？」

「他在大婚那天晚上，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他殺了人？」

「是的，而且是殺了他那位至愛。」

陸玉姑娘聽了，並不表示十分詫異，因爲事實上她早已知道此事，她這樣詳細地問莫聰，自然有她的原由。

「爲什麼他會如此？」

「我不知道。」

「獨孤堡主怎樣殺人？」

「沒有人知道，捕快到了現場，只見那位姑娘從五樓墜下身亡。」

「是獨孤堡主推她下來？」

「獨孤堡主後來是承認了。」

「爲什麼他會在大婚之夜，殺死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而且是一個他自己選擇的，並且願意以下半生陪伴她渡過的人？究竟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莫聰並沒有回答她。

陸玉又再問道：「難道他看見了什麼事情，令他一時失了心性而殺人？一個女子，甘心下嫁一個有情郎，又怎會做出一些令個郎發狂的事？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莫聰道：「在這些宗卷之內，沒找到端倪？」

陸玉搖了搖頭。

莫聰道：「你想知道？」

「當然。」

「那麼，你應該問問我老爹！」

「莫老捕頭？」

「是的，當年負責這轟動一時的案件正是我老爹，余生也晚，我可以講出來的資料，也是一半道聽途說，也有一半是老爹說的。」

「爲什麼以不早點告訴我？」陸玉對於這件案子，似乎是十分注重。

＊　＊　＊

莫老捕頭並不在衙門之內。

那夜，陸玉一早便返回莫家，她一直想追問莫老爹，但莫老爹實在是一個相當講究享受的人，他每天有空必下厨，爲自己炮製美味的食物，下酒吃飯。

莫聰雖然一早便沒有了娘親，不過，莫老爹父兼母職，又煮得一手好菜，因此，他並沒有因爲失去了娘親而覺得有所失。

莫老爹捧着熱辣辣的餸菜出來，對陸玉道：「陸姑娘，快來，趁熱吃吧！」

「好極！」

莫聰道：「我老爹煮得一手好菜，據聞可以比得上皇帝老子那個御厨。」

莫老爹道：「聰兒，讚我也不要讚得過份！」

陸玉挾了一口菜，她慢慢的咀嚼欣賞，半晌才道：「不是太好！」

莫老爹似是臉色一沉。

陸玉續道：「而是極好！」

莫老爹聽了，忍不住的呵呵大笑，有誰不喜歡拍馬屁？莫老爹也不例外。

陸玉一邊吃東西，一邊有意無意的發問。

漸漸，已入了那件獨孤堡主的案件之中。

莫老爹聽了她提起這事，也嘆了一口氣。

陸玉道：「老爹，當年是你負責這件案子？」

「是的！」他喝了一口酒。

「那麼，你事後知道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

「獨孤堡主殺了人，殺了他還未洞房的妻子。」

「爲什麼？」

莫老爹嘆了一口氣，又再呷了一口酒，才道：「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他爲什麼殺了他妻子？」

莫老爹似是故作神秘，欲言又止。

陸玉十分焦急，道：「爲什麼？」

「非常簡單，我說了出來，恐怕你也不信。」

「快說！」

「事情可能是這樣，當晚他喝完了喜酒，回到了他在古堡五樓內的新房，他看見了一件令他非常驚異的事情，他實在忍受不住，一怒之下，把他的新婚妻子推了下去，當場慘死。」

「他究竟看到了一件什麼事？」

莫老爹搖了搖頭，半晌才道：「沒有人知道。」

「他後來被捕？」

「你指的是獨孤堡主？」

「是的。」

「沒有，他沒有被捕，他只是被請到衙門，協助調查這件案子。」

「爲什麼？」

「有兩個原因，第一，他是本鎮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你也明白，衙門對於這種人物，你是當捕快的，你也明白。」

陸玉點了點頭。

莫老爹續道：「第二，沒有人可以證明，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她一定是由堡主推她下去而死的，她有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

莫聽道：「據說獨孤堡主可以在這宗兇殺案之中，置身事外，也是用這個理由。」

陸玉道：「你相信嗎？」

莫聽道：「我不知道。」

陸玉轉向莫老爹道：「老爹，你呢？」

莫老爹非常肯定地說道：「我相信！」

「爲什麼？」

「因爲我當日親身到過現場，新房之內，並沒有打鬥過的痕跡。」

「獨孤堡主武功極高，他要推這位妻子下樓，不用動什麼，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這點我們無話可說。」

「那個女子，一點武功也不懂？」聽兒問。

「不，她武功造詣也不錯。」陸玉道。

「你怎知道？」莫老爹奇怪地問。

陸玉支吾以對。

莫老爹道：「你認識她？」

「不，以我這個年紀，怎會認識她？」

莫聽道：「老爹，你看過那死者屍體？」

「看過！」

「有沒有什麼傷痕？」

「沒有，假若她是被獨孤堡主用掌震死的，她身上一定有些傷痕。」

陸玉道：「還有其他可疑之處嗎？」

「沒有。」

「因此，你們判定她是自己下墜而死的？」

莫聽問：「他有沒有說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獨孤堡主在事情發生之後，一直緘口不言。」

「他可以不言便推却一切？」

「不，他只說她的妻子突然狂性大發，跳樓而死。」

「你相信嗎？老爹！」

「我本來也不相信，不過，我們能搜集到的證據，沒有一件是可以證明獨孤堡主有罪。」

「那麼，那女子爲什麼要跳下去？」

「獨孤堡主不肯說，只是說她一時失去常性。」

「什麼事會令她失去常性？」

「他只是這樣說，他自己也諱莫如深。」

莫老爹忽然改口問道：「陸姑娘，爲什麼妳一來，便對這件事有這麼大的興趣？」

「我……」陸玉訥訥不言。

莫聽道：「妳以前也聽過這宗案子？」

「像你一樣，道聽途說，我既然來到這案件發生的地方，自然對這案子有興趣。」

莫老爹道：「陸姑娘，我們是交淺言深！」

「請莫老爹多多指教！」

「我的忠告是，若是妳眞的對這案子有興趣，也不要再去調查。」

「爲什麼？」陸玉問。

莫老爹道：「這是我的忠告，我不想解釋。」

陸玉倒也是個知情識趣的女孩子，她看得出莫老爹的態度，她再沒有提起這件事。

她不單幾日以來絕口不提這件事，連莫聽逗她說話時，她也避而不答。

不過，有一點陸玉不能瞞過莫聽，因爲陸玉在衙門之內，依然不斷的查閱那件案子的卷宗。

莫聽也沒有說破。

最後，莫聽仍是按捺不住。

那夜八月十三，離中秋節只有兩天，天上已是明月當空，夜涼如水。

莫老爹一早便睡了，因爲那晚多喝兩杯，有些酒意，既是無事可做，也便早早上床。

陸玉滿懷心事，來到後院。

後院有一個小亭，當中有石桌石櫈，陸玉坐在亭子當中，仰望賞月。

「月是故鄉明。」

陸玉其實並不是在賞月，而是在默想，她被這話驚醒似地，抬頭一望。

原來是莫聽。

莫聽道：「陸姑娘，妳睡不着？」

「不，月明當空，我是在欣賞月亮。」

「陸姑娘，妳可當我是朋友？」

「當然不是朋友！」陸玉道。

莫聽愕然。

陸玉立時續道：「我當你是我哥哥一般。」

莫聽舒了一口氣道：「既是如此，妳大可以把心事告訴我。」

陸玉嘆了一口氣。

「妳不想告訴我？」

「不，我只害怕你覺得悶。」

「不會！」

「那麼，我告訴你，我想不通那案子。」

「獨孤堡主那件案子？」

陸玉點了點頭，又道：「你相信你老爹所說？」

莫聽搖了搖頭。

陸玉有點高興地道：「你也不相信，那麼，你認爲事情是怎樣的？」

莫聽道：「我有我的想法，你也有你的想法，倒不如我先說，然後你再說出你的想法。」

陸玉道：「好極！」

莫聽道：「那天，獨孤堡主喝完他的大婚喜酒之後，回到他的新房，發現了一件令他非常震驚的事情。」他故意頓了一頓，接口道：「新娘子正與一個陌生男子在說話，那陌生男子大有可能是她舊情人，於是，他一怒之下，一掌把那新娘子推了下樓！」

陸玉聽了，點頭道：「那麼，是因他生妒而推了她下樓，但那陌生男子呢？」

「可能是早已發覺獨孤堡主出現，及時走了。」

「這個說法大有可能，一個本來是他心目中冰清玉潔的女子，突然出現了一個舊情人，這一刺激之下，任何人也會失去常性！」

「是的，他一掌把那女子打下，是合情合理的。」

「不過，事情仍有問題。」

「什麼問題？」

「爲什麼事後，獨孤堡主不去找尋那男子？」

「找他作什麼？」

「也算是報仇！」

「報什麼仇？」

「那是因爲他的出現，才會使他失去常性。」

莫聽道：「也許他想找，而找不到，接着他已心灰意冷，不再提這件事。」

陸玉沉吟着。

莫聽道：「你的想法又如何？」

陸玉道：「我有另一個想法，當天晚上，獨孤堡主吃完喜酒之後，回到新房之前，他先回到自己的一個房間，這房間內有一個人。」

「什麼人？」

「是獨孤堡主的舊情人。」

莫聽愕然道：「這倒是個別開生面的想法。」

「那位舊情人，向獨孤堡主有所要求，說得正確一點，是要脅獨孤堡主，這件事可能因爲嘈吵，而驚動了在新娘房子的新娘，她看見了獨孤堡主竟有舊情人，一怒之下，跑回新房，可能在一氣之下，跳樓自盡。」

「這想法是符合了我老爹所說，新娘子大有可能是自盡的，也配合了現場並沒有打鬥痕跡。」

「那麼，獨孤堡主那位舊情人呢？」

「發生了命案，她也不敢在堡中逗留。」

「獨孤堡主在事發之後，當然也不去找她。」

兩人都沉默着，把兩個假設加以推敲。

兩個假設都有存在的可能。

可是他們並不要假設，而是要事實，事實只會有一個，究竟事實的眞相是怎樣？

他們看着明亮如銀盤的月亮，直到深夜，才回去睡。

* * *

過了幾天，陸玉突然對莫聽道：「我這幾天反覆研究，發現了一些新線索。」

「什麼線索？」

「在衙門談不大方便，今夜我們再到後院亭子，再度細談！」

「好極！」

雖然中秋已過，大半邊的月亮，仍高掛天空。

莫聽一早便來到後院。

陸玉來到後院，見了莫聽，道：「你似乎對這案子，也越來越感到興趣？」

「是的，對了，你發現了什麼線索？」

「也說不得什麼線索，我是這樣想，這麼一個大堡，總應該有一些下人！」

「可能有的。」

「既有下人，大有可能有目擊證人，只要我們找到目擊證人，事情便有眉目。」

莫聽道：「以我所知，那時的絕情堡，還是叫摯情堡之時，有五六個僕人。」

「他們去了那裏？」

「兇案發生之後，獨孤堡主已是性情大變，把所有僕人都辭退了。」

「我們可以去找！」

「找到也沒用。」

「爲什麼？」

「因爲獨孤堡主辭退那些僕人時，給他們很多金錢，聽說這筆金錢足可以使他們安安樂樂的過下半輩子。」

「他們有錢，仍可以說話。」

「對於這一個主人，他們定然非常忠心，而且，另一個條件是，他們拿了錢，一定要去一個隱蔽的地方，甚至要改名換姓。」

「唉！」陸玉嘆了口氣，道：「他倒是想得週到。」

「看來這條線索也是斷了。」

陸玉不得不同意。

莫聽道：「陸姑娘，我心裏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我應否問你？」

「你問吧！」

「我想，你不單是對這案子有興趣那麼簡單。」

陸玉也不諱言的點頭，道：「你的觀察力倒也不錯。」

「爲什麼要追查這案子？」

「因爲……」她欲言又止。

莫聽道：「假若你認爲你不想說的話，我也不會勉强你的。」

陸玉道：「你可答應保守這秘密？」

「我可以發誓!」

「你可否知道,獨孤堡主的新娘子姓甚名誰?」

「聽說是姓陸的,咦?」莫聰似乎發現了一些端倪,道:「死者與妳有一些關係?」

「死者名叫陸翡翠。」

「陸翡翠,她是妳的親屬?」

「也可算是,是一個堂姑母。」

「妳要爲她沉冤得雪?」

「不一定,而是我實在想知道這宗離奇案子的眞相。」

「你對陸翡翠有什麼資料?」

「沒有什麼,就像你所知道一樣,她下嫁獨孤無求之夜,墜樓身死。」

「她是個怎樣的人?」

「她懂些武功,也知書識禮,還有,她樣子十分漂亮。」

「這個當然,否則獨孤堡主也不會娶她,也不會因爲一時怒火而殺她。」

「所謂愛之深,恨之切。」

「是的。」

「一個知書識禮的姑娘,又怎會有舊情人?」

「就算有,他也沒有理由追到古堡,誰也知道古堡是個什麼地方。」

「因此,你的設想並不一定成立。」

「可是,獨孤無求既要退出江湖,娶妻生子,甚至要隱居下來,照理他會在他退隱之前,已解決了他自己一切江湖恩怨。」

「既然解決了,又怎會有舊情人出現?」

「因此,你的設想也並不一定成立。」

兩人默然相對。

既然兩個假設都不成立,眞相是什麼?

* * *

莫老頭一直不高興陸玉和莫聰二人查探有關絕情堡之事,他們兩人也懂得避忌,一直都在暗中進行。

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年之前,知道這件事的人並不多,因爲有很多已經不在人世,或者是遷離本鎮;仍在的,却對這事諱莫如深,不欲多言。

因此,他們雖多番努力,仍沒有什麼進展。

深秋過後,漸入寒冬。

那夜,寒意初臨,莫老爹一時興起,與兩人對飮,直至深夜。

三人所談,都是風花雪月。

莫老爹最先不勝酒力,要回房休息。

大廳之內,只留下莫聰與陸玉二人。

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又談起這件古堡命案。

陸玉道:「聰兒,你近日有沒有什麼發現?」

「沒有,你呢?」莫聰道。

「我也沒有什麼重大發現,可是,這件案的疑點却是越來越多。」

「何不說出來,一起參詳一下?」

「你見過獨孤堡主沒有?」

莫聰搖了搖頭。

「對,這件命案發生的時候,你跟我還是小孩。」她頓了一頓,又道:「你以爲獨孤堡主應該是一個什麼模樣的人?」

莫聰想了一想,才道:「以我想像,他是一個凜若冰霜的人。」

「也許他失去了他的新婚夫人之後會變得如此,那麼,之前又如何?」

「他應該是一個身材高大,威風凜凜的人。」

「以他在江湖的名聲與地位,應該是一個非常强壯,高大威猛的人。」

「在卷宗中,有沒有他的繪像?」

「沒有,他的新婚夫人倒有。」

莫聰非常感興趣的道:「死者叫陸翡翠,一定是個大美人?」

「是的,她是一個大美人,只是看過繪像,我就可以用風華絕代去形容。」

「可惜的是,紅顏多薄命。」

陸玉也不禁嘆了口氣。

莫聰道:「怪不得獨孤堡主願意放棄一切,希望與她白頭偕老。」

「人算却不如天算。」

莫聰道:「你說卷宗內有她繪像,明天回到衙門,我也要去看看。」

陸玉道:「獨孤堡主一直沒有離開過本鎮,甚至命案發生之後,他也沒有離開,你應該見過他。」

「沒有,他雖是本鎮一個大慈善家,可是,他一直保持低調,十分神秘。」

「他從不下堡?」

「有,很多時候,都是坐了一頂密不透風的轎子,沒有人可以看見他,據有些人說,他有時也會下來走動,不過,一定是微服或是化了妝。」

「那些人怎知道?」

「那都是以訛傳訛。」

突然,陸玉神秘地道:「你想見一見那位神秘的獨孤堡主嗎?」

「當然想。」

陸玉微笑着。

莫聰道:「你見過?」

陸玉點了點頭。

「你上過古堡?」

「沒有。」

「那麼你怎樣可以見到?」莫聰

頓了一頓,看着陸玉,只見她仍是微笑不已。

「就算你見到了他,也不知道那是獨孤堡主。」

「爲什麼?」

「因爲你根本沒有見過他,怎會知道他的模樣?」

「是的,假如你在絕情堡內,看見一個人,那又如何?」陸玉仍故作神秘。

「如果是在絕情堡內見的,那一定是他,因爲堡內再沒有其他人,那麼,妳眞的上過絕情堡?」莫聰停了下來,半晌才續道:「爲什麼妳上去也不找我作伴?」

「沒有,我沒有再上去過。」

「那你在撒謊。」

「不!」陸玉嚴肅地道:「最近,我隨你爹爹往抽查一些當舖,發現了一件有用的東西。」

「什麼東西?」

「望遠鏡。」

「什麼叫望遠鏡?」莫聰從來沒有聽過這東西。

「顧名思義,可以看到很遠的東西。」

「在那裏?」

「在後園一棵樹上。」

「什麼?」莫聰實在摸不着頭腦。

陸玉道:「我已把那望遠鏡縛在一棵大樹的上面。」

「我們後園那一棵?」

「是的,因爲那大樹可以直接望到絕情堡。」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你也可以去看看。」

「當然要去看看。」

兩人出了大廳,直往後園。

初冬寒意,使兩人也不禁打了個寒噤。

他們來到了園中那棵最大的樹,陸玉縱身,已上了樹,莫聰在樹下,舉首望着。

陸玉道:「上來!」

莫聰也一個縱身,一招「衝天拔」上了樹上,這棵大樹,枝葉茂密,非常强壯。

他們兩人,各站在一支枝椏之上。

陸玉指了一指,莫聰循她所指,只見一個樹椏之上,縛有一支長形管狀的東西。

「望遠鏡?」

陸玉點了點頭,並且小心爬過去,望遠鏡下,有一支橫亘的樹枝,正好讓她站穩着。

陸玉把眼睛靠近那管狀的東西。

「來,你看!」

莫聰也小心的爬過去,並且也把眼睛靠近。

開始的時候,只覺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到,但經過小心調校,他開始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嗎?」

「有,是古堡,但一片漆黑。」

「你移向西邊。」

莫聰小心把望遠鏡移向西邊,不一會,道:「看見了,看見那處有光透出。」

陸玉道:「讓我看看。」

她把眼睛靠近,道:「看來他還沒有睡。」

「他?」

「獨孤堡主?」

「是的,如果不是他,還會是誰?」

「不過,現在窗前却沒有人影。」

「也許今夜有些寒意,他沒站出來。」

「你見過他站在窗前?」

「是的,他呆呆的站在窗前。」

莫聰一直看着望遠鏡,可是,過了一炷香的時間,仍然沒有踪影,他自言自語道:「也許今夜實在太冷。」

陸玉道:「我也覺得很冷。」

「那麼,我們先回去。」

兩人躍下大樹,往大廳走。

回到廳內,寒氣盡消。

莫聰道:「你監視了他多久?」

「有五天。」

「你眞的看見過他?」

「看到,他呆呆的站在窗前,就像一尊雕像。」

「他的模樣?」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子。」

「老頭子?假如命案發生在二十年前,當年他應該是三十多歲,那麼,而今已經是五十多歲,也許是六十歲,仍不能算是一個老頭子?」

「是的,他是一個武功蓋世的人,應該可以保持他的俊朗,可是,他事實已變成一個老頭子,而且是一個乾瘦的人,我在那麼遠的地方看到他,也可以感覺出來。」

「思念令人消瘦。」莫聰道。

「是的,他對新婚妻子的懷念,使他身體加速的衰老,看來他並不是一個絕情人,反而是個多情人。」

莫聰道:「事情有兩面。」

「另一面呢?」

「他也許是太內疚!」

「內疚?」

「殺了自己最深愛的人,那種內疚,我想會比死亡更爲痛苦。」

「是的,深深的內疚,一直在折磨他,使他瘦得像風中的老樹。」

「既有今天,又何必當初?」

兩人都不禁同時嘆息起來。

陸玉道:「你肯定是他殺了

人?」

「我不敢肯定，不過，一個他深愛的人，無論她是如何死去，也會傷心欲絕。」

陸玉也同意。

忽然，一陣寒風自窗口吹來，幾乎把大廳內的燈也吹滅了。

風中似是帶來一陣悽厲的尖叫聲音。

兩人同時感到不寒而慄。

陸玉道：「你可聽見?」

莫聰點了點頭。

「什麼聲音?」

「是一個女子悽涼的尖叫聲。」莫聰道。

「一個女子，」陸玉頓了一頓，道：「風是自北方吹來，那麼，聲音是來自古堡。」

「古堡?絕情堡?」

陸玉點了點頭。

「爲什麼古堡之內，竟有女子的聲音?」

「我不知道。」

「卷宗之內，有沒有提及?」

「沒有。」

「完全沒有?」

陸玉想了一下，忽有所悟的道：「我不知道是否有所提及，陸翡翠來摯情堡之時，還帶有一個丫環。」

「是的，看來是自小服侍她，也作爲陪嫁?」

「陸翡翠並非完全是江湖人，她也會遵從一些習俗?」

「就算她是個江湖人，有一個丫環隨着她，也不是什麼怪事。」

「可是，那丫環呢?」

「卷宗只是這麼提起，之後便沒有再提及。」

「甚至在命案發生之後?」

陸玉點了點頭。

兩人想了一會，都似突有所悟，異口同聲道：「她是……」

兩人同時停了下來。

莫聰道：「你先說！」

陸玉道：「所有僕人都被遣走，只有她留下。」

「爲什麼她要留下?」

「不一定是她自己要留下，也許是她被迫留下。」

「她留在古堡幹什麼?」

陸玉道：「你的看法又如何?」

莫聰道：「卷宗之內，沒有提及這個丫環，那可能是獨孤堡主的意思。」

「爲什麼?」

「因爲她也許是這件案子的目擊証人。」

「目擊證人?」

「是的，整件事情的眞相，我們一直以爲只有獨孤堡主、陸翡翠兩位當事人才知道，獨孤堡主當然不會把事情告訴任何人，而陸翡翠却已不在人世。」

「而今多了一個人。」

「可是，獨孤堡主會讓她說話嗎?」

「當然不會。」

「怎樣才可以令她不說話?」

「殺死她。」

「很明顯，他沒有這樣做，而用其他辦法。」

「禁錮她，使她不與外人接觸，那麼，秘密還是秘密。」

「也許還有其他辦法，譬如她成了一個廢人，她不懂得洩露什麼秘密。」

莫聰道：「可是，她並不完全是一個廢人。」

「你怎知道?」

「至低限度，她仍懂得悽厲的呼叫。」

那時，又一陣風吹來，又是帶着一陣呼天搶地，非常悽厲的叫聲，兩人全身都起了疙瘩。

「我們只是瞎猜沒有用。」

「是的，耳聞不如目睹。」

「對，再探古堡。」

莫聰道：「什麼時候去?」

陸玉道：「天寒地凍，何不立即去?」

兩人換過了夜行衣，立即上路，他們對整個鎮的路途十分熟悉，只費了一盞茶的工夫，已來到古堡山脚之下，寒風陣陣，兩人却是精神抖擻。

陸玉道：「我們不要從正路上去。」

「你知有捷徑?」

「不是捷徑，而是另一邊的山路，這邊，從古堡的窗口却不能看見，我們不會被人發現。」

「你下了不少工夫！」莫聰道。

陸玉領着莫聰，繞過另一邊，這邊山路未經修葺，十分崎嶇。

不過，兩人輕功不弱，轉眼上了半山。

莫聰雖然身爲捕快，但一直在老爹監管之下，只能循規蹈矩，從來沒有試過這樣摸黑行動，自是大爲興奮。

陸玉却是一個素有經驗的捕快，她可以以女兒之身，當上捕快，再連連破獲大案，名震黑白二道，自有她的能耐與本領，非浪得虛名。

他們終於來到了古堡。

那是古堡的後院，因爲這後院地勢陡峭，一般人也不易接近這地方，因此，這地方並沒有什麼防襲的設施，只有一道矮矮的護堡牆。

突然，有狗吠聲。

陸玉示意莫聰伏下。

不一會，有一堆黑影奔了過來，並傳來一股惡臭，那是六隻獒犬。

這種獒犬，非常健壯，據說牠們牙力驚人，一口咬下，可以咬碎

一個牛頭。

如果訓練有素，一條獒犬，三兩個壯漢也不及牠。

這股惡臭，更證明了牠們慣於吃生肉，生肉的血水會令他們更具攻擊力，只要牠們一發現獵物，牠們會不惜任何代價去殺死獵物。

莫聰心中十分害怕。

陸玉與他極近，只覺得他雙足在戰抖，便道：「你怕什麼?」

「那些狗！」

「狗也怕?」

那羣狗的嗅覺極好，不用看也知道他們兩人所在。

陸玉並不慌忙，一動也不動。

可是，莫聰的戰抖却越來越厲害，連附近的小草也悉索起來。

三隻獒犬同時撲起。

陸玉右手一揮，那三隻獒犬在半空之中突然軟了下去，墮在地上。

莫聰奇怪，問道：「你懂妖法?」

陸玉不及回答他，因爲另外三隻獒犬，又再撲起，陸玉左手一揮，那三隻獒犬，也是在半空之中忽然軟軟的墮了下去。

六隻獒犬無聲無息的躺在地上。

莫聰道：「這是什麼暗器?」

陸玉道：「碧青針！」

「妳外號是碧海青天，這是妳的獨門暗器?」

陸玉道：「獻醜！」

莫聰道：「我才獻醜。」

陸玉示意躍下，兩人跳了下去，可是，她却回身到那些躺在地上的犬羣，她俯身在狗身上搜索。

莫聰看着她在狗頭的部位拔出了一支銀針，每隻狗中針的地方都是一樣，這一份施放暗器的本領，實在令他佩服。

「爲什麼要把針拔出來?」莫聰問。

「我這碧青針，含有痲醉藥，可以令這些犬隻昏迷三個時辰，我不想堡主發覺有人來過，因此拔去這些針。」

陸玉實在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

「走！」

兩人繞過了古堡的另一邊。

這時，已是接近二更時分，整個古堡都沒有燈光透出，看來獨孤堡主亦已安寢。

他們環繞了古堡一周，發覺所有窗門，均已上鎖，沒有一處地方可以入內。

他們躍上二樓，情形也是差不多。

本來，他們可以破壞一些窗門，不過，他們都不敢，如果弄醒了獨孤堡主，並不是對付獒犬那麼容易。

這麼大的一座古堡，當眞無從入手。

他們而今的目的是找出那悽厲尖叫聲的人，可是他們來了已一段時間，却並無尖叫之聲。

夜探古堡　曙光初現

兩人實在失望。

他們從古堡三樓躍下之時，一陣尖叫聲却自地面傳了過來。

兩人互望一眼，便飛身跟踪那聲音。

聲音來自地下，不是古堡最下的一層，而是眞眞正正的從地底而來。

莫聰先伏在地下，以耳貼地小心聆聽。

「那邊。」

他們循着聲音而去，一直走到古堡的後院，地上似有一個洞，洞上有非常完整的石塊蓋着。

如果在日間，他們反而不會發現這石蓋，因爲石蓋蓋着地洞，日久沒有移動，早已生了青苔，不過，這刻莫聰却用耳伏地來聽，才聽到這個洞口。

洞口的聲音十分特別。

陸玉也伏地，聽了一會，忽然，他們都聽到了一陣「嗆郎嗆郎」的聲音。

兩人異口同聲道：「鐵鍊！」

莫聰在地上摸索了一會，居然找到一個凹口，他把指頭伸入，竟然可以掀起一些。

陸玉立時也在另一邊摸索，也給她找到了另一個凹口，她也伸入指頭。

兩人同時發力，竟把那塊石塊抽了起來。

下面是漆黑一片，他們不敢稍動。

又是一陣「嗆郎嗆郎」的聲音，這聲音更爲清楚，可以肯定是鐵鍊的聲音。

接着，一陣尖叫自洞內傳出。

這聲音刺耳非常，兩人實在忍受不住的躍開。

他們已聽過這種悽厲的叫聲幾次，但每次都是離聲音很遠，只覺是虛無、縹緲，全是餘音。

可是，這一次却是由下面直接傳來，既刺耳，也必覺悽厲可怕。

陸玉似乎忘記了危險，她向下一指，已然躍入洞中，莫聰想阻止，已來不及。

他不能讓陸玉冒這個險。

他也只好一躍而下。

「蓬」的一聲，他跌在黑暗之中，身體並沒有受傷，因爲落下的地方，是厚厚的沙泥。

「聽哥?」是陸玉的聲音。

莫聰高興道：「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在這邊。」

莫聰循聲而去，一觸到陸玉的手，便緊緊握着。

「那邊有聲。」

兩人再循聲音而去。

面前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只能摸索而向前行。

黑暗的地方，只是一條短短的走廊，快到這走廊的盡頭處，已隱隱有燈光射來。

那時，兩人已可以朦朧的見到對方。

他們為了安全起見，各自挨牆而行。

忽然，他們又聽到一陣「嗆郎嗆郎」的聲音，這次，不再是似鐵鍊拉動的聲音，而是可以感覺到真真正正鐵鍊拖動碰撞的聲音。

他們到了走廊盡頭處。

只見光是從這石室之頂透出，那裏有一盞長明燈，雖然燈花只是比黃豆大一點，但下面的油缸却很大。

石室之內，只見一團黑色的東西。

而這「東西」却是由十多條鐵鍊鎖着，每一條鐵鍊都是出自石牆。

看來真像個蜘蛛網。

他們定了定神，小心細看。

那黑色的「東西」蜷縮着，他們先見到一把長髮……一把互相結纏的長髮，非常骯髒。

既有長髮，那「東西」自然是個人。

雖然是蜷縮着，但他們已可以肯定，這不單是個被鐵鍊鎖着的人，而且是個女人。

一個女人，一個被八條鐵鍊鎖着的女人，為什麼要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也要如此？

莫聰與陸玉兩人呆了一會。

那女人似是睡着了。

石室之中，除了鐵鍊之外，似乎再沒有其他東西，地板不再是硬石，而是鋪上了非常柔軟的地氈。

而四面的牆壁也有厚厚的軟墊。

很明顯，這女人並不正常，她會隨時隨地撞向地板或牆壁，因此才有這樣的裝置。

忽然，鐵鍊響了，那女人似已醒了過來，並且慢慢地把四肢伸展。

一時之間，鐵鍊抖動，發出「郎郎」的聲音，石室是密封的，聲音迴響，十分刺耳。

突然，那女人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尖叫聲。

這尖叫聲使莫聰與陸玉立時打了個寒噤，以前，他們也聽過這尖叫聲，他們已是不寒而慄，而今，聽着聲音發自那女人的口，更覺刺耳，難以忍耐。

陸玉更想用手掩着耳朵。

這一動立時被那個女人發覺。

那女人突然一竄而起，撲向陸玉。

陸玉迅速退後，不過，就算她沒有退後，也沒有什麼，因為鐵鍊長度所限，使她無法接近陸玉。

那女人在鐵鍊盡處跌在地上。

「郎郎」之聲更響。

莫聰見這情形，也欺身想護着陸玉。

那女人見莫聰移動，又再撲起，陸玉已一把將莫聰拉了過來。

兩人緊貼着牆邊。

那女人發現了兩人，應該有所反應才是。

不過，他們等了一會，那女人仍伏在她跌下之處，整個人一動也不動。

莫聰與陸玉也不敢再動。

突然，那女人又再抖動鐵鍊，口中發出聲音：「嗚呀……嗚呀……」

那聲音似是低泣，也似是哀鳴。

「嗚呀……嗚呀……」

兩人聽了，都感到一陣心酸。

陸玉終於忍耐不住，道：「前輩！」

那女人並沒有理會，依然發出那種可怖的聲音。

陸玉朗聲道：「前輩！」

女人抬起了頭，這時，他們才第一次看清楚這女人的臉容。

她蓬頭垢面，可是，他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女人並不算醜，一雙眼睛，仍是炯炯有神，整個輪廓，可算是面貌娟好，假若讓她清潔一下，說不定也可算是一個遲暮的美人。

莫聰見這女人仍無反應，道：「前輩！」

那女人轉望莫聰。

莫聰道：「前輩，是獨孤堡主鎖妳在這裏？」

那女人口唇噏動，半晌才道：「殺……殺……」

陸玉聽了，道：「殺？殺什麼？殺誰？」

「殺……殺……」

莫聰道：「妳殺了人？」

「……殺……」那女人依然只能夠迸出這一個字，可是，她的臉容却有不同的表情。

她忽而目露兇光。

忽而又變得十分害怕。

忽而又再變成非常傷心似的。

可是，無論她臉容如何變化，她始終只能迸出這一個字：「……殺……殺……」

陸玉道：「前輩，妳想說什麼，不妨直說。」

莫聰道：「不用再費唇舌，她已是瘋了。」

「瘋了也懂說其他的話。」

「她可能是受了一個非常重大

的刺激，嚇得痴呆，只記得一個字。」

莫聰想移近，那知道，只移了一步，那女人又突然的撲起，莫聰只好退後。

看那女人撲起的姿勢，他們都相信，這女人未瘋之前，一定有武功的根底，因為她撲起並且雙手同時遞出的姿勢，竟是有一定的法度。

她因被鐵鍊鎖着，無法撲到莫聰，「砰」一聲，又再跌在地下。

她又再發出尖銳而刺耳的淒厲叫聲。

「前輩！」

那女人又再撲起，這一次，不是只撲一下，而是漫無目的的撲，撲向四邊的牆壁，幸好牆壁上早有軟墊，她才不致受傷。

這女人這時已不像一個女人，而像一隻野獸，一隻重傷的野獸似的。

「前輩，你安靜下來！」陸玉叫道。

「沒用的，她根本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那女人不斷的叫喊，不斷的撲上撲下。

「我們救她出去！」陸玉道。

「救她，怎救她？」

「我還有『碧青針』，先痲醉了她，再想辦法。」

莫聰想了一想，道：「不！」

「你不想救她？」

「我害怕救了她，也沒有用，而且也不知找個什麼地方才可以安置她。」

陸玉也明白。

莫聰道：「這個女人十分重要，大有可能，她是唯一的，仍然生存的目擊證人。」

陸玉道：「可惜瘋了。」

「她怎會瘋呢？」

「可能是獨孤堡主迫瘋她的。」

「是她看見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在她眼前發生，她忍受不了這巨大的刺激而瘋了？」

他們實在有太多的疑問。

莫聰道：「我們還是要離開。」

陸玉看着那女人，似有無限哀憐，她想了一下，也覺得莫聰言之有理。

那時，已近三更。

假若再流連此地，讓獨孤堡主發覺，那麼，事情會變得更糟。

他們慢慢的退後，回到那石室的走廊。

那女人似並無什麼反應，她又再伏在地上，蜷縮成了一團，不再作聲，大概是倦極而睡了。

他們沿着走廊，回到洞口，他們已習慣了黑暗，因此可以勉強看見所有東西。

莫聰先縱身而上。

陸玉也接着，兩人出了洞口，把那塊石板再推回原處，然後立時離開了絕情堡。

＊　＊　＊

翌日，陸玉顯得有點憔悴。

可能是經過一夜的勞頓，莫聰也沒有特別注意，其實他精神也不大好，而且腦海內一直盤算着怎樣去救那女人，精神顯得有點恍惚。

幸好衙門要辦的事並不多。

晚飯之後，陸玉與莫聰又再在後院相聚。

莫老爹知道，也只是微笑，他心中想：「兒子找個媳婦也是時候了。」

他怎會知道，他們正在討論一個拯救那個瘋女人的計劃。

莫聰道：「我已想過，救那瘋女人……」

陸玉道：「那瘋女人，是我的堂姑姑。」

「你肯定？」

「昨晚在古堡之內，情形太突然，也太可怖，一時之間，我竟忘了，後來，你提及她可能是唯一的證人，我才想起。」

「我也如此想過。」

「她的面貌極像我的父親，雖然我們並非近親，但也是同姓，我們都有同一的外貌。」

莫聰瞥了陸玉一眼，道：「對，她雖蓬首垢面，仍有你的美麗風采。」

陸玉道：「聽兄，不要說笑了。」

莫聰道：「我不是說笑。」

「我們還是說回正題，你有沒有考慮過，我們怎樣去救她？」

「救她並不難，問題是救了她出來，如何安置她。」

「我可以找一個小屋，把她暫時安置。」

「找人看顧她？」

「這也不難，只是費一些銀兩！」

「說是不難，找却不易，因為她非常人，發起瘋的時候，實在可怕。」

「我會好好把小屋裝置一下。」

「要用牆墊……用鎖鍊嗎？」

陸玉雖然沒有說甚麼，但那一個人會喜歡把自己的親人用鐵鍊鎖着？

「如果不用鐵鍊，那麼，我相信三個大漢，並不一定有能力按着她。」

「是的！」

「要找一個人看顧她，另外三個大漢來控制她，那很難……」

「難我也要做！」

「我明白你的心情，玉，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情牽涉太多人，讓太多人知道，反會把事情弄糟？」

陸玉道：「我也明白！」

莫聰想好言安慰，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陸玉道：「救她出來又不能，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莫聰道：「不是不去救她出來，而是要在適當的時機，才可以救她出來。」

「那麼，我們只有等？不知等到何年何月。」

莫聰道：「我有另一個想法。」

「快說。」

「我們一直在調查這件事，看卷宗，空自猜度，然後是夜探古堡，不過，我們忽略了一件事。」

「什麼事？」

「最重要的是問當事人。」

「當事人？獨孤堡主？」

「當然！」

陸玉嘆了一口氣，道：「他會說些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以他在這個地方的聲望，加上他是一代武林豪傑，我們可以問得出什麼？」

莫聰也搖了搖頭，道：「不過，我們還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不可以下斷語，」陸玉有些興奮，又道：「去找獨孤堡主。」

「不，不要那麼衝動，在找獨孤堡主之前，我們要好好計劃一下。」

「怎麼計劃？」陸玉似乎完全沒有什麼主意。

她向來並不是這樣的，那大概是，也許那女人是她的堂姑母，有道是切肉不離皮，也是「關心則亂」。

莫聰道：「讓我好好的想一下！」

* * *

翌日的晚上，他們在晚飯的時候，已開始討論往絕情堡找獨孤堡主的事。

莫老頭聽在心裏，一直沒有說話。

在他吃完了飯之後，他終於忍耐不住的道：「陸姑娘，我與你同屬一個衙門，我有責任告訴你……你們絕對不能貿然的往找獨孤無求！」

陸玉道：「爲什麼？」

「第一，我想問你們憑什麼去找獨孤堡主？」

「查案！」

「查什麼案？那件膾炙人口的案子？」

「是的。」

「那件案早已完結了，你們再沒有權力去翻查！」

莫老頭見他們都沒有出聲，再道：「第二，你們以什麼身份去找獨孤堡主？」

莫聰接口道：「捕快！」

「什麼？捕快！你以爲捕快什麼事也可以做？」

「當然不是！」陸玉道。

「獨孤堡主一聽見捕快兩字，我想他便會拒絕接見你們！」

「爲什麼？」

「當年，當年查這案子的時候，牽涉很大，很多捕快的言行，使獨孤堡主相當反感！」

「他不喜歡捕快？」

「不是不喜歡，而是反感！」

陸玉與莫聰互相望了一眼。

莫老頭道：「當年我們去查這案子的時候，也有極多的懷疑，我們也用不同的途徑，不同的方法，去找尋線索，希望可以把事件的眞相弄了出來！」

「你們失敗了！」

「不。」

「難道你們眞的知道事件的眞相？」

「當然知道！」

「那你告訴我們！」

兩人都十分緊張，靜心聆聽。

莫老頭道：「都已記載在卷宗之內！」

兩人噓了口氣。

陸玉道：「你認爲卷宗上所記，便是事件的眞相？那位新婚妻子，背叛了獨孤堡主，獨孤堡主一怒之下，便動手殺人？」

「不，不是他動手殺人，而是那位新娘子自殺了——躍下城堡自盡！」

「怎麼我看不見這個結論！」陸玉道。

莫老頭笑道：「原來你們眞的把這個卷宗再翻閱，我告訴你的結論，並沒有寫在卷宗之上！」

「爲什麼？」

「因爲這是獨孤堡主的意思！」

「他有這權力嗎？」

「沒有，不過，站在人情這一方面來說，我們絕對應該協助他，順從他！」

莫老頭似是越說越玄。

「第一，如果我們寫下，那位姑娘自盡，那表示那位姑娘畏罪而自殺，畏罪——這樣會使這位姑娘死後也有一個不潔的名聲，這是獨孤堡主不願見到的！」

陸玉道：「獨孤堡主極度維護那位姑娘？」

莫聰道：「人情上又怎麼說？」

莫老頭道：「爲了好好安排這件事，他願意捐出五百兩黃金，給本地衙差作爲福利之用……我們這班捕快，有這麼良好的待遇，也全是由他提供！」

莫聰道：「獨孤堡主倒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

莫老頭怒視莫聰，道：「他不是工於心計，而是爲了死去的未婚妻！」

陸玉道：「我明白，我們傳統都是這樣，一個人死了之後，什麼也變成好的！」

莫老頭道：「我聽你們兩人的語氣，知道你們實在不相信這結論！」

兩人無言。

莫老頭似乎也不想再解釋下去。

他臨離開飯廳之前，道：「我的忠告是——你們不用再翻查這案件，你們將不會得到任何結果，而且會自惹痳煩！」

他悻悻然的離開了。

兩人也草草地吃完了這餐晚飯。

他們又再來到後院，再說這件案子。

莫聰道：「你聽了我老爹的說話，有什麼感想？」

陸玉想了一下，道：「他這番話，更促使我要爲這位死去的姑娘翻案！」

「爲什麼？」

「令尊似乎在肯定一點，這位姑娘是自盡而死，一個快要進入新房的新娘子，有什麼刺激足以使她自盡？」

「對，沒有理由！」

「況且獨孤堡主爲了她的聲名，願捐出五百両黃金——五百両黃金，在二十年前，應該是不小的數目，你認爲他這麼慷慨，有沒有私心？」

「獨孤堡主後來也不斷捐錢！」

「好了，就算他是慈善爲懷，他也應有一個目的！」

「你的意思是……」

「他不單是爲了那死去的未婚妻子的名聲，也是爲了自己的名聲！」

這話的確有一定的道理。

陸玉又道：「整件事情，其實十分簡單，當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這事情開始的時候，似乎只牽涉兩個人——獨孤堡主與他的未婚妻子，但當我們再發現這位瘋了的婦人之後，我相信這件事情，一定還把她也牽涉在內！」

莫聰同意地道：「是的，一件非常簡單的案子，其中只牽涉三人，一個是獨孤堡主，另外兩個是新婚的姑娘，以及她的丫環！」

「究竟當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致令新婚的姑娘死去？她的丫環發瘋？」

「最簡單的推想是——獨孤堡主突然發現了那位未婚妻子的秘密，一怒之下，把她推下古堡！」

「另一個推想是——姑娘發現了獨孤堡主的秘密，獨孤堡主不欲自己秘密公開，殺她滅口！」

「還有其他可能嗎？」

「沒有——我還沒有想到！」

「那麼，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秘密？」

兩人在這個大疑團之內，似無法找到一個缺口。

他們沉默相對了一炷香的時間。

陸玉道：「我一定要揭穿這個秘密！」

「是的，我們不用理會我老爹說的話。」

「好了，我們怎樣再開始着手偵查？」

「去見獨孤堡主！」

「以什麼身份？」莫聰問。

「獨孤堡主不喜歡衙差捕快，假若我們以這個身份去求見，不但見不到他，反而給他一個戒心！」

「是的，我們還有什麼身份？」

陸玉道：「你忘記了，我是死者的一個堂姪女？」

「對！這親戚的身份不錯！」

「而且我要尊稱獨孤堡主一聲堂姑丈！」

於是，他們便這樣決定了。

* * *

那日下午時分，是一個難得的天朗氣清的日子。

兩人離開了衙門，回到家中，換過了便服。

陸玉略施脂粉，使莫聰也呆了一呆，原來陸玉的女兒裝扮，竟是十分美麗。

陸玉見莫聰看着她，問道：「有什麼不妥？」

莫聰只吶吶的道：「你很漂亮！」

陸玉聽了，臉頰飛紅，有些靦覥道：「聽兄說笑了！」

兩人乘馬，直往絕情堡。

他們從來沒有在日間到過絕情堡，連莫聰在這小鎮土生土長，也沒有來過這絕情堡，因爲這地方一向是個禁地，是普遍老百姓的禁地，當差的，沒有什麼事，當然也不會涉足於此。

在莫聰的心中，絕情堡是一個陰森可怖的地方，那夜夜探古堡，在悽厲的尖叫聲中，早已留下難以磨滅的可怕印象。

可是，在日間看絕情堡，却又有另一番氣象。

這依山而建的古堡，非常雄偉，古老而黝黑的岩石，經過了多年的風雨侵蝕，不單沒損這個古堡外形，反而更添這建築物的凝重感覺。

它像一隻古老的猛獸盤踞着山頭。

兩人沿着上山的小路上去，路是越走越窄，漸漸已來到古堡的大門，大門處却又是一個相當寬闊的廣場。

這廣場極具氣派，花崗石的地板，只有幾片褐黃的殘葉迎風飛舞。

馬蹄在花崗石的地板，發出「閣閣」的聲音。

莫聽道：「照理獨孤堡主早已知道我們來了！」

陸玉道：「當然知道，在我們上了半山，他早已拿着望遠鏡監視我們！」

「在那裏？」

「在古堡的五樓的一個窗口！」

陸玉的觀察力無疑是比莫聽高出不少。

莫聽抬高了頭，却不見獨孤堡主，也不見有望遠鏡或者其他監視的工具。

突然，堡內傳來一陣低沉而沙啞的聲音：「兩位來絕情堡，所爲何事？」

兩人昂首，循聲音來處望去，却又不見有人。

陸玉道：「求見獨孤堡主！」

「獨孤堡主向來不見外人，難道你們不知？」

莫聽答道：「當然知道，不過……」

「獨孤堡主不見啇差捕快！」

莫聽也感愕然，但想了一下，也覺釋然，因爲這小鎮人口不多，有多少個當差的，獨孤堡主知道也不出奇。

陸玉正想說話。

「走，快走！」聲音仍是低沉而沙啞，不過，却極具威嚴。

兩人下了馬。

「絕情堡不歡迎任何人！」聲音仍然低沉沙啞，却有一股震人心弦的力量。

陸玉拱手道：「姪女陸玉求見姑丈！」

「姑丈？」聲音有些少轉變。

「姪女陸玉，是翡翠姑娘的姪女！」

「翡翠？」聲音更轉變了多一些。

「這位是姪女的朋友，他仰慕堡主，想要一瞻堡主風采！」

莫聽道：「獨孤堡主，在下莫聽，非常仰慕堡主，希賜一見！」

半晌，堡內仍沒有聲音傳來。

兩人正在狐疑之際，絕情堡內却傳來一陣步履聲音，古堡的門開了。

一個乾瘦的老頭，出現在門後，傳來的聲音仍是低沉沙啞，道：「兩位請進！」

兩人立時走入門中。

「獨孤堡主！」

「姑丈！」

那乾瘦老頭兒並沒有回答。

經過一條長廊，上了十來級樓梯，却見一個陳設得非常雅緻的小客廳。

廳內坐了一人，這人俊朗，雙目炯炯有神。

「兩位，請！」

兩人聽了，都覺得十分尷尬，因爲他們一入古堡，便誤會那乾瘦的老頭是堡主。

這位只是堡主的僕人，他也沒有望兩人，轉身便離開了這小客廳。

「玉姪女？」

「拜見姑丈！」

莫聽也拱手道：「在下莫聽，拜見堡主！」

獨孤堡主道：「兩位請坐！」

兩人坐在太師椅上，前面的桌上，早已備了香茗，他們同時也注意到，獨孤堡主的聲音並不沙啞，也不低沉，反而是非常悅耳。

獨孤堡主看來年近六十，雙鬢略爲斑白，可是，這斑白並沒有使他容顏衰老，反而添上一些別人臉上看不見的神采。

從他臉容看來，就是在目前，也不失爲一個英俊的男兒漢，加上了他風度翩翩，年輕時定是一個風流倜儻，俊俏郎君。

陸玉道：「姑丈，請恕姪女唐突……」

獨孤堡主道：「姪女何出此言，既有心來探姑丈，何來唐突！」

「姑丈，近年身體可好？」

「總算托賴平安！」

「有否下堡，到處一遊？」

「沒有了，自你姑母……」說到這裏，他似乎不想再說下去。

陸玉道：「那麼你沒有離開絕情堡，已有二十多年！」

「對，二十多年，轉眼之間，又是二十多年！」獨孤堡主悅耳的聲音，竟有無限的哀傷！

「爲什麼不到處走走？」

他嘆了一口氣，道：「單獨的一個人，似是沒有什麼意思！」

陸玉笑道：「也許，在你四處走動之時，可以結交良朋好友，甚至……」

獨孤堡主突然臉色一沉，又再嘆了一口氣，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莫聽道：「堡主情深！」

獨孤堡主道：「莫世兄也知在下之事？」

「略知一二！」

陸玉道：「事情已過去了二十多年，姑丈何必再介懷此事？」

「我不想……」

陸玉害怕他一口拒絕再說此事，急忙接口道：「我想姑母在泉下有知，亦深感姑丈之情深義重！」

「她可知？」這話不知是對誰說，他既不是對二人說，也不像是對自己說。

獨孤堡主神情有點茫然。

「姑丈！」

獨孤堡主如夢初醒道：「對，玉姪女！」他頓了一頓，已回復了常態，道：「翡翠生前，並沒有向我提過她有什麼親屬……對，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時間談論我們之間的親屬……江湖兒女，那有……」

陸玉道：「不過，翡翠姑娘只是我一個堂姑姑，不過，我們確是同一祖宗的，因此，也算是親屬了！」

「那麼，你這次爲何而來？」堡主問。

「探探從未謀面的姑丈！」

「你目的已達！」

「另外，我雖小時見過姑姑，不過，却又印象模糊，但我却記得一點，姑姑非常疼我！」

「是的，翡翠是一個非常溫柔的女孩子，她對孩子一定比對我更溫柔！」

「因此，我想再見她！」

「她已……」

「我知道，不過，她可有繡像留下？」

「繡像？有。」

「這好極了！姑丈，可否給姪女一看？」

「可以！」他頓了一頓，道：「你也想看？」

想不到這話會問莫聽。

莫聽連忙道：「當然想看！」

獨孤堡主道：「莫世兄，我的玉姪女已是一個美人兒，可是，當你看過翡翠……」

他似自覺失言，因爲這話是貶低了陸玉的美貌。

陸玉並不以爲意道：「我早知姑姑是個大美人兒，否則怎能與姑丈這樣俊俏郎君相配？」

獨孤堡主聽了這話，忍不住的露出笑容，道：「你們不單可以看見她一幅繡像！」

一時之間，他們並不明白獨孤堡主的意思。

他們隨着獨孤堡主一直上到五樓。

這是絕情堡最高的一層，也是當年他們新婚之夜新房所在，也就是這一件令人費解的命案發生之處。

陸玉與莫聽都感到有點心跳。事情是出乎意外的順利！

獨孤堡主引領着兩人，這五樓的面積也相當大，有很多個房間。

獨孤堡主走向左面的第二間，一邊走一邊道：「這是翡翠在未與我成親之前，住過的房間，自她死後，我並沒有移動過房內的東西！」

兩人隨着。

獨孤堡主推開了門，房內十分黑暗。

他入了房內，推開了窗。

一個非常雅緻的擺設便呈現在他們眼前。

房間並不十分大，但一眼便看得出，那是一個女兒家的閨房。

那邊一張睡床，有珠簾低垂，床前一個小几，上有一個翠綠的玉屏擺設。

翡翠生前愛玉，這一個擺設，正合她性格，其實這室內還有很多其他玉器飾物。

另一邊是一個梳粧枱，上面有一些胭脂水粉，那些盒子都因時間的消逝而顯得殘舊，但一切都是十分完整。

還有一片牆，有繡幔垂下。

陸玉心急，忍不住的問道：「繡像呢？」

獨孤堡主往那有繡幔的牆壁處走去，並拉了一條垂下的線。

立時，帳幔打開，露出了一幅繡像。

是一幅非常精美的繡像。

兩人走近，不禁發出了讚歎之聲。

這一幅繡像是用絲線繡成，手工異常精細，顏色也是十分鮮艷。

繡像中的女兒，實在有些像陸玉。

怪不得獨孤堡主一見了陸玉，便沒有懷疑陸玉是冒充的，因爲她的面貌已是一個證明。

不過，繡像中人，的確是比陸玉漂亮。

繡像已是如此，如若是眞人在眼前，一定比這繡像更美，看她柳眉入鬢，一雙靈動的眸子，加上高髻、衣飾，實在令人心弦震動。

獨孤堡主看着這繡像出神，照理他是看過繡像多次，還如此神往，可見他對翡翠的思念，並非做作。

兩人欣賞了一會，沒有作聲，只能發出讚嘆的聲音。

半晌，獨孤堡主道：「你覺得你姑姑如何？」

「美人兒！」陸玉只能說出了這三個字。

一個年輕姑娘也讚嘆的女人，絕對是一個美人兒。

莫聽一直沒有說話，因爲他不想開罪任何人。

獨孤堡主道：「這一幅因爲是絲繡，雖然是當今天下最聞名的湘繡，不過，礙於材料，仍然欠缺一些細膩的地方！」

莫聽道：「不，這湘繡已是天下一絕，畫中人纖毫畢現，令人難忘！」

獨孤堡主道：「你再看這一幅，會嚇得口呆目瞪！」

陸玉道：「還有一幅？」

「是的，還有一幅！」堡主道。

他走到另一片牆，牆上也有帷幔，這幅帷幔極長，由屋頂一直垂

至地下。

獨孤堡主道：「你們看！」

他拉開了帷幔。

眼前出現的是一幅全身的繪像，是陸翡翠的全身畫像，他們彷彿的見到了一個眞人。

簡直是栩栩如生。

兩人看了，這一次連讚嘆聲也不能發出，因爲兩人都口呆目瞪。

獨孤堡主望着這幅繪像，也有着膜拜的眼神。

這一幅工筆畫，實在是把陸翡翠整個人的神髓也記錄了下來。

帷幔之上，似有燈光透下，假若在黑暗之中，再看這幅畫的話，你一定會以爲有人自牆壁步下。

古有畫裡眞眞，而莫聰與陸玉也以爲是看見畫裡的眞眞。

獨孤堡主似乎對這繪像更爲珍惜。

「好了，姪女，莫世兄，你們都看過了！」

兩人如夢初醒。

獨孤堡主領了二人出房，然後小心的把這房門關上，並且上了鎖。

他們又再回到二樓客廳。

桌上的香茗早已換過。

獨孤堡主道：「姪女，你心願已償？」

「多謝姑丈！」

「那麼，我要送……」

陸玉道：「我還有一些問題，要請教姑丈！」

「什麼？」獨孤堡主露出一種異樣的眼神。

陸玉道：「姑丈待姪女這麼好，不過，這個問題，我仍然要問！」

「說！」獨孤堡主似早有預備。

「姑姑是怎樣死的？」

這話應該帶給獨孤堡主一些震動。

莫聰也注視着獨孤堡主的反應。

可是，出於兩人意料之外，獨孤堡主除了眼神稍爲露了些異樣光芒之後，隨即回復正常。

獨孤堡主平靜地道：「是我意外地推了她下樓！」

兩人聽了，不約而同道：「意外？」

「是的！」

陸玉道：「什麼意外？」

「我並不想的——是意外，意料之外！」

莫聰道：「當時的情形是怎樣？」

「是一次意外，也是我一生的遺憾！」

陸玉道：「在什麼地方發生？」

「在五樓的露台！」

「怎會發生？」莫聰問。

「當時我們在露台……然後她跌了下去！」

「你推她？」

「可以算是！」

「怎能說『可以算是』，是你故意推她，還是……」

獨孤堡主突然改口道：「你們在盤問我？」

兩人一時之間，只好收收斂了一些，也許這是他們做慣捕快，一遇到這樣的場面，不期然的使用出盤問的口吻。

陸玉道：「姑丈，對不起，我們實在過份！」

獨孤堡主道：「你們還想問些什麼？」

一時之間，兩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却又不知從何問起，因爲這話是出乎兩人意料之外。

他們以爲，只要多問及一些關於這件事情，一定會觸怒獨孤堡主。

獨孤堡主道：「你們不問了？」他頓了一頓，道：「那麼，我告訴你們！」

這更是出乎二人意料之外。

堡主道：「那天晚上，堡中大宴江湖豪傑，我大婚之夜，有誰不想來喝這一杯喜酒？

「當酒闌人散之後，我回到新房，翡翠正在房內等我，我有一些酒意，但沒有醉，我爲翡翠撥開了鳳冠霞帔上的垂珠……飲過合巹酒……」

獨孤堡主已陷入了深深的回憶。

「那夜天朗氣清，我們步出了露台，看着那銀盤似的月亮，還有星星，左一叢，右一叢，就像天上轉着的美玉，你們也知道，翡翠愛玉，也愛星星。

「我們在露台之上，昂首看星，突然，一顆流星飛過，我心頭一震……因爲我相信流星的突然殞落，那是象徵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不尋常的事情，竟立即在我眼前發生……翡翠，翡翠不知爲了什麼，竟把身體傾向前面，突然，她似是一滑，整個人更向前傾去……就這樣她墮了下去……」

一件意外，一件似是合情合理，又似是不可置信的意外！

獨孤堡主沉默着，半晌才道：「那便是整件事實的眞相！」

他望着兩人，似是在徵詢他們的意見。

可是，莫聰與陸玉二人，在這時刻，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獨孤堡主又再重覆的道：「那便是整件事實的眞相！你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他說完之後，把身體半躺的挨着太師椅，並且瞌上了眼睛，看來

莫聰背着瘋婦向後逃，陸玉跟着……

他有點累。

陸玉看着獨孤堡主，一時之間，竟生起一種同情的感覺，無論這件事是眞是假，這件事早已把這個老人，折磨得死去活來。

她知道，獨孤堡主外表依然是那麼沉靜，那麼堅强，其實他的內心是悲苦，脆弱的。

莫聰也同時生起了同樣的感覺，他不忍再迫這位孤獨的老人，道：「堡主，有勞你了，我們告退！」

陸玉也道：「姑丈，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們告退，希望我能常常來看你！」

獨孤堡主張開了眼睛，聲音變得十分衰弱地道：「你們要走了！」

兩人慢慢地退出了客廳。

獨孤堡主唯一的僕人，早已在外等候，他也是一言不發地送了二人出大門。

那兩匹馬早已在等候。

當莫聰與陸玉離開絕情堡之際，獨孤堡主早已從客廳回到古堡上的五樓，並且在露台之上，監視着二人離去，直至二人在暮色中消失爲止。

他回到那間房子。

那間屬於陸翡翠的房子，他又再打開帷幔，先看那幅繡像，再看那幅工筆的繪像，良久，他口角露出了一些微笑……

＊ ＊ ＊

莫聰與陸玉回到陸家的時候，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刻，莫老頭早已爲他們預備了晚飯。

兩人都絕口不提去探過獨孤堡主的事情。

飯後，他們又再來到後院。

話題總是離不開今日去探獨孤堡主的過程。

陸玉道：「聽兄，以你作爲一個捕快來看，你覺得獨孤堡主怎樣？」

「他是一個深藏不露的人！」

「不，他是一個多情人！」陸玉的看法不同，也許是因爲她是獨孤堡主的親屬，也許她是女性的看法。

「你沒有發覺其中有一些破綻？」

「破綻？」

「我是指他如此招待我們，實在有些不合情理？」

「你說出來，讓我替他分辯一下！」

「本來，他是不想見任何人的，可是，我們却破例地被迎入堡內！」

「因爲我是他的姪女！」

「他憑什麼肯定你是他的姪女？」

「我發覺他開始並不十分相信，但看到我的面貌之後，我有點

像翡翠姑姑！」

「這點可以說得過去！」莫聰頓了一頓，又道：「他一早便監視我們……」

「你說他在我們未抵達絕情堡之前……」

「是的，他在五樓用望遠鏡監視我們！」

「這點，應該是在常理之內，因爲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對很多事物都抱着有懷疑的心，況且，在他身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其實，他向來拒見任何人，也把他絕情堡附近的地方列爲禁地，這樣的性格，一早便用望遠鏡監視我們，實在不足爲怪！」

陸玉這番話，也是合情合理。

莫聰道：「他說過的兩句話……」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是的，那有否另含意思？」

「我只覺得他是個情深義重的人！」

莫聰道：「當我們想起那事──算那件是意外也好，兇殺也好，堡主的反應並不正常！」

「你認爲應該怎樣？」

「我預料他會十分激動！」

「結果並不是，有什麼原因？」

莫聰道：「這次讓我來解釋一下──只有一個原因，他早已預料我們會追問這件事情！」

「就算早已預料，這件事對他無疑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沒有理由是麼平淡的反應！」

「因爲他不單早已預料到我們會問，而且他也早已預備了答案！」

「對，一切有備而戰，所以沒有甚麼特別反應。而最令我意外的是，他竟然帶我們上五樓！」

「那是絕情堡中禁地之中的禁地！」

「是的，還給我們看我姑姑的繡像之外，還看那幅栩栩如生的工筆畫像！他這樣做，爲的是什麼？」

「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再强調他對令姑母情深義重，第二，是使我們相信，他不是一個兇手！」

「你可相信？」

「我認爲是弄巧反拙！」

「你的意思是……」

「他越是要證明他是一個無辜的人，那越是表明他是一個有罪的人！」

「是你多年作爲捕快的經驗？」

「是的！」

陸玉道：「從來自動的把整件事情和盤托出，都有同樣的效果！」

「更是弄巧反拙！」

「爲什麼這麼說？」

「這件事已過去了二十年，有人無端提出，一定會稍有錯愕，甚至應該有點模糊不清，才合常理！」

「可是，獨孤堡主卻說得井井有理……」

「那表示他曾小心處理過這一番話，換句話說，一切都是虛假的！而且，在他說完這故事之後，他的做作，根本不給我們有機會再問，那更給我一種作賊心虛的感覺！」

陸玉笑道：「本來我是爲獨孤堡主辯護的，而今却一致指出他很多地方出現了問題！」

莫聰道：「是的，因此我們要從其他方面着手，再作調查！」

「是的，我們已打草驚蛇，再不能在這老狐狸的手上找到線索！」

* * *

轉眼又過了十日，一切看來都無從着手。

陸玉莫聰間中也說起這事，但既無頭緒，也只好作一個話柄而已。

那日，莫聰與陸玉奉命到市集巡查。

這是例行的工作，市集非常熱鬧，人羣熙來攘往，喧囂討價還價之聲不絕。

忽然，陸玉有所發現。

「你看，那個老頭！」陸玉道。

「那一個？」

「那個……」她指着一個正在與販夫討價還價的老頭，他並沒有說話，只是不停打着手勢。

「咦，他是……」

「是絕情堡中唯一的僕人！」

他們走近。

那老僕並沒有發現他們，依然與那個販夫在討價還價，他一直沒有出聲。

陸玉道：「爲什麼他不出聲？」

「他不喜歡說話？」

「沒有理由，討價還價，怎會不說話？」

他們都感到非常奇怪，再走近了一些。

那乾瘦的老頭子，口中嗡動，却並不是說話，而是發出依依呀呀的聲音。

「他是個啞巴？」

「沒有理由的，那天我們到了絕情堡，是他先與我們說話！」

「是低沉而沙啞的聲音！」

「對，起初我還以爲是獨孤堡主的聲音！」

「他是啞的，那麼，那些對我們說的話，並不是他所說的！」

「是誰說的？」

「還會有誰？」

「獨孤堡主？」

「只有他！」他頓了一頓，道：「爲什麼他要如此做？本是一個啞僕，爲何要扮他說話？」

這實在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

兩人又在旁看着那乾瘦的老頭，他一直依依呀呀，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啞巴。

不一會，討價終於有了結果，那老頭子似是十分滿意，拿了些東西，便離開了。

莫聰想跟上去，可是，陸玉却一把把他拉着，道：「無謂再打草驚蛇！」

莫聰道：「我想問他！」

「他既然是一個啞巴，問也無用，他不懂得怎樣回答你，而且，他早已得到獨孤堡主的授意，你認爲他會對我們說些什麼？」

「他一定是一個非常忠心的僕人！」

「當然，一個可以跟着一個主人超過二十年，一定是忠心至無可再忠心的了！」

那老頭子已消失在人羣之中。

莫聰道：「你認爲他會知道事情的眞相？」

「大有可能！」

「可惜他不會說話！」

「更可惜的是，他對獨孤堡主非常忠心！」

本來是一條線索，可是全無用處。

忽然，陸玉道：「我想到了！」

「想到什麼？」

「獨孤堡主在我們見他一面之前，先扮啞僕說話，這是他一個伏筆──當我們向他查探之後，一定是不得要領，他相信我們不會罷手，最方便的是查這個僕人，我們不知他是啞的，一定以爲有希望，結果是……」

「幸好我們無意之中，發現了這一個啞僕，我們不必再從他這一方面着手！」

「那也有一個好處，獨孤堡主會以爲我們已把事情丟開！」

「是的，讓他也這樣認爲，那麼，他不會再那麼警惕，我們從第二方面着手也較易！」

「第二方面？那一方面？」

「堡中還有誰？」

「瘋婦！」

* * *

要從這個瘋婦口中得到線索或者眞相，那實在是緣木求魚。

陸玉却是精神可嘉，她似乎要從絕無可能的地方，發現奇跡。

那夜，他們又在後院中討探案情。

陸玉道：「我們如果要繼續調查，瘋婦是唯一的線索，也可算是沒有線索中的線索！」

「再探那地窖？」

「再探也沒有結果！」

「那你有什麼妙計？」

「並不是妙計，而是一個死計！」

「死計？」

「是的，冒最大的風險，而可能一無所獲！」

「既是如此，何必冒險？」

「我說是可能一無所穫，也可能……」

「換句話說，是有可能有所獲！」

「那何妨說來聽聽？」

陸玉想了一想，才道：「劫牢！」

「劫牢？把瘋婦劫了出來？」

陸玉點了點頭。

莫聰却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假如瘋婦被你劫了出來，你如何處置她？」

「先醫治她！」

「你懂治瘋婦？」

陸玉搖了搖頭。

「那對着一個瘋婦，有什麼用處？」

「你記得那晚見到那個瘋婦，她會說話，而且手脚力量强大，把鐵索拉得錚錚作響！」

「問題也是在這裏──她發起瘋來，你可以按着她？可以安撫她？」

「我不可以，但我的『碧青針』可以！」

「碧青針可以使大狗也痲醉幾個時辰，難道你不斷痲醉她，那又有什麼用處？」

「自然是找人醫治她！」

「找誰？」

陸玉想了一想，才道：「再多說也沒有用，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劫她出來？」

「如果精心策劃，小心設計，應該可以！」

陸玉道：「對，我們同來設計與策劃！」

三天之後，他們已有了一個計劃。

* * *

莫聰與陸玉趁着出外巡查的機會，找到了一間非常適合的房子。

房子遠離市鎮，在絕情堡以北的地方，若乘快馬，也要大半個時辰才能到達。

那地方本是民居區，多年前因爲發生瘟疫，之後，沒有人敢來，加上人們盛傳那些死去的人，死不瞑目，陰魂鬼怪常常出現，因此，更沒有人有膽走近。

過了幾十年，那些房子上面，都被那些攀籐植物所依附，日子有功，幾乎看不見房子，遠看感覺是一堆草叢荊棘。

莫聰提議這地方，是因爲他在

孩子的時候來過這地方，以前曾經大着膽子，入過房子之內，記憶中是個非常隱蔽的地方。

他與陸玉親自巡視一番，發現這一列房屋，外面雖被樹木雜草籐蔓這些植物所遮蔽，裏面却是保存得十分好，既有一般日常用具，也具有居住的條件。

本來這地方應該是蛇蟲鼠蟻出沒的地方，可是，他們打掃了一番之後，也沒發覺有什麼害蟲，起初，他們也覺得十分奇怪，後來才想起，這地方有過瘟疫，到處都放了一些防治蟲蟻，或是辟邪用的藥物，例如艾葉或者硫磺之類的東西，因此，這地方是出奇的清潔，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療養的地方。

一切條件都非常適合莫聽與陸玉的要求。

他們打掃了一間較大的房子。

內裏有兩個睡房，一個大廳和一個廚房。

依照他們的計劃，一個睡房是讓那瘋婦居住的，另一個睡房是用來提供給醫師的，還有那大廳，可作醫療或閑坐之用，另外那個廚房，當然是煮食或煮藥之用。

對於收藏瘋婦以及供應醫療的地方已預備妥當，他們都感到十分滿意。

第二步行動是救那瘋婦出來。

在沒行動之前，他們傷透了腦筋。

獨孤堡主是個武功高强的人物，稍有一些聲響，也會被他發覺。

那天晚上，他們可以找到那瘋婦而不被他發覺，其實是有點幸運。

幸運是可一而不可再。

一旦被獨孤堡主發覺，不但不能救出瘋婦，還有可能命喪當場，因此，這行動一定要非常小心。

經過一連串的小心計劃，他們終於決定行動。

爲求証據　帶走瘋婦

那時已漸入隆冬，天氣一天比一天冷。

入夜之後，北風呼呼，沒有多少人願意出外，這正是他們行事最方便的日子。

那夜，他們先來到市鎭之外，找到了他們早已預備的三匹快馬。

其中兩匹是他們的坐騎，另外那一匹是打算用來載那被救出的瘋婦。

他們迎着面前的北風，繞道到了絕情堡。

到山脚之後，他們先把馬匹拴在隱蔽的地方，以備他們下山之時用。

他們不敢用馬上山，因爲若被獨孤堡主發現，那時，任你有如何精密的計劃，也是無用。

他們對這上山的路徑，已是相當的熟悉。

到了絕情堡的大門，他們同時施展輕功，一躍而上。

整座古堡，是黑漆漆的一片。

最高那一層，也完全沒有燈光透出，原來獨孤堡主也一早便進了被窩。

莫聽輕聲道：「準備好了沒有？」

陸玉點了點頭。

他們並非往地窖，而是躍上了五樓。

兩人在五樓的地方倒掛，找到了獨孤堡主的寢室。

陸玉從懷裏拿出了一個吹筒，刺穿了紗窗，便用口吹吹筒。

原來他們爲了安全起見，先用迷藥，使獨孤堡主好好的安睡幾個時辰，以便他們行事。

他們的計劃實在是週到。

忽然，獨孤堡主身體移動着，然後，又慢慢的坐了起來，兩人大是吃驚。

幸好獨孤堡主只是坐了一會，便又倒了下去。

兩人才舒了口氣。

他們迅速躍向地面。

莫聽問道：「爲什麼他會起來？」

陸玉道：「不知道——可能是他武功底子極好，一遇到一些外襲，便會有所反應！」

「可惜他還是敵不過你那些迷藥！」

陸玉忽有所感道：「我眞有些後悔，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法……」

莫聽道：「你若不用，一旦被獨孤堡主發現，他可能會用更下三濫的手法來對付你……」

這話未嘗無理。

莫聽道：「快去救人！」

兩人迅速來到了地窖，有了上次的經驗，他們迅速的挖起了那石地板。

然後，下了石級，來到了那石室。

石室也是異常的安靜。

兩人躡足走近。

那瘋婦依然是被很多條鐵鍊鎖着，不過，而今她是安靜地伏在地上。

長明燈依然照亮了石室。

莫聽示意陸玉動手。

忽然，莫聽將近牆邊之時，踢動了地上一些碎石。

這微弱的聲音却立時驚動了那瘋婦。

那瘋婦張開了眼睛，兩人迅速閃身，逃離她的視線，伏下細觀察。

瘋婦又是發出「胡胡」的聲音，

好像一隻被驚醒的野獸。

然後，她搖動了身體，那些鐵鍊也跟着搖動，發出「嗆郎嗆郎」的聲音。

一會，她似是倦了，口中的「胡胡」叫聲，變成了：「殺殺殺殺……」

「殺殺」的聲音，加上鐵鍊互相碰撞的聲音，成了一種使人難以忍受的聲音。

兩人禁不住的掩着耳朶。

一會，那瘋婦又再靜了下來。

他們偷看，只見那瘋婦已閉上了眼睛。

莫聽道：「動手！」

陸玉已拿出了他的「碧青針」，她一揚手，那瘋婦似想掙扎起來，可是，再一用力，整個人便慢慢的倒了下去。

莫聽道：「碧青針實在厲害！」

陸玉慢慢走到那瘋婦身旁，瘋婦已全無反應。

「刀！」陸玉道。

莫聽從懷中抽出一柄刀，刀出鞘後，發出了凜冽的刀光，這實在是柄寶刀。

他揮刀削一條鐵鍊，「噹」的一聲，鐵鍊應聲斷了開來！

「好刀！」

陸玉扶起瘋婦，先替她削開了手銬脚鎖，然後再削斷了其他的鐵鍊。

十多條鐵鍊，在寶刀之下，竟成了瓜菜那麼容易被削開。

陸玉道：「你的家傳寶刀，實在厲害！」

「我也從沒用過，只聽過老爹說過，這刀削鐵如泥，我還以爲是吹噓，那知道……」

他一刀削斷了最後一條鐵鍊。

陸玉道：「麻煩你了！」

莫聽把刀收入懷中，然後轉身，陸玉把那瘋婦放在莫聽的背上。

她早已準備了一條「背帶」，那是用來背瘋婦用的，她這「背帶」是經過改良的，較爲紮實。

她迅速用「背帶」把瘋婦牢牢的縛得在莫聽的背上，然後把自己的斗篷解了出來，蓋着瘋婦，害怕外面的天氣冷襲這瘋婦。

「走！」

兩人沿着石級，出了石地窖。

一切都非常順利。

兩人出了地面，陸玉還把石蓋蓋好。

他們向着古堡大門而去，莫聽雖然是背了瘋婦，但瘋婦重量不多，也沒有什麼影響。

忽然，古堡大門之上，出現了一個黑影。

一個老人的身影。

兩人呆了一下，以爲是功敗垂成！

那老人跟了下來。

當那老人一動，陸玉與莫聽已經發現，這老人並非獨孤堡主，而是那個啞僕。

那日他見過啞僕，只覺他有點老態龍鍾，可是，而今自門樓飛撲而下，却像一隻大鵬鳥！

他那衣袂獵獵作響，莫聽與陸玉立時退後。

啞僕着地，迅速遞出雙拳。

兩人閃開，隨即反攻。

陸玉身輕如燕，忽左忽右，攻向啞僕。

莫聽害怕瘋婦受傷，只能以雙拳護身。

啞僕招式一招比一招淩厲。

陸玉知道，如果硬纏下去，兩人未必是這啞僕的敵手，便道：「亮刀！」

莫聽這時才想到懷中的寶刀。

他把寶刀抽出，使出一招「橫掃千軍」。

他這一招內力並不强勁，可是，寶刀劃空而過，發出破空之聲，把那啞僕嚇退了一步。

啞僕是個大行家，聽見這寶刀破空之聲，怎會不知這寶刀的厲害。

陸玉見他退，知道這是脫身大好機會，叫道：「走……」

她讓莫聽先走。

可是，啞僕阻着大門，不能再朝大門走，唯一可走之路，只有向絕情堡後面逃走。

他再沒有其他的選擇，轉身向堡後而走。

陸玉也跟着。

啞僕見他們逃，他也立刻追着。

他們一直往堡後奔，絕情堡是建在山腰之上，後面是高聳而陡峭的山石，他們越走越覺艱難。

陸玉逃走得較快，因爲她身輕如燕，而且輕身功夫又好，可是，莫聽卻越走越慢，因爲他背着瘋婦，在平地走動，並沒有甚麼大分別，如今還要左竄右躍，却是一個大大的障礙。

好幾次，陸玉要走回頭，阻着啞僕的攻勢，讓莫聽可以逃走。

這樣一阻一走，兩人已上了一個峭壁。

啞僕不敢太迫近，也是因爲地勢太險峻。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是陸玉的「碧青針」，她一連發出幾次「碧青針」，啞僕都可以避開，但陸玉再施以她成名的絕藝「撒豆成兵」，啞僕幾乎中計，幸好他人急智生，以斗篷擋去毒針。

啞僕嚇得冒出冷汗。

兩人又再向上逃竄，終於來到了山頂。

出乎意料之外，山頂處卻是一

個大平台，走盡這個平台，他們才知是絕路一條。

平台的另一邊，是個深不見底的懸崖。

他們再無可走之路。

啞僕似乎知道，他們已陷入了一個死胡同，因此他並不急於追來。

陸玉看着懸崖道：「怎麼辦？」

莫聰道：「跳下去？」

「絕無僥倖可以生還！」

「爲甚麼我們完全沒有想到這啞僕？」

「想到又如何，我們那會知道他也身懷絕藝？」

正是人算不如天算。

這時，啞僕已經追到了懸崖，看着他們，啞僕依然是沒有甚麼表情。

他慢慢的迫近。

陸玉對莫聰道：「聰兄，我與他週旋一會，你想一下有沒有辦法？」

莫聰聽了，祇作點頭。

啞僕又再迫近。

陸玉一竄而出，與啞僕作個你死我活的拚鬥，啞僕並沒有使出厲害招式，祇是見招拆招。

他似乎是在關心莫聰的去向。

莫聰在懸崖之處，左走右走，也看不出有甚麼地方可以讓他逃離。

一陣狂風吹來，吹得他身體也搖晃不定，也吹起了他身後面的斗篷。

斗篷被吹起，露出了瘋婦的頭髮，瘋婦中了陸玉的「碧青針」，依然熟睡如故。

突然，啞僕一個虛晃，竟然閃到了陸玉的背後，然後再撲向莫聰處。

莫聰見他來勢洶洶，想轉身逃去，他也許是一時情急，忘記了後面是懸崖，一踏步出，險些便跌了下去。

幸好他身體仍未墜，已有人一把拉着他。

莫聰回頭一望，祇見拉着自己的正是啞僕。

這時，陸玉已回身趨至，一時之間，她也不敢動手，因爲動手攻擊啞僕，也間接會令莫聰跌下懸崖。

一時之間，衆人似是僵住。

啞僕突然發出了「呀」的一聲，看他表情，似乎是要叫他們停手似的。

陸玉首先後退，啞僕也放開手，慢慢的後退。

莫聰驚魂甫定，也走回遠離懸崖之處。

啞僕指指山上另一面。

兩人並不明白他的意思。

啞僕示意他們等一下，然後自己躍上他所指的地方，那地方外表是一個石墩，墩上卻有一個秘密，當啞僕上了石墩，一手推開，立時露出了一個洞。

啞僕躍入洞之內。

兩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不知道這啞僕在弄些甚麼玄虛。

不一會，啞僕從洞中出來，他手中拿了一卷東西，並迅速躍了下來。

他把那卷東西攤了開來，看來像一隻巨型的風箏，然後，當中有兩支兒臂般粗的竹竿，他把這竹竿插進這風箏的適當位置，立刻成了一隻挺挺的風箏。

他拿起這風箏，並把自己的雙脚先縛在風箏的尾部，又再伸手入風箏前面兩個手圈之內。

很明顯，他在示範這風箏作逃生之用。

不一會，莫聰與陸玉也明白，他們可以利用風箏，從懸崖飛下去，乘着風勢，他們可以降落下面懸崖。

陸玉道：「聰兄，你認爲如何？」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你害怕嗎？」

「怕也沒有辦法。」

「不過，我背着這婦人，如果再加上你，三人一起乘風而下，可能有危險！」

陸玉道：「你先下去，救了這婦人出生天，最爲要緊！」

莫聰道：「你怎麼……」

啞僕「呀呀」的兩聲，打斷了莫聰的話，兩人看着啞僕，祇見他又指往那個石洞。

陸玉立時明白，躍了上去，不一會，果然又拿了另一卷東西出來，她依樣畫葫蘆，很快便做成了另一隻巨型的風箏。

啞僕不斷「呀呀」的催促他們乘風而下。

陸玉首先套上了風箏，向莫聰道：「你跟着來！」

莫聰點頭。

陸玉先奔向懸崖，到了崖邊，雙脚用力一蹬，整個人便標了出去，那風箏逆着風，在空中飄浮着。

「快來！」

莫聰也照着她樣子，走向崖邊，然後用力竄出了山崖，立時往下墮了一墮。

這一墮嚇得他三魂不見了七魄。

幸好並沒有繼續下墮，他定了定神，乘着風勢，便跟着陸玉滑去。

剛才那一墮，大概因爲他背了一人，重量較大，風箏一時不能承受這力量。

他們在空中滑了一會，回過頭來，猶見那啞僕，站在崖邊向他們揮手。

這啞僕究竟是個甚麼人？爲甚麼在這危險的時刻，卻背叛了獨孤堡主，而拯救他們，並且教他們逃走？

難道這絕情堡主的兇案之中，他也有份兒？或許他會知道其中一些內幕？

可惜他是個啞巴，否則，他們一定找個機會，好好的問他。

不，啞巴也懂得做手勢，也許更會寫字，那麼，假如他知道眞相，這件案子很快便要水落石出。

本來是絕無頭緒的案子，而今出了兩個大綫索，一個是瘋婦、一個是啞僕，兩人都感到十分興奮。

控制這風箏並不太困難，飄浮了一陣，已掌握了其中要竅，乘着風勢，不消一盞茶工夫，他們已經着陸。

他們着陸之後，把兩隻巨型風箏收藏在路旁樹叢之間，並作了記號，將來如果需要，也可以再找出來用。

然後，他們在路上走了一會，才發覺這地方離他們所預備的房子，並不太遠。

* * *

莫聰離開那隱蔽的屋子，回到家裏的時候，已是天明，他先回到房中休息一會。

那知道，他一進房，便見老爹坐在他的床上。

莫聰知道事情已泄露。

莫老爹道：「你們去了哪裏？」

「我們……我們……」

莫老爹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你們何必……」

「爹，你以爲我與陸玉……」

「當然，陸玉姑娘也不見了，你們去了……」

這一個誤會可大了，莫聰想加以解釋，可是，這種事情正是越描越黑。

莫老爹似是一口咬定，他們兩人去偸情。

對莫聰來說，影響並不太大，可是，對陸玉姑娘來說，是名節之事，他實在不想這事有辱她的名節。

於是，他決定把事情說了出來。

莫老頭聽了，先是替他們捏了一把汗。

當他聽到兩人救了瘋婦之後，便問：「你們果眞救了那瘋婦出來？」

莫聰又再把懸崖驚險的事叙述了一遍。

莫老頭聽罷，皺着眉頭。

「爹，你看事情怎辦？」

「你們已弄到這個田地，也祇好……」

「你不反對便好……」莫聰道。

「我反對又有甚麼用……其實，很多人對這件絕情堡兇殺案也有所懷疑，可是，獨孤堡主對本地的人太過重要，假若沒有了他，本地的繁榮會大受影响，人們爲了好好的繼續生活，祇好……」

「老爹，我不用你幫我們甚麼，陸玉爲了照顧那個瘋婦，暫時不會回衙門，你算是讓她休息一個月也好，半個月也好，其餘的事情，我們自有辦法。」

「隱瞞着陸玉沒上班，這點沒有甚麼問題，但你們將會怎樣做？」

「先把瘋婦治好。」

「你們既然知道她是個瘋婦，怎麼能把她治好？」

「我們會請一個高人。」

「是誰？」

「陸玉姑娘心中已有人選，這個我們不用擔心。」

「瘋婦已是不成人樣？」

「不，我聽過她說話。」

「說些甚麼？」

「她說過：『殺殺……』！」

「還有其他嗎？」

莫聰搖了搖頭。

莫老頭也搖搖頭道：「我看要醫治好她，是十分困難的事，假若可以治好她，獨孤堡主早已殺死了她。」

這話十分有道理。

照理這瘋婦是知道事情的眞相，假若可以治好她的話，她一定會把事情眞相披露，但獨孤堡主一直用鎖鍊鎖着她，讓她苟延殘喘，也表示這瘋婦一定不會被人醫好，否則，他何不一早殺了她？

想到這裏，莫聰心裏冷了一截。

他們又再說到那啞僕。

莫老頭也不知道那啞僕的來龍去脈，祇知道他一直跟着獨孤堡主。

他也不知道這啞僕身懷絕技。

「爹，你認爲那啞僕爲甚麼在最緊要關頭，本可以把我們帶回去給他主人，可是他卻在懸崖上救了我們？」

「他大有可能是心性慈悲。」

「我看沒有那麼簡單。」莫聰道。

「難道啞子同情瘋婦？」

「我想大概是的。」

莫老頭問道：「他怎樣救你們？」

「他在絕崖之上的山洞，拿出了巨型風箏，讓我們自懸崖中飄下來！」莫聰又再詳述了當時情境。

莫老頭聽了，心中若有所悟道：「也許那啞僕也希望你們救出瘋

婦把她治好。」

「啞僕救了我們，是甚麼用心？」

「也許不值獨孤堡主的所爲。」

莫聰道：「那麼，啞僕也應該知道事實的眞相。」

「是的，不過他是有口難言。」他頓了一頓，又道：「將來你們發現了堡主的罪行，也許還需要這啞僕的協助，也說不定。」

* * *

翌日，莫老頭與莫聰依然往衙門上班。

莫聰整天在衙門之內，卻沒有見到獨孤堡主來衙報案，其實，獨孤堡主是何許人也，他怎會爲瘋婦之事來衙門？禁錮瘋婦之事，根本上他已是犯法，而這是個大大的秘密，他一定不會挺身而出。

下班之後，莫聰便往陸玉那隱蔽住所。

他並且購買了一大批乾糧食品。

莫聰見到陸玉，祇覺她臉容十分憔悴，便問道：「怎麼？你沒有睡過？」

陸玉道：「沒有。」

「爲甚麼？」

「當我把她安置在床上之後，便想去休息，那知道剛合上眼，她突然甦醒過來。」

「那『碧青針』的痲藥失效？」

「是的，她大吵大鬧，幾乎要把這石屋子也搗毀了。」

「那麼厲害！」

「是的。」

「怪不得獨孤堡主要用那麼多鎖鍊鎖住她！」

「我也幾經辛苦才使她再安靜下來。」

「又是用『碧青針』？」

「是的。」陸玉帶莫聰往見那瘋婦人。

祇見那瘋婦人，並沒有躺在床上，而是睡在地上一大堆禾桿草之中，身上有幾條粗布帶，是陸玉用來縛住她，免她醒來，又再瘋性狂發。

陸玉道：「這瘋婦的瘋癲程度十分可怕，不知道可有得醫治？」

「你也沒有信心？」

「除非請到仙姑。」

「仙姑？是江湖上著名的神醫『凌荷仙子』？」

「對，正是她。」

「你認識她嗎？」

陸玉道：「有過一面之緣。」

「聽說請她並不那麼容易。」

「是的，她已發誓不再醫人的了。」

「她不醫人，醫甚麼？」

「醫野獸！」

莫聰詫異道：「醫野獸？」

「是的，她認爲人沒有良心，因此不醫人，寧願醫野獸！因爲一隻野獸被她醫好之後，還會用眼光表示感激之情，而人卻不會。」

「人懂得說謝謝！」

「不是，很多時候，被醫好的人會反噬醫者。」

莫聰道：「那麼，你如何請她？」

「我祇是盡力而爲。」

「你要去多久？」

「『凌荷仙子』——頻仙，住在洞庭湖，從這裏快馬而去，也要一日時間。」

「假若你請到她，也得兩日來回時間。」

「算是三天。」

「在這三天內，我如何照顧她？」

這倒是一個難題。

陸玉道：「這一切都要痲煩你。」

「由我去請『凌荷仙子』可以嗎？」

「我看不大可能，因爲我過去曾與她有些淵源，也沒有把握請到她，更何況是你？」

「那一定要由你出馬？」

「這婦人也一定要由你照顧了。」

莫聰道：「好，咱們分工合作。」

陸玉道：「『碧青針』的痲藥不能一直使用下去，否則對她健康有害，我想你每日煮定一些稀粥，放在房內，她餓了自然要吃。」

「不用我餵她？」

「不用，你不用現身，陌生人反會刺激她。」

「怎樣照顧她？」

「其實非常簡單，你在稀粥之中，下了這些藥……」她從懷中拿出一個小瓶，續道：「每次煮粥之時下一小撮便可。」

「是痲藥？」

「是另一種，她吃了稀粥之後，自然入睡，不過，你千萬不要在她跟前出現。」

「這倒容易。」

陸玉道：「今天晚上，我仍可照顧她，你先回家好好安睡一下。」

莫聰道：「你也要好好休息，明天你還要風塵僕僕的往洞庭湖。」

陸玉送了莫聰出門。

第二天早上，莫聰來到了這隱蔽屋子之時，陸玉已離開了，祇留下一張字條。

莫聰依照字條上所寫，煮了稀粥，下了痲藥，並在那瘋婦隔壁房間觀察。

他躺着，不知不覺的睡了。

突然，他被一陣巨響驚醒過來，祇聽到隔壁那瘋婦在亂撞，發

出「蓬蓬」的聲音。

莫聰從一個小洞偷窺着那瘋婦。

那瘋婦發瘋的程度實在令人吃驚，她雖然被布帶縛着，但她左搖右擺，有時彈上半天，有時撞在床上，簡直好像一頭不可控制的野獸。

忽然，她發現了地上一大缽稀粥。

她小心移近，莫聰還以爲她要吃，那知道，她一移近，便一脚把粥踢翻了。

她並沒吃粥，祇是不斷地在布帶中搖晃，她不知搖了多久，直至她筋疲力盡，才靜了下來。

靜了一會，也許感到肚餓，她看見地下的稀粥，便像一隻野獸般，趴在地上，一口一口吮吸起來。

莫聰在小洞中窺看她，也覺得不寒而慄，因爲這瘋婦實在不像人，而像一隻野獸。

當她吮完了地上的稀粥，口中唸唸有詞，但莫聰卻無法聽清楚她在說甚麼。

最後，她大聲的叫道：「殺殺……」

她叫嚷了一會，終於不勝藥力，昏迷過去。

莫聰等了一會，才進入那房間。

幸好，那瘋婦睡了差不多五個時辰，才再起來，不過，她似乎知道這樣亂叫亂撞也沒有甚麼用處，於是，她祇痴痴呆呆的叫道：「殺……」然後，她趴在地上，像狗一般舔着稀粥。

* * *

陸玉離開了那屋子之後，便直向南方奔去，她在附近市集買了一匹快馬。

狂奔了一整天，又再換上另一匹。

她一直跑了一天半夜，才來到了洞庭湖。

洞庭湖是我國大湖之一，湖上煙波浩淼，有如大海，「凌荷仙子」頻仙是住在西北一個湖中島上，那島四週是滿佈荷葉，分不出那裏是島，那裏是荷葉。

陸玉租了一隻小艇，叫船家搖她到湖中島。

船家起初不肯，但陸玉出了高價，船家祇答應搖她近荷葉之處，然後用另一隻小艇放她下去。

陸玉問道：「船家，你害怕甚麼？」

「不是害怕，而是那地方人跡罕到，常常發出一些水怪的聲響，沒有人敢接近。」

「據說那處住了一位奇醫。」

「聽說是的，本來很多人來求醫，結果都是一臉失望之情離開。」

「最近呢？」

「近年來已是極少，而且那奇醫，不知是神是鬼，沒有人敢近。」

他們終於來到那滿佈荷葉的地方，船家放下另一隻小艇道：「你自己去找吧！」

陸玉下了艇子。

船家道：「姑娘，我還是勸你回去。」

「謝謝你的好意。」

船家道：「假若你求醫不成，也可用這小艇划出來，兩天或三天之後，我試來接你。」

陸玉道：「多謝船家，不過，你不用再來接我，我相信一定可以請得奇醫。」

陸玉倒是滿有信心。

船家也不堅持，把艇搖走。

陸玉坐在小艇之上，划向荷葉深處。

在外面看來，荷葉是雜亂無章，可是，進入了其中一條水道之後，卻發覺荷葉極有層次的鋪排，看來種這荷葉的人，曾經下過一番苦功。

陸玉沿着水道向前划去，划了半天，卻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原來這荷葉水道是一個迷宮，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大概是划三天三夜，也無法接近那湖中島。

陸玉不服氣，她又再往深處划去。

結果，又再是徒勞無功。

她放下了雙槳，祇感到雙手發軟，她索性躺在小艇之上，任由水流飄動，她把雙脚也伸直，久屈着雙腿，有了舒展機會，才稍覺快意。

艇子飄動，在荷葉中流轉，這時日已過午，本來有些開後燦爛的荷花，也縮回荷葉底下，荷花香氣，滿溢荷塘，使人身心舒暢。

陸玉在這舒適的環境中，徜徉之中，似是睡了，忽然，她感到艇子有些震動，想要起來，艇子突然翻側！

她無法平衡小艇，祇竭力坐起來，可是，她無法穩着身子，向左一搖，又再向右一擺，整個人已失重心，落入水中。

陸玉並不十分懂得水性，祇能在水中載浮載沉，口中大叫：「救命，救命，仙子，仙子！」

她知道艇子在這平靜的環境之中，不會無故翻動，一定是那位「凌荷仙子」早已發現了她，故意作弄。

她叫了幾聲，並沒有反應，反而張大口來，滿灌了幾口水，幾乎要溺下去。

忽然，有人抽起她的後面衣裳，並且提着了她，走在荷葉之

上。

陸玉拚命想回過頭來，可是那提着她的人，卻有意無意不讓她看到自己的廬山眞面。

不過，總算這人有本領把她提起，並且走在荷葉之上，這一身武藝，已是驚世絕藝。

那些荷葉在那人步伐之下，也不覺有甚麼負荷似的，陸玉祇覺像騰雲駕霧似的。

一會，陸玉祇覺被那人一甩，被擲到一堆禾草之上，原來他們已來到一間屋中。

陸玉睜開眼睛一看，祇見四面是用粗樹枝做成的欄栅，並不是家居。

她再看清楚，才發現自己在一個木筏之內。

「仙子，仙子！」她大聲高叫。外面有光透入，一個身穿綠色衣裳的婦人，披着長髮，正走向她。

「仙子，仙子……」

那婦人道：「何方妖獸，竟學人語？」

陸玉道：「小女子是陸玉……」

婦人道：「我從不醫人。」

陸玉立時醒悟道：「我是一隻受溺的野獸，敬請仙子醫治……」

婦人道：「唔……爲甚麼要闖我島？」

陸玉道：「爲想見仙子。」

「見我作甚麼？」

「原來你竟是大名鼎鼎的『凌荷仙子』……其實，我早應該知道，世間上有幾人能在荷葉上奔跑，而不損荷葉，也不翻荷浪！」

這番話倒是非常出色的恭維。

「你還沒有說，找我作甚麼？」

「醫人。」

「不，我從不醫人！」

「爲甚麼？」

「凌荷仙子」頻仙並沒有回答。

「你不懂？」陸玉故作疑惑。

「我不懂？」她有些怒意。

陸玉一看，知道這人孤芳自賞，並且不堪一激。

「你不懂也沒有辦法，我祇好去另找他人。」

「我怎會不懂，不過，我祇是不醫人。」

「那麼，你醫甚麼？」

「醫野獸。」

「爲甚麼要醫野獸？」

「因爲人沒有良心。」

「野獸有？」

「野獸尚懂反哺，更不會物傷其類。」

「那麼你先醫我。」

「你是甚麼野獸？」

一時之間，陸玉眞不知如何作答，她靈機一觸道：「我是一隻野鴨，一隻幾乎溺死的野鴨。」

「哈……」她大笑起來道：「鴨子也會被溺死！」

「會，你有沒有聽過，魚也會被溺死？」

「魚也會被溺死，眞沒有聽過。」

「那麼，鴨子幾乎溺斃，你當然沒有聽過。」

「沒有。」

「那麼，你實在不懂得去醫。」

「我不懂，我可以把死鴨當作活鴨醫。」

「你可以試試。」

「凌荷仙子」頻仙開了那木筏的門，陸玉故意作了兩聲鴨叫，這逗得仙子十分開心，也很好奇。

她把陸玉從籠裏拉了出來，看這仙子仙風道骨，竟然十分有力。

她把陸玉放在旁邊一張大桌之上，把她覆轉，她眞的把陸玉看成一隻野獸。

「凌荷仙子」一掌拍向她「背堂穴」。

陸玉「哇」的一聲，吐了很多水出來，本是脹着的胸腹，立時舒暢。

她又再把陸玉反了過來，並不爲她切脈，而是兩手放在她的太陽穴上，其實這也是切脈，祇不過並不在手腕之上，而是在太陽穴。

她診了一會，然後在她一個大櫃之上，取了一個瓷瓶出來，並倒了一撮藥粉，往陸玉口裏送。

頻仙道：「乖鴨子，乖鴨子！」

陸玉吃了藥，又「鴨鴨」的叫了兩聲。

頻仙找了一缽水，放在台上，陸玉仍然扮作鴨子，開口吮吸缽中的水。

她索性躺在桌上，徐徐睡去。

當她醒來，依然是躺在桌上，不過，身上已有了一張薄被。

遠處有一點燈光。

陸玉坐了起來，朝向燈光處走去。

燈光之下，「凌荷仙子」頻仙正在燈下看書。

「仙子，我要走了。」

「這麼夜，你去哪裏？」

「去找人。」

「找甚麼人？」

「去找一個會醫人的人。」

「那你去吧！」仙子頭也不抬。

陸玉走向門外，仙子並沒有叫她，她祇好自己停了下來，回頭道：「你眞的不會醫人？」

「不是不會，而是不醫。」

「爲甚麼不醫？」

「我不想告訴你！」她顯得有點惱怒。

陸玉道：「醫野獸呢？」

「你不是見我連一隻快要溺斃的鴨子也醫好了？」

「是的，那麼你準醫野獸？」

「當然。」

「甚麼野獸都可以？」

「當然……小至螞蟻，大至獅虎，無一不醫。」

「好極！」陸玉祇發出讚嘆，並沒有解釋。

仙子也不作聲，但爲了滿足好奇，終於也開口問道：「怎樣好極？」

「我有一隻野獸，你可否醫治？」

「甚麼野獸？」

「一隻長髮披肩，古稀怪獸！」

「是隻雌的？」

「是，不過……不過，你還是醫不好的。」

「爲甚麼？」

「因爲你醫的，一向都是正常的野獸。」

「除了正常的野獸之外，還有甚麼野獸？」

「瘋的！」

「瘋的？瘋的野獸？」

「我早說過你沒有遇過，當然更不能醫好。」

「倒是個新嘗試。」

陸玉聽了，心中暗喜，不過，她仍然嘆了口氣。

「怎麼了？」

「你根本沒有把握，我還是不求你。」

「你怎知我沒有把握？」

「因爲你說要嘗試，試一下，那是沒把握。」

「不試又怎會有把握，這瘋獸可重要？」

「非常重要。」

「怎會瘋的？」

「被人……被人迫害也說不定。」

「我早已說過，人不是好東西！」

陸玉不想她把話打岔了，道：「那是一隻老年妖……妖獸！」

「是隻雄的？」

「是。」

「是一隻無人性的年老雄妖獸，迫害了正常善良的小動物，成了瘋獸……」

「正是！」

「那非我醫不好她……」

「爲甚麼？」

「因爲我生平最憎恨那些雄妖獸，我一定要醫好她，然後讓她說出甚麼人迫害她，我要爲人間除害！」

「好極了！」她又再嘆氣。

「還有甚麼問題？」

「因爲那是一隻瘋獸，我不能帶她上路！」

「這個當然。」

「那麼要請仙子移玉步。」

「我『凌荷仙子』連荷葉也可以走過，還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我去路？」

「沒有，天下當眞沒有。」

頻仙道：「那瘋獸情形如何？」

「披頭散髮，狂叫亂嘯！」

「情況相當嚴重，這樣情形，經歷多久？」

「怕有十多年了！」

「可憐！還有甚麼症狀？」

「她每當吃飽，自己對自己咆哮，殺……」

「祇有這一字？」

陸玉點了點頭。

頻仙道：「那麼，她心頭有極深仇恨，大概是那年老妖獸迫害她！」

陸玉道：「我可以帶你去？」

「好極！」

「現在就去？」

「不，而今是深夜，一切都不方便，而且我還要收拾一些工具，也要一些藥，那才上路。」

「你喜歡坐船，還是坐馬？」

「甚麼也不坐。」

「那你怎能跟我去？」

「我自有辦法，你自己要坐船乘馬，也是悉隨尊便，我會跟着便來。」

陸玉實在不明白，她究竟用甚麼辦法跟她回去，不過，祇要她答應去，也不理會她用甚麼辦法。

翌日一早，陸玉已醒來。

「凌荷仙子」並不在這屋子之內，祇見旁邊有一些飯菜，滿滿一碟，仙子仍然把陸玉當成一隻鴨子。

陸玉吃飽，來到門口，祇見桌上有一張字條，寫着：「鴨子先上路，仙子隨後來。」

既然如此，陸玉出了大門。

前面便是一大片荷塘，塘中有一艘小艇，陸玉坐在小艇上，划向荷葉深處。

她又再入了那個荷葉迷宮。

不過，這次每到一處轉角之處，前面便有一些荷花，她沿着荷花而去，卻並沒迷路。

轉了幾處，居然出到洞庭湖。

那載陸玉來的船家，倒也好心，果然在外邊等候她，也許她出的銀子足以使他們滿意。

船家把陸玉載回岸邊。

陸玉先買了一匹快馬，然後到一間大酒家中進食，那知道一入酒家，便見「凌荷仙子」坐在一個雅座之內。

頻仙打扮有如一個道姑，青綠的衣裳，容光煥發。

陸玉道：「仙子要用甚麼菜？」

「我早已吃過，你吃完之後，乘快馬往北行，咱們便在都寧再見。」

說罷她便離開，陸玉想多問一句也不能。

她吃完之後，出了酒樓，不見頻仙，祇好自乘快馬，直往都寧。

到了都寧，果然又見仙子早已在等候。

就是這樣，她們終於回到那隱蔽的居所。

* * *

仙子一見那瘋婦便道：「鴨子，你先離去，明天早上再來。」

陸玉道：「你需要些甚麼？」

「一些食物。」

「這裏早已足夠。」

「好極！我今晚會費神替她診治，明天你再來，我會告訴你怎樣……」

「可以可以醫？」

「明天就會知道。」

陸玉道：「仙子一切小心！」

仙子道：「最重要一點，我不能讓其他人來，特別是男人，我祇想見你一個。」

「謝謝仙子。」

陸玉離開了那隱蔽屋子，逕回衙門。

在衙門中，遇到了莫聰。

陸玉道：「你爲甚麼不看着那瘋婦？」

「我一直在照顧她，不過，祇要把東西放在地上讓她吃，那便沒有問題，因此，我回衙門走一趟……對了，你請到那位奇醫？」

「當然請到。」

「你眞有本領，『凌荷仙子』也肯前來？」

「當然！」陸玉有些驕傲道：「她要用一日一夜診治瘋婦，你千萬不要去，因爲『凌荷仙子』不想見其他人，特別是男人。」

「她不喜歡男人？」

「我不知道，她祇是如此說。」頓了一頓道：「相信明天自有結果。」

「希望她能好好診治她。」

陸玉道：「你趕回衙門做甚麼？」

莫聰道：「我老爹似乎有新發現。」

「甚麼新發現？」

「我們去看他！」

兩人來到莫老頭的捕房，莫老頭正在看宗卷。

陸玉道：「老捕頭。」

「你請到了醫師？」

「是的，你有甚麼發現？」

「這裏……」他指着那宗卷道：「死者下葬之前，並沒有驗屍……」

「驗屍？對，爲甚麼我們沒有想起。」

「想起甚麼？」莫聰問。

「死者究竟是怎樣死去？」

「墮樓！」

「我的意思是墮樓之前。」

「對，如果她在墮樓之前，便已死去，我們一定可以從中找到綫索。」

「可惜到了如今……」

「並不可惜。」

「爲甚麼？」

「因爲我們而今仍可驗？」

「開棺驗屍？」

莫老頭放下宗卷，點了點頭。

* * *

以衙門的規矩來說，要開棺驗屍，尤其是下葬了廿多年的棺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莫老頭是衙門的大捕快，他下的命令，很容易便通過。

爲了掩人耳目，他們並不在日間進行。

出發之前，他們也很擔心。

莫聰道：「這幾天，獨孤堡主有沒有甚麼動靜？」

莫老頭道：「沒有甚麼。」

陸玉道：「他一定發覺失去了那瘋婦人！」

「未必，啞僕既然義救我們脫離險境，他自然會爲我們掩飾一下。」

「這也說不定。」陸玉道。

莫聰又道：「況且瘋婦在他眼中，也不是甚麼重要人物，獨孤堡主也不大會注意。」

莫老頭道：「就算獨孤堡主有所發現，他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找這瘋婦，因爲他理虧在先！而且，他也不會願意因這瘋婦而揭發其他事情。」

他們都同意這個結論。

莫聰道：「不過，我們還是要小心！」

晚飯過後，他們三人，各自拿了鐵鏟及照明工具，一起出發。

獨孤堡主把這位剛過門的新婚妻子下葬在一處離市區並不太遠的山頭。

那裏平日就人跡罕到，附近也有幾座墳墓，疏疏落落的分佈在山頭之上。

當他們到達之時，四周是一片漆黑。

涼風吹來，因爲是墳地的關係，也有陰風陣陣的感覺，三人都沒有說話。

莫聰早已亮了一盞「氣死風燈」。

他照着照着，先找尋獨孤堡主夫人的墳墓。

那墳墓很容易便找到。

墳墓前面有一塊石碑上祇是簡單的寫着：獨孤夫人之墓。

並沒有寫上其他，甚至連獨孤夫人的出生與死忌年月日也沒有刻上。

莫聰放下了風燈道：「我們先拜祭一下！」

莫老頭是幾十年的老捕頭，知道開棺是對死者不敬，因此早已預備了香燭冥鏹。

他們拜祭了之後，默默向死者

致哀及禱告，才開始動手挖掘。

這墳已安葬了二十多年，山泥早已非常結實，因此要掘下去，並不太容易。

三人一起動手，轉眼已掘了一個大洞，可是，卻未見下葬的棺木。

忽然，又一陣風起。

這一陣風，吹得「氣死風燈」也幾乎滅了，三人頓時感到一陣心寒。

而這陣風也吹起了那些未完全熄滅的紙灰，火星飛揚，看來忽明忽滅，十分詭異。

三人暫時停了手。

莫聰道：「沒事。」

莫老頭也道：「會有甚麼事？」

陸玉道：「我卻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莫聰看了四週道：「陸姑娘，你闖蕩江湖這麼多年，難道也怕……」

他的話還未說完，又一陣風吹起。

這風實在厲害，吹起了剛剛掘起的泥沙，飛往他們眼裏，三人都掩着臉孔。

當風過後，他們放開了手。

祇見四周漆黑一片，連那「氣死風燈」竟也熄滅了！

莫聰道：「這風燈……」

陸玉道：「小心！」

這時，在黑暗之中似有物體飛揚而過，三人迅速的伏下，一會，他們才再起來。

陸玉道：「你們見到甚麼？」

莫老頭道：「也許是我老眼昏花，我好像看見有一個人影，飛奔而過。」

莫聰道：「我也是……不過，我不敢肯定！」

陸玉道：「我也看見……三個人都看見，看來並不是幻象！」

「那是甚麼？」

「當然是人，難道眞有……」

提起了鬼魍魎之事，雖然三人都是見慣江湖事的人，也都有點心慌，他們並不是害怕，而是覺得邪怪，假若是出現了甚麼武功高强的人，他們倒是不怕，最怕的是並非人，而是不知就裡的邪怪。

況且掘人墳墓畢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莫聰道：「讓我先點亮了風燈！」

陸玉道：「你這風燈可靠嗎？」

莫聰道：「照理是十分可靠！」

陸玉道：「普通風是沒有理由可以吹熄它的！」

「是的。」莫聰道。

莫老頭道：「那剛才並不是普通的風……」

他們剛想說話，那知風又再起。

他們三人迅速伏下，這次他們學乖了，雖然仍是風沙飛揚，他們早已用手掩着臉，卻利用指隙之間，看清楚四週的情形。

果然，是一個黑影飛身而過。

黑影之快，實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不過，他們仍然可以肯定，那是一個人影！因爲當那身影接近風燈之時，光線早已勾盡出那人確確實實的身影，並不虛假，也不縹緲。

一個人，一個似是熟悉的身影。

可是，一時之間，他們又不能確定那是誰！

那身影經過風燈處，風燈便立時熄滅。

風停了，他們又再站起來。

莫聰又想點燈。

陸玉道：「聽兄，不用再點了。」

「爲甚麼？」

陸玉並沒有回答，反而動手把剛掘上來的泥土，推回土坑之內。

「你爲甚麼……」

莫聰也會意了，也動手把泥土推向土坑。

掘泥上來十分費勁，但推泥下去卻容易得多，不一會，已把泥土完全推了下去。

陸玉道：「快找地方躲！」

兩父子並不明白她在弄些甚麼玄虛，不過，他們都知道，陸玉是個非常聰明機警的姑娘，她的說話自然有她的道理。

三人往一處草叢躲着。

莫聰低聲問：「發生甚麼事？」

「你忘記那身影？」

「是誰？」

「啞僕！」

「對，是他！爲甚麼他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陸玉道：「這當然是他的一番好意。」

「甚麼好意？」

陸玉似乎想加以解釋，但一時之間，卻不知從何解釋才好。

忽然，她看見斜坡下有人影，道：「你們看！」

兩人依言，祇見斜坡之下，有人提着一盞燈籠，後面還跟了一個老人。

莫老頭道：「獨孤堡主？」

莫聰也道：「提燈的是啞僕！」

「小心！」

三人伏下，一動也不敢動。

那燈籠越來越近，他們沒有看錯，提燈的是啞僕，後面跟着的是獨孤無求。

兩個老人，一盞燈籠，在這墳地出現，實在有說不出的詭異。

他們走得並不快。

尤其是獨孤堡主，他一步一步

的慢慢走，啞僕卻是一步一回首關照他。

他們終於來到了墳前。

三人伏在草叢，十分擔心他們會發現墓地被人掘過的痕跡，幸好那啞僕提燈十分技巧，一掩一映的，獨孤堡主並沒有發現甚麼。

主僕兩人站在墳前。

獨孤堡主向啞僕道：「二十年了。」

啞僕點頭，祇發出「呀」的一聲。

獨孤堡主默默的看着那墓碑，滿懷心事，間中發出嘆氣的聲音。

過了一會，獨孤老人竟然用衣袖揩臉，不，他不是揩臉，而是揩淚。

看來，這獨孤堡主掛念逝去二十年的新婚妻子，這人倒是長情與多情。

啞僕在旁，一直挺立着。

不過，他漸有點不耐煩，發出「依呀」的聲音，看來是催主人上路回家。

獨孤堡主又再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隨着啞僕，兩人從另一邊下山了。

三人一直躲着，看不到那主僕身影才出來，莫聰點了燈。

陸玉道：「幸好啞僕又再幫了我們一次忙！」

「對，剛才那鬼影，便是啞僕！」

莫老頭道：「他是先來警告我們？」

「這啞僕既幫我們，也維護他的主人，他究竟有甚麼動機？」

「可能礙於有口不能言。」

「這也說不定。」

「那獨孤堡主卻是個多情人。」

「是的，二十年了，他還是眷顧她那位新婚妻子！」

「照理，他沒有理由殺死他的妻子，在這無人的情況之下，他的多情模樣，並不是做作！」

「他做作出來，也沒有用處！」

「那麼，他究竟爲了甚麼要殺死妻子？」

「也許是眞的意外！」

陸玉道：「不要再猜了，我們快要知道眞相！」

「爲甚麼？」

「掘開了棺木，也許有所啓示！」

三人又再掘開了墓地，這次比較容易，掘開了浮泥之後，再掘幾下，便聽到「轟」的一聲。

「挖到了棺木！」陸玉道。

他們再往下掘，不一會，整個棺材已露了出來。

「拿燈來！」莫老頭道。

莫聰把燈拿近，遞與陸玉。

陸玉接過了燈，照着父子兩人開棺。

開棺並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下葬了二十年的棺木，早已壓得非常實，他們帶備的工具，派上用場。

兩人用力，終於撬開了棺蓋。

莫聰道：「陸姑娘，你站上一些！」

陸玉站在土洞上面，用燈照着。

兩人合力把棺蓋抽起。

陸玉發出「咦」的一聲。

兩人放下棺蓋，看着棺材裏面，也是異口同聲的道：「咦？」

三人驚嘆，並不是看見怕人的骸骨。

而是棺中根本沒有骸骨！

「怎麼會沒有骸骨？」

棺木之內，非常乾燥，也沒有難聞的氣味傳出，這實在叫三人意外。

一個沒有屍骨的棺木！

難道獨孤堡主的新婚妻子並沒有死？

棺材之內，全是一些衣服，雖然是埋藏在地下已有二十多年，但仍然十分簇新。

陸玉拿起其中一件，祇覺那是非常名貴的綾羅綢緞，仍是非常結實，並沒有發霉。

她再伸手往下探下去，整個棺材都是衣服。

三人你我互望，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解釋。

過了一會，莫老頭打破緘默道：「先蓋上棺木，塡平土坑，再作打算！」

三人合力，不一會便把墳地整好。

那時，天已發亮，三人滿身汗水，也滿心疑惑的回到家裏。

多情餘恨　死至不渝

莫老頭、莫聰和陸玉回到家中，身體十分疲倦，但精神上卻是十分雀躍，雖然他們都躺到自己的床上，可是總無法入睡。

開棺之後，所產生的問題，實在太多。

開始是啞僕的警告，然後是獨孤堡主深夜出現墳前的問題，獨孤堡主究竟心懷甚麼主意？

照理，這位新婚妻子的墓穴，是由他一手修葺，裏面葬了些甚麼，他是心知肚明，爲何還要常加祭祀？是掩人耳目？還是他實在是個多情種子？

至於那位死去的未婚妻子，骸骨在哪裏？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難道她眞的沒有死去？

莫老頭曾經主辦此案，並且在案發之後，最先到過現場，看到伏屍在堡內的死者，也曾小心細驗屍體，因此，他可以肯定的，獨孤堡

主的未婚妻子確實已經死去，問題是爲甚麼骸骨不在棺木之內！骸骨會在哪裏？

既然骸骨不在，一定有人把它收藏，究竟藏在哪裏？收藏骸骨的人，最大嫌疑的當然是獨孤堡主，他要把骸骨收藏，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陸玉也是滿心疑慮，使她輾轉不能入寐，她是個脚踏實地之人，她知道，祇有快快醫好那瘋婦，答案便會立時呈現眼前。

因此，她在天一亮便起來。

想不到，莫老頭與莫聰也是差不多時間起來。

陸玉道：「你們不累？」

莫老頭道：「事情眞相，越來似越複雜，那有心情去睡？」

莫聰也道：「我也是如此，你呢？」

陸玉笑道：「難道我的好奇心會比你們小？我想立即往看『凌荷仙子』頻仙，看她爲那瘋婦診治，是否有進展。」

莫聰道：「我也一起去。」

莫老頭決定先回衙門，也許再閱那些宗卷，會有另外一些發現也說不定。

陸玉與莫聰騎馬出城，很快便來到那隱蔽房子。

他們爲了不打擾房子內的人，一早便下了馬，徒步走進屋子。

四週仍是寂靜如昔。

陸玉先走近，推開了那僞裝的門，直入屋內。

「頻仙！」她低聲叫道。

「我正想找你們！」「凌荷仙子」頻仙正坐在她自己的房間內，道：「進來！」

兩人隨着聲音入內。

頻仙並沒有睡覺，祇是打坐。

陸玉道：「頻仙，你診斷過那婦人？」

頻仙搖了搖頭。

莫聰道：「怎麼？她沒辦法醫好？」

頻仙仍然搖了搖頭。

莫聰十分焦急，假若這瘋婦也是無法醫治的話，要找出這事情的眞相，恐怕要比登天更難。

陸玉示意他不用追問，她明白這位頻仙的性格，越是追問，越是沒有結果。

他們都安靜下來。

頻仙終於開腔道：「我爲這瘋婦診過脈！」

「怎樣？」

「她脈息十分奇怪，一時是十分正常，一時卻又十分紊亂！」

「那麼……」

「當她脈息正常的時候，她情緒平服，就像一個普通人一樣。」

「她說過甚麼？」

「當她脈息不正常的時候，卻大失常性！」

「她怎樣？」

「你們施的痲藥，早已失效！」

「那麼她在哪裏？」陸玉心焦起來，想跑出去看看那瘋婦。

頻仙道：「你們不用擔心，我早已點了她的穴道，她一直安靜的躺在那房內！」

兩人聽了，才安心下來。

頻仙也停了下來，似面有難色。

莫聰道：「她不能醫好？」

頻仙搖了搖頭。

「頻仙，請你盡力把她醫好！」

「如果容易，又何用你多言！」

頻仙不悅。

陸玉道：「以『凌荷仙子』之威名，會有甚麼醫不好！」

頻仙聽了，心下似是十分悅服。

陸玉用眼色向莫聰示意，這位著名的神醫，是吃軟不吃硬的。

莫聰也會意，祇不過他太心急。

頻仙又道：「經我診斷之後，我發現了一大問題！」

「甚麼問題？」

「這婦人的失心瘋症，是可以醫治的，不過……」

「不過怎樣？」

「她患這個失心瘋症，已逾二十年，一直沒有好好醫治，因此，症狀非常嚴重。」

莫聰聽她說話，慢吞吞的，恨得他牙癢癢，不過，他不敢加以催促。

頻仙道：「我要去找一些野生草藥，加上我的獨門針灸之術，也許可以使她清醒過來！」

陸玉道：「我可以陪你上山採藥。」

「好極。」她頓了一頓道：「不過，我又發現，這婦人一旦被我醫治好……我卻不想……」

一時之間，兩人都不明她心意。

陸玉道：「頻仙，你可否解釋清楚？」

頻仙道：「簡單來說，這婦人失心瘋可治，但一經治好，卻是命不久人世！」

「那即是說，醫好她的失心瘋症，她卻不能活下去！」

「正是！」

「爲甚麼會如此？」

「可能是因爲她患此失心瘋症之時，受了重大刺激，這刺激使她無法忍受，結果她瘋了，可是，一旦回復正常，她又會想起過往之事，那麼，她大有可能，不能再忍受而死去！」

莫聰忍不住問道：「當她好了之後，她會記得起那件事？」

「甚麼事？」

陸玉道：「一件兇案，一件她目睹的兇案。」

莫聰道：「她並且可以指出兇案的兇手。」

頻仙嘆了口氣道：「可以，她可以清晰的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莫聰道：「神醫，請你快快為她醫治。」

頻仙道：「所謂醫者父母心！身為一個醫者，是救人性命，但我醫好她的失心瘋之後，卻加速她的死亡，你叫我如何醫下去？」

陸玉道：「如果她一直這樣失心瘋下去，她會有很長壽命？」

頻仙道：「是的，她這樣瘋瘋癲癲的渡日，無掛無慮，有百歲長壽也說不定。」

陸玉倒是明白這位頻仙的心情。

莫聰卻是一心想破案道：「快快把她治好，讓那件兇案水落石出。」

頻仙道：「不，我們不能單為了你破案，而使一個人加速死亡，上天有好生之德……」

莫聰想再言，陸玉向她眨了一下眼睛，莫聰明白，不過他內心十分焦急。

陸玉道：「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頻仙不言。

陸玉似是自言自語道：「我們目的是救她，使她回復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救了她反而是害了她，這又何必？這又何必？」

頻仙點點頭，表示同意。

莫聰更是焦急，站了起來，在門口踱來踱去。

陸玉道：「聰兄，請坐下，我看頻仙自有她超然物外的想法。」

頻仙道：「我目的是醫人救人，不想把人推向死亡。」

陸玉道：「好極！頻仙之言，極有道理。」

莫聰忍不住道：「那……」

陸玉一把把他拉住，向頻仙道：「你一生為醫，快樂嗎？」

頻仙道：「當然快樂！」

「有甚麼快樂？」

「例如五年之前，一個經脈幾乎盡斷的武林高手，被我用接經續脈之法醫治好了，雖然他的武功不能回復以前一般，但性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覺得十分快樂！」

「對，可以使病者性命回復從前一般，的確是醫者一大快慰！」

「還有，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失足從高處跌下，手骨腳骨盡斷，但經我駁骨療治，不致終生癱瘓，更可以拜師學藝，練得一身好武功，而今在江湖之上，赫赫有名，這年來，每過我所居之處，都來向我叩頭問安，你說，這種人生快事，又可以有多少回！」

「對，對！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莫聰聽了，更為心急，因為陸玉每一句話，卻是附和頻仙所言，換句話說，她似是贊成頻仙不再治療瘋婦。

陸玉也嘆了口氣。

頻仙問道：「你嘆氣為何？認為我做得不對？」

「不，頻仙！你醫術獨霸江湖，最難得的是，醫者父母心，仁心仁術，真是天下難得。」

「那你為何嘆息？」

「你醫那位武林高手，他痊癒之後可快樂？」

「當然快樂！」

「你醫好那少年，那少年日後生活可快樂？」

「當然快樂！」

「你醫治好一個人，目的是令他日後生活快樂！」

「這是天下醫治人一大目的。」

「你看過這失心瘋的婦人，她快樂嗎？」

頻仙皺皺眉頭，然後搖搖頭。

「她不快樂？」

「也不一定，當她完全失去理性，那時，她心中一無所想，她是一無所知，也不知是快樂還是不快樂。」

「可是，她有脈息正常的時候？」

「有，那時，她祇會說一個字！殺……」

「對，她是咬牙切齒的說……殺……那個時候，她會覺得怎樣？」

「她滿心憂憤，那時她最不快樂。」

「她很多時候也是半瘋半醒？」

「是的！」

「她這麼活着，快樂嗎？」

頻仙想了一下，緩緩地搖頭。

「是的，她這樣瘋了，大部份時間都不快樂，你還不救她？」

頻仙想不到陸玉會如此說。

陸玉不讓她再有機會斥駁自己，急道：「她這樣不快樂的活下去，讓她活到一百歲，那對她來說，又有甚麼意義？」

頻仙又再搖了搖頭。

陸玉道：「假若你能使她回復心性，使她把心中要說的話，好好的說出來，把她積壓在心中二十多年來要說的話也說了出來，她會快樂嗎？」

「會！」

「人的生命是否長便一定好？」

頻仙搖了搖頭。

陸玉道：「因此，祇要讓那瘋婦人清醒過來，說出心中塊壘，就算是一兩個時辰活着，那比她瘋瘋癲癲的渡日，還要快樂得多！」

頻仙並沒有說話，但她臉上的表情，似是已被陸玉的道理所說服。

莫聰看在眼內，深深佩服陸玉那出人意表的辯才。

頻仙道：「對，與其讓她這樣長期抑鬱下去，倒不如讓她好好的把心中不快說了出來，那麼，祇要是多活一兩個時辰，比她活到百歲還要好。」

陸玉道：「我想她會感激你。」

頻仙下了決心道：「我決定醫治好她。」

陸玉道：「我們立刻便去採藥。」

頻仙道：「你不用這麼心急，我答應過你，自然會守諾言，我們要做一下準備功夫，才可起行。」

陸玉笑着望望莫聰。

莫聰暗暗豎起拇指，表示嘉許。

頻仙道：「你們跟我來。」

兩人跟着她，來到那瘋婦人的房間。

瘋婦人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沒有見了她一兩天，她的臉色似乎紅潤起來。

頻仙為這瘋婦把脈道：「我為她點穴已過了十二個時辰，當她穴脈自動被衝之後，大有可能又再大叫大吵失去常性。」

頻仙在這瘋婦胸前點了幾下大穴，又把她反轉過來，又再在背上點了幾個要穴。

「她這樣又再可以維持十二個時辰。」

陸玉道：「我們這樣去採藥，可能超過十二個時辰，我恐怕……」

「是的，我也擔心！」

莫聰道：「陸姑娘，你的痲醉藥！」

陸玉道：「對，假若我們在十二個時辰之後仍沒回來，你把這些痲藥放入她口中，又可再維持多十個時辰，看來我們可以回來了。」

頻仙點點頭道：「這是唯一的辦法了。」

陸玉把痲藥交了給莫聰，又道：「我看你還是先回去，看你爹爹有甚麼新發現。」

頻仙道：「莫聰，你在這十二個時辰之內，預備好一大堆柴火，還要一個大瓦缸，用來煮藥。」

「好極！我會為你們準備一切！」

頻仙領着陸玉，離開了這地方，上山採藥。

* * *

莫聰回到衙門之時，已是黃昏。

莫老頭仍然在看有關獨孤堡主那件兇案的宗卷。

「有甚麼發現？」莫聰問。

「有，但並不一定有用。」

「甚麼線索？」

「你記得我們處理這案件之時，是當作一件失足墮樓的事件！」

「是的，那是息事寧人的手法！」

「獨孤堡主也承認過，他曾一掌推她，但那一掌並沒有使她跌下樓去，最後見她自己失足跌下。」

「這有甚麼關係？」

「有，你看這份驗屍的報告！」

莫聰接了過來，整個報告，並沒有甚麼發現，莫老頭所指出的一點，也是輕描淡寫的指出：屍體的手指處，有一些木屑之類的東西遺留。

「你認為這表示甚麼？」莫聰問。

莫老頭道：「我認為祇有死者在臨跌下之時，死命抓着木欄，才會有木屑遺下！」

「換句話說，她並不是失足！」

「是，有人一掌打她下來，但她臨死之前，仍然是掙扎求存。」

「那麼，我們可以憑這一點，可以斷定，死者是給人殺死，而非自己墮樓！」

「是，這點證據，幾乎可以肯定，死者是給人謀殺而致死的！」

「兇手是獨孤堡主！」

「也有可能是瘋婦！」

「更有可能是啞僕！」

莫聰道：「啞僕的可能性不大，他在獨孤堡主大婚那天，職兼送客！」

「他不在現場，嫌疑性最小。」

「瘋婦人因為看見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因而發瘋，假若她是兇手，她不會發瘋！」

「那麼，祇剩下獨孤堡主一人！」

其實，懷疑獨孤堡主殺人，也並非甚麼新的發現，問題在那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足以令他殺人？」

而要證明他殺了未婚妻子，也要有足夠的證據。

兩人又再討論了一會。

莫老頭想起了瘋婦之事，追問莫聰，莫聰把陸玉說服頻仙的話，覆述了一遍，莫老頭聽了，也大讚陸玉聰慧過人。

莫老頭道：「這麼一個聰明的女捕快，我也是做了這麼多年衙差以來第一次遇見，你要好好把握……」

「把握甚麼？」

「把握這個良機。」

莫聰聽了，耳根發紅。

莫老頭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有甚麼好害羞？」

* * *

陸玉與「凌荷仙子」頻仙上山採

藥，過程也算是十分順利，而且所要之藥也全部採到。

回到那隱蔽的屋子，已過了十五個時辰。

那瘋婦吃了陸玉所留下的痲藥，依然熟睡。

莫聰早已為她們備了柴火，和一個大瓦缸，用來煮藥，於是，三人一起動手煮藥。

頻仙把採回來的各種草藥，先放在大瓦缸之內，然後加滿了水，莫聰早已生了火。

頻仙道：「你們兩人好好看着柴火，先讓藥猛滾，然後再用文火慢慢把藥熬成，我要去好好休息一下，因為我為瘋婦治療之時，要用大量的內力。」

陸玉道：「仙子，你好好休息一下，煮藥之事，包在我們身上，你不用擔心！」

頻仙回到她的房間去。

莫聰道：「陸姑娘，你與頻仙一起上山採藥，也非常疲倦，也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陸玉道：「不，我還要好好照看這藥，這藥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莫聰道：「你休息恢復體力，更加重要。」

陸玉還是堅持看着這一大瓦缸的草藥。

莫聰不悅道：「難道你不相信我？」

「不，聰兄……我祇不過是……」

「為了大家，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陸玉也明白莫聰的一番心意，於是，她也入屋好好的休息。

莫聰一直在外面看着柴火，當他一發覺柴火變弱，他便立刻加柴，柴薪的消耗，比他想像中為快，因此，他又要到附近採摘更多的樹枝。

這一大缸藥熬了五個時辰，本是滿滿的一缸，而今祇剩下半缸，藥液黝黑，十分濃稠，並且發出一些濃烈的藥味。

忽然，莫聰被一陣尖叫的聲音驚醒，原來他也忍受不了這一夜的勞累，竟然在藥缸旁邊睡了。

他首先驚醒。

尖叫的聲音來自隱蔽房子之內，很明顯是那瘋婦人已從痲藥中甦醒過來。

這尖叫聲不但叫醒了莫聰，也叫醒了陸玉和「凌荷仙子」頻仙。

頻仙首先到達那瘋婦的房間。

她早已沒有了鐵鍊的束縛，在那房間中手舞足蹈，口中發出了可怕的尖叫聲。

陸玉也來到了房門口，她看不到瘋婦，祇見頻仙站在門口卻不進去。

陸玉走近，問道：「怎麼樣了？」

頻仙道：「她又回復那瘋瘋顛顛的狀況。」

「我們去制伏她！」

「慢着，她而今有充足的體力，在她這樣的情況，會發出無情之力，貿然進去，我們說不定會受傷！」

頻仙站在門外，躊躕不進內，原來是有此原因。

莫聰也走了來。

頻仙道：「藥弄成怎樣了？」

「已熬成半缸，藥液濃稠。」

「好極！」

莫聰也看到瘋婦在房內瘋瘋癲癲的情形，這時，她不單發出尖叫，而且是站了起來，搖搖晃晃的，然後，是出其不意的撞向牆壁。

這些牆壁日久失修，被她一撞，震下了很多沙塵泥土，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裂隙。

陸玉道：「這樣下去，這地方也會被她弄塌了！」

頻仙道：「我進去制伏她！」

陸玉與莫聰同道：「小心！」

頻仙走進房間，輕聲道：「姑娘！」

那瘋婦聽了這招呼，竟然靜了下來。

「姑娘！」頻仙再輕輕的叫道。

瘋婦祇是痴痴的望着她，頻仙見她已安靜下來，便一步一步的走近。

當她快要到瘋婦的跟前，那瘋婦突然發難，雙手抓向頻仙的胸前。

頻仙當然警覺，身體向右一斜，讓瘋婦雙手撲空，然後她出手，斜斜的點向瘋婦右脅。

瘋婦被點穴道，呆呆的站着。

陸玉與莫聰立時進來，把瘋婦按下，放了她在床上，頻仙再上前，又再點了她幾個要穴。

瘋婦躺在床上，手脚也不再動，但口中仍然發出一些聲響。

頻仙道：「我祇是點了她手脚穴道，使她不能動彈。」

那瘋婦已不再尖叫，又再發出那些夢囈般的說話：「殺……」這「殺」聲充滿了仇恨，也充滿了驚懼。

頻仙道：「我要趁這時刻醫治她。」她盤膝的坐在瘋婦跟前。

陸玉道：「我可以幫忙嗎？」

頻仙道：「可以，你留下來，莫聰，你快把那缸藥搬進來，並且守在外面。」

莫聰應道：「好極！」

他先到外面，弄熄了柴火，那缸藥非常熱，一時之間也無法捧它入內，他幾經辛苦，才找到一些破布，把破布裹在手臂上，才能把藥

缸捧入瘋婦房間。

房間之內，頻仙依然盤膝坐在瘋婦跟前，但陸玉卻不見了。

頻仙道：「莫聰，你在外面守着，千萬不要讓人打擾我們，否則，我治不好這瘋婦，還會導至我內力亂竄，甚至走火入魔！」

莫聰道：「我會的。」

頻仙又道：「我在治療她之時，發生甚麼聲音也好，你也千萬不能進來。」

這時，頻仙再入這房間，她手上已拿着大盒小盒，看來是一些針灸用的銀針。

莫聰離開了房間，到外面把守着。

* * *

頻仙打開了所有盒子，果然是放滿了銀針。

她向陸玉道：「我先用針刺向她的穴道，讓她安靜下來，然後我們灌她喝藥。」

陸玉點了點頭。

「三寸針！」

陸玉把一支三寸針遞了給頻仙，頻仙接過，左手按着瘋婦的臉龐，右手便把針插進她眉心之處。

瘋婦稍為掙扎一下，便閉目不動。

「五支銀針！」

陸玉依言遞了過去。

頻仙接過，又再把銀針插在瘋婦的兩邊臉頰。

「替她脫下衣裳！」

陸玉站了起來，替那瘋婦脫下衣裳。

頻仙又再吩咐陸玉遞上大小不同的銀針，刺進了瘋婦的胸及小腹之上。

瘋婦有些反應，身體顫動，那些大大小小的針在她身軀之上，也同時顫動，看來非常詭異。

頻仙道：「我們灌她喝藥。」

陸玉早已預備了一個碗，她舀了一碗藥，兩人合力把藥灌進瘋婦口內。

瘋婦不懂反抗，不過，可能是藥味太苦，她不自覺的吐了出來。

幾經辛苦，瘋婦才喝了兩碗。

突然，瘋婦喉間發出了一些聲音，「哇」的一聲，那瘋婦嘔吐，吐出藥液以及她體內的穢物，發出非常難聞的噁臭氣味。

頻仙道：「讓她先嘔吐。」

瘋婦又再嘔吐。

然後，二人又再合作灌藥，瘋婦又再嘔吐，這樣，經過了幾次灌藥，瘋婦臉孔已轉得異常蒼白。

頻仙道：「好了，妳扶她起來！」

陸玉扶了瘋婦起來，經過這一番嘔吐，瘋婦的身體變得冰冷，而且軟弱無力。

頻仙坐在瘋婦背後，以雙掌按着她的背。

不一會，頻仙的頭上冒煙，她以眞氣迫入瘋婦的體內，使她血脈運行。

漸漸，那瘋婦臉上也有了紅潤的顏色。

* * *

莫聰一直守在外面，開始的時候，聽到那瘋婦悽厲的呼叫，他也不以為意，他早已知道，醫治這瘋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對陸玉充滿信心，對這位仙子也有絕對的信心，他只是心焦的等着，當那瘋婦人清醒回復正常之後，她會說些什麼？她是否會指控獨孤堡主殺死了陸玉的堂姑姑陸翡翠？

他知道焦急也是沒有用，他只能耐心的等待，並且要好好的注意這周圍的環境，雖然，在這隱蔽的地方，不會有人在這個時候會來到這裏。

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遠處却有一個人影出現。

莫聰提高了警覺。

那人影漸近，竟是一個熟悉的身影。

他正在懷疑自己有沒有看錯時，那人已更近，跌跌撞撞的身影，竟是他的父親老捕頭莫老爹。

莫聰急忙走出去，一陣酒氣撲面而來。

原來莫老頭是喝醉了酒。

莫聰道：「爹！」

莫老頭道：「好了，找到你了。」

「你醉了？」莫聰上前扶他。

「你不用扶我，我沒有事。」

「沒有事，你喝醉了。」

「不，我沒有醉，他……他或許會追來。」

「他？誰？」

「獨孤堡主！」

「獨孤堡主？他不是好好的在他的絕情堡上，怎會在這時候出現，還會追你？」

「他……」莫老頭頓了一頓，有點氣喘道：「他今夜來找我，並且要我與他喝酒，然後，他……」

遠處又出現了一個人影。

莫老頭回過頭來，道：「他……他果然追來了，他喝了很多酒，看來他是滿懷心事。」

「他說了些什麼？」

「他說了很多話。」

「什麼？有關那件兇殺案嗎？」

「他一邊喝酒，一邊說，我實在聽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鬼話。」

那人影已漸近。

莫聰已清楚的看到，那人正是獨孤堡主。

莫老頭道：「小心！」

莫聰心下頗為着急，道：「老爹，下面是陸玉與凌荷仙子頻仙正

爲瘋婦治病，千萬不要讓這獨孤堡主破壞，否則我們全功盡廢。」

「如果他動手，我們……」

獨孤堡主已走近他們，他身上帶有濃重的酒氣。

雖然，他自己酒氣熏天，但他却仍然可以嗅到別人身上的酒氣，他似笑却又似哭的道：「莫老頭，你逃不了，你逃不了！」

莫老頭道：「堡主，我不與你計較，你還是回去吧！」

「回去？回去那裏？」

「回到你的絕情堡。」

「絕情堡？」他頓了一頓，竟哈哈大笑起來，道：「哈……我的絕情堡？什麼？絕情堡，本名是『摯情堡』，怎麼會變成絕情堡？」

莫聰道：「我也想知道。」

「啊，莫老弟，你也在這裏。」

莫聰見他有點醉，希望可以在他的醉話中，找出一些事情的端倪，道：「我實在想知道你的摯情堡怎會無端的變成絕情堡？」

「你眞的想知道？」

莫聰道：「是的。」

他作了一個洗耳恭聽之狀。

獨孤堡主突然又爆出了一陣笑聲，道：「我本是個多情人，却又變成了一個絕情人。」

他說的話似乎有所指。

莫聰道：「那是因爲你的妻子。」

一聽到「妻子」二字，獨孤堡主似有極大的反應，他的笑聲變成了嗚咽的話：「是翡翠……翡翠……」

「是她，她怎樣？」

獨孤堡主的嗚咽竟又變成了抽泣，並沒有再說什麼。

莫聰十分心急，看來，獨孤堡主整個人變了，或者說是與新婚妻子有極大的關係。

可是，獨孤堡主却沒有說下去。

莫老爹道：「他醉了！」

獨孤堡主接口道：「沒有醉，我沒有醉。」

莫聰道：「你沒有醉，那你告訴我，究竟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獨孤堡主却又突然似清醒過來，道：「那天？究竟你說是那一天？」

莫聰大着膽子道：「那天是你大婚的日子。」

獨孤堡主突然似被雷殛似的，全身顫抖道：「是你，你擄走了……」

「擄走了……擄走了什麼？」莫聰故意刺激他。

「擄走了她？」

「她？她是誰？」莫聰故意用說話緊迫着獨孤堡主。

「原來是你……是你帶走了……」獨孤堡主本來是跌跌撞撞，似乎站也站不穩的醉漢，突然之間，他挺起了胸膛，望着莫聰。

莫聰也望着他。

獨孤堡主似乎又變了另一個人，道：「莫捕頭，我不會放過你。」

莫老爹上前道：「堡主，你醉了，你先回去吧，有機會我們再喝。」

獨孤堡主道：「莫捕頭，你擄了她，她在那裏？」

「她，你指的是誰？」

獨孤堡主不再說話，雙手突然揮起，他的雙袖鼓脹了起來，這證明他運起了他無比的內力。

莫聰當然知道，他要動手，他稍退，小心戒備。

獨孤堡主雙手抄起向上，直攻莫聰胸膛，莫聰不敢直攖其鋒，向左邊一避，右手格起。

獨孤堡主左手打在莫聰的右手，莫聰只感到一陣劇痛，然而，獨孤堡主另一隻手又到。

莫聰的武功跟獨孤堡主相比，實在相差太遠，因此，只要再多一招兩式，莫聰便要敗下陣來。

莫老爹見狀，害怕獨孤堡主在酒醉中傷害兒子，也忍不住上前。

三人便立時混戰起來。

莫聰有了莫老爹相助，才從險境之中逃脫出來。

獨孤堡主武功厲害，內力也非常厲害，就算不是直接與他拳腳相碰，只是觸及他的衣袂或者拳風，也會覺得隱隱作痛，不過，他似有點後力不繼。

那可能是因爲他身上太多酒精，當他一運內力，酒精也隨之而運行全身，使他漸漸又再醉起來。

幸好在這情形之下，他們兩父子才可以勉强與獨孤堡主對敵起來，假若他是完全清醒的話，就算是父子兩人，也未必是他對手。

莫聰最擔心的是，假若敗下陣來，讓他識破了下面療治瘋婦之事，那才壞了大事。

莫聰拚命接住獨孤堡主的一招一式。

莫老頭畢竟是老薑，他趁着獨孤堡主露出空門之時，全力進擊，使他無法全力傷害兒子。

莫聰自忖武功不及獨孤堡主，要對付他，唯一的辦法是以智取，但在這昏黑的夜裏，又可以用什麼智力？

突然，他看見不遠之處，有一棵大樹，這樹有兩人合抱那麼粗的枝幹。

莫聰先躍向樹的那邊。

獨孤堡主以爲他要逃走，當然隨着他躍了過去，莫老頭當然是如影隨形。

三人又再在樹前混戰。

莫聰完全沒有喝過酒，非常清醒，獨孤堡主却是越來越有醉意，他出拳已沒有剛才那麼狠，那麼準。

他知道這是時候。

他突然走近那棵大樹，然後以背抵樹幹，向上使力，人沿着樹幹向上升去。

獨孤堡主還以爲他想借樹身向上逃走，情急之下，使勁的一掌遞出。

這一掌雖在他醉意之下，仍有七分功力。

「轟隆」一聲，獨孤堡主的掌打不到莫聰，而打在樹幹之上。

樹幹仿似着了狂飈，向後彎去，樹葉沙沙而下，而樹幹有反彈之力，這一反彈，却像一個巨人，以全身之力，彈向獨孤堡主。

獨孤堡主完全沒有料到，自己的掌力可使樹幹反彈，只以爲一掌可把莫聰釘在樹身之上，那知道樹身猛彈向他，本來，以他的武功，要閃開這巨樹的反彈，也是易如反掌之事。

問題是出在他滿有醉意。

酒精令他失去了他的判斷力，也失去了他的機靈。

在這情形之下，他竟然是走避不及，被大樹擊倒了下去。

莫聰早已離開了大樹。

莫老爹也因這巨大的掌力，而閃向旁邊。

兩人看着倒在地上的獨孤堡主。

莫老爹道：「你眞聰明。」

莫聰道：「我總算沒有辜負你給我改這個名字。」

「亞聰？」莫老爹也笑了起來，道：「我只恐怕你會被聰明所誤。」

莫聰上前看看躺在地上的獨孤堡主。

「他怎麼了？」

「當然沒有死去。」莫聰道。

「怎樣辦好？捕他回衙門？」

「當然不能，我們可以控他什麼罪？」

兩人在這一刻，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莫老頭道：「假若他醒了過來，又有痳煩。」

兩人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忽然，遠處又有一條黑影出現，難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黑影漸近，原來是那啞僕。

啞僕見了二人，又見獨孤堡主躺在地上，他也沒有什麼表示，便抱起獨孤堡主回去。

兩人見他身影消失，才放下心頭大石。

莫聰回過頭來，看着他的老爹，忽然，他發覺老爹臉上有些不自然的神色。

莫聰問道：「你怎麼了？」

莫老爹按着胸口，道：「剛才的碰撞，胸口似有些傷。」

莫聰上前，拉開了他胸前的衣服，只見他胸前，有一塊瘀黑，他緊張地道：「你中了他的什麼掌？」

莫老爹道：「沒有什麼，只是一些皮外之傷。」

莫聰道：「看來並不是這麼簡單。」他頓了一頓，道：「你先坐在這裏休息一下，讓我下去看看，她們的情形怎樣。」

莫聰來到下面，只見陸玉與凌荷仙子頻仙圍着那瘋婦，瘋婦呼吸聲頗大。

莫聰道：「進展如何？」

陸玉高與地道：「不錯，她已回復了神智。」

「說過什麼話？」

頻仙道：「還沒有，不過，再過半個時辰，我想她會甦醒過來。」

「那時，她便會說出眞相。」

「是的，你再等一下。」陸玉道。

莫聰道：「剛才發生了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陸玉與頻仙異口同聲地道：「什麼事？」

「獨孤堡主來過。」

「他發現了我們？」

「沒有，不過，他可能發現了這瘋婦人被擄走，也許他暗中查探，正懷疑我們。」

「他想進來？」

「是的。」

「他怎會來到這裏？」

「他今晚跟我老爹喝過酒，也許他是跟踪前來。」莫聰把兩人智鬥獨孤老人的事略爲描述。

兩人聽了，也覺捏一把汗。

頻仙道：「莫老爹傷得重嗎？」

「胸前瘀了一片。」

「那你快送他回去。」

莫聰道：「我却想聽聽這瘋婦甦醒之後，會說出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陸玉道：「你快送你老爹回去休息，這裏的事情，由我與頻仙料理便可。」

莫聰的確也爲老爹而擔心，便道：「天快亮了，我看不會再有人來騷擾，我先回去，有什麼消息，趕快回來告訴我。」

陸玉點了點頭。

莫聰離開她們，上到上面，只見他的老爹神情有些萎頓，他趕快扶着老爹回家去。

當莫聰離去不久，那瘋婦人果然甦醒了。

她開始的時候，十分驚慌，但經過二人小心安慰與解釋，瘋婦人終於安靜平復下來。

瘋婦人躺在床上，淚水忽地汨汨而下。

陸玉問道：「你想到了什麼

事？」

「獨孤無求！」

「誰？」

陸玉道：「是那獨孤堡主。」

「他仍在嗎？」

陸玉道：「他仍好好的活着。」

瘋婦淚水滾滾淌下。

陸玉道：「那天晚上的情形是怎樣的？」

「那天是他們大婚的日子，我實在想不到……」她似陷入了深深的回憶。

頻仙也忍耐不住，問道：「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天晚上……」

＊　＊　＊

莫聰扶着莫老爹回到家中。

莫老爹越來越感到不適，莫聰立刻爲他推血過宮，情形才稍爲好轉。

莫聰知道老爹受傷不輕，爲他敷了一些金創藥，外敷內服，到了下午，莫老爹酣睡了一會。

莫聰不敢離開老父，但心中又猜想着那瘋婦甦醒之後，會說些什麼，會指證什麼人，他在老父的房間之內，踱來踱去。

忽然，老爹醒了過來，往地上吐出了一灘瘀血，弄得十分狼狽。

莫聰爲他清潔。

嘔吐之後，莫老爹臉色反而變得紅潤起來，並且可以如常的說話。

莫老爹道：「獨孤堡主這一掌好厲害。」

「他是武林高手。」

「幸好他是在半醉之下發出這一掌，假若是在他清醒之時所發，我定然沒命。」

「不，你寶刀仍未老。」莫聰安慰老爹。

莫老頭笑道：「畢竟歲月不饒人。」

「爹，你肚餓嗎？」

他點了點頭。

莫聰又爲他整了一些粥，這樣服侍老爹，轉眼已是黃昏，而陸玉却一直沒有回來。

莫聰見老父吃過粥之後，已沒有什麼大礙，於是，他決定到那隱蔽的小屋，看看頻仙與陸玉究竟治好瘋婦之後，能否知道事情的眞相。

他趕到了小屋，發現地窖下的房子，什麼人也沒有，不單陸玉與頻仙不在，連那瘋婦也失了踪影。

莫聰大驚，不知道在這一天之內，這裏發生了什麼大事，難道獨孤堡主又再折回，把她們打個落花流水，而且又把瘋婦擄回？

他心下大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他看見牆上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速上絕情堡，署名的是陸玉。

本來，他一入門，便可以看見這張字條，可是，他實在太心急，想立刻找着陸玉與頻仙問個究竟，竟然漏過了這張字條。

於是，他離開了地窖，直往絕情堡。

那時，月亮已懸在半空，發出銀白色的光華，照在絕情堡上，使這古堡看來，更像一隻盤伏着的怪獸。

當他接近絕情堡之時，他看到一個身影，他施展輕功，猛追上前。

前面那黑影是個女人，他再追上去，竟然發現是陸玉，他發出了一聲呼哨。

陸玉回過頭來。

莫聰低聲道：「是我！」他趕上前去。

陸玉並沒有作聲，只是以手指着絕情堡。

莫聰想出聲，陸玉示意不要作聲，恐怕驚動絕情堡的主人獨孤無求。

莫聰無奈，只好跟着她。

＊　＊　＊

這次再來，堡中形勢，兩人早已瞭然於胸。

整座絕情堡，只有五樓之處透出了微弱的光線，陸玉向燈光處指指，然後縱身一躍而上。

莫聰只好亦步亦趨。

兩人一直上了五樓，再躍上了其中一個飛簷，兩人在飛簷之上，倒掛金鈎。

露台之內，便是大廳。

廳內只有微弱的燈光，却並沒有人影。

兩人互望一眼，伸手一指，意思是入內。

他領先躍下露台，蟄伏了一會，再入大廳，他們沿着大廳，一直往裏邊走。

忽然，他們聽到了一些聲響。

兩人害怕被發現，躲閃在一旁。

不一會，又傳來了一陣聲音，似是開抽屜的聲音。

兩人閃身出了大廳，來到了走廊，這地方他們早已來過，有相當深刻印象。

他們都記得，走廊兩邊盡是房間。

其中一間，有強烈的燈光透出，聲音似也是來自那一間房間。

兩人躡足上前。

這間房的房門緊閉，竟無一處可以窺看裏面，裏面又發出了一些「咯咯」的聲音。

陸玉向外一指。

莫聰也明白她意思，兩人再走回大廳，走出露台，再由露台繞過另一邊。

果然，他們看到透光的窗戶。

兩人飛身過去，並伏在一邊，偸偸的往內看。

室內是燈火通明。

這房間就是新娘子陸翡翠所住，陸玉與莫聰兩人也曾進去過。

房內只見一人，他雖是背着兩人，但他們都可以肯定，這人一定是獨孤堡主。

他似是在一個古老大櫃之前找東西。

這個古老大櫃，也許是因爲年代久遠，又是許久也沒有人拉開過，因此，每當獨孤堡主推開其中一些抽屜，便會發出一些「咯咯」的聲音。

兩人不敢妄動，只是窺伺着。

忽然，獨孤堡主站了起來，他本來是背對着兩人，但他站了起來之後，便轉過身來，望着窗外。

燈光之下，獨孤堡主臉孔顯得異常蒼白，他直望着窗前，好像是發現了二人。

兩人仍然一動也不動，在外蟄伏着。

獨孤堡主走近窗前。

兩人內心非常緊張，因爲他們所蔽身的地方，只有一些突出的浮雕，僅使他們可立足，只要獨孤堡主一發現他們，稍發掌力，兩人便躲無可躲，避無可避。

從這處五樓跌下去，以他們兩人武功來說，不一定會下墜身亡，不過，受傷似是免不了，人畢竟是血肉之軀，無論武功多厲害，總也有一個限度。

獨孤堡主一步一步向着窗前走。

莫聰暗忖：「只要他一動手，我便回擊。」

他已蓄勢以待。

陸玉也有同樣的想法，她雙手已運勁。

這時，獨孤堡主已來到窗前。

他只是上前，拉動了那些已下垂的竹帘，看來他是想把竹帘弄好一些，並不是發現了他們。

兩人舒了一口氣。

獨孤堡主把竹帘弄好之後，又再轉身回去，這一次，他並不是回到大櫃，而是來到那張床前。

那張床十分華麗，掛着紅色的帳，並且一直是垂下來，雖然經過了這一段日子，一切都保持得非常好。

難道獨孤堡主今夜要在這房間睡覺？

他揭開了紅色的垂帳。

這一揭開，立時令兩人呆了，並且心跳加速。

因爲垂帳之內，竟然是有人躺着。

他們都看不清楚那是誰，不過，他們都可以肯定，那的確是一個人。

獨孤堡主揭起了垂帳，看了一會，索性把一邊垂帳掛了起來。

這時，他們更清晰的看到，床上躺着一個人，一個穿着紅衣的人。

那紅衣是非常特別的一種。

兩人正在狐疑，獨孤堡主已探身入內，雙手便要把那個躺在床上的人抱出來。

兩人心跳的聲音，幾乎連自己也聽到。

這時，他們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是一個女人，那女人身上所穿的是紅色的裙褂！

那是新娘子的裙褂，鮮紅的顏色，還配了一些金線，更有一些環珮。

獨孤堡主抱起那人的時候，十分小心，似乎也有點吃力，當他稍爲轉身的時候，他們便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人眞是一個新娘子，因爲她還戴上了鳳冠霞帔。

難道今晚是獨孤堡主的大婚？

爲什麼事前一些跡象也沒有？

兩人心想：這樣的窺伺這雙新人，是否太過份？

當他們正在猶豫之際，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獨孤堡主已把他的新娘子抱了起來，並且小心翼翼的把她抱到一張有靠手的椅子之上。

這椅子用紅緞舖着，也是非常名貴。

兩人却發覺，那位新娘子的身體似是十分軟弱無力，任由獨孤堡主的擺佈。

他小心的把新娘子放在椅子之上。

然後他自己也拿了另一張椅子，放在新娘子的前面，獨孤堡主自己坐了下來。

那新娘子是戴了鳳冠霞帔，並有珠花垂下，因此兩人無法看到新娘子的樣貌。

新娘子一直含羞答答似的，並沒有發出聲音。

獨孤堡主看着這新娘子，半晌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兩人在窗外，看着這詭異的場面，實在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

忽然，獨孤堡主嘆了口氣。

「唉！」那歎氣的聲音，充滿了悽凉、悲慘的感覺，這一聲歎息實在包含了很多辛酸的往事似的。

「娘子，妳還記得這是什麼日子？」

新娘子並沒有反應。

獨孤堡主又道：「今日是咱們大婚的日子。」

這話傳到陸玉及莫聰的耳裏，使他們更爲詫異，他們剛以爲他娶了個新娘子，想不到面前那個新娘子，却是一個舊人。

「翡翠，你還記得嗎？」

沒錯，那並不是什麼新人，仍然是獨孤堡主二十多年前所娶的那個女人。

難道陸翡翠還在人間？

這情景實在是大大出乎兩人意料之外，他們互想交換了一個懷疑的眼色。

獨孤堡主道：「翡翠，翡翠，那天晚上，我實在是無法控制自己，妳怪我嗎？」

他凝視着新娘子。

「妳怪我也沒有辦法，相信任何一個男人，在新婚的晚上，發現了這樣的事情，也會忍受不住。」

新婚的晚上，究竟獨孤堡主發現了什麼事情？兩人心下十分緊張。

「我知道你怪我，一直怪我，不過，我仍然愛你，我要好好的保護你，直到……直到……」

獨孤堡主說到這裏，竟然哭了起來。

昏暗的燈光，映在這個老人的臉上，晶瑩的淚珠，閃出異樣的光芒。

獨孤堡主本是一代武林豪傑，想不到在這一個女人的面前，竟是那麼溫柔，那麼多情。

眼淚一直在流，看得二人也覺心酸。

漸漸，獨孤堡主抽泣，斷斷續續的說了一些話，可惜他的聲音太過低沉，兩人總無法聽到他在說些什麼。

一時之間，莫聰與陸玉二人，又覺心癢難熬，究竟這獨孤堡主在弄些什麼玄虛？

最奇怪的是，那穿着大紅裙褂的新娘子，一直坐在那椅子之上，一動也不動。

究竟她是一個活人還是一個死人？

忽然，獨孤堡主站了起來，他先用袖子擦乾了眼淚，然後，轉過身來。

兩人在窗外，頓時感到一陣心寒，因爲獨孤堡主好像發現了他們。

他並且向着窗前走來。

一步一步的接近。

兩人心下已有了一個決定，只要他一動手，他們便撲窗而入，兩人武功雖然是大大不及獨孤堡主，可是，這一戰却是沒有辦法可避。

他一步一步的接近窗子。

獨孤堡主的眼神已變得呆滯，再沒有以前的光彩。

他到了窗前，突然轉向右邊的牆。

牆上掛了兩件東西，一件是一個古箏，另一件却是一柄古劍。

他慢慢的把古箏拿了下來，揚起不少塵埃。

然後，他又再抱着古箏，坐在新娘子的前面。

「翡翠，妳還記得我奏過這一曲？」

翡翠並沒有回答，獨孤堡主輕輕把琴一撫，古箏發出了一陣柔和的聲響，並且有更多的塵埃揚起。

獨孤堡主乾咳了幾聲，大概是塵埃影响了他，不過，他並沒有理會，開始撫琴彈奏。

原來獨孤堡主不單武藝超羣，竟也是一個彈奏古箏的高手，琴聲由細柔變成了長江大河，自溫柔成了澎湃震撼。

莫聰與陸玉雖然不通音律，可是，他們都可以感覺到，獨孤堡主的確是用了他的心靈去彈奏這樂曲，只有心靈的樂聲，才可以打動連音律不通的人。

他奏了一曲，呆坐一會，突然，又對新娘子道：「我們不應太悲傷……這一曲……」

他又再奏另一曲。

這一曲的調子却是非常輕快，洋溢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溫情，陸玉與莫聰頓時也覺柔情萬縷，纏繞心頭。

這大概是情愛的調子，奏到高潮處，使人心猿意馬。

突然，「錚」的一聲——弦斷了。

獨孤堡主呆了一會，撫着斷弦，自言自語的道：「斷了，斷了……」聲音又顯得淒涼。

突然，他雙掌拍下古箏。

「轟」的一聲，古箏立時碎了。

這雙掌之力，勁道強大，連本是端坐着的新娘子，也被這一震而震得把頭垂下，慢慢的，連那鳳冠霞帔也跌了下來。

新娘子露出的並不是美麗的臉龐，而是一副可怕的骷髏頭。

兩人看了，幾乎要大叫起來，幸好他們都按捺得住，自己掩上了嘴巴。

原來這並非新娘子，而是新娘子的骸骨。

怪不得他們掘開陸翡翠的墳墓，並沒有發現陸翡翠的遺體，只有她的衣服。

獨孤堡主根本沒有把她的新娘子下葬，他把她的骸骨保存在這房間之內。

獨孤堡主一手把鳳冠霞帔拾了起來，從新替那骷髏頭戴上，道：「妳不喜歡聽我奏琴，我連琴也毀了，妳還喜歡什麼？」

他又小心把那骷髏的新娘子好好的安坐在椅上，又自言自語的道：「娘子，娘子，妳還喜歡看我舞劍，是的，是的，今天是我們大好的日子，我應該再爲你舞劍……舞劍……」

他又回到牆上，取下那古劍。古劍是藏在黝黑的劍鞘之內，

當獨孤堡主把劍抽出，一陣光芒自劍身透出。

「好劍！」莫聰與陸玉內心不期然的讚歎着。

不單是劍好，舞劍的人更好。

獨孤堡主雖是個六十開外的老人，可是，劍在他手，人似巨龍矯健翻騰，劍似游龍呼風喚雨。

莫聰與陸玉二人，看着那劍光乍閃乍現，也同時感覺到那劍的寒氣。

舞到酣處，劍氣足以殺人。

獨孤堡主越舞越是着迷。

衣袂飄飄，加上劍氣如虹，那骷髏新娘子早已滑了下來，但獨孤堡主似是視而不見，一直在舞劍。

莫聰與陸玉越看越覺不對勁，因爲獨孤堡主可以把這骷髏新娘子保存二十多年，而今却連骷髏跌在地上，也不理會，看來他舞劍已着了魔。

劍氣劃破了絕情堡的孤寂。

突然，那房門敞了開來。

門外出現的是啞僕，他依依呀呀的，可是，獨孤堡主却視而不見，繼續舞他的劍。

啞僕見他神色不對，衝了入內。

獨孤堡主轉身，看着啞僕，可是，這時他似乎已不再認識這個跟他二十多年的啞僕，並且一劍一劍的刺向啞僕。

啞僕只能左閃右避。

不過，獨孤堡主的劍法實在厲害，啞僕閃不開，衣衫已被刺破，並且有血流出。

啞僕依依呀呀大叫。

但獨孤堡主依然瘋狂的刺向他。

啞僕躲避，當他來到窗前，他呆了一下，似乎是發現在外面的陸玉與莫聰。

這一呆使他幾乎中了獨孤堡主的一劍，不過，他昂身一閃。

劍便在他胸前掠過。

而獨孤堡主這一劍實在使得太盡，因爲刺不着啞僕，整個人立時失去了重心，飛向前面。

前面便是大窗口。

獨孤堡主隨着古劍，直飛窗外。

啞僕想用手拉着他也來不及。

陸玉與莫聰也看着獨孤堡主飛身而出，獨孤堡主發出一聲狂叫，古劍首先向下飛去。

劍着了地，反彈而起。

而獨孤堡主也同時跌下，人也剛巧向着劍尖而來。

裂帛似的聲音，獨孤堡主整個人撲在劍上，劍自他心胸而入而自他背後透出。

一代武林豪傑，竟然死在自己的劍上。

啞僕也撲了出來，可是，一切已經太遲。

他伸頭出來，竟然叫了起來：「堡主，堡主！」

立時，他也發現了莫聰與陸玉都在窗外匐伏，一時之間，三人互相呆望。

啞僕看着地下已一動也不動的獨孤堡主，又再看着二人，道：「你們進來吧！」

莫聰與陸玉一直被獨孤堡主的古劍所吸引，而這突生劇變的一刹，使他們在一時之間，無法適應，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入了室內，才稍回復正常。

陸玉道：「你……你竟然可以說話？」

啞僕頷首。

莫聰道：「你一直在扮啞，爲什麼？」

啞僕清了清喉嚨，道：「是的，是的，我一直在扮啞，二十年來，沒有說過話。」

「爲什麼？」

「爲了……爲了堡主！」啞僕慨然道。

「爲他？爲什麼要爲他扮啞？」

「爲了要保守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難道是……」陸玉道。

啞僕道：「要好好保守一個秘密，只有死人才能勝任，但退而求其次，一個啞人也勉強可以。」

「你爲何要爲堡主保守這個秘密？」

「因爲他是我的大恩人，我的命由他撿回來，因此，我活着也是爲了他……可是，他已死去了，我可以不再保守這個秘密了。」

看來，他爲了保守這個秘密，使他活得無可奈何。

「快告訴我們。」

啞僕慘然一笑，道：「讓我先把堡主夫人的遺骸，好好安放。」

他恭恭敬敬的向那遺骸鞠了一個躬，然後把穿着大紅裙褂的骸骨抬了上床去，垂下了珠簾。

啞僕道：「我會好好爲你們二人合葬。」

陸玉道：「你要把他們二人合葬？」

啞僕道：「是的！」

「他們也許並不喜歡。」陸玉感觸的道。

「爲什麼？」莫聰奇怪的問道。

啞僕慘然的道：「你知道了一切？」

「我們把地窖內的瘋婦人擄去了。」

「原來是你們。」啞僕道。

陸玉接口道：「我並且找到了一位當世神醫——凌荷仙子頻仙，已把她治好了。」

莫聰非常緊張地道：「結果怎樣？」

陸玉道：「你還不知道？」

「我一直沒有機會。」

「是的！」陸玉沉吟着。

啞僕道：「她已說出了眞相？」

陸玉點了點頭，並且嘆了口氣。

啞僕也同樣的嘆了口氣。

莫聰內心非常焦急，他實在想知道，那位瘋婦甦醒之後，說過了什麼。

啞僕道：「既然妳知道了眞相，爲什麼還要嘆息？」

陸玉道：「因爲我們救了瘋婦，使她清楚過來，可是，却又害了她的性命。」

「她死了？」

「是的。」

陸玉道：「她們才是應該合葬的。」

這話聽來，似乎有點刺耳，但對不知內情的莫聰來說，却是不大了了，因爲在對話上，他與她兩字是同音的。

莫聰心癢難熬道：「你們究竟在說什麼？那瘋婦人究竟說了些什麼？」

陸玉道：「這確是一個大秘密，這一個秘密你守了這麼多年，現在有機會揭露出來，還是由你說吧！」

啞僕臉上露出慘淡的表情。

* * *

半晌，他才傷感的道：「事情實在是出人意表——那天晚上，是堡主與翡翠姑娘大婚的晚上，來摯情堡的人並不算多，但全是獨孤堡主的最好朋友。

「我記得那天晚上，衆人一直喝酒到深夜，獨孤堡主也非常高興，陪伴着衆人，直到酒闌人散，新娘子早已回到五樓。

「獨孤堡主把所有客人都送走了，他雖喝了幾杯，但他却是非常清醒的，他感到非常愉快。

「小登科的日子，有誰會不高興？

「他趕着回到五樓。

「他的新娘子翡翠早已在樓上的新房子等他。

「當他來到新房，他聽到有人在說話，那本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不過，她們的說話是非常激動的。

「獨孤堡主本想一步跨入新房，可是，他聽到了翡翠非常激動地說道：『明珠，自今天開始，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

「明珠是陸翡翠的近身丫環，她一直是跟隨着翡翠，兩人年紀相若，感情非常好，與其說她們是一雙主僕，倒不如說她們是一雙姐妹。

「『小姐，那麼我……』

「『如果妳喜歡的話，妳仍可以留在堡內。』

「『如果我不喜歡？』

陸翡翠有點激動地道：「如果妳不喜歡的話，任由妳怎樣都可以，只要不……

「『只要不破壞你的好事？』明珠也開始激動。

「翡翠道：『明珠，這麼多年來，我對妳實在不薄。

「『不薄，當然是不薄。』

「『妳爲什麼還要在這時刻破壞我們……』

「獨孤堡主聽到這裏，實在不明不白，這一對多年相處的主僕，發生了什麼問題。

「明珠道：『我不是在破壞，而是……而是，妳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我早已跟妳說過，我們不能長此下去。』

「『可是，妳記不記得起，我們也說過不能同年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日死。』

「翡翠囁嚅道：『是的，我說過，不過，當時我們年紀還小。』

「『可是，我永遠記得我們這個盟誓。』

「『盟誓』二字，使獨孤堡主爲之一愕，兩個女人，有什麼盟誓？

「『但我們實在不應該這樣下去。』

「獨孤堡主這時，開始有點明白，心中盪起了一陣難以言喻的感受。

「明珠道：『我實在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什麼？』

「『不能忍受一個男人佔有妳。』

「翡翠道：「這才是正常的，合乎禮教的人倫之道。

「『那我呢？』

「『妳以後也可以找到一個好歸宿。』

「『找一個臭男人？』

「『明珠，妳不要這樣說，男人並不一定是絕情薄倖，妳只是沒有遇到。』

「『那妳遇到了？』

「翡翠輕輕地嘆了口氣。

「獨孤堡主聽了，心下也覺得稍爲安慰。

「明珠却反而更爲激動，道：『不，我不能忍受。』

「『那你想怎樣？』

「『你當初與我一起發誓，我一定要妳遵守。』

「『妳想我怎樣遵守？』

「『妳有三個選擇。』

「『妳說！』

「『第一個，那是最完美的，趁那個男人仍沒有上來，我們一起離開這鬼地方，過着我們以前的生活。』

「陸翡翠哼了一聲。

「明珠續道：『第二個選擇，妳殺了我！』

「『我怎會殺妳？』

「『如果妳不殺我，那麼，只有第三個選擇！』

「『什麼？』

「『那麼我便殺了妳！』明珠的語氣，充滿了殘酷。

「獨孤堡主聽了，也覺不寒而慄。

「『不，我們何必如此？我們過去的一段日子……』

「『妳還記得我們過去的日子？那時，我們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喜歡去那裏便去那裏，妳何必要被這一個男人霸佔着，在這古老的古堡中過日子？』

「『明珠，我們那種日子並不正常。』

「『不正常？誰說的？』

「『妳可以去問誰也可以。』

「明珠道：『正常與不正常，只是我們心中的感覺，只要我們兩人感到快樂，那又何必理會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

「說到了這裏，獨孤堡主已完全明白，陸翡翠與明珠這一雙主僕的關係，並非那麼簡單。

「他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兩個年輕美麗的女子，竟然有這樣可怕的關係。

「不過，對他來說，仍可以慶幸的是，他的新娘子陸翡翠已不再留戀過去，並且回頭是岸。

「陸翡翠無法說服明珠，她開始哭泣。

「明珠走近，輕撫着翡翠的秀髮。

「陸翡翠一手把她推開。

「這舉動實在是出乎明珠意料之外，她從來沒有被翡翠這樣無情的推開過，突然之間，她有一陣莫名的怒火。

「她伸出雙手，叉着翡翠的頸項。

「翡翠叫道：『明珠，明珠，妳不要……』

「她已再不能說下去。

「獨孤堡主在房外，雖然看不到房內的情形，不過，他已可以想像得到。

「他感到有點猶豫，假若在這時刻衝了進去，這件事情便變成了再無轉寰的餘地，但假若不理會，翡翠可能要死在明珠的手上。

「房內傳出了翡翠發出『咯咯』的聲音。

「他再不能遲疑。

「獨孤堡主衝了入內，只見明珠雙手仍然叉着翡翠的頸項，翡翠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快放手！』

「明珠聽了，放開了手，回身看見獨孤堡主，便道：『堡主，你

聽到了我們的對話？』

「獨孤堡主點了點頭。

「翡翠嗆咳着道：『我對不起你！』

「獨孤堡主嘆了口氣。

「明珠道：『你知道了，你想怎樣處置我們？』

「這實在使獨孤堡主難以回答。

「翡翠道：『我會勸服明珠的。』

「明珠回頭望了翡翠一眼，眼中有怒火。

「獨孤堡主道：『明珠，妳走吧！』

「『走？』

「『我不會把剛才聽到的說話記在心上，算我從來沒有聽過。』

「翡翠幽幽的眼神充滿了感激。

「『不，我不會走！』明珠已撲向翡翠。

「獨孤堡主立時欺身而近，他不想翡翠受到傷害，可是，明珠不理一切，却反身一推翡翠，也立時回過身來，與獨孤堡主比拚。

「獨孤堡主一掌使出，把明珠震了開去。

「翡翠叫道：『勿傷她！』

「她走近明珠，並道：『明珠！』

「明珠突然一手扯着翡翠，她用力極猛，幾乎把翡翠整個人也扯起了，並用力甩她向露台。

「獨孤堡主爲了救翡翠，也衝向露台。

「明珠見狀，迅速飛身護着翡翠。

「獨孤堡主見她如此，雙掌立時遞出，他想把明珠擊倒，救回翡翠。

「可是，明珠反應極快，他掌未到，人已閃開。

「獨孤堡主這一掌，用了七成功力，因爲在極短的距離發出，一時之間，無法止住去勢。

「陸翡翠在露台之上，並無躲閃之處，被這掌力一震，整個人飛了起來，她飛過了露台的欄杆，她整個身體飛出了露台。

「獨孤堡主與明珠都驚叫起來。

「幸好，翡翠仍然伸手回抓，抓着露台的欄杆，二人見狀，飛身撲出。

「兩人都是爲了救翡翠，但露台極窄，兩人同時到，立時撞在一起。

「明珠竟整個人被撞回，而獨孤堡主也衝向露台，立時伸手抓翡翠。

「可是，翡翠已支持不住，叫道：『不要殺她……』隨着語音，她已墮下去。

「獨孤堡主再撲出去，已來不及。」

* * *

莫聽聽到這裏，才明白整件事情，這實在是一個可憐的悲劇。

啞僕道：「當時，堡主也想跳下去，幸好我及時趕到把他拉住！」

陸玉道：「明珠目睹翡翠墜樓，也因自責和悲傷而失去了常性。」

「是的，堡主本想讓她離去，不過，她實在瘋得厲害，只好把她鎖在地窖之內。」

莫聽道：「獨孤堡主其實是一個非常多情的人。」

啞僕道：「是的，他並沒有把翡翠下葬，他每月總會在房間之內，對着新娘子，其實是那穿着鳳冠霞帔的骷髏骨彈琴舞劍。」

莫聽道：「事情已眞相大白，對了，那一次我們被你追到走投無路，上了山崖處，爲什麼你又會救我們？」

啞僕道：「爲了堡主之事，這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耿耿於懷，我知道堡主這件事情，總要有解決的一天，他這樣下去，只有鬱鬱而終。」

陸玉道：「他而今已……」

「我看他在泉下也明白你們的心意，他應該是不會怪責你的。」

莫聽道：「瘋婦明珠被淩荷仙子治好了？」

「是的，她也對我們說出了眞相，不過，她也死了！」

「怎麼一個瘋瘋癲癲的人能活下去，一個治好了的人，回復正常，反而是活不下去？」

「這點我也覺得奇怪，淩荷仙子頻仙的解釋是，當明珠在瘋癲之時，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當她清醒過來，她會想起過去，她不能忍受事實的眞相，例如翡翠已死了這件事情，她認爲再沒有活下去的意義，因此便很快會死了。」

三人都唏噓着，嘆息着。

莫聽與陸玉回到家裏，把事情的眞相告訴了莫老頭，莫老爹感歎地道：「人竟有這麼奇怪的感情！」

陸玉道：「她們並不正常。」

莫老爹道：「是的。」

陸玉把獨孤堡主、翡翠及明珠葬在一起，她不知道，這對他們是否公平，但至少他們在泉下，或者有機會相聚吧！

多情自古空餘恨！

（全文完）

湖海恩仇錄／金戈・文　可飛・圖

湖海風雲



俠義傳千古　虎丘葬英魂

蘇州出了件轟動天下的大事。

著名的紳襟，前吏部文選員外郎周順昌被捕。罪名，莫須有。說甚麼與前任應天巡撫周起元通同納賄，分得贜銀三千両云云，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但是，當今的大明天下，朝政不修，亦可以說是朝政讓一個人把持了，此人是誰？九千歲魏忠賢。

目前的蘇州巡撫毛一鷺，正是閹黨魏忠賢的乾兒子，常言道：「冰炭不同爐」。周順昌因爲與毛大人對立，一個秘密呈報，就將周順昌當作了欽犯，由京中的錦衣衛戴照、葉標率領手下，將周順昌押解進京。

蘇州城的人在五位義士的領導之下，向官府請願。

當時萬人雲集，衝擊了巡撫衙門，不准毛一鷺將周順昌押走，言語起了衝突，引起了百姓的不滿。在顏佩韋、周文元、馬杰、洗揚、楊念如的發動之下出了手，將爲虎作倀，天下痛恨的錦衣衞千戶戴照、百戶葉標擊斃，然後衝出了巡撫衙門。可惜，百姓們是激於一時之義憤，根本沒有完整的計劃與方針，他們讓個陰狠刁蠻的老狐狸毛一鷺脫了身，毛一鷺的脫身就爲蘇州引來了個難言的災難。

毛一鷺本就有代其乾老子打擊姑蘇善良的用心，現在，借此原因擬定密計，意欲來個屠城！

這是栽贜嫁禍。他希望憑仗屠城，撲擊眼中釘，然後，盡量搜刮紳襟巨戶的財產。他的名目是：「擊殺朝廷命官，劫奪欽犯，形同造反，律應全城連坐」，當然，必須通告全城，也必須限期要主謀者自首……

城門上貼出了毛大人的告示，全城已被封閉，所有兵勇調來守城，戒嚴。其實，那些兵勇哪裡是來守城，他們根本是來擾民、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當然，這祇不過是小兒科，眞正的手段是限期後的殺戮、屠城才是目的。

毛一鷺志滿意得的與幕僚張世倫計算着，這一役，他該取得多少利益，又可以殺劫多少士大夫……看來，他的如意算盤打得響了，因爲他心目中要自首投案，有五個之多。

世事就是這樣的怪，顏佩韋、洗揚、周文元，馬杰、楊念如五個人眞的一起投了案，一齊自首。

可憐五個人受盡了嚴刑拷打，但是五個人爲求保得全城的安寧，可以說是自甘一死，以護全城百姓。毛一鷺的心腹師爺，要他們說出主謀人，顏佩韋的供詞最可貴，雖然，他祇是個機房的織工，可是，他卻具如此高貴的品格。他說

：張師爺，這是殺頭之事，誰敢拿殺頭來開玩笑，你會嗎？還有，我說是毛一鷺主使，你會信嗎？唉！張師爺，是毛一鷺激起了民憤，可惜你不會相信……」

皇皇告示，又加蘇州紳襟聯名稟帖，將毛一鷺的毒念阻住，而五個義士在四月初一日，在察院場被處決了。

四月初四，文震亨（註：即四大才子文徵明之裔孫）、姚孟長等人，集資購得五人之首級——五人被梟首示衆，他們縫合、下葬，然後拜祭。

但是，在蘇州之城門中最冷僻的盤門，駙馬府堂街向南，有個倉橋的地方，這是個更冷、更可憐的地方，其中居住的全是貧窮的可憐人，第一巷的第三戶人家，這兒祇有一個年才廿四五歲的婦人，帶了一個孩子，才滿月的孩子，孩子在哭，婦人卻呆呆的注視着窗外的星月，爲甚麼她會如此的神不守舍？

各位，她便是才失去丈夫的顏家大嫂！

丈夫在投案前，對她說得很清楚明白，令她根本沒法子阻止，也沒法子阻攔，丈夫受了刑，她知道，丈夫被殺頭她也清楚，不過，她始終難以明白的是：爲甚活躍的丈夫，一向待人和氣、誠懇，却會死，會被殺頭？

她不知道已到做飯時間，也不懂得飢渴，好像她的靈魂早已跟着丈夫一塊兒脫離了軀殼。

可是，大嫂啊！大人可以不吃、不喝，孩子才滿月，他必須有母乳來養大啊！貧戶人家，奶也好不到那裡，再不吃，唉，聽——孩子的哭聲根本是斷斷續續，聲嘶力竭了。

「看樣子，祇能拖得十天半月了……」有隣居的嘀咕聲，可是，誰又有甚麼好辦法？人們誰不想幫她忙，因爲，顏佩韋在官府眼中是窮兇極惡的元兇，在百姓心目中，他是個行俠仗義的英雄，他代蘇州全城百姓做了件大好事，誰也希望能對英雄家屬有所表示，不想，顏大嫂她却是變成如斯模樣！

突然，風聲響，門開了，來了個氣喘吁吁的小伙子，小伙子眼中有淚，更有火，他不理大嫂的傻怔，非常小心的抱起了嬰孩，他那抖戰的右手，不知拿些甚麼在餵孩子吃，孩子哭聲止了，啜啜有聲，「乖侄兒，是叔叔不好，是叔叔不好……」說着，那個自稱叔叔的飲泣了，話也說不出來。

顏大嫂還是那個樣子——呆呆的望住了窗外的天空。

漸漸，靜了……

半晌，那個來人——看清了是個叫化子，放下了孩子，萬分憐愛的代他蓋了破被子，然後，他來到了大嫂的背後，一揚掌，擊在大嫂背後的肩井穴，大聲叫道：「哭！哭！哭出來！」

果然，大嫂哭了起來，哭得萬分的心酸！

「佩韋！佩韋！爲甚麼，你不帶我母子倆一塊去啊……」

「得報仇呢……大嫂！」

啊！大嫂可是醒過來了，其實，她是讓痰迷了心竅，再加上多日苦愁勞神、擔心，現在，叫化子的一掌擊，正好擊中她的心脈要穴，她的痰給擊散了，她哭，她叫，她醒過來了，不過，她第一個念頭是：跟了丈夫走。

但是，「報仇」這兩個字倒令她震了一震。

現在，她能看見了，因爲叫化子已點了火，她不禁心有驚疑對眼前的叫化子道：「你是誰？」

「嫂嫂，你忘了小三啦？」

「你是小三？」

「是的，大嫂……」叫化子哭了。

現在，她多麼需要有個親人啊！那怕是這個親人毫無能力幫她，但她要說……說丈夫的生前、說丈夫的死、說丈夫的命苦。

丈夫有個二妹、有個三弟，可惜人窮，窮得無法照顧弟妹，妹妹莫名其妙的溺死了，救她上來的大人說：「祇見她浮在河面，還有幾件破衣服，分明她是去洗衣服……洗掉了性命，丈夫那個時候與自己還未成親，可也看見他那樣地哭，這大個子抱住了二妹的屍身，死命的抱住，幾個人也不能將他的手扯開！

過了有五年啦，唉！大嫂可記得挺清楚，五年後，他們成了親，丈夫在織機房當了機工，這時小三是十四歲吧！挺精乖的孩子，不料，就在成親的下半年，小三不見了，丈夫兩天沒上班，四處出去找……

現在丈夫死了，小三他回來了，失踪有三年了，呃！小伙子挺精神、挺有力，可是小三混得並不好，鶉衣百結。小三把衣服脫了下來，啊！他的衣服雖破，但是，漿洗得很乾淨，現在他長得可又高又大，丈夫的衣服該可以穿了吧！也該換一換，嫂嫂想拿衣服去，小三卻開口道：「嫂子，別爲我操心，你自己……」

「我能爲我自己操心嗎？你哥哥能答應我嗎？」

「大嫂！」叫化子忍不住哭了，他何嘗不知道啊！大哥是個眞正的俠義人士！而大嫂是個仁慈，更且爲別人打算多過爲自己打算的好人，但是，天啊！天何嘗有眼睛，更是師傅說得對，沒有甚麼神仙，

無天理可言，一切就靠自己，求人，不如求己，而今，大嫂如斯的田地，還是先關心小叔子！大嫂，你自己還沒有好好的調理自己呢！侄兒幾乎餓死了，你還不爲自己操心，我哥便會責怪你……

「你哥死得值……」

「嗯！我知道！」

「祇不過，我與你侄兒不知該怎樣的活下去……」

「你要活下去……嫂子……」

「唉！有人在迫我啊！」

「啊！」小三跳了起來，「還有誰來迫嫂子？」

「那個衙門中的捕快，叫甚麼神手丘剛，他要我改嫁。他們可看錯了人啦，小三，你來了可眞好，把侄兒抱走。」

「你說甚麼？我帶侄兒走，那你又準備怎麼樣？」

「本來我是一無主意，如果我死了，又怕對不起你哥哥，他祇有這個血脈，我死了，孩子怎辦？我不死，勢必受辱？我能對不起你的哥哥嗎？我一直在想這個難題，我……眞恨自己是個女人，哼！死了丈夫已是大大的不幸，還有人落井下石啊！現在可好啦，我可以甘心去死，不過，我會拖一個陪葬的……」

「還有這種事，哈哈……」小三在笑，笑得如此陰狠，「大嫂，別再想這些，現在，你先得吃個飽再作打算，天下沒有走不通的路，越不過的山，一切事，明天再說！」小三走出去了，爲甚麼？男女有別，即使叔嫂，也不能不防人非議。

天亮了，顏家屋中來了不少人，有鄉紳、有窮人，他們是來打抱不平、他們是來勸慰顏大嫂。可誰也說不出個辦法來，打官司、上衙門，嘿，來者是公門中人，他會怕？如果講打，手無寸鐵，能打嗎？顏佩韋大哥是個會武的，他能打硬架，其他人，祇有看的份兒，可沒出手的勁。說了半天，結果是：再不會有周順昌那樣好的紳襟，他敢於挺身而出，代百姓打官司，當然，也不會有顏佩韋、周文元、馬杰、洗揚，那幾個好功夫的漢子代小百姓打架。

而今，他們祇有面面相覷的份。當然，他們也不會發現小三的存在，外面卻有喧嘩聲傳來……

丘剛來了，當然，免不了有他那些狐羣狗黨——他們是公門中人，他們個個有單刀、鐵尺，有幾個年輕小伙子不服這幾個王八蛋，他們有的唏噓，有的怪叫，有的蔑視，有的譏諷，表示了他們的不滿。

「是那幾個王八蛋在冷笑？」

「我……」有幾個人應了聲：「我們看不慣公差老爺的迫婚之舉……」

「對！我們勸公差老爺高抬貴手……」

「公門之中，好積德……」

其實他們還是在懇求，希望丘剛高抬貴手。

「你們與她非親非故啊！關你們甚麼事啊！」

「我可是她的小叔子啊！公差老爺。」

噢，各人到現在才發現了小三，那個年才十八九歲的少年，衆人本來挺高興，但是，一看是個又瘦又乾的小叫化子時，他們可說不上話來。

「你是她的小叔子？來人，把他抓起來！」

「公差老爺，爲甚麼抓他？」是顏大嫂的驚叫聲。

「殺頭犯的兄弟，能好得了？再說，也可能是個漏網的要犯，抓起來！」

「不！」可又是犯了衆怒，小三分明是剛回來的，他不會與衙門之事有關。

丘剛是個老公差，當然，他也明白若再糾纏這件案，也沒有甚麼油水可撈，他本來是故意的借公事唬人而已，更希望就此將個顏大嫂抬回家了事。

小三還抓着丘剛在求。討厭，打！不料，小三越是被打，越抱得緊，又打又踢，可憐的小三讓他們幾個公差，打了個遍體鱗傷，雖然有人在勸，有人求情，小三依然是挨了打，大嫂可不得不護住了小三啦！

丘剛見顏大嫂出面，他笑了，他對她說，不，是訓話：「跟我走，後半世，可以圖個豐衣足食……」

丘剛這才發現，自己說話有些氣喘了，哦！打人打倦了，歇一陣再說。

奇怪，氣總是不順，而自己幾個弟兄，爲甚麼面青唇白的，不對頭啊！你們……他突然發現自己像脫了力那樣，突然，他的眼光與小三對上了，啊！這一對如冷電的眼光，竟然使他心頭一涼，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你……你……」他祇說出一個字，站立不穩了，慢慢的坐了下來。

奇怪，他的幾個手足也與他一個樣，一塊兒坐了下來，耳邊聽得有人在說話：「回家去等死……」丘剛不禁大吃一驚，甚麼等死，爲甚麼？再一看小三那張滿是鮮血的臉時，他依稀的看到了一絲冷笑，笑得如此的陰狠冷酷！

「大嫂，咱們走吧！」

「小三，我們走，走到哪裡去

啊？」「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容身！」

小三說的話也有他的道理，可惜家無分文，不錯，文震亨大老爺早前送來了銀子，她不收，因爲，她是顏佩韋的未亡人，她不能代死去的丈夫丢臉。

因爲她寧願捱窮，她也不能收下錢，現在小三要走，怎樣走？

「大嫂，我是甚麼？叫化子。叫化子是可以走遍天下……」小三冷然的說着，雖然血跡滿臉，大嫂卻突然看了出來，小三的某些氣質，甚至氣概，她說不出來，至少，他看到了像丈夫的某些特點來。

此地是傷心地，不必多留意，好吧，收拾收拾，可憐，有甚麼可以收拾的？一個破包袱，不過，有一樣東西不可忘記，佩韋的石硯，她看到了石硯，她眼淚自也忍不住了，誰能想得到，顏佩韋不該是個機工，他該趕科場，他可以取得功名，不過他說過：「叫我在那些閹黨手下討飯吃，我寧願做叫化子。」然而，孩子生了下來，他卻找出了硯台，他不能讓孩子做個文盲……「寧願做叫化子……」她笑了，丈夫的話成了事實，眞的，踏上了叫化子的道路。

有多少人送他們出巷口，有多少人垂泣，有多少人殷殷話別，有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一手抓住小三的手，一手指向天空，「天，有眼睛的……」小三祇是笑，是苦笑！

將近走出盤門，後面有人在叫：「顏大嫂，大嫂……」

大嫂回頭一看，一個四十來歲的壯漢，手中拿了個荷葉包——裝熟食的，飛也似的奔來，壯漢算是個肥胖的人，因此，他走得非常吃力，但是，大娘不認識他啊……

「大嫂，我是一壺香的陸大，陸阿大……」

記起來了，丈夫生前挺喜歡到他開設的一壺香去吃東西，價廉物美，尤其是他家的滷肉、黃鷄……記得丈夫生前時常帶回來……

「大嫂，大嫂……」他還在氣喘，「我該怎麼樣說呢？大哥與我是好朋友，他爲了蘇州全城，被殺了頭，可是有多少人在哭，在懷念他，但是你走了，大嫂，大哥生前的朋友，還有我，這是送給你的，你無論如何得收下……」大胖子跪下去，哭了，看得出他是眞心的。

小三冷眼旁觀，師傅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仗義每多屠狗輩。」是的，這位陸阿大，就是個極好的例子，他很敬意的代大嫂收下了，呃！很重啊！這是甚麼？是滷肉、黃鷄。陸阿大看着自己的侄子，侄子自從吃了醫仙范無畏的保嬰散後，小命保住了，並且這幾天，大嫂又服食了范無畏的補丸後，奶水也很正常，孩子會很好的活下來了，也因爲這個道理，孩子睜開眼睛，看看陸阿大，在笑，而陸阿大卻說道：「孩子，不，大侄子，等天恩賜沒用，要自己學好功夫，報仇！將來代大哥報仇！」

是個有心人，小三不禁又看了他一眼，然而，他卻蹌蹌踉踉的走了，看得出他在哭，大嫂卻突然叫道：「陸掌櫃，我大哥還欠你卅文錢……」

「還了……還了，已經結了賬，結了賬……」

出了城門，小三打開荷葉包一看，有一包極香的滷肉，還有一封十兩銀子、一封信，是一壺香的夥計寫的：「大嫂，區區之數，算是我們的一點心意……周小三、顧雲飛、洪祥、宋二、朱元齡……」小三苦笑了笑，問大嫂收還是不收？

「爲大哥，我們不該收。」

「大嫂，我送回去……」

「別多事，小伙子，衙門在找人啦！」不知從哪裡走來了一個老頭兒，從他們的肩膀擦過，小三不禁留了神，是誰？自己會毫無所覺。

「別以爲自己了不起，京中已派來好手，你用借力反擊的辦法，處理了幾個狗腿子，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可露了個餡啦，帶一個婦人、一個嬰兒，你有本事對付得了？」

老人走出了老遠，但是，聲音卻不變方向，一直在他耳朶響了起來，老人的功力簡直不可思議，他是誰？

師傅曾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料，今天總算給自己碰到了，我怎能拋下大嫂及侄子而去追？不，走吧！反正有的是時間，祇要到了杭州，見到了龍堂主，那麼，就算蘇州是個刀山油鍋，我也得去闖一闖。老人既然現了身，他不至於避而不見面的。

走吧！他反而勸大嫂了，前面傳來了馬蹄聲、車輪聲，奇怪，此地騎馬駕車是不太時興的啊，咦，搞甚麼鬼？車子向中間插來，有這種駕車的？他本能的一閃身，讓過了車子，車子突然加快了速度，走了。

小三剛剛定過了神，大嫂呢？侄子呢？當時他一轉身，自然而然的與大嫂離遠些了，叔嫂一分開，現在大嫂不見了！

是這輛車在搞鬼！

小三第一個念頭是追，不過，他不得不有所恐懼，事實俱在，一輛有目的而來的車，一個擦身而過，當然，他們因冷不防，更計算到小三必然會有所愕然，然後一轉

眼，將大嫂劫上了車，但是，不可思議的是：嫂子這個大人，她會不叫，一聲不響的讓人這樣劫走了？

來人是誰？突然，他不禁頭上見汗，老人的話在耳邊響起：「京中派下能手……」莫非是他們？小三一定神，看了看四週。

盤門——人稱冷水盤門，因爲，這裡是開國時候，朱元璋——明太祖，他在此屠過城，因此，此地是荒涼，可悲地，現在小三又是如此的心情，越發顯得此地有些鬼氣森森！

車子在遠處，他已無可選擇，就算京中眞的派了能手，小三已犯了性子，他不顧一切的想向人挑戰了。

身形才動，奇怪，面前莫名其妙的來了一股勁力，將他阻住了，沒有人啊！那會有這樣的神力？那會令自己被阻？突然，他抬起了頭，他看清楚了是一條柳條，而那棵半枯的大柳樹上，半躺半臥個人，一手有意無意的抓住一支柳條在拂，拂，拂，而拂的時候，可就將他的去勢阻住了。

小三看清了，是那個在自己的耳邊說話的人，他有不少的念頭在心中閃過，他强忍了怒火，冷冷的說道：「前輩，在下顏佩魯，丐帮中弟子……」話未說完，「啪！」的一聲，左面火辣辣，八成挨打了，眞正的挨了打！

顏佩魯可心頭火起了，說實在，顏佩魯已經有多年未挨過打了，莫名其妙糊裡糊塗的挨了打，他那能忍得下這口氣？一個翻身，太乙十三掌中的「神玄手」已拍出，可是，老人已跌翻在地，自己的掌風已將臨老人，突然，他收勁止勢，他不想發出，顏佩魯雖是個血性的漢子，可不是個殘忍、冷血的殺手。他不能因一時之意氣而濫殺無辜！他寧可讓人說一聲：「婦人之仁」，他不能莫名其妙的殺了人、毀了人！

「小子，爲甚麼不下手？」

「你！你！」顏佩魯說不出話。

「告訴你，如果再這樣的婆婆媽媽，你，一百次也不夠死！」老人邊說邊冷笑聲中，顏佩魯祇感到一股勁力傳來，他掌力外洩，眼前又是一花，不對，老人已衝破了自己的掌力籠罩，不對，背心突感一麻，人就此莫名其妙的仆在地上，眼前祇見一個又醜又狠的老人，眼中有寒光，向他獰笑：「丐帮弟子，顏佩魯，現在你又想如何？」

死！顏佩魯立即由心裡泛出起這個字來！

但是，值得嗎？他心中閃過一絲苦笑，自己爲了莫名其妙的救人，打抱不平，阻延了幾日趕到蘇州，他才發現了自己的小侄子幾乎餓死了，以爲可以帶走了大嫂、侄子，那知，唉！師傅說過：「心不純，不分輕重，是爲致命傷亡。」對，師傅可一些也沒說錯，自己實在是……唉，該死，自己死不足惜，大嫂、侄子呢？該怎辦？

眼淚迸出了。

「哭了！」老人在惡意的笑。

「不！」

「眼淚是證據，你怕死！」

「不！」小三——顏佩魯怒吼了！是的，他那會怕死，他對生死問題根本不放在心頭上，當然，他不會對敵人哭，自己流淚是爲了大嫂、侄子！可惜，沒有人能相信：「老賊，你可以殺了我！」

「我何必殺你，我大可以一走了之，我可以讓你怨恨一輩子，我可以讓你活一天，難受一天！」

「你……說甚麼？」

「大嫂呢？侄子呢？哈哈……」

老人在笑，笑得如此的歡暢，而且，充滿了陰損、狠毒的味道，老人起身了，走了，可惜小三卻不能起身，老人分明點了他的穴道，他眞恨不能一頭撞死！老人的話眞的可怕、可惡，大嫂呢？侄子呢？他……

他運氣、撞穴，他希望能在短時間內運動自如，那想到老人的點穴功夫，不知是何門何派，他連運七次功勁，依然無法可以撞開穴道。

突然，有車輛聲、馬蹄聲，咦，有人來，對，是那輛劫走大嫂的車子，他又來幹甚麼？

「何大人、鞏大人，請……」有人在招呼。

有下車聲，有走路聲，呃，人數還眞不少，誰？大人？是官府中人，來此幹甚麼？

「我們已打探得明白，是丐帮中子弟，是他將丘剛等公差爺，制得反穴、截脈，大人，得將他帶去，才可救得他們……」

果然不出所料，是官府中人，他們來抓自己，該死，自己卻讓人偷襲得手，咦，哪裡來的勁風，自己四肢可運動自如，心中一個念頭剛剛閃過，好，他們以爲自己是被制住了，何不將計就計，運功使勁，希望當頭一擊，對，殺了兩個大人，就可以對付車輛中人，要他們交出自己的嫂嫂、侄子來！

眼前見到一張清秀的臉孔，一個黑臉，兩個在笑：「你是顏佩魯？」

「你，你是誰？」小三反問。

「我，何君岳。」

記起來了，久聞魏忠賢手下有四天王、八金剛、卅六力士，何君岳正是四大天王中之一，此人其實乃是青城門下棄徒，但是，青城劍法號稱三大門派之一。

何君岳別有企圖，這才進了魏奸之門下，他可是個勁敵，不過，現在他沒有思攷之餘地，他一個鷂子翻身，右手五指爲鈎，向何君岳之肩頭抓去。

這是猝然的一招，何君岳雖是老於江湖閱歷，卻也想不到有這樣的變化，到得發覺，肩頭已爲小三太乙分光爪抓住，饒是他深精青城玄門七式，應變奇快，可也無法避得過小三的太乙分光爪。

更可怕的是，本來是阿諛諂媚的小人，突然全翻了臉，一個冷笑聲中，劍光如虹，分點何君岳之左右肩頭，何君岳明白，他無法可以脫出了重圍，他是個武林名宿啊！他懂得對手的出手發招之功力深淺，他冷冷一笑，是自己該死，那會一些也看不出，通風報訊的是江湖能手，當然，他想不出，正教門下，幾時有過這兩個人物，如果是化裝，那麼，自己也太該死了。

但是，自己的手下呢？補天手魏欽呢？啊！死了？那會這麼快？並且，連聲也未出，突然，他看到了魏欽的屍身時，他轟然一震，「是衡山老人……」

「不錯，是我老頭子！」

小三幾乎昏了過去，這是怎麼一回事，衡山老人究竟是敵是友？

「稍候片刻，嗯！雷氏兄妹，先麻煩你們，將這個叛徒帶走，唉！老頭子算是了結一件大心事，否則，我永難心安，何君岳，你是甚麼東西？老頭子到現在還弄不明白，你喪心病狂，你搞翻師門，你想做甚麼？」

「掌教，我想做青城派掌教。」

「你配嗎？」突然，老人一翻掌，將小三撞開了：「你啊！小伙子，可不許在中間打岔了。」

「你是誰？」

「與你無干，快去找你的嫂子、侄子去……」

對，該去找自己的大嫂、侄子啊！這一輛車，這幾個人，教他們交出來，甚麼，不是他們幹的，分明他們用自己的親人來騙取官府中的信任，然後由他出手，小三狂叫了！一口鮮血噴出，他倒在地上。

待得小三醒來，人祇覺得疲倦不堪，頭重如山，口渴似焚，並且，還有嘔吐現象，病了，小三第一個感覺是自己病了，不能，自己可不能病，自己有多少事得幹，突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大嫂、侄子來，不對，我現在又是在哪裡？那會如此的顚簸，那會如此……咦，有車輪聲，是在車中啊，想起了車就想起了那老人，那車中人，那……

他大叫了一聲，不對，又發覺叫不出聲來了。

想起身，啊！起不了身，渾身如爲人縛住了！

哈哈，倒也怪，將我押了去，然後殺我？也好，死就死，不過，大嫂該怎麼辦？侄子又該怎樣？他不禁流下淚，大哥的死，死得受人欽敬。現在，他看出來了，蘇州城中百姓，那許多鄉隣，那許多樸實無華的行商走販，眞的對大哥是心中欽敬，他，死得重如泰山！

自己的死，他幾乎流出了淚，死得多麼不明不白，多麼的窩囊，他死得就如師傅所說「輕於鴻毛」，不能死，決不能死啊！

等待，那怕一絲空隙，就得利用，那怕是一絲的時機，也得試探。

現在，收斂鋒芒，聚集功力，然後，以待一擊，可是，奇怪啊！那會週身軟綿綿的，那會如此的沒有力，難道給他們廢了功？

他拚命的呼吸吐納，不對，毫無反應，小三急了，因爲功勁被廢，那就得變成了廢物，活在世上又有何用，現在，他感到了眞正的失敗，他的眼淚流了下來。

馬蹄聲停，車輛聲歇，小三開始提醒精神，呃，車門打開了，噢，來人將自己提了出來，四週依然一片漆黑，大概是晚上，自己睡在一塊木板上？因此，兩個人將自己抬了就走。

耳邊卻聽得了說話聲：「來了嗎？」

「來了，你們弄妥了嗎？」

「火已生，水也滾了，血也放了！」然後是冷笑聲。

把我當作牛、羊辦啦，江湖上幾時有過這樣的人，是吃人的，自己讓人殺了、剖了、分了，當牛羊肉辦？他想叫，該死的是叫不出來，分明有意將自己先弄啞了，然後開刀，好，我無論如何得看看清楚，你們這批吃人的惡魔，記住你們的眞面目，然後，我死了變成厲鬼，找上你們報仇！

眼前一亮，分明來到了目的地，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張清麗脫俗的俏臉，啊！是個女的，這個女的生得可眞美，年紀最多不過十六七歲，不過，大概自己的臉色不好看，女娃子有些緊張，難道她也吃人？

「姊姊，看他這個眼神啊！好像能噴出火來的，也可能燒死人，爲甚麼啊？」

爲甚麼？咱顏佩魯得報仇！不錯，我的眼神能噴火，更能火化了人，因爲，咱不願死，死得那麼不明不白。

「珊妹，不要理他，咱們受人所託，就得忠人之事。」

顏佩魯下了些氣，唉！她們也不過是受人之託，那麼，眼神一斂，無論如何，死得不明不白，他

的雙目一閉，不對，有人在動手脫他的衣服，不，是在撕，是在扯，唉！自己是個叫化子，自己穿的本來就是東一片、西一片，那有塊整布的，你們再這樣的作賤，但睜開眼一看，一張笑瞇瞇的臉孔，出現在他的眼前。

撕了個差不多，小三——顏佩魯祇剩下一條貼身的短褲，他停了手，突然，有人在點他的穴，快如閃電，並且，他可以感覺到，此人運指如飛，前面三十六大穴，已爲其一口氣點住，然後，將他一個翻身，現在，顏佩魯全身僵硬如石！背心又是一陣痲，心中明白前後身上七十二大穴已封死，奇怪，殺人還得封了穴，這是搞甚麼鬼？

不對，熱，熱得難受！啊，祇覺得人似在蒸籠中，根本就在蒸籠中啊，顏佩魯爲這熱氣蒸得難受，還有，一陣陣的藥味，蒸得他抵受不住，口中發出「啊！」的一聲。

小三發覺自己能叫，可是一個衝擊襲上心頭，他就此而不知人事了！

一陣痠軟，將個小三弄醒了，四週燈光如晝，他想罵人，但是，一個嬌俏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妹子，他醒了，醒了！」好像挺高興。

「別吵他，睡的時間越長越好。」

「他醒了嗎？」

小三可忍不住了，「我到底是在哪裡？」呃，聲音依然是自己的，說話也挺有力！

「顏朋友，請稍安毋躁。」是個婦人的聲音，挺柔和，挺斯文，顏佩魯本來想開口罵人的，讓婦人的聲音阻住了，不過，他人在哪裡？是友是敵？是幹甚麼的？

「求醫呀！」是那個小姑娘接了口。

甚麼？求醫？我生了甚麼病？

「你啊！快死了啊！」

「胡說八道，自己那會快死了，好端端的，不過，小三有些怔住了！

「爲了你哥哥的死，你氣結在胸，奔走十一日，你祇管走又不顧吃，更不對的是在富春江打抱不平，中了人家的暗算，傷上加傷，又爲了懲罰惡徒欺負你的嫂子，運勁反彈，病、毒、傷併在一塊兒，如果不是在短時間內醫治，你就算是毀了啦。」

小三回憶前事，不錯，自己的確有着恨怒鬱心的感覺，至於出手打抱不平，那三個五台餘孽，比掌不勝，爲自己韋護神掌擊斃了一雙半，不過，當時他依稀覺得掌心一痲，不過，自己功力不弱，啊！對了，從此後，自己提掌運勁，總有些不順，唉！可能是中了陰損，至於反勁借力，自己卻感覺到有些不對勁。

但是總以爲是神疲力倦之故，還有看見了大嫂、侄子的慘事，心中大是刺激，牽引了而已。

然後，吐血，對，自己那會吐血，爲了嫂子、侄兒，即使如此，自己內功甚强，根基紮得極穩，那會觸引血穴，這實是有些不對！

「就是因爲你根基紮得很好，所以，這麼多的創痛、鬱怒，全沒將你拖倒了，可是，病根潛伏啊！功力越强，病根越被隱伏，不發則已，一發就不可收拾，因此，毛爺爺設計將你的病根引發，然後，再由妹妹幫你治療。」

「小珊子，別多講啦，這個小子可不領情呢！」

聲音挺熟，啊！是那個老頭子，你，顏佩魯再也不能忍耐，他一挺身坐了起來，「老爺子，請問，咱嫂子、侄兒……」

那老頭子道：「哼！如果不是看在老王的份上，我才不來管你這閑事！」

「不論你管不管什麼閑事，對晚輩來說，這是天大的事，咱嫂子是可憐人，侄兒眞是無罪無辜。」說着他哭了，眞的，小三是個性情中人，多年來東奔西走，他從來沒有將自己放在第一位，師傅說得好，朝政不修，平民遭殃，如果再有天災人禍，那麼，後果就不堪設想。

本來丐帮不准偷盜、劫掠，現在，老人家不得不重申命令，祇要打聽屬實，祇要爲富不仁，就可暗中偷盜，以救貧窮，雖然，這不過是治標，老人家嘆了口氣道：「比一籌莫展，坐視人死，要好得多了。」

老人家指示計宜，劫鏢車、盜庫銀，然後，運糧運錢分發各地貧民，就因爲這樣，他看到了人間多少慘事，他也看到了多少令人髮指的惡行劣跡，因此，他一個心的放在劫富濟貧的事情上。

但是，想不到大哥會死，而且，死得如此慷慨、悲壯，雖然，他滿懷悲憤，但是，他由心中感到驕傲，他奉命來料理家事，他見到了英雄的後裔，一個年才廿四五的寡婦，和一個才滿月的侄兒，在他心中，他們是英雄的後人，值得人們的欽敬、保護。

不料，竟然有差役來打她的主意，竟然有這種不顧民憤，不理民怨的差役，他們侮辱了英雄，更褻瀆了英雄的遺孀，該死。他們雖劫富濟貧，可是，他們永不殺官、傷吏，因爲師傅說過，朝政不修，該由帝皇作主來修正，再說他們勢必有他們的報應，但是，這一次，他不能不違背師命，他不會貿然殺他

們，可要他們慢慢的死，因爲，他們犯了比天條更嚴重的罪，欺凌英雄的寡婦、孤兒。

不料寡婦、孤兒爲人所擄，不料有人爲虎作倀，而老人，他以爲是他們的一衆奸黨啊！而今，出現在自己眼前，爲甚麼？自己能低聲下氣？唉！爲了嫂子、侄兒。

「小伙子，你啊，沒腦筋，老王他想收你傳衣缽，老王何等機警人物，你啊！你想想看，你衹會憑仗血氣之勇，能成事嗎？啊！死幹活幹，錯是不太錯，但是，將生命如此的浪費，值得嗎？你說說看，別和我睜眼豎眉的，那是沒有用的，想一想，活多一年，可做多少好事？」

小三給這個老頭子罵了個白眼朝天，狗血淋頭，老頭子命令他睡下，他衹能睡下，命令他好好休息，三天內不准運氣吐納，小三苦笑的說了聲：「將自己當作了個廢人還不成？」

老頭子笑了，看得出老頭子眞的由心中笑出來，小三突然心中一酸，因爲，老頭子看來像自己的師傅，外冷內熱！

三天內，他將老頭子的話徹底的想通了，不錯，老頭子的話有道理，自己實在是太沒個算計。

三天後他知道，青城孽徒何君岳給老人押赴青城，而自己實在是做了老人的手中匕首，一刺中的，也衹有這樣，才可以迫出自己心中的積鬱體中的病根！

何君岳取了大內的秘笈，青城派中的眞正玄經，這部失踪江湖二百餘年的神訣，因爲何君岳之投入魏忠賢門下，得到了進入大內的武廟中機會，取得爲明成祖朱棣運用權力而奪去的眞正玄經。

何君岳必需立即解決，如果稍有不愼，青城派將不幸矣，也衹有借機取巧，騙得何之信任，然後，仗小三的奮力一擊，才多成功。何君岳做夢也想不到，遠在江南名勝之地，文才輩出之姑蘇城，會伏着如此的能手。

一舉兩得，小三迫出了身心之創痛之根，而何君岳也爲毛全偉之妙計所擒，完成了他的諾言，代青城派清理了門戶。

小三不得不佩服此種設計之愼之妙，對啊！不用腦，能成嗎？當然不行！

起身了，可是，首先令小三難爲的是，那一身衣服，衣、帽、袍、套、鞋、襪鮮明，他可不能領這個情，他是個叫化子，他得有叫化子的樣子，決不能有辱師門。

總算說之再三，取來了另一套，小三一見就認得，那是他大哥生前的衣服啊！他不禁的流下了淚！

「又哭了！」是此地主人，姬靈儀的妹子，姬靈珊的語聲。

「是，我哭了！」小三毫不畏縮的應着。

「爲甚麼？」

「睹物思人。」然後，小三敘述着自己的大哥生平，他多麼照顧自己的弟妹，可憐的是，他無法保護他們，窮而且梗直的大哥，是寧願不吃，可不願做一件違法的勾當，他有武藝，他不願到打手行去做打手保鏢、護院。他說，這些人是爲虎作倀，欺壓平民的下流胚子！

他寧可做機房織工，他寧可受人剝削，他不願欺侮兄弟姊妹、叔叔伯伯，他可以量入爲出，他寧可以自己少吃或不吃的幫助別的窮人。

他受盡酷刑，但是，他不甘心受賊官的指使而誣害好人，以逐奸官心願！毛一驚有心屠城、發大財，他慷慨的就義——被殺頭！不讓他的陰謀得逞。

「大哥死得很慘！我見了大哥的衣服，我能不哭嗎？」

姬靈珊怔怔的聽着，看來，她聽出了神，並且說着：「我有這樣個哥哥有多好！」

「可是，他死了……」

「他死得重如泰山啊！」

「我……那我非得殺了他！」

「殺誰？」

「毛一驚！那個萬惡的賊官！」

「不可！」是毛爺爺的語音，越說越急的走了進來。

「爲甚麼？」

「因爲，他是我的族侄！」毛爺爺難堪的回答。

常言道得好：「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毛一驚這個犬彘不如的畜牲，竟然有個如此受人欽佩的伯伯，小三無言可對，毛爺爺眼中有淚，他當然不瞭解我心中的悲憤，不過，再回過頭來想一想，自己又何嘗能瞭解老人的心中憂慮，自己說，一定要殺，憑老前輩的爲人，總不會先殺了自己，他更不致於「包庇惡徒」，可是，殺了之後又如何呢？

「小三，我不會令你失望，老頭子一生爲人，剛强好勝，決不違背江湖道義，更不能護短奪理，老王說得好，這些賊官汚吏，全是朝政不修的寄生蟲，有朝一日，他們會自食其果……小三，舍侄之罪，擢髮難數，即使韋一誅，我也不會讓他安渡天年……」

好，話已說到如此地步，那麼，小三如果再固執己見，未免太過份了，他衹能冷冷的用淚眼看住老人，突然，又聽見步聲響動，他倏忽一驚，一個美貌少婦抱了個小兒進來了，起先他還當是主人！看一看清楚，是大嫂，她安全無恙。

「大嫂！」他稱呼的語聲也有些戰抖了。

顏氏大嫂可有些靦覥，她有些難堪，她更有些不自然，小三可有些奇怪了，嫂子幹甚麼啦？

姬靈珊與毛爺爺走了，他們相信，叔嫂會面，也可算是劫後餘生吧，總該有些話說的，所以，讓他們談個暢快，可是，顏氏大嫂急急地說：「三弟，你看，這算個甚麼啊！我可讓他們把我打扮成了個泥娃娃了！」

啊！嫂子原來不慣錦衣玉食，我們一門，生於窮巷，長於陋室，所見的都是窮人，所吃的也是賤食，實在不慣於此種打扮。

「可以換的。」

「不，我們該走了……」大嫂在催促着。

「嗯！是該走了！」

* * *

瓦缸朝廷越來越不像話，但是，那狗官卻越來越跋扈，一個沒雞巴的太監，竟然是九千歲，全國遍地除了越加向其貢奉贓物外，也不知那一個王八蛋，下流到如斯地步，爲他造生祠，蘇州的民變，大部份是因這座普惠甚麼祠引起，現在，可是越造越浩大，窮其極巧、金碧輝煌，一祠之費，億萬之數在所不惜，可憐的是小民不堪負荷。

連運河邊的黃家壩今天都來了三號大官船，船伕子是官府的拉差，他們非但沒有取得分文，還得好酒好肉招待他們，尚幸這一次，他們的船上有暗鏢，這些達官老爺尚通人情，尤其是那個大鏢頭！天龍劍客張仁慈，他出手闊，並且，生就一張笑面，令那個船伕子得了不少好處，還有令船伕子衷心感謝的是：船老大的媳婦及女兒，免受了不少騷擾。

本來，一過黃家壩轉入臨清集，就可以走旱路，現在，他們迫得由水路入京，爲甚麼？張鏢頭已看出了，旱路上面不太平，還有，得到飛鴿傳書，沿途有十三家黑道上的朋友，看上了這一支鏢。

鏢是官府中人托保，本來，他根本不想保這趟鏢，窮不與鬥，富不與官爭，自己就算是地方上有頭有面的人物，那想得到不爭氣的兒子，與人在妓院中爭風呷醋，出手打傷了衙門中文案劉書辦的兄弟，唉！就這一件事，幾乎弄得將間鏢局子就此關門。

本來，關門還不曾算完，常言道：「滅門縣令」縣太爺極可能將自己來個兜衣翻，幸有人出面和解，衹好替保了這趟鏢，不保也不成！

自己當然知道，賊官的東西，又是孝敬魏忠賢及其手下的，爲人劫走，天公地道，可惜，自己是打煞在夾縫之中，不得不保，而又不得不與江湖上朋友翻了臉。

無可奈何走一趟，他希望平安無事保此一次，以後他打定了主意，下招牌、除鏢旗，不幹了。

張仁慈打得如意算盤，明知道他是打不通，爲了兒子，他不得不勉爲其難，還有，他希望江湖朋友能原諒他的不得已。

外面傳來了喝罵聲，也傳來了哀叫聲！張仁慈苦笑了笑，自言自語道：「憑這狐假虎威的畜牲，那會不引起江湖英雄的不平！」

打人聲越來越急越雜，哀叫聲自然而然的越苦越凄。

張仁慈忍不住了，他步出船艙，看見岸邊一大堆人，他不得不竄身離船，到了岸上一看，這可令他越發的忍不住了。

「虎爺、昌爺，幹甚麼啊！唉，打這樣一個瘦小叫化子，算個甚麼？圖個甚麼啊？」

「圖個手過癮，圖個心喜歡。」

「虎爺，這可不太好啊！咱們……唉，總算是一隻船上人，乘風踏浪的，別太招惹是非，再說這小叫化子，又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冒犯了你呢？」

另一個大概就是昌爺的叫聲道：「你看，你看，嶄新的官紗大褂，他娘的給他五個手印弄髒了。」

噢！再一看清楚，兩人官紗大褂上，全有個清清楚楚的手印，分明是那個叫化子的。

其實，兩個狗頭並不惱恨官紗的事，氣的是讓這叫化子一阻一攔，兩個姣娘不見了，斷了他們的艷福，試問這兩個狗頭那有個好氣，平常，張總鏢頭的話，他倆總得聽幾成，今天是邪火勾出了他們的淫火，再不能如此輕易罷休，揚掌再打，可憐小叫化子嚇得向張仁慈身後左右亂躲亂藏，鬧得他自己的長袍也盡是汚手印。

再三勸阻，再四好說，總算將二人的淫火壓住了，兩人給張仁慈勸進了船艙。該死，又聽到那嬌滴滴的聲音，是那兩個女的……呃！在勸住那個叫化子別哭，柔言的說着好聽的話，小叫化子千謝萬謝，一步一步的跟蹌的走了。不過，兩位美姑娘可讓兩個錦衣衛老爺阻住了。

兩個女的笑了，看來她們衹懂得笑！不過，漸漸的、漸漸的，兩個錦衣衛，耿如虎、孫繼昌覺得有些不對勁了，好像兩個女的媚眼中，別有一股光芒，是這樣的冷，冷中還帶着七分狠。

不對，兩位老爺胸中作悶，咦！手不聽話了，想指人，手指頭伸不出，該作拳的，握不成，那會這樣的？咦！更不對了，人，倦啊！還有，喉間有股冷意堵住了開

不得口，說不出話，甚麼？撞了鬼？可是，耳邊卻傳來了張總鏢頭的呼喝聲！眼前一個身形閃過，兩人明白是張仁慈，幹甚麼？可惜，兩人可沒法再干涉了，因爲，他倆得躺了下去！

至於張總鏢頭又如何？他展開身法，其行如飛，向小叫化子的去路撲去，很快，他看見小叫化子的跌跌撞撞跟蹌身形，他不禁一凜，看他身形步法，不像啊！難道自己看走了眼？自己料事料錯了？不會啊！沒人近過自己的身！除了那個小叫化子，不是他將自己的獨門暗器，七煞蓮盜走又是哪一個？

但是，叫化子挨打後的步法，他的身形，決不至於是個會家的啊……這件事，他不能半途而廢，他祇得將小叫化子叫住。

小叫化子戰戰抖抖的讓自己搜了身，有幾次，他想用重手陰勁殺了他，可是，他到底是名門正派的人，他不能濫殺無辜，他忍住了。

他再三仔細的看着小叫化子，眼中無神，身無暗器，唉！自己弄錯了，他取了幾十個制錢，放在小叫化子的手中，快快然，他回到了艙中，其時，船老大已偕同媳婦、女兒買辦歸來，準備開船了。

「且慢！」張仁慈突然看了兩位錦衣衛老爺的臉色，再聽到他倆的呻吟，他大叫一聲：「想不到三十年歲娘，倒綳在孩兒的手中。」

爲甚麼？原來，耿如虎與孫繼昌的傷勢已給了他一個極明確的答案，兩人分明爲江湖上難得一見的神功罡氣所毀，兩人剛才打的小叫化子，身懷罡氣，那麼，唉！自己一生行走大江南北，見多識廣，那會看不出他的來歷？

還有一件奇事啊！那會週身搜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錯，自己的暗器七蓮煞，善破罡氣，張仁慈的冷汗開始流了下來，看來，旱路有人看中了自己的鏢，水路上，又何嘗太平。

至多三日，他們會下手了。

兩個人還在呼天叫地，誰能管得了，事實也無法可管，唉！古語說得有理啊，「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他們是自作孽。

立即叫來了自己手下的四個得力助手，林英、鄺尚、江興、余天河，說明了剛才發生的事，希望他們能小心在意，事情已迫近了眉梢，看來，對手決非易與，自己是受人之託，必需忠人之事，而四位與張某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如果不願淌這渾水，大可一走了之，張仁慈又再長嘆了一聲道：「當然，他們那批貪官汚吏，那些狗腿狐爪，實在令人痛恨，不過，誰叫我那不肖兒子……」

余天河沉痛地說：「老大哥，本來，我們是眞不願走這一趟鏢的，可誰叫咱們有交情，說句實在話，咱們是有心來陪葬的啊……」

啊！他們四人來陪葬？

林英笑了笑道：「老大哥，我一上船就看出來了，這一次鏢，不會太平無事，尤其是令郎！」

「我兒如何？」

唉！他是擺弄你，說不定，他已進了京，說不定，他已與甚麼九千歲、八千歲的勾結上了！

張仁慈到底是個老江湖，可以讓你作弄一時，可不會糊塗一輩子，不錯，他想起了兒子的一言一行，平時因爲終究是自己的孩子，難免有了種呵護之心，祇要稍作冷靜的思考，他立即有所醒悟。

這支鏢不是個正派人投的，那怕是坐收十萬九千的銀子，也不會去接，此次保的鏢太臭了，江湖人不能連個社會民意也不顧。

兒子貪慕虛榮，官迷心竅，故意打架，迫自己上吊——張仁慈幾乎是氣黑了臉，家門不幸，出此不肖的子孫！

現在，欲罷不能了啊！因爲江湖上信義爲先，你可以不接不理，如果你答應了，那麼，即使千斤重擔，也得挑下去，決不能把出了口的話吞回去！

事到如今，林、鄺、江、余四個人算是交了個心，江湖朋友多言無謂，現在，準備全力向前闖就是……

半夜時分，張仁慈坐在艙中，一燈如豆，可又加上了一聲一聲的呻吟、慘叫，平添了不少的陰森氣氛，他不禁長嘆了一聲，想自己一生仗義，不料臨老了，非但倒個大霉，看來還得身敗名裂，老人幾乎想橫劍自刎，突然，他聽得一聲低嘆，依稀在船艙上，他雙掌一運勁，窗戶立即被震脫，張老藝高人膽大，毫不在意的將身竄出，一個倒翻身，人已在船篷之上，船在行走啊！前頭是兩個撐船人，而四外都是風，江風吹動了河水，嘩嘩有聲，再一看左首，是四個手下的船，右首是衙門差役的船，自己與耿、孫兩人同一船，算算自己出手快、身法快，那會一無踪跡可尋？分明是在左首的船舷上，但是……莫非下了水？想到這裡，陡的一震，如果賊在江中，那怎辦？

江面傳來了拍手聲，黑夜中分外清晰，咦，前面來了一隻小船，一人一槳，不過，這一面帆，白得閃光，上面影綽綽的劃着一隻血掌印！

前面的撐船老大在叫：「五魁帮、五魁帮！」

風聲中又傳來了一聲嬌俏的笑聲：「龍鯉帮主，你也太過份了吧！」

張仁慈一聽五魁帮，再看看那隻血掌印，已經叫苦不迭，可是，再說出個龍鯉帮來，他不禁搖了搖頭，單祇兩個帮會，自己已是無法可以抵擋，所謂「天下一河一長江，全憑龍鯉五魁帮，翻江倒海四十七，有殺無賠統通吃！」，現在，這兩個威震天下水路的兩個大帮會來了，五魁帮是隻小船，龍鯉帮？

「哈哈……你是小簡。」

「陸老爺子，你好啊！」

張仁慈更加說不出話來，甚麼？這個船老大是龍鯉帮的老大，自命見識高人一等的名鏢頭，有眼無珠不說，還代他們强出頭，還……唉！自己眞該羞死，還有甚麼顏面保鏢？老張可眞想到了死！

「咱大哥問候你老，還有，交給你一件東西，唉！這也算得上是你的東西，你老轉交老張吧！」

一條狹長的黑影，似支箭般的投來，陸老大笑說多謝，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而旁邊的女子，他女兒已隨手一橫竹篙，一點一壓，這個狹長包袱已平平穩穩的落在船頭，好俊的手法。

張仁慈幾乎愧煞，自己憑仗天龍劍六合功、七蓮煞而威震江湖，數十年來傲視同儕，就算自己一再告誡自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過，內心深處，也未免沾沾自喜，以爲自己的功力的確有過人之處，可是，今天一天就看見了三個，一個叫化子、一個五魁帮人，還有一個，一直在自己身邊的船家女子，看來，他們的功力，除了內力沒自己深厚之外，其他，眞是難以說出高低來，即使如此，自己也已落了下風，因爲人家有爲而來，自己卻毫無所知！

「唉！把我的船弄成了這個樣子，眞是作孽啊！好在這幾天風平浪靜，也不至於有狂風暴雨，否則，你們就得天天雨衣水靠過日子了。」

是那個陸老大，現在，當他的身份暴露後，他的語調，令人聽來，簡直在譏諷他，每個字就有如支箭，向他心口不斷射來。

「陸帮主……」張仁慈實在想不出個說詞來。

「幾時聽說個帮主親自駕船的？張大鏢頭，別張大了口，說不上句話來啊！眞，唉……這個包袱，你也該看得出來是個人，這個人與你乃有關連，你收下來吧！」

與自己有關係，誰？打開一看，不由令張仁慈臉色大變，此人非別人，自己的寶貝兒子張元爵。

再看一看清楚，兒子渾身軟綿綿，雖說全身無傷痕，分明，他是爲人用重手法震了週身經脈！突然，他又想到了那個小叫化子。

雖說兒子是罪有應得，雖說兒子不仁不義，可是，總是自己的兒子啊！張仁慈難免心痛，但是，元爵一見了自己的老子，嘶聲的說道：「殺了我……爹！殺了我……」他連一整句話也說不出，昏了過去，分明，孩子心靈、身體俱已受了重傷。

張仁慈哈哈一笑，沉重的對兒子說道：「也好，天報應。」

「你不心痛？」陸老大在一邊說呢。

「此子甘居下流，張門祖先全蒙受其恥，死，不足惜，活，反而令我爲難，如此報應，已是代我張家積德，我何心痛之有？」

說得慷慨磊落，而眼神光烱烱，果然是個老江湖，果然是個江湖英雄，提得起，放得下。

「可是，我清楚你祇單傳一子，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七頭八腳的，老爺子，你可得絕了後啊！」

「張某一生奔走江湖，也不知絕了幾多人之後，如今，哈哈……」他不禁苦笑了，「人絕我後，天公地道……」

「不想個辦法？」

唉！話中有因啊！不過，這樣無恥、可惡之徒，他還能有甚麼好後代，與其殆禍於人，倒不如乾脆絕後，慘淡的燈光下，又傳來了耿、孫兩人的慘叫聲，他突有所悟的對陸老大道：「陸爺，算我走了眼，也算我多管閑事，其實，我自顧不暇，我……」邊說，他已卸了長袍，在腰帶中取出一個紅錦包，臉色淒然的對陸老大道：「拿去！」

「甚麼東西？一百零八顆珍珠！你保的暗鏢？哈哈……」老人笑得挺大聲：「又看錯了人啦。」

甚麼？又看錯了，老實說，你們借名而來，絆住自己，所爲何來？你們不是爲了劫鏢，你們難道貪好玩！不對，一定是爲了這支鏢！

「如果我們想劫鏢，我們會受這兩個狗奴才，奴下僕的欺凌！如果我們要劫鏢，還會等到今天，告訴你，我們是代你保這支鏢！」

「啊！你們是京中派來的？」

「我們會做那公門的走狗？好，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有爲而來，如果不是前來報恩，那麼，即使不願劫你的鏢，也不會千里迢迢的陪你走這一趟，而且，早已有人向你出了手，你那能那麼平安無事？張鏢頭，你在十年前，救過一個病婦，那時你夫人尚未去世，全仗你倆，才算將她從鬼門關那邊拖了回來，她就是我妹妹，我老陸唯一的妹妹，好吧，也不必多說其他，她活下來了，我們可就欠了你一筆難以還淸的債，我們發假訊，

要你走水路，就是憑仗我們多年來的佈置，江面上的交情，希望將你護送到京，如果不是爲了這個，我們會做沒雞巴的狗頭護院嗎？」

突然冷冷的笑聲，傳入了兩人耳朵，而又一聲慘叫聲傳來，陸老大立即臉色微變，身形動，人有如背後裝了强力牽引機般的倒退了出去，好功夫，張仁慈不敢怠慢，循踪追出，而出艙一看，四週仍然一片黑，老人卻已立在船頭，與那個女的低聲說話！

遠處又有一隻小船，似飛的向前投去，分明這隻船上，有他的對頭在！

陸老大現在手上拿了張紙條，借天際一點星光，看得出上面寫了，「我們偏要從你們手中取物，黃泥渡口再見！」

黃泥渡是比較荒凉的所在，並且，水面較淺，勢必要用人拉牽過灘，陸老大心中盤算，說實在話，運河兩岸的拉牽伕，不論官私，全有他的手足在裏面，如果在這個地方下手，除非他們調遣大隊人馬，當然，來人決非弱者，也不是無的放矢，自己在黃河的勢力，他們不會不有所明白，擺明了陣仗，註明了地點，他們如果沒有點把握，敢如此放肆？

一直來，龍鯉帮是水面上一霸！人多勢衆，更是人材輩出，其中大有能手在，多年來，根本沒有人敢正面向他們打馬虎眼，或出些花樣，而今爲了張仁慈，竟然有人找上了門，是誰？說實話，天下武林，有那一門、那一派，敢來結下這個樑子？

陸老大撚髯不言。

他的媳婦突來的一句話，令陸老大驚醒，「小妹呢？」是啊，自己的女兒呢？奇怪，她最喜歡打架，湊熱鬧，今夜，她那會這樣的冷靜，出了事？老大立即有了嘀咕。

果然，他的小女兒，人稱玉面飛魚的陸秀秀不見了，老大哈哈一笑道：「來人好身手，上船、探詢、出手、揍人、投書，然後擄人下船，揚帆而去一氣呵成，何況，他擄去的又是我的女兒？我佩服他們……」陸老大在長他人志氣？不，這是老大由衷之言。

可是他媳婦阮玉瑛別有見解，「可能是五魁帮在暗中搞鬼……」

老人突然雙眉微皺，他果有所悟，然後哈哈一笑道：「好，龍鯉帮爲了朋友，倒值得！」

那能爲了自己，而毀了龍鯉帮，張仁慈心甘情願，將這支暗鏢交給來人，反正他不配保這支鏢，也不該保這支鏢啊，兒子犯了事，兒子串謀外人引老子入彀，憑這一點，他就該放棄，即使倒了鏢局子，傾家蕩產自己是活該，何必連累好朋友。

張仁慈打定了主意。

可是，陸老大的女兒又如何？他現在可是又愧又恨，因爲，她爲人暗算而中了招，她從來沒吃過大虧，就讓人弄得她敢怒而不敢言，如今有人代她出手，她心中可挺高興，也更希望見見那個用內家罡氣傷人於無形的高手！

來了五魁帮，又是拋人上船！老子與張鏢頭說的話，眞不耐煩，有勁風聲，她剛想出手，前面卻傳來了大嫂的呼叱聲，就祇一個怔神時間，背心一痳，人已爲對頭抱了就走，她羞憤交迸，想叫叫不出聲，想動也不敢動，半晌，再聞水波撥浪聲中，她發現爲人扣在小船上，她眞恨不能一頭撞死了事。

眼前有一張嘻皮笑臉的女娃子臉，她更難受了，甚麼，出手偷襲自己的是她？

「是我，姊姊，別生氣，我有事求你。」

這簡直放屁，要求人，由偷襲得手，還說便宜話，這口氣你能不能忍？求人？有這樣個求法？陸秀秀可是下了個狠心。「好妹妹，稍停有機會，咱們打一架如何！」

「唉！我們可眞怕大動干戈啊！不過，不取去那一百零八顆珍珠，小魯哥他是心不甘，他不肯善罷干休，本來，我們有把握手到拿來，就是你爹……還有……」

「珊妹，別多說了，到了……」也是個女的在說話，阻住了珊妹的說話，微微一響，船已靠岸，秀姑娘爲人携了上岸，走啊走的，秀姑娘在運氣衝穴，耳邊卻傳來了珊妹的語聲，又是心、腰幾個穴道也痳了，她又點了幾指，秀秀幾乎氣得翻了白眼！

「我小三，即使爲此得罪了天下英雄，我也會幹！」

「有志氣，但是，老頭子認爲犯不着，當然，我不能太過份的壓制你，唉！死的已經死了。」

「在我心目中，我大哥永遠沒有死，他的人頭、他的屍體，不斷在我眼前出現，毛前輩，毛爺爺，我不是爲錢，我要那些貪官汚吏心痛，我也要令魏忠賢不安，人心不服，他們假借命令，他們濫殺無辜，他們可以殺人，可斬不斷正直之心，浩然之氣！大哥，大哥……」小三哭了。

秀秀可有些怔住了，奇怪，爲甚麼？這幾句平平無奇的話，會令她如此的激動，尤其是那一句：「即使爲此而得罪了天下英雄，我也會幹。」多有氣魄，多有力量，嗯，看來，此人定是個頂天立地、風流倜儻的大英雄。

可惜自己中了那個賊女娃子的

暗算，否則，我眞的要結交結交這位好朋友！

「是珊兒嗎？請來了沒有？」老人在詢問，請人，請那一個？那個可惡的珊兒在笑，並且，將自己扶進了個破屋子中。

屋中有不太光亮的油燈，不過，秀秀眼光敏銳，因此，她可以看到一個老頭兒，還有一個叫化子……呃，幹嗎？說話有力的是個叫化子？

唉！她看出來了，這個小叫化子就是用罡氣外爍內震的，而令兩個狗腿子經脈錯亂的人，是他，她不禁又看了一眼，平平無奇的臉，還有一對神色憂鬱的眼，滿臉風塵，不過，奇怪，越看越發覺這張臉與衆不同，正氣挺拔，雖說他的身材看來不太高，可還是配得好，她看得呆住了，根本沒想到，她早已爲人解了穴。

「是陸家三小姐，得罪了。」

多難爲情，讓人家看見自己這樣眞尷尬，這個丫頭眞該死，咦！能行動了，她立即一個翻身，起來了，可不與叫化子打招呼睹敷衍，她要找人打架，「出來，你這個可惡的女娃子！」

但是，叫化子阻止了秀秀，他在代那個小姑娘賠禮呢？秀秀可不知從哪裡來的氣，你幫那個小丫頭？我偏不答應，其實，這是爲甚麼？秀秀自己也說不上來，祇是覺得，小丫頭不該受叫化子的重視，如此而已。

「久聞三小姐爲人聰明，識大體，那會如此的毫不講理？」叫化子言中有些火。

「我就是毫不講理！」秀秀也豁了出去！

叫化子突然窘住了，半晌，他低下了頭才道：「是我的不是，引得三小姐你生氣了。」

奇怪，就這樣，將個秀秀魂兒引出了竅般，再看見叫化子如斯模樣，可就不知爲甚麼，她有些心痛！

「是我毫不講理。」

一樣一句毫不講理，前一句是鬥氣，這一句分明是認錯了，她說：「你……貴姓……」

「顏！」叫化子說着，眼中莫名其妙的滿含淚水。

秀秀突的心有所明，你說你大哥，你說得如此感情充溢，你是顏佩韋的兄弟顏佩魯？那時我爹正親身趕至蘇州，希望將他救出……

但是帮中長老，玄機先生再三說明，顏佩韋不是一般的英雄，他是爲蘇州全城的善良人士請命，他們犧牲了自己，是解救了滿城仕紳平民，不死不了案，不死不可避免落入奸官的手段中，然後來個屠城，玉石俱焚。

老人停了手，但是，他依然殺了十五個士兵，殺那些借事生非、姦淫擄掠的兵痞子，然後忍淚離去。

「你是顏大英雄的弟弟？」

「是，是，我是那英雄大哥的不肖弟弟。」

「甚麼不肖？你……」

顏佩魯說自己的無用，不能保護嫂子、侄兒，卻沒來由的愛管閑事，好打不平……

姑娘可恨自己的老子，哼，你怎不去照顧英雄的後人？如果你去了，顏大嫂那會受這種窩囊氣。

「三小姐！」

「大哥，不，你也是老三，好，我叫你一聲三哥，你大哥叫我秀秀，或者……」

「好，我也不客氣，我……唉，有事求你啊！祇有你才能請去那些牽夫，也祇有你，可讓你父少了幫手，當然，我是强人所難，其實，我不希望五魁帮趁虛而入，我祇求令尊，不牽入這個漩渦中去……」

「即使如此而得罪了天下英雄，也……」三小姐爽朗的大笑了起來。

＊ ＊ ＊

黃泥渡水靜河飛，這可令個陸老大心情難平！越是這樣，就越是害怕，奇怪的是，自己的兄弟呢，那會一個也不見了，難道出了事？

前面水草叢生處中，傳來了一陣嗚嗚聲，一隻小船出現了，五魁帮也來湊熱鬧，還有，他是不是一個過路人？目前不能計算得太多，反正是走一步算一步，此地跌倒的，從此地爬起來，老大已有了個決定，今天，如果有所失落，好，就在此找回場面。

「陸帮主，眞正不好意思，我又來了啊！」

「方家賢侄女，看來是你的主意吧！」

「哈哈，老爺子眞的神目如電，我一個小女孩子家，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招惹你老啊！」邊說邊拍玉掌，三聲響動，四面吶喊聲中，看來，五魁帮他們是傾巢而出了。

「老爺子，方祥拜見老爺子，看來今天，侄兒們是佔了人多勢衆的便宜了，你老爺子看着辦吧。」

陸老大——龍門躍鯉陸唯一臉色變了，看情形，他們不是劫鏢那麼簡單，他們要阻自己的路，此地不見一個人影，嘿嘿，焉知不是他們攔途出手，也是來個人多欺少的解決了，自己一生謹愼，不料今日卻倒翻在這個小小地方——黃泥渡口。

「老爺子，別再等啦，你們的

兄弟，全讓你女兒調走了，咕咕……」這女子笑得挺可惡，不過，老人一聽說女兒在抽他的後腿時，他幾乎氣得昏了過去，還有甚麼臉在江湖上行走，還有甚麼面目去數別人兒子的不是……

「小心。」是媳婦的說話聲，而那面前有幾條人影竄上來，一個是白袍老人，一個是麻衣漢子，還有一個全身水靠的壯漢，三個人圍攻陸老大，可是，天龍劍客張仁慈長劍抖動，首先出手阻住了三人的進攻，張仁慈不愧是天下有名的劍客，祇見他長劍抖動，劍光如虹，指東打西，劍挾六合玄煞，將三個五魁帮高手，阻在劍光陣外。

四面一片殺聲，張仁慈之手下四鏢師，已爲五魁帮衆圍了個密不通風！

五魁帮小一輩的好手，鴛鴦拐方祥、鳳尾餘方曼，卻似在譏諷，似勸解的說着風涼話，誰也看得出，他倆是尋隙覓縫，突然一阻，略現即逝，可是，明明是已現敗象，爲他們打岔，立即均衡局面，當然，他們別有所待，並且，他們更不是劫鏢，或者殺人放火那麼簡單，他們別有企圖，陸唯一長嘆了一聲，明白他們是看中了自己。

人多欺人少，就算陸老的媳婦也出了手，可惜她的奇門兵刃，冷雲槊祇能自保，現在，在方氏兄妹的指揮下，又添了三個好手，她再難取得便宜，尤其是後來的兩個乃是五魁帮最近加入的好手，巨靈門下的黑白雙神將，每人手上的七十三斤龍雀斧，就將陸老大之媳婦的冷雲槊迫得施展不開，施展不靈了。

哈哈一陣狂笑聲中，張仁慈突的要求停戰，後面又傳來了一聲悠長的哨子聲，方氏兄妹倆手執令旗一招一展，好，暫停片刻。

張仁慈鬚髮戟張的解下了腰際的錦帶子道：「想你們是爲了這一百零八顆珍珠而來……」

「不見得！」人羣中有這樣一句陰惻惻的語聲。

張仁慈不禁臉色微變，甚麼？劫鏢難道眞的是非得殺人不可？

「可是，我是爲此而來……」又一聲清脆語聲在人羣中傳出來，這一來，三方面全都打了個突。

莫名其妙的，雙神將爲人擲下了河，一陣騷動中，祇見一條人影在人堆中，東穿西插，「咦啊」聲中，一個個被拳打脚踢的下了水，岸上傳來兩個老人的聲音：「小三，好一個韋護降魔分光掌啊！」

衆人眼前祇見個小叫化子站在張仁慈之面前，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人會有如此輕靈快捷的手法，更想不出，這個貌不驚人的小叫化子，他憑仗些甚麼？一出手就令十幾個湖海豪客中招、兵刃脫手，然後被摔，踢了下水！

尤其是兩個雙神將，他們手中的巨斧，一般人還拿不動，不對，金光耀目中，兩柄巨斧帶起了兩股勁風，分擲方氏兄妹的座船，刷刷之聲，戛戛聲中，兩根船桅爲巨斧從中砍斷，而兩面風帆也不可避免跟了斷桅倒了下來，這可是犯了江面上的大規，殺人可以，可不能砍斷帮旗，陸老大剛想出口，而方氏兄妹早已飛身而上，一支鴛鴦拐、一柄鳳尾鐃，兩種絕跡江湖數十年的武林有名的兵刃出了手。

鴛鴦拐是上、中、下三盤均可招呼敵方的兵刃，方祥精通鴛鴦拐卅六式，即上十二、中十二、下十二。拐法展開，就有如一條異龍，翻翻滾滾的或上或下，間中來個盤打中腰，何況，其妹的鳳尾鐃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青鳳十八，招招飛天，迎頭壓頂，更可怖的是勁力所罩，周圍三丈內，不是爲勁風所罩，就是爲其神招所尅，兩人一配合，越發威力無窮，旁人可有不少人看得呆了，也有不少人明白，今日方氏兄妹是眞正的發了火，否則，決不會由二個對付一個。

奇就奇在這個貌不驚人的小叫化子，在如此緊鎖密扣的神兵利招之下，他是舉重若輕，斯文鎮靜，憑仗一對肉掌，點、撥、彈、挑、劈、打、削，就如見了鬼一樣，將兩個人的兵刃借力引力的反扣了自己！

小叫化子的舉動簡直令人嘆爲觀止，不，更可怕的是，他那分光法，說穿了，就是在如此繁密之招式下，他能一點、一挑，就如此的將對方的出招中岔。並且在其引力之下，將對方的招勁化解了，反爲其用，還扣己身，方氏兄妹幾時遇見過如此的强而有力的對手？不由心神俱震！

這就是一直走順風的不是了，方氏兄妹出道早，所以，他們看世事未免太便當，再加速連闖幾關，連威震南中的巨靈門，也爲兩人打敗得心服口服，故而，越發看得江湖太小了，今日之看中了龍鯉門，總以爲憑仗自己統率之巨靈雙神、岷山三英，還有自己帮中的幾個堂主，加上龍鯉門傾巢而出，還不是一舉成功嗎？

可來了這樣個小小叫化子，兩人不是一無閱歷，一出手就已看出了來人的身手不凡，當其出手奪斧，又加他乘機的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以快打慢！將在場人在一個錯愕時間，令他們全中了暗算，這份功力也是令人咋舌。

總以爲自己兩人夾攻，定可取得便宜，不料，事實大爲離題，兩人反而越打越受制，漸漸的，兩人

有了處處受阻，招招被扣之象，心怯了，唉！其實兩人心怯在先，這才有了越形可怖的感受。

叫化子冷冷的說着：「我與兩位並無仇怨，再說，我也不想插手在江湖火併事件中，我希望各罷干戈。」

火併？哼！看來小叫化子十分瞭解自己的心意啊！可是事已如此，若不拚個明白，可是鞋子不好看落了個樣，羊肉不吃卻惹來一身羶，犯不着拚！

一聲極輕，極難聽的笑聲傳來：「祥兒、曼兒停手！」

各人看見了在河面上又有一隻大船駛過來，而今又傳來哄然聲，兩岸是兩隊刀手，陸老大一看，分明是自己的手下，那帮牽夫……再一看後面，也來了一批船隊，隊前桅上，高掛一面黃底黑繡的鯉躍龍門，正是自己的船隊，他們從哪裡來？是秀秀這個淘氣小鬼在搞鬼！

可是，大船卻有了語聲：「原來是你。」一個老婦聲。

「前輩是誰？」

「少俠正是貴人多忘，你在富春打的不平，救了我，忘了我老太婆了？」

小三顏佩魯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爲了一個老婦，與當地的惡霸打了起來，老婦莫名其妙的中了箭，老婦可憐啊！她死命的抱住個布袋，他祇好發了狠，他打傷了七個人，又爲了老婦奔東走西，那想是她……

「我老太婆日夜掛念你，唉，當我知道你爲了我，幾乎累死了令嫂、令侄，老太婆眞想死，好在吉人天相，總算是沒事了，可是我老太婆永遠不會忘記你。少俠、陸老大，今天看在少俠的份上，咱們罷戰，眞的，我可是看不起你，怎會做了鬮狗的爪子？祥兒、曼兒，咱們走，以後見到了顏少俠，即刻讓道……」

四面哨響，船上極快的划入了長草叢中，一刹那，風平浪靜，一刹那，祇剩下了老大的龍鯉帮，陸唯一心中明白，他們根本是看在小叫化子的份上。

當他看見秀秀站在小叫化子身邊，轟的一震，甚麼？這個丫頭刁蠻孩子看上了這個小叫化子，老頭兒不禁替小叫化子難過了，爲甚麼？唉！自己孩子自己知，這個女孩子，誰給她相中了，算他祖上沒積德，再看小叫化子，別有一股英爽之氣，但是孩子啊！小叫化子，你一輩子有得苦吃了。

張仁慈沉聲說道：「少俠，恕我老眼昏花了，我認輸了，這一百零八顆珍珠，你拿去吧！」

老江湖不愧爲老江湖，他明白，如今陸老大也得受人庇護，他再也不能爲自己出頭，放漂亮些，反正，自己見了不肖兒子後，早已心灰意冷，何況，小叫化子分明是個有心人，自己爲這種人打官司，傾家蕩產亦値得，因此，他大方的取出了那條錦帶子。

「不行！」老大還是開了口，薑是老的辣，他不能一再失去河海的豪氣，又道：「少俠，老頭子何嘗沒看走了眼，好吧！這一百零八顆珍珠，是個有價物，老夫……」

「爹……」秀姑狠狠的看住了父親，意思是，你還管這些閑事。

「陸老帮主，是的，你說得對，珍珠有價，仁義無價啊？好，看在你的份上，我不再下手，但是，我……」顏佩魯聲音哽咽了。

「三哥，你，怎麼了？」

「我……沒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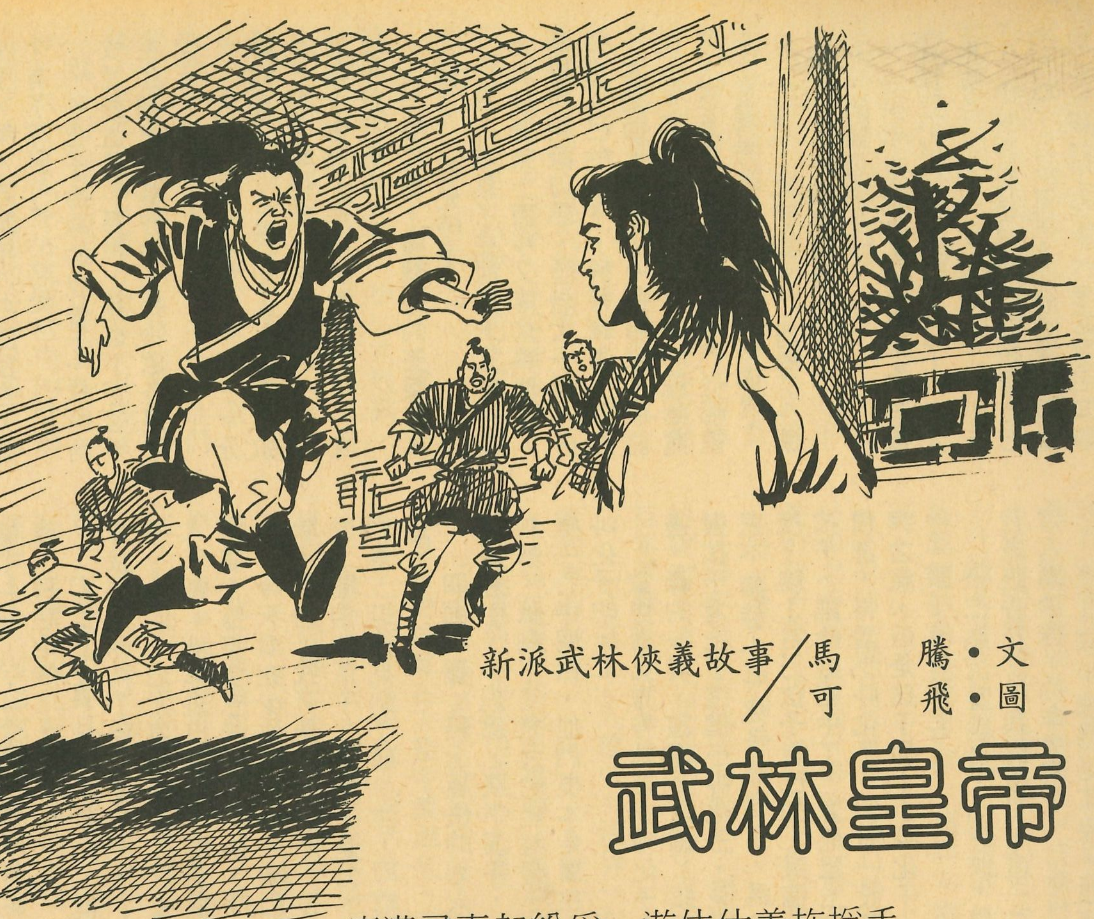
「又想起你的大哥了？」

「我幾時忘記過我大哥？」

說罷，不再說下去，挽着秀秀緩緩的離開了。

陸老大與張仁慈怔怔呆呆的站在一起，淚眼中看着這一雙男女隱沒在江河中的遠處……

（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武林皇帝

痴漢尋妻起紛爭　遊俠仗義施援手

江俠儒甫到樊城，便逕自找上耀武堂，欲索回妻子。

耀武堂主柴丹聽聞有人强闖耀武門，急急出去瞧個究竟，是何許人物如此膽大妄爲，不將他柴丹放在眼內。

就在忠義堂前，柴丹遇上了江俠儒。

「何方野漢，亂闖本堂，還不給本堂主站住！」柴丹怒喝一聲。

一路上接連擊倒十數個連番阻截的耀武堂堂衆的江俠儒，聞聲停下來，上下打量一眼柴丹，厲聲道：「閣下就是耀武堂堂主柴丹？」

柴丹站住，兩眼也在打量着江俠儒。「狂徒，報上名來！」

一頓，接着又道：「你是第一個膽敢强闖本堂的狂徒！本堂主敎你知道强闖本堂是何下場！」

江俠儒心裏只有妻子，紅着雙眼道：「咱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襄陽江俠儒是也！」

柴丹居然聽聞過江俠儒的名頭，雙眼一睜，語氣緩和下來。「嘿嘿，原來你就是有妻奴之稱的江俠儒，今日總算見識尊範了。」

一頓，又道：「請問閣下强闖本堂，所爲何事？」

江俠儒怒道：「快交出江某妻子，否則跟你沒完沒了！」

柴丹雙眉聳動一下，說道：「江俠儒，你不是瘋了吧？本堂跟你妻何干？找上本堂要妻子，簡直胡鬧……」

江俠儒怒不可遏，「你裝什麼佯啊！你那個姓胡的副堂主拐走了我妻子，我當然來這裏要人了！」

柴丹暗吃一驚，「當眞？」

江俠儒道：「這種有損顏面的事，你會胡亂捏造嗎？」

柴丹沉着氣道：「江閣下，請問已查明虛實？」

江俠儒忿憤道：「若不查明虛實，江某豈敢來要人！」

一頓，又道：「貴堂今日若不將拙荊交還，江某絕不罷休！」

柴丹極力按捺着：「江閣下，本堂胡副堂主還未回來，你且請回。待胡副堂主回來，本堂主查明虛實，自會向你有所交代。」

江俠儒却不明白柴丹說的話。「一派胡言，江某一路追踪到樊城，姓胡的無賴是貴堂的人，他不返回貴堂，到那裏去？這分明是推搪之言。」

柴丹依然壓下心裏怒氣，道：「閣下要怎樣才相信？」

「讓江某搜查一遍。」江俠儒道：「否則，江某絕不離開！」

柴丹再也按捺不住了，道：「豈有此理！本堂豈是酒樓飯館，任人來去自如？要看便看，本堂主跟你說理，你却蠻不講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江俠儒打了個哈哈，「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說到底，還不是要包庇你的下屬姓胡的！看來，非要江某動手才能搶回拙荊！」

柴丹氣怒得直翻白眼，「姓江的，本堂可不是好欺的！別三分顏色上大紅！你要動手，本堂上下奉陪到底！」

「好哇！」江俠儒怒道：「說來說去，終歸要動手，早知如此，剛才不跟你說那一番廢話！」他可是說動手便動手，話音剛落，便撲向柴丹。

柴丹站着不動。

站在柴丹身後的一個漢子叱喝一聲，閃身撲向前去，將江俠儒截下來。

那漢子是耀武堂分堂主蘇桐。

江俠儒暴喝一聲，連環五掌擊向蘇桐。

蘇桐急忙招架，雖則接下江俠儒五掌，但却給逼退了兩步，顯得有點狼狽。

江俠儒得勢不饒人，欺身進逼，再施連還掌。

這一次，施展的是連環十八掌，但是掌影如洶湧的波濤，連綿不絕地往蘇桐身上「湧」去，眼看便要將手忙脚亂、左支右絀的蘇桐淹沒。

柴丹看着，心裏不由暗道一聲：「妻奴江俠儒，果然名不虛傳，於有兩下子！」不敢怠慢，身形一動，疾撲上去，救援蘇桐。

可是，蘇桐欣然挨了江俠儒一掌——在第十一掌上，却又吼叫一聲，飛出四五尺外，跌落地上，口角溢血。

說起來，要不是柴丹及時出手，令到江俠儒於刹那間分神，掌勁稍斂(爲了應付柴丹攻來的一拳)，蘇桐挨的那一掌就算不身亡也會重傷，怎能掙扎站起來。

江俠儒接下柴丹那一拳，互相微退了半步，立即又各自出招，戰成一團。

柴丹能夠成爲一堂之主，手下有百十人手，當然有兩下子，否則如何服衆。雖則江俠儒絕不是省油的燈，他依然能夠跟江俠儒鬥得激烈無比，有攻有守，沒有落在下風。

江俠儒的連環風雷掌雖然厲害，掌勢迅速不絕，剛勁渾厚，給人一種長江大河，奔騰不息的感覺，稍一不愼，便會給他的掌「浪」淹沒。

柴丹使的是金剛神拳，拳勢也自不弱，跟江俠儒的連環掌可謂旗鼓相當。因此，誰也佔不到上風。

耀武堂一衆門下在吶喊助威。

兩人激鬥了已有六七十回合，似難分出高下。

柴丹不想跟江俠儒耗下去，於第七十三招時，叫喝一聲，「上！」十幾個耀武堂的高手呼應一聲，紛紛撲上去，加入戰圈，與柴丹聯手攻擊江俠儒。

俗語有曰，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敵人多。江俠儒雖則神勇，始終敵不過柴丹跟十幾個高手的聯手攻擊，招架了三十多招後，不但氣勢，連掌勢也給壓了下去，不但處於下風，氣勢也沒了。

江俠儒處於劣勢之下，不得不施展出他的絕招——翻江倒海七絕掌，以求突圍脫身。

翻江倒海七絕掌只有七招(亦即是七掌)，但每一招(掌)皆聲勢逼人，勁道有如倒海翻江，莫可擋禦。

江俠儒連發三掌，掌勁轟轟發發，當者披靡，給擊得飛跌而出。耀武堂十幾個高手一下子給擊倒了七八人，非死即傷。

柴丹怒不可遏，顧不了身份，向江俠儒施放了三枚暗器。

追風奪命釘！

由於釘上淬了劇毒，因此歹毒無比，中者鮮有活命的，是以他的外號便以奪命釘稱之。

江俠儒僅能應付柴丹施放的三枚追風奪命釘的其中二枚，却給第三枚射在腰眼上，痛得他吼叫一聲，蹌跌出半步，連施兩招七絕掌，擊倒三個耀武堂高手，突圍而出，往耀武堂大門外狂奔。

剩下的三個高手欲追，給柴丹喝止，冷笑道：「他跑得了，却活不了，追他幹什麼。」

檢視之下，發覺有五個高手死在江俠儒掌下，余皆重傷，柴丹急忙吩咐救治受傷的六個高手，死了的五個高手當然亦要買棺埋葬。

＊　＊　＊

江俠儒自耀武堂脫身，運勁逼住腰眼中釘處的血氣，不讓毒氣蔓延，奔至城西外一座破敗的土地廟前，勉强走入廟內，終於不支倒下。

追風奪命釘上淬的毒確實歹毒，縱使他運起內功封住腰眼處的血氣，那種毒依然蠶食般蔓延開來，令他感到氣機滯窒，痲痺的感覺越來越厲害，特別是中了奪命釘的左腰眼，幾乎沒了知覺。

倒在廟內地上，江俠儒立刻掙扎着坐起來，運功調息，希望能夠仗着本身的內家功勁，將一點一滴向全身蔓延擴散的毒氣壓逼回去。

豈料不運功拒毒還好，運功之下，但覺胸中氣血有如翻江倒海般翻湧，無法壓抑，口一張，噴出一股血來，雙眼一翻，往後便倒，暈死過去。

「呀呀」幾聲鴉噪，數隻烏鴉先後飛向破廟一角的簷下巢中，原來已是日落西山，歸鳥投林的黃昏時

分。

一個人驀地「呼」一聲，凌空一個翻掠，自廟側一處破牆洞穿入廟內。

「颼」一聲，一團事物跟着也射入廟內，廟內即時響起一聲叱喝，「轟」一聲，那個破牆洞的左邊磚石崩殘，那團物事亦隨着崩殘的磚石飛了出來，落在丈外的地上，看清楚，原來是一個包袱。

掠入廟內的那人大概以爲是什麼武器，急切之間也不管是什麼便發掌疾擊，不但將那個包袱反擊出去，也將那個破牆洞的左邊擊得崩塌了一大幅。

實情確實那樣。

在掠入廟內那人擊塌破牆的同時，一條人影「颯」地飛掠上破瓦面上，自一個破瓦洞中墮下去，凌空一掌擊向掠入廟內的那個人。

那人發覺之下，不敢招架，身子一矮，從那個大大的破洞中疾穿出牆外。

可是，自穿出牆外的那人做夢也料不到，近瓦簷的那幅頹牆會驀地隨着一聲「轟」響，往外倒塌，聲勢有如山崩石塌，塌落向穿出牆外的那人。

那人驚得呼叫一聲，慌忙往地上急墮，身形還未着地，雙掌已然疾往地上一撐，身形藉着那一撐之力，往前標射。

可是，他仍然不能完全避過崩射倒砸的磚石，下身給磚石砸中，痛得他叫出聲來，身形也因此而墮落地上。

那人雙腳墮地，立刻雙手揮舞，擋擊可能砸落身上的磚石，同時跳起身來。

一條人影隨着那幅給擊得崩射倒塌的頹牆射出來，凌空一掌，將一塊往前飛射出去的磚石去勢一改，激射向跳起身來的那個人！

那人雙掌亂舞，將幾塊砸向他身上的磚石擊飛開去，獨是那塊激射而來的磚石自他的雙掌間隙射過，「砰」一聲擊在他的身上，痛得他嚎叫一聲，一跤跌倒下去，居然起不來了。

原來那塊磚石擊在那人的左胸上，將他的兩條肋骨擊斷，那個地方也凹陷下去。

追擊的人身形好快，「颯」一聲，掠落那人身前，口裏發出一聲冷笑。「譚一嶽，看你還逃得了！」

那人身子掙動一下，口一張，吐出一口血來，那張上尖下闊的臉上滿是驚恐之色。「秦大……俠，求你饒過……我這一趟。」

那人——譚一嶽稱呼秦大俠的人，年約二十出頭，國字臉型，濃眉朗目，膚色如古銅，臉上微刻了幾道風霜之紋，加上頷下一片微現的鬍子，給人一種成熟粗豪的男子氣概。

姓秦的背上背了一把普通的長劍，顯得又重又大的鐵劍居然沒有劍鞘，劍身烏黑如墨，劍刃很鈍，像是未開鋒口，雖則沒有劍鞘，相信也不會割傷皮肉。否則，姓秦的也不會就那樣背在背上。

「譚一嶽，要秦某饒你一命可以，但你要做到一件事！」姓秦的冷冷瞧着譚一嶽。

譚一嶽頓時目光一亮，急急道：「請秦大俠明言，縱使上刀山下油鍋，我也答應。」

姓秦的撇撇嘴，冷然道：「你若能夠令到邵大俠一門十七口死而復生，秦某饒你一命。」

譚一嶽頓時窒住，喉核抽動，却說不出話來。

「怎麼樣？」姓秦的問。

譚一嶽吸口氣，忽然像潑婦罵街般的罵道：「你他娘的！你奶奶的要能復生！分明是耍我！死人焉殺便殺，況且有邵老兒一家十七口陪我上路，熱鬧得很，怕什麼啊！」

姓秦的怒憤填膺。「你這個惡賊死有餘辜！哼！秦某若一刀殺了你，太便宜了你。秦某要你死十七次，當作替邵大俠一家十七口報仇！」

譚一嶽臉色大變，連打幾個哆嗦。「你……待怎的？……人……只能死一……次……」

姓秦的冷冷地道：「每次將你一手或一腳斬下來，要你每一次都痛得暈死過去，一共十七次，然後才一刀殺了你！」

「你……不是比我還要兇殘……歹毒？」譚一嶽全身不受控制地抖顫着，臉上全無血色。

「比起你跟姓蔡的傢伙，算得了什麼！」姓秦的咬着牙道。「你們這兩隻豺狼到處作案，殺人放火不算，還要强姦別人妻女，禽獸不如！算一下，死在你們兩個禽獸手上的武林同道，沒有一百也有數十！若不將你一刀刀慢慢處死，怎對得起被你跟姓蔡的豺狼殺死的武林同道！」

譚一嶽大大地打了個抖顫，吞下一口口水，抖着聲道：「秦大俠，跟你來個……交易怎樣？」

姓秦的盯了譚一嶽一眼。「秦某絕不跟你這種人交易……」

「你聽我說，你一定有興趣的。」譚一嶽急急說道：「事關一個武林大秘密……」

「秦某才不相信你的信口胡謅！」

「你大概不會沒有所聞少林寺高僧一芒大師因犯了色戒給人撞破，自知難逃一死，自碎天靈身亡這回事吧？」譚一嶽喘着氣道。

姓秦的心頭一動，點頭道：「轟動武林江湖的少林高僧破戒自殺之大事，秦某要是沒有所聞，還算是個江湖人嗎？」

一頓，跟着又道：「那回事已哄傳江湖，眞相大白，武林中衆口一詞，皆說一芒大師看不破色慾之戒，以至於千年道行一朝喪，那還有什麼秘密可言？你不是胡謅亂道一番，蒙混脫身吧？」

譚一嶽伸手抹去嘴角的血漬。「既然你不相信，那算我沒有說過。橫豎是死，好死惡死也是死，你動手吧。」閉上雙眼。

姓秦的深深看了譚一嶽一眼，「姑且說來聽聽。」

譚一嶽張開眼睛。「我說了出來，不管你信與不信，也要給我一個痛快。否則，我不會多費唇舌。」

姓秦的沉吟着點點頭。「你這惡賊惡貫滿盈，給你一個痛快太便宜你了，不過，好吧，我答應你。」

譚一嶽吸了口氣，澀聲道：「一芒大師犯了色戒，愧疚自盡之事，其實是一個大陰謀。」

姓秦的雙眼一睜。「什麼大陰謀？」

譚一嶽道：「那是有人設下陷阱，誘害一芒大師。」

「哈哈，你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吧？」姓秦的一臉不相信。

譚一嶽氣急地道：「我不是故作驚人之語！這個秘密是我無意中聽到的，起初我也不大相信。可是，自一芒大師之後，先後有三個各大門派的有名人物分別因犯了不可饒恕的過失而自殺身亡，我可是越想越覺得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我很想對人說出來，又恐怕無人會信。我曾經對老蔡說過，他更不相信，還笑我這麼無稽的事也相信，我只好將聽來的這個秘密藏在心裏，如今我要去見閻王爺了，忽然想起一句話：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一生作惡多端，希望死前做一件善事，將那個秘密說出來，說不定可以還一芒大師一個清白，洗脫汚名。我死後不致給人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得輪迴轉世。」

想不到譚一嶽這個作惡多端，滿手血腥的惡賊，居然害怕死後給打落十八層地獄，不得輪迴超生。

「說仔細一點。」姓秦的似乎有點相信譚一嶽說的話了，「你怎樣聽到那個秘密的？」

對於譚一嶽所說的三個名門大派有名人物犯了錯失自殺身亡一事，他亦有所聞，如今回想起來，聯想到譚一嶽所說的話，教他有幾分相信。

譚一嶽吐口氣，說道：「大約在月前，有一晚我喝醉了，返回客棧的時候，摸錯了房間，想要走回自己的房間時，已不支醉倒在一個窗下，也不知睡了多久，漸漸醒過來，正要爬起身返回房間，却隱約聽到窗內有說話聲傳出來，好奇之下，傾耳細聽，聽到窗內有兩個人在說話。

其中一人道：『你到底……給不給錢？不給，我將一芒大師自殺的秘密拿去兜售，不怕沒人出大價錢來買！嘿嘿，那時候看你這個一手設下陷阱，誘一芒大師犯了色戒愧疚自殺的主謀人，還能夠躲得了？

「跟着，聽到另一人沉聲說道：『好吧，你要多少……』

那人冷笑一聲道：『五十兩金子。憑你的家財，不要說五十兩金子，一萬兩也付得出！』之後，隱約聽到窗內傳出一聲悶叫，便沒了聲息。

「當我聽到第一人說的那番話後，心裏大爲震動與驚奇，想不到一芒大師的死另有秘密，本想往窗內窺看一下，兩扇窗門却是關上的，一線縫隙也沒有，又恐窗內的人發覺，只好作罷。當時雖則酒醒，頭却痛得很厲害，看看天色，似未亮，又不敢站起來走回房間，在地上坐了一會，待頭痛稍減，才爬着離開那個窗下。

「返回房間，打算天亮後到櫃面去詢問掌櫃的那個房間住的是什麼人。待到天亮後，找掌櫃詢問，才知道住在那個房間的人名叫張大發，已經走了，昨天黃昏時分一個人來投店，走的時候也是一個人，並不是兩個人。

那掌櫃還說，那個張大發黑黑實實的，樣貌普通，看樣子像是一個商販……聽得我心裏納悶不已，我偷聽的時候，分明聽到有人說另一人一萬兩金子也拿得出來，分明是個鉅富之人。而且，房間分明有兩人在說話，怎會只有一個人離開客棧，於是偷偷到那個房間去看個究竟，心裏還以爲離開客棧的人殺了另一人——要脅要得到五十兩金子的那個人，將屍體藏在那個客房內。可我找遍了那個客房也一無所獲，那裏有什麼死屍，後來回頭一想，大概另一個人悄悄自客棧後面溜走了。又或者另一個人給毀屍滅跡，說不定我當時聽到的，是一種幻覺所產生的……的一種錯覺，根本就沒有那回事……我是說，根本就沒有人在那個房內說話，哼，我說過頭了……」說着又連連咳起來，忽然吐出兩口血來，氣息亦急促起來。

姓秦的看譚一嶽可能是給折斷的肋骨刺傷了心肺，才會咳出血來。心裏却沒有半點惻隱，像譚一

嶽這種兇殘强惡之徒，就算死十次，也補償不了他犯下的罪孽。「既然你當時也心裏存疑，爲何又相信聽到的話是個秘密，此時還深信不疑？」

譚一嶽喘了一會，才道：「之後，我不時想起那兩句話，無法忘記，一而再回想，越想越認爲那晚聽到的話其實不假，絕對不是幻覺，雖則老蔡不相信我，及至武林中跟着先後發生了三個名門大派的有名人物因犯過錯而自殺身亡，再聯想到偷聽到的那幾句話，更加堅信一芒大師的死因有秘密。甚至懷疑忘情師太等三個有名人物的自殺，同一芒之死一樣另有內情……這件事藏在我心裏就像一根骨頭刺在心裏那樣，一直骾在我心頭，教我不吐不快。所以，我才會忍不住在死前向你說出來。」喘着氣將話說完，他又咳起來，吐出幾口血，人也顯得萎靡不振。

姓秦的看到譚一嶽那個樣子，知道就算不殺他，他也活不了。但仍然說道：「你是自己了斷，還是要秦某動手？」

譚一嶽臉色灰敗，吐口氣，才說道：「你爲何一定要殺我和老蔡，替邵……長春一家報仇？」

姓秦的忿慨地道：「秦某身爲武林一份子，路見不平，自當拔刀相助！再說，你跟蔡飛所作所爲實在令人髮指！爲了得到邵大俠那件家傳白玉馬，居然在邵家井內下毒，不但殺了邵大俠一家十七口，還姦淫了三個婦女！如此惡行，人神共憤！天敎秦某遇上你，秦某若不挺身而出替江湖武林除害，還配作武林人嗎？」

譚一嶽閉口無言，此刻，嘆口氣道：「遇上你，大概我眞的該死了！」拚盡全身氣力，抬手翻掌，擊落在自己天靈蓋上，血漿濺射，氣絕身亡。

姓秦的看着譚一嶽自碎天靈而亡，透口大氣，自語道：「不將你千刀萬剮，便宜了你！」轉身往廟前走去。

若要進入樊城，須從廟前那條小徑走去。

剛走到廟前，驀地聽到一聲微弱的呻吟聲。姓秦的頓時停步，霍然往後抬頭望去，右手已飛快地摸在挎在左肩頭上那把沒劍鞘的劍把上，口裏發出驚奇的嘀咕聲：「天靈蓋也碎陷了，要是還未咽氣，眞是天大的奇事了。」

目光所到處，譚一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血漿流了一地，動也不動一下，分明已死了。剛才那一聲呻吟，絕對不是他發出的。

那麼是誰發出的？

姓秦的一念及此，禁不住心頭一寒——到底是什麼人發出的？若是在附近有人躲着，他不會毫無所覺的，除非那人的能耐比他還要大。

刹那間，他心頭劇跳一下。

驀地，又一聲微弱的呻吟響起，這一次他在留神提防之下，聽清楚是從破廟內傳出來的，立刻轉頭往廟內張望，一眼看到廟門口的左邊地上，倒着一個微微掙動着的人，看樣子，那人極力想撐起身，可惜力不從心。

絕無疑問，呻吟聲是廟內那人發出的。姓秦的還看到那人的左腰處一片血漬，由是斷定那人受了傷，而且受傷不輕，要不，怎會爬不起來？

看到是一個受了重傷，不能爬起的人，姓秦的不由鬆口氣，將劍把上的右手緩緩放下。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他自認是個俠義爲懷的人，當然不會見死不救，立刻轉身向廟內走去。

姓秦的一眼看到地上那人臉上一片黑氣，便知道他中了毒，立刻從身上取出一個小小的玉瓶，將地上那人——江俠儒翻轉來，從玉瓶中傾出三顆只有綠豆大小的丹丸，捏開江俠儒的嘴巴，將藥丸傾入他的嘴巴內，跟着將他扶坐起來，運起內家功勁，右掌抵在他的背心上，助他催動藥氣祛毒。

不一會兒，江俠儒臉上的黑氣漸漸退去，約盞茶時分，江俠儒突然呃地叫了一聲，張口吐出一口紫黑色的血，悠然醒轉過來。

姓秦的即時收掌，左手依然扶着江俠儒的肩頭，免得他倒下去。

「謝……閣下施救……」江俠儒虛弱地極想對姓秦的說話。「救命之恩……」

姓秦的打斷江俠儒的話，「閣下且別說話，快運功調息一下。閣下中的毒很歹毒，咱雖然給閣下服了清心解毒丹，並運功助你祛毒，可是，却不能將你體內之毒完全消解，只能夠將閣下體內之毒逼到傷口附近。閣下若要完全解去所中之毒，恐怕要找到那種解藥才成。」

江俠儒感激地道：「若非閣下施救，江某可能已毒發身亡——閣下之恩德，江某銘記心中，請問閣下大名怎樣稱呼？」

姓秦的道：「秦晉。」

江俠儒頓時雙眼一睜，喘口氣道：「閣下原來就是人稱鐵劍縱橫、四海游龍的秦晉遊俠！」由於激動的關係，胸膛起伏得很厲害。

「不敢當。」秦晉謙道。「秦某不過一個江湖浪客。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江俠儒喘了兩口氣，才道：「小姓江，名俠儒……」

秦晉失聲道：「原來是江湖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江大俠，請諒

秦某眼拙，久仰大名了。」

他本來想說「妻奴」的，發覺對江俠儒有點不敬，急忙將那兩個字嚥住。

事實上，江俠儒的外號確是「妻奴」，那是武林人公認的。說起「妻奴」這個外號，恐怕江湖武林中，沒有什麼人不曉得就是江俠儒。

「妻奴」江俠儒，可謂名動江湖武林。

顧名思義，江俠儒在他妻子面前，確實像個奴才，他妻子說一，他不敢說二，要他向東，他不敢向西。爲了妻子，不惜幹任何事。他的種種畏妻之舉，早已成爲盛傳江湖武林的笑話，「妻奴」的外號亦不脛而走，說得上名動江湖武林。

有人笑謔說，他的妻子若要他去替她找一個情人回來，他也會心甘情願去做。

事實上，秦晉聽聞眼前的人就是「名」動江湖武林的「妻奴」江俠儒，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正如他所說，聞名已久，今日終於見識了其人，想起流傳江湖、有關他的笑話，怎不敎人忍俊不禁。

江俠儒背對着秦晉，看不到秦晉臉上泛起的笑意，否則，一定會看出他的笑意包含的意思。「秦兄，在這裏遇上你，江某實在三生有幸。」

秦晉道：「江兄別再說話了，快請運功調息一番，秦某替你護法。」

江俠儒說一聲：「有勞了。」合上雙眼，運起自家內功心法，調息起來。

秦晉站起來，留意附近的動靜，替江俠儒護法。

約一頓飯工夫，江俠儒運功調息完畢，臉色精神都好了很多，站起身，抱拳對秦晉道：「秦兄，謝謝。」

秦晉還禮，「江兄腰上的傷口，需要料理一下。」

江俠儒點點頭，欲自行包紮腰眼上的傷口，秦晉已掏出金創藥和清心解毒丹，替江俠儒敷在傷口上。「江兄，你的傷口分明給淬毒暗器所傷，而且暗器很小，是誰如此歹毒，在暗器上淬毒？」

江俠儒咬着牙道：「耀武堂堂主柴丹，江某萬萬想不到，以鋼神拳柴丹的身份，居然使用那種歹毒的暗器，江某一時不愼，中了他的追風奪命釘，差點死在他手上。」

秦晉大感好奇。「江兄何事要跟柴丹拚命？襄陽跟樊城距數百里，江兄怎會與柴丹扯上恩怨的？」

江俠儒頓時忿怒得雙眼發紅，連聲音也有點顫抖。「耀武堂那個小白臉副堂主胡亮之在月前拐走了拙荊，江某一路追尋到樊城，江某便找到耀武堂去要回拙荊，那知道柴丹包庇屬下，拒不肯交出拙荊，江某自然不肯罷休，跟他們動手……」江俠儒一口氣將在耀武堂動手的情形說給秦晉聽，末了，忿憤道：「耀武堂柴丹一日不將拙荊交還，江某一日不會罷休！」

秦晉聽江俠儒說，爲了妻子而跟耀武堂的柴丹拚命，差點喪生，不由在心裏感嘆一聲，妻奴之名名不虛傳，現又爲了妻子跟人拚命。他這樣下去，恐怕終有一日會爲了他那個妻子而喪生。如此畏妻之人，眞是世間少有。

「江兄，憑你一人之力，恐怕不易從耀武堂中得回尊夫人，依秦某之見，還是另想辦法吧。」秦晉替江俠儒包紮好傷口。「何況，你身上所中之毒一日未完全解去，功力始終便會大打折扣。首要之務，還是先解去所中之毒，再說其他的！」

江俠儒搖搖頭，氣急敗壞地道：「不成！說什麼我也不能眼看着拙荊跟那個小白臉胡亮之在一起！每當想起拙荊在那小白臉胡亮之的手上，我便五內如焚，食不安寢，江某寧願死，也要得回拙荊。」

秦晉見江俠儒不可理喻，不再規勸他。「江兄到那裏去？」

江俠儒道：「返回城裏。江某在城中的泰安老棧住宿，秦兄可是到樊城去？」

秦晉點點頭道：「樊城就在眼前，怎能過城不入，好歹也住它兩三天，到處遊玩一下。」

江俠儒喜道：「秦兄既然要到樊城去，咱兩人正好一道去！江某投宿的客棧還有空着的房間，秦兄何不到那裏投宿，省却到處去找客棧。」

他有意到江俠儒那家客棧去投宿，是想看看江俠儒如何從耀武堂中得回妻子，必要時，他還有興趣助江俠儒一臂之力。

他是個天生好打不平的人。

* * *

剛用過晚飯，柴丹忽接壞消息：副堂主胡亮之遇害喪生，屍體在城外里許的一座小宅子內。

柴丹大驚，帶了幾個高手，急趕去瞧瞧。

胡亮之倒斃的小宅子是一座獨特宅院，附近沒有人家，週圍盡是修竹老松，清雅幽靜。

從室內的佈置看來，該是新入住的，因不少傢具都是新的。

看來，這地方是胡亮之金屋藏嬌之所。

所藏之嬌，當然是江俠儒那個嬌滴滴的妻子了。

對於這個所在，柴丹可是一無所知。對於這一點，他心裏亦很憤

怒。

身爲一堂之主，手下在外面的所爲，他居然一無所知，敎他臉上怎掛得住？

要不是胡亮之已死，他絕不會饒過他。

胡亮之是倒斃在小院子內的一棵樹下，一劍穿心而死，並沒有打鬥的跡象，柴丹不由得心頭一涼。能夠一劍便殺死胡亮之的人，其身手之高，恐怕他也不是敵手，耀武堂惹上這樣的敵人，恐怕不易應付。

不過，也有可能是給人暗算的。但柴丹却推翻了這個忖測。對於胡亮之的身手，他很清楚，憑胡亮之的身手，絕對沒有人能在正面暗算他——一劍奪命！

殺死胡亮之的奪命一劍，是從前面刺入胡亮之的心胸要害，透背而出的。

到底是什麼人殺死胡亮之？爲什麼殺他？

柴丹第一個想到的是江俠儒。但他馬上否定了那個猜想。

雖說江俠儒嫌疑最大，且有足夠的理由殺死胡亮之，可是，他不相信江俠儒在中了他的追風奪命釘後，還能夠一劍刺殺胡亮之。他很清楚中了他的追風奪命釘的人，縱使不立刻毒發身亡，在無法消解所中之毒的情形下，根本不宜跟人動手。所以，他不相信殺死胡亮之的人是江俠儒。況且，江俠儒從不用劍，使的兵器是兩根只有三尺長短的虎頭短槍！

至於第二個疑問，柴丹幾乎可以肯定，胡亮之的死，是因爲江俠儒的妻子。

從屋內發現的女子衣裙、脂粉等物，足以証實屋內有女子居留。再根據江俠儒所言，絕無疑問，跟胡亮之在一起的女子，正是江俠儒的妻子。

因此，他有兩個推測。

一是殺胡亮之的人是江俠儒的妻子顧玉蓉。

第二就是殺胡亮之的人是另一個人，但却是爲了顧玉蓉才殺死胡亮之。否則，顧玉蓉也應一併給殺死，如今却失了踪，極可能給殺死胡亮之的兇手擄走。

江湖上武林中使劍的人不知凡幾；使劍使得出神入化的高手沒有一百也有數十，若想從胡亮之身上致命的傷口——利劍刺出來的傷口——去判別或是追尋兇手，恐怕有如大海撈針。

既然一時間無從找尋到兇手的綫索，柴丹只好暫時擱下，吩咐手下將胡亮之的屍體抬回耀武堂，設下靈堂供本堂中人拜祭。

返回總堂後，柴丹心有不甘，親自對手下展開查問，主要是查問跟隨胡亮之的幾個較親近的人。終於給他查出，胡亮之早在大半年前，已暗自買下那個小宅院，五日之前，經已返回樊城，但却沒有返回耀武堂，跟江俠儒的妻子顧玉蓉在一起——躲在那座小宅院內快活。

柴丹是從一個一直跟隨胡亮之、聽他差遣的手下——林勇的口中盤問到的。

林勇還供出，是胡亮之不准他說出(向柴丹或任何人)他的行踪，若洩漏出去，便將他處死！因此，他不得不守秘，連柴丹也瞞着。

從林勇的口中，柴丹還知道，昨天胡亮之跟顧玉蓉還是好好的，換言之，昨天還活生生的。

由此推測，胡亮之是今日才遇害的。

對於林勇膽敢瞞着他這個一堂之主，替胡亮之保守秘密，柴丹大爲惱怒，除了杖責林勇之外，還將他逐出耀武堂。

爲了耀武堂的聲譽，柴丹下令派出人手追查有那些武林人物來了樊城。

＊　＊　＊

江俠儒不顧身上的毒還未解去，於半夜時分夜探耀武堂。

秦晉一直留意江俠儒的舉動，由於他就住在江俠儒隔壁的房間，加上他一直沒有睡——留意隔鄰房中的動靜。所以，他及時發覺江俠儒於半夜溜出房間，從後牆溜出客棧，他馬上暗中跟踪江俠儒。

他這樣做，可說好管閑事。

江俠儒來到了耀武堂附近，悄然掩到側面的圍牆下，縱上牆頭，往牆內察看一會，耀武堂內黑沉沉的，只有前面大廳的一側，有燈火透亮，當他確定牆內附近沒有哨樁，馬上輕巧地往牆內跳下去，飛快地向大廳一側透出燈火的地方掩去。

透出燈火的地方原來是大廳一側的偏廳，也就是耀武堂付堂主的靈堂。由於廳前點了長明燈，加上靈堂上香燭長燃，再加上掛着的白燈籠透出燈光，靈堂內外倒是一片光亮，但却給人一種陰慘慘的感覺。

江俠儒以爲，深夜時分依然有燈火亮着，那裏必然有人未睡，掩過去瞧瞧，說不定會有收穫。

那裏——偏廳果然有人站在靈堂前守靈。守靈的是四個耀武堂門下。江俠儒掩到近前，才發現那是靈堂。

匿在暗處窺着，看到掛在靈堂前的燈籠上白紙藍字寫着一個大大的「胡」字，心裏納悶，暗自道：午前我來的時候，那裏是個偏廳，怎麼如今變了靈堂？是了，大概是給我擊殺的幾個耀武堂的門下停屍在

那裏，所以改做靈堂。

但他馬上否定了剛才那個想法。

——死去的不過是耀武堂的門下，又不是什麼有身份的人物，柴丹才不會給他們設下靈堂。還有，白燈籠上寫着大大的一個胡字。赫！莫非是那個小白臉副堂主胡亮之？他可是一人之下，衆人之上。只有他死了，耀武堂才會給他設下靈堂。可是，姓胡的小白臉怎會忽然身亡？

江俠儒心裏不住猜想，突然他又有一個猜想。

莫非這是耀武堂佈下的騙局，讓我以爲姓胡的小白臉死了，柴丹便可以推得一幹二淨，堵住我的口，敎我無從追索顧玉蓉？嘿嘿，一定是這樣，我才不上這個當！

他越想越加肯定，心裏冷笑連聲：我江某人可不是白癡呆蛋，會給你們騙倒！哼哼，待我探查清楚停放在靈堂上的屍體是否姓胡的小白臉。

驀地，他在心裏連說幾個「不」字，暗自慶幸道：柴丹那廝早前向我施放追風奪命釘，分明要將我置諸死地。說不定那是一個陷阱。他們算準我一定不會相信姓胡的死了，我一定會驗明正身，那條屍體是着人假裝的，只要我潛入靈堂內察看，那就中計上當，那條假裝的屍體乘我辨認時，冷不防向我出手襲擊，嘿嘿，我恐怕躲避不過那一下突襲！能夠倖免才怪。

一念及此，他馬上打消了潛入靈堂內「驗明正身」的念頭，心念一轉，又給他想到一個主意。

哼哼，你有賊公計，我有狀元才。我來個火燒靈堂，不就可以戳穿你們的詭計，從而確定是否一個陷阱！

主意既定，他馬上往大廳後面竄去，打算繞到靈堂——偏廳後面，放一把火。

可是，他身形剛動，立刻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厲喝給震住。「赫！何方鼠輩，膽敢摸黑潛入本堂，本堂又豈是任人來去的地方！」

隨着那一聲斷喝，附近二丈外的地方突然火光通亮，一個個耀武堂的門下手執火把，現身出來，將那一片地方映得亮晃晃的，敎人無所遁形。

江俠儒頓時暴露在火把光下。

既然無所遁形，江俠儒只好挺身站前一步，只聽一個聲音詫異地道：「江俠儒，原來是你！」

人隨聲現，火把光下，只見一人排衆而出，出現在江俠儒眼前。

那人不就是耀武堂堂主柴丹！

江俠儒倒抽一口冷氣，暗自盤算如何才能脫身，口裏却冷厲地道：「柴丹，正是江某，你道是誰？」

柴丹上下瞧了江俠儒一眼，故作詫訝道：「哈哈，你居然沒有死，好命大啊，眞想不到。乍見之下，還以爲見到鬼，看清楚，活生生的！看來要加重追風奪命釘上的毒藥分量……」

江俠儒不想聽柴丹說下去，厲聲道：「柴丹，你又要什麼花樣？使出詐死一招，佈下這個陷阱，欲置江某於死地嗎？」

柴丹不怒反笑。「姓江的，未免太抬舉自己了。憑你也能夠一劍刺殺胡亮之？不怕對你說，柴某佈下人手在靈堂附近埋伏，要對付的不是你，是殺死胡亮之的兇徒！那知道你却闖了進來！嘿嘿，你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追風奪命釘釘不死你，本堂主今番要將你躺着抬出去。」

江俠儒一副豁了出去的樣子，道：「江某若不得回妻子，決不罷休！」

一頓，又道：「你說姓胡的死了，騙誰？江某縱使是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

柴丹居然沒有馬上下令手下攻擊江俠儒，還放緩聲音道：「江俠儒，柴某給你看個清楚明白，本堂胡副堂主是死是活！敎你死得瞑目！」

江俠儒挺挺腰脊，「正要看個究竟！」

「還站着幹嘛？」柴丹大步往靈堂走去。

江俠儒相距七八尺遠，跟着走入靈堂。

手持火把及刀槍的二三十個耀武堂門下堵在後面，在靈堂前站下來。

靈堂內燈火陰慘，在靈堂的後面，停放了胡亮之的屍體。

柴丹逕自走到靈床前，轉身對江俠儒道：「姓江的，看清楚這屍體是否胡亮之，他是死是活！」

江俠儒沒有作聲，走到靈床的另一邊，但却距靈床約四尺左右，一副小心戒備的樣子。

柴丹哼了一聲：「你已是煮熟了的鴨子，柴某何用暗算你！」伸手一把扯下蓋在屍體上的壽被，那條屍體便暴露在江俠儒的眼前。

胡亮之那條屍體慘白僵木，胸上的致命傷口觸目驚心。原來柴丹還未着人替胡亮之換掉染了血的衣衫，仍然穿着倒斃時的那套衣衫，此時的胡亮之，就算是小孩子也看出，已是個死人，而且死了有一段時間。

江俠儒瞪大眼看着胡亮之的屍體，呆了。

「怎麼樣，看清楚那是一個死人了吧？」柴丹冷冷道。

「不！姓胡的無緣無故怎會死了！」江俠儒忽然慘叫起來：「柴

丹，我不相信！你騙我。」

柴丹冷笑連聲道：「姓江的，眼見的還會假？要是仍不相信，大可上前驗明正身！」

江俠儒果眞走到靈床前，驗明正身。

探鼻息，揑臉皮，再仔細察看那個致命的傷口，一切都是眞的；確是胡亮之其人，絕對沒有氣息，致命的傷口實實在在。

至此，江俠儒不得不相信胡亮之確實死了，而且如假包換。

「沒話說了吧？」柴丹冷冷盯着江俠儒。「該死心了吧？」

江俠儒突然像瘋了般狂叫起來：「姓胡的死了又怎樣？他拐了我的妻子，一定要交出來！」

「姓江的，你講不講理？」柴丹怒道。「柴某根本未見過你的女人，你要我交出來，豈不是向出家人——尼姑要孩子！放你的狗屁！」

江俠儒居然蠻不講理：「姓胡的是你的手下，他的事便是你事！他死了，江某當然向你要人。還不交出江某妻子！」

「好一個混賬王八蛋！」柴丹怒極反笑。「跟你這種混人有理也說不清。你要人麼？好啊！柴某送你到閻王老五那裏，找胡亮之去要回你的愛妻吧！」話落，跟着喝一聲：「動手送這混人到陰曹地府去找胡副堂主！」

守在堂外的那些門下轟應一聲，四個耀武堂高手幾乎不分先後，衝上靈堂內，向江俠儒攻擊。

江俠儒急忙展動身形，出掌拒敵。

由於他所中的毒尚未解除，只是暫時將之逼在腰眼附近，因此他不能妄運眞氣內勁，以免毒氣因而擴散蔓延，這就令到他的身手跟掌勁大打折扣，起先還能夠支撐，可是十招不到，他已抵擋不了四個耀武堂高手的聯手攻擊，一個閃避不及，右腿側給扎了一槍，痛得他斜跳開去，還未站穩，一把刀已挾着銳風疾斬向他的身上，嚇得他一縮身，斜閃開去，刷一聲，那道刀光削下他一塊衣角來。

江俠儒出了一身冷汗，一掌擋開一個高手刺來的槍尖，却又給另一個高手冷不防踹了一脚，跌倒在地。

兩把刀，一根槍立刻往他身上招呼。

江俠儒怪叫一聲，急忙往橫疾滾，躲得過兩把刀，却避不過那根刺向他臀部近大腿部位的那根長槍。

槍尖已刺入他臀部附近的皮肉上。

一道銀光如電光石火般自簷上激射入靈堂內，「噗」一聲射擊在持槍刺向江俠儒的那個耀武堂的高手身上。那個高手悶叫一聲，撒槍倒地，刺在江俠儒臀上的槍尖僅僅刺破他的皮肉，那根長槍便也丟落在地上。

堂內包括柴丹在內的所有人都來不及有所反應的時候，一條人影亦自簷上如穿簾燕子般，射入靈堂內，落在驚魂未定的江俠儒身旁，手上的烏芒掣閃，鏗鏗兩聲，兩個揮刀斬向江俠儒的高手給震得跌退開去，兩把刀亦給磕歪開去，同時響起一聲疾喝：「住手！」

四個攻擊江俠儒的高手都給那突如其來的人喝聲震住。

柴丹亦心弦震顫——突然殺出來的人身手好不厲害！

靈堂內的燭火幾乎給那條掠射入內的人影帶起的勁風撲熄，明暗不定。

「秦兄，是你！」江俠儒驚喜不已，緊緊握住站在他身旁的那個人的雙手。

那個人當然是秦晉。

秦晉跟踪江俠儒到耀武堂，江俠儒給埋伏在靈堂附近的柴丹及其手下發現，並現身將他圍困起來的時候，秦晉經已匿伏在靈堂的瓦面上，及至柴、江兩人進入靈堂，所說的話，他都聽得一清二楚。對於江俠儒的無理取鬧，他只是不以為然，覺得他為了一個不忠的妻子而不惜與耀武堂的人拚命，又覺得他是一個渾人——不可理喻的渾人，但對柴丹之所為——不但乘人之危(江俠儒受傷中毒仍未解除所中之毒)，還以衆凌寡，加上他不忍見死不救，便激起了他的俠義之心，於是出手相救。

他這個人性善鋤强扶弱。

「嘿嘿！原來還有幫手！柴某失察了！」柴丹很快便鎮定下來，上下打量着秦晉：「閣下何人，報上名來！」

秦晉答道：「浪蕩江湖一漢子，秦晉。」

江俠儒接口道：「秦兄就是江湖人稱鐵劍縱橫、四海游龍秦晉兄！」

柴丹能夠在江湖上立足，除了本身能耐之外，對江湖上的人事絕不會孤陋寡聞，對於秦晉的名頭，怎會沒有聽聞。「原來是鐵劍秦晉！柴某久聞大名，果然是一個人物！怎麼會跟妻奴江俠儒這種有失咱們男子漢顏面的渾人走在一起，倒是意想不到。」

秦晉焉會聽不出柴丹話中的譏諷之意，正要說話，江俠儒已說道：「秦兄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江某若是渾人，你便是混蛋！」

柴丹沒有理會江俠儒說的話，對秦晉道：「閣下眞的要插手本堂跟姓江的之間的糊塗過節？」

秦晉道：「柴堂主，請看在秦晉薄面，讓秦某跟江兄離開貴堂。」

不等柴丹答話，江俠儒已說道：「秦兄，若姓柴的不交還江某妻子，江某死也不會離開這裏！」

秦晉按捺下心裏的不滿，對江俠儒道：「江兄，先前你跟柴堂主說的話，秦某都已聽到，眼前胡亮之已死，尊夫人若在耀武堂內，柴堂主怎會不將她交還給你……」

柴丹料不到秦晉會幫他說話，頓時對秦晉「另眼相看」。「秦兄，柴某一而再，再而三向他說明，他的妻子根本不在本堂，如何將人交出？他硬是不相信，無理取鬧。柴某吞不下那口烏氣，才動手對付他！跟他這種不可理喻的人有理說不清，除了動手，還能夠怎樣？」

江俠儒叫道：「姓柴的，你才不講理，一派胡言！拙荊給姓胡的拐走，並一直跟他在一起，如今他人死了躺在這裏，拙荊當然在你這裏！這道理三歲小孩也懂啊！騙得了誰？」

秦晉聽江俠儒那樣說，想想，覺得也有道理，正要反問柴丹，柴丹已開口道：「姓江的，你只知胡亮之的屍體躺在這裏——本堂內，可知道他是在那裏給人刺殺的？」

江俠儒不加思索便道：「屍體躺在這裏，他當然是在這裏給人殺死的了！嘿嘿，說不定殺死胡亮之的人，就是你！」

柴丹氣得幾乎七孔生烟，吸口氣，壓下心裏的怒氣。轉對秦晉道：「秦兄，柴某這個生性風流的手下，是在城外里許的藏嬌金屋內遭不知何許人一劍刺死的！他的屍體倒斃在那裏，柴某接報後，趕到那裏去，屋內除了倒斃在地的他本人外，沒有別的人，但却遺下一些女子的衫裙及脂粉等物，柴某由此推測，柴某這個手下死前，極可能正跟一個女子在那個小宅院內，他給人刺殺後，那個女子一是給兇徒擄走，二是逃了。說不定刺殺他的人，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女子！柴某除了派出人手追查兇手的下落外，能夠做的便是將屍體抬回本堂停放。雖說他瞞着柴某在外金屋藏嬌，畢竟他是本堂的人，他遇害，本堂當然要負起殮葬之責。」

一頓，又道：「柴某見到的是一個死在別處的手下，之前根本沒有見過他，他亦沒有回過本堂，試問柴某怎會見過姓江的妻子，還將她收藏起來！柴某見到的，只有這個死去的手下！」

秦晉聽了柴丹那番話，覺得柴丹並不是一個仗勢欺人，不講道理的人，對他的觀感頓改。認為他那番話未嘗無理。

「姓柴的，那不過是你的片面之詞，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江某也不相信！」江俠儒搶着說道：「別當秦兄跟江某是傻瓜！」

柴丹沒有動氣，對秦晉道：「秦兄，柴某可以找來漾福長生店的仵工作証，証實柴某所言不是杜撰胡謅。」

話聲剛落，跟着又道：「長生店的仵工抬着胡亮之屍體返回本堂時，沿途有不少路人及店家看到，那些人都可以証實柴某所言屬實。」

秦晉點頭道：「柴堂主，秦某雖則對閣下所知不多，但聽你剛才所言皆有根有據，秦某不由不相信你說的話……」

「秦兄……」江俠儒氣急敗壞地打斷秦晉的話。

可是，又給秦晉將他的話截斷。「江兄，凡事皆要講理。對於你的心情，秦某很明白。但是，也不能罔顧事實，不相信別人的話。請江兄你平心靜氣思想一下，相信你便不會……胡鬧下去。再說，若尊夫人確實不在耀武堂內，縱使你將耀武堂夷為平地，柴堂主也交不出尊夫人。甚至你拚掉一命，亦無助於你找回尊夫人。江兄且聽秦某一言，若要找回尊夫人，便該查明此中眞相，才有機會找回尊夫人。莽衝魯撞，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一番話說得江俠儒啞口無言，瞪着雙眼，看看秦晉，又瞧瞧柴丹，半晌，才道：「秦兄，暫且聽你的，不過，無論如何，江某也要找回拙荊。否則，江某跟他(說時拿眼瞪視着柴丹)沒完沒了！」

柴丹哼了一聲，沒有作聲。

秦晉對柴丹道：「柴堂主，為了顯示你的誠意，可否將解藥交給江兄，讓他解去所中之毒？」

柴丹倒也爽快。「秦兄，柴某看在你的份上，給他解藥。」說完，從身上取出一個只有拇指大小的紫玉瓶，倒出一顆比綠豆還小的丹丸，遞給江俠儒。

江俠儒立刻伸手接過，放入口中，吞下去。

「柴堂主，謝謝。」秦晉抱拳向柴丹致謝。

柴丹忙還禮，道：「秦兄別客氣，說實話，柴某也想盡快找到……他的夫人，免得他寅時卯刻到本堂來胡鬧。」

江俠儒欲開口說話，秦晉急急說道：「江兄，你剛服了柴堂主的解藥，別急着說話，還是先運功催動藥力，將體內的毒化解消除。」

江俠儒立刻閉嘴，運功催發藥力。

（未完・一）

天下第一幫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曉以大義獨闖山　智勇雙全鬥羣雄

上文提要： 展玉翅苦苦尋找當年授其絕藝的幪面師父，原來是張三奇。比鬥之餘，張三奇對展玉翅的武功精進讚嘆不已。當下向武當一衆宣佈，看在展玉翅份上，與武當之仇一筆勾銷。綠林頭目陸源對寨內諸葛神倒戈之事束手無策，求助於展玉翅，展玉翅只好去暗中支持諸葛神的劉家寨，勸劉寨主勿插手……

「小的不清楚……」

說着話，見第二道暗哨的嘍囉跳了出來，老趙機靈地道：「這位是要來找寨主的。」他以此法一直把展玉翅帶至大寨外。「少爺可否先在此稍候，待咱們通報後……」

「不，帶我到聚義廳等候吧！請告訴劉七刀，說展玉翅有事來拜山！」

那幾名嘍囉沒奈何，只好硬着頭皮帶展玉翅到聚義廳，又恐他搗亂，只派一人進內堂通報，廳裡有嘍囉低聲問展玉翅之來歷，展玉翅均假裝聽不到，大馬金刀地坐在椅上。

俄頃，一聲吆喝，自裡面走出幾個人，爲首一位年在五十多歲，臉白無鬚，身材瘦削，看來是位頭目，「閣下是展玉翅？那一位是展玉翅？」

展玉翅反問：「閣下便是劉家寨寨主？哈哈，不知江湖上、武林中有幾位展玉翅？」

「在下正是劉雪匡！劉某只知丐幫中有一位叫展玉翅的，不知是否閣下？」

「在下正是丐幫展玉翅！」

劉雪匡在正中那張虎皮交椅上坐下，淡淡地道：「劉家寨與丐幫並無交情，亦無瓜葛，不知幫主今日上山，有何指教？」

「不敢當，其實在下今次上山，目的是想勸勸寨主莫爲小事而在綠林中大動干戈。」

劉雪匡哈哈大笑：「展幫主只身爲叫化子頭子，還要管咱們綠林？在咱們綠林好漢眼中，盟主由誰來當可是件大事，而非小事！」

「綠林之事，在下不想多管，但聞說貴寨拉了通天丐幫及不怕窮出來助戰，則他們爲何可牽涉綠林之爭？不知寨主如何解釋？」

劉雪匡微微一怔，半晌方打了個哈哈掩飾窘態。「劉某可以告訴幫主，並非劉某請他們相助，而是他們自願爲綠林主持正義！」

展玉翅微微一笑：「是不是正義，在下不欲在此時與寨主討論，在下只希望通天丐幫及不怕窮不要介入，否則很容易引起武林一場風暴。」

「這可不是劉某管得來的！」劉雪匡回頭對手下道：「請郝幫主出來一下！」

展玉翅想不到郝拓尚在寨內，忙道：「可否把『中條二叟』及『黃河三妖』也都請出來？」

劉雪匡大笑。「有何不可？幫主有甚麼話大可跟他們說，不過若勸說不動，可不要怪我！」

展玉翅笑笑。「自然不會怪你，不過若因此掀起腥風血雨，武林中可有不少人要怪你了！」

「古往今來，大戰前夕有人助

陣，屢見不鮮，所謂得道多助，乃天公地道之事，難道他們反而有罪了？」

說着話，內堂又走出八九個人來，爲首那人可不正是死敵郝拓？背後那幾位也是「舊相識」黃河三妖及曲俊斌等人。

郝拓一見到展玉翅便色厲內荏地大笑起來。「老夫今日能見到展幫主，眞是三生有幸！」

展玉翅不動聲色，淡淡地道：「別來無恙？在下以爲郝幫主已退隱山林，享受清福，想不到雄心壯志不減當年，佩服佩服！」

劉雪匡道：「諸位且坐下慢慢聚舊。」

衆人坐下，展玉翅即問：「聽說郝幫主欲插手綠林紛爭，彼此是明白人，何不坦誠相告，到底目的何在？」

「老夫覺得諸葛神最適合當總瓢把子，聽說有許多人反對，爲主持正義，故此拔刀相助，希望那些不識時務者能知難而退，避免一場屠殺！」

「諸葛神反叛陸源，這種人也跟正義扯上關係？」

「照展幫主此說，天下間那有棄暗投明一事？陸源是甚麼好東西？他爲百姓爲綠林做過多少好事？展幫主必定十分清楚，可否告訴一下老朽？」

展玉翅不由語塞，事實上陸源也不是甚麼好東西，是以他略爲沉吟即道：「在下並不是爲陸源做說客，只希望丐幫中人不可牽入綠林之爭！」

郝拓大笑：「展幫主雖然年少有爲，不過如今還不是天下丐幫之盟主，似乎不能對老朽下達甚麼命令！」

展玉翅道：「在下只是相勸而已，不但勸你，也希望曲兄不要淌渾水，此乃在下衷心之言。」

郝拓和曲俊斌同時反問：「咱們不聽勸告，便如何？」這刹那，大廳內數十對眼睛齊落在展玉翅身上，空氣倏地緊張。

展玉翅不爲所動，一字一頓地道：「若諸位不聽勸告，在下說不定也只好介入了！」

郝拓大笑：「後生小子說話可得先考慮清楚，你縱有三頭六臂之能，但擋得住數十高手麼？」

展玉翅沉聲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明知不可爲，尚且要一試，何況不是不可爲！假如貴幫及天府不怕窮目的是欲統一天下丐幫，那大可以召集天下丐幫於一堂，彼此商量交談，亦未嘗是件好事，若以武功征服天下叫化子，在下可以告訴你，此路行不通！」

郝拓臉色一變，隨即打了個哈哈。「展幫主想得太多，扯得太遠了，老朽並無此意，何況老朽自知不是你之對手，在你尚在人間時，怎敢存此奢想及大欲？」

展玉翅冷笑一聲：「此點在下是相信，你頂多只能當個幫兇，不過是替樂知足牽馬執鐙而已，可惜他今日不在，你亦不能代表他！」回頭向曲俊斌：「曲兄來此，目的何在？」

黃河三妖之黃有道快口道：「你管得了咱們來作甚？」

曲俊斌冷冷地道：「聽說此處有熱鬧看，老夫在山上無聊之至，是故來湊湊熱鬧，展幫主有何指教？」

展玉翅嘆息道：「你何不返回中條山去享福？替樂知足、諸葛神賣命，你以爲能得到甚麼好處？」

「曲俊斌不準備得到甚麼好處，只是帶徒弟出來歷練歷練而已！」

他說得尚算客氣，但另一位老頭，與他齊名之楊伯川，便有點不客氣了：「你便是在嘉峪關傷了我記名弟子的那位小子麼？」

展玉翅反唇相稽：「你便是臭名昭著又不成器的黃從海的倒霉師父，尚未請教大名？」

「楊伯川！」楊伯川倏地長身而起。「昔日你欺我徒兒，老夫尚未跟你算帳，今日還敢侮辱我？」

「不知閣下心目中之『欺』字如何解釋？若論年紀，令徒比在下大得多，若論人數，亦比在下多，我沒跟你算教徒無方之罪，你反而怪起我來了，在下勸你們回山是好心，你莫狗咬呂洞賓！」

楊伯川勃然大怒：「老夫今日便領教一下你之高招，你敢不敢下場？」

展玉翅反問：「在下先問一句，你們幾個人下場？是中條山的人全下，還是此刻在場的人全下，抑是劉家寨內的人全下？在下若不問清楚，反要被閣下罵欺侮你了！」

這句話把楊伯川氣得滿臉漲紅。道：「就老夫一個討教！」

「咱們先把話說清楚。第一是爲了印證武功還是拚個生死？第二你若敗了當如何？」

這一問倒把楊伯川給問住了，他見對方如此鎮定，一副全不把自己放在眼內之態，信心登時減了一半，半晌說不出話來，展玉翅語氣稍緩，道：「你我並無深仇大恨，此場志在切磋，當然不宜拚生拚死，否則便失去在下此番上山之原意了！」

他目光一掃，見楊伯川不反對，續道：「由你同曲兄一起下場切磋如何？假如在下輸了，便再不理此間之事，若閣下跟曲兄不幸落敗，也請諸位帶着徒弟返回中條山

如何？」

郝拓忙道：「兩位千萬不要墜其奸計！」

「公公正正切磋武藝，有何好？郝幫主若不甘寂寞，稍候在下再向你討教！」

楊伯川有點後悔自己太過衝動，但話已說出口，若不答應將落人以話柄，不由十分爲難，乃拿眼望一望曲俊斌。

曲俊斌心知展玉翅厲害，但一來心存僥倖之心，因可與老搭檔聯手，借機挽回在嘉峪關那一敗；二來此次來劉家寨，乃楊伯川與樂知足之交情，他本人並不大贊成，蓋他看不起綠林中人，若敗給展玉翅，正好乘機離開，且敗在展玉翅手中，臉上也不太難看，是以高聲道：「如此倒十分公平，曲某贊成！」

他這麼一說，楊伯川自然更不能反對了，當下三人走下大廳前庭院，其他人亦紛紛出廳觀戰。展玉翅抱拳道：「所謂拳脚無眼，稍候若有冒犯，盼兩位見諒！」

他一改態度，令楊伯川對他觀感有變，乃回道：「咱們學武之人，誰未挨過拳脚的？放心，各安天命！」

「兩位請！」展玉翅再一抱拳，也不立門戶，就隨隨便便地便當中一站。「兩位可用兵器！」

曲俊斌向楊伯川打了個眼色，兩人同時抽出長劍來，一前一後將展玉翅夾在中間。

三人佇立了半盞茶工夫，楊伯川首先忍不住，長劍倏地向展玉翅後背刺出，同時道：「看招！」他一動，曲俊斌亦立即配合他，長劍一抖，泛起幾朵劍花，封住展玉翅左右兩側，不讓他閃避！

他倆一動，展玉翅才動，只見他身子一縮，倏地仰身臥地，恰好躲過楊伯川那一劍，左手反手一扣，抓向楊伯川之足踝！

曲俊斌已吃過一次虧，格外留神，展玉翅一倒地，他長劍立即直刺其小腹！不料展玉翅右手已抽出打狗棒來，輕輕一格，便將長劍震開，再一個翻身，一挺腰，人已站直起來，隨即如魚兒一般縮後兩步，變成面對左右兩個敵人，避免腹背受敵。

曲俊斌忙隨他後退，欲保持前後夾攻之勢，可是展玉翅打狗棒揮處，已將其去勢完全封住！他驟然急攻七棒，招招不離要害，迫得曲俊斌手忙脚亂，而楊伯川亦不敢走開，只好自側攻上來解圍！

展玉翅右袖一揮，又將他圈住，不讓對方形成夾攻之勢！他跟張三奇一戰一談，武功又更進一步，揮洒自如，攻守有緻，奇招妙着，信手拈來，隨心所欲。

石階上的人只覺他十分輕鬆、瀟洒、好看，却未能看出眞正好處來。但楊伯川和曲俊斌可不同了，只覺那根打狗棒，力蘊千鈞，就像是勾魂使者般，隨時能取人性命，只鬥了一會兒，額上已見汗跡！

曲俊斌心中忖道：「這小子爲何又比上次厲害多了？」只覺一身本領，在對方拑制之下，發揮不了六七成來，十分窩囊！對方像魔鬼一般，自己長劍剛遞出去，往往已被猜破所攻何處，而事先便遭反擊空門，是故縛手縛脚，完全施展不開。

楊伯川鬥了一陣亦方了解對方武功實遠在己之上，又羞又慚又怒。他心情不能平靜，形勢更爲惡劣，旁觀者都暗嘆：「中條二叟原來浪得虛名之輩！」

劉雪匡心中更道：「少了這一羣飯桶還省了點糧食，就不知道幫主爲何這般看得起他倆！」

三人鬥了七八十招，展玉翅存心立威，不想再拖下去，忙加强進攻，楊伯川一怒之下，不顧一切反攻起來。

這一反攻，反因爲急躁而露出破綻，展玉翅好整似暇，打狗棒專門尋隙抵縫，那楊伯川攻得雖急，但却鬧得滿頭大汗。忽然他耳畔聽到了一個如同蚊吶之聲音：「楊前輩難道至今還存僥倖之心？」

楊伯川微微一怔，轉頭找尋，却見展玉翅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心頭一跳：「這小子竟已練成『傳音入密』之功夫？」

耳畔果聞那聲音續道：「晚輩展玉翅我有把握十招之內取勝，若兩位不介懷的，晚輩便要施殺着了！嗯，再給你們十招工夫考慮！」

楊伯川尚未考慮，曲俊斌已跳後喝道：「且停！」隨即又抱拳道：「展幫主神功蓋世，老漢自嘆不如，佩服佩服！」楊伯川孤掌更加難鳴，也只好抱拳認輸。

「承讓承讓，改天晚輩再上五老峯，與兩位切磋切磋！」展玉翅明顯地暗示他倆，須滾回五老峯。

曲俊斌倒十分知趣，道：「老漢隨時歡迎大駕光臨！」回頭又對徒弟道：「還不快走！」他那幾位徒弟本想跟隨師父下山闖盪江湖、揚名立萬，不料刀尚未出鞘，便又要返回山上，心中十分不快，快快地跟在曲俊斌背後出去。

楊伯川轉身對劉雪匡道：「寨主，請轉告樂幫主，說老朽藝不如人，有負其美意，十分抱歉，也歡迎樂幫主及劉寨主大駕光臨寒山！」他一揮袖，也率徒弟下山了。

展玉翅噓了一口氣，抬頭問郝拓：「郝幫主不是對在下恨之入骨

麼？在下等你下場指教！」

這是公然挑戰，郝拓又怒又怕，下場自知不敵，不下場老臉無處可擱，正在爲難處，劉雪匡開腔了：「郝幫主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展幫主今日你是來踹寨的，咱們可不會跟你講甚麼武林規矩，再不離開，劉某可不客氣了！」

展玉翅正要先煞煞他們之威風，是以故意問道：「不知劉寨主若不客氣，會使出甚麼霹靂手段？」

劉雪匡臉上微微發熱，却色厲內荏地道：「你如此放肆，便休怪劉某要下令圍攻了！」

展玉翅仰頭大笑：「寨主請快點下命令，在下正想見識見識，拖延時間，延誤戰機可是你的責任啊！」

劉雪匡惱羞成怒地叫道：「大夥兒一齊上！」

四周立即湧出不少嘍囉，展玉翅笑道：「寨主這不是草菅人命麼？」他拳打脚踢、棒打腿掃，只一陣工夫，便見那些嘍囉又像潮水般退下去。展玉翅輕喝一聲，向大廳飛去！

他人在半空，即聞一陣暗器破空之聲，迎面而至！只見他打狗棒一掃，三把飛刀已落地！他身子微微一沉，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再次騰起，向發射飛刀的郝拓飛去。「郝幫主要指教，爲何剛才不敢下場？」

郝拓老謀深算，趁展玉翅人尚在半空，打狗棒急刺展玉翅前胸！

展玉翅手中棒一掃，將對方之棒格開，並借勢橫飛八尺，但見幾件單刀急砍而至，他棒尖在地上一點，再凌空打了個觔斗，飛越嘍囉頭頂，人反在其後，只見他脚踢棒打，即聞一片慘叫聲。「你們何必來送死？再執迷不悟，便休怪展某手下無情！」

劉雪匡狂叫道：「展玉翅，你只欺侮小人物，算甚麼英雄！」

展玉翅冷笑道：「在下正想跟劉寨主及郝幫主比劃比劃！」那些嘍囉只圍着他，不敢再輕舉妄動，一見他走過來，便紛紛讓開，是以展玉翅一直走至郝拓面前，「不知郝幫主是否肯賜教？」

郝拓在此情況下，不敢多言招辱，不吭一聲，揮棒便打，展玉翅以棒對棒，使的都是打狗棒法，而且出自同源；但細看之下，便覺展玉翅的棒法，在精細之處，與郝拓有很大之不同，且每能制敵機先，只十多招，郝拓棒法已經散亂。

劉雪匡見狀急忙仗刀衝過來助陣，展玉翅道：「來得好，省得我分批打發！」他手腕一振，打狗棒分打兩人，仍主力攻打郝拓。

大廳內嘍囉們圍成一圈圈，擠得水洩不通。展玉翅大發神威，料敵機先，往往郝拓打狗棒未到，他已事先反攻對方破綻，弄得郝拓滿頭大汗，手足無措，旁觀者心中都暗自嘀咕：「這姓郝的老匹夫，爲何如此不濟？」却不知展玉翅對郝拓之底子瞭如指掌！

忽聞展玉翅大叫一聲：「着！」

原來郝拓狗急跳牆，立志扳回面子，不用打狗棒法，而亂打亂刺，反而被展玉翅在其肩上抽到一記！

這一記之後，他心神更亂，右腿又再吃了一記，三招過處，下盤空虛，被展玉翅用絆字訣絆倒，摔了個狗吃屎，旁邊之嘍囉見他摔得狠狽，都忍不住笑起來，展玉翅哈哈笑道：「在下只知狗吃屎，却未聞本行弟子也會來這一招，郝老呀郝老，你丟盡了咱們叫化子的臉啊！」

郝拓知他戲弄自己，自地上爬了起來，雙眼盡赤，怪叫道：「展玉翅，你有種便殺了老子！」他顏面盡失，反而豁了出去，出手盡是玉石俱焚、兩敗俱傷的招式，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倒也被他爭回不少攻勢。

展玉翅仍好整以暇，以半力應付，劉雪匡只能在遠處，似走馬燈般團團轉，他氣急敗壞地叫道：「快來！」立時來了幾位頭目助陣。

展玉翅打狗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人如穿花蝴蝶般，在人叢中翩翩起舞，俄頃，郝拓後背又被抽了一記，緊接着一個頭目被戳中麻穴，又被展玉翅飛起一脚踢開，再過半盞茶工夫，又有兩個頭目中招。

劉雪匡大怒：「你們全部上來！」他說話分神，展玉翅之打狗棒在他額上抽了一記！

郝拓那襲破袍，益發破碎，展玉翅嘆惜道：「你好好的通天丐幫幫主不幹，來趁熱鬧，豈不是自取其辱？」

「老子今日跟你拚了！」

「啪！」展玉翅又在其腰上抽了一記！這一記十分沉重，只打得郝拓痛叫起來，「你今日雖然要拚命，只怕連少爺的衣角也沾不着，我好心放你一條生路，你若硬是不願活下去，少爺只好成全你了。」

剎那間，又湧來了十多個嘍囉，展玉翅大怒：「劉雪匡，你要草菅人命，可怪不得我！」只見他動作倏地加快，一陣「劈劈啪啪」的聲音過去，眨眼間，倒了一大片，而劉雪匡小腿上又再被抽了一記，打得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老郝呀，你自己不要命就好啦，還要別人來陪葬，你往日的威風去了何處？」

只聽郝拓大叫一聲：「都給我

停手!」

他聲若霹靂，震得人人耳鼓嗡嗡作响，衆人不自由主地住了手，展玉翅收棒道：「也罷，聽你的好話!」

郝拓喘着氣道：「你們都停手，讓老子一個跟他拚命!」

「少爺也有話說!」展玉翅道：「我只想你退出這場綠林風暴，並不想取你性命，否則你有三條命也早賠光了!」

郝拓心中付道：「這小子要求這麼低，老夫何不騙他一下?」當下打了個哈哈。「其實再怎麼說，咱們也有一段香火緣，好歹也有同幫之誼，又無不共戴天之仇恨，當然無須拚命，老夫只是礙於情面，是以才不得不來，你該知道我已早不理江湖事了!好，老夫答應你，立即離開此地!」

劉雪匡大驚：「老郝，你這樣太不夠意思吧?」

「人各有志，請寨主多多體諒!何況老夫還想多活幾年!」郝拓抱拳道：「諸位，後會有期了!」

他言畢要走，却讓展玉翅喚住：「郝老慢走!假如你等我離開後又回來，少爺不是變成冤大頭了麼?」

郝拓厲聲道：「你待怎地?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若不相信我的，大可以跟着老夫下山!」

「少爺沒有這個閑情，也不相信你是甚麼大丈夫，是故你最好想個辦法讓我相信!」

「好小子，你是非迫死老夫不可了!老夫不會動腦子，你要証明便跟着來吧!」郝拓言畢即轉身而去。

展玉翅急道：「我有個辦法，只怕你不肯答應!便是把你之琵琶骨捏斷!不過，少爺又覺得如此太過殘忍，是以……」他突然標前，打狗棒急揮。

「老子跟你……」郝拓一個風車大轉身，正想舉棒，不料展玉翅的打狗棒好似長了眼睛般，正好落在其握棒的手指上!

郝拓大叫一聲，拋棒而退；展玉翅自他身邊走過去。「如此少爺便放心了，因爲你的指骨已碎，兩三個月內是動不了刀槍啦!哈哈……」

劉雪匡與郝拓互望一眼，心中又愧又怒，却不敢作聲，耳際只聽到其放肆的嘲笑聲，却不敢阻攔!

* * *

展玉翅走後，蘇義方低聲對管飛星道：「稍後咱們悄悄上山看看!」管飛星頷首。過了頓飯工夫，他們方悄悄循展玉翅之走向前進。他們只遠遠見到展玉翅與那幾位翦徑嘍囉上山，管飛星忙道：「咱們若這樣上去，必定會被劉家寨的暗哨發覺……嗯，咱們走小徑!」

當下五個人立即向旁邊叢林走去，然後步步爲營，一步步向山上進發，由於要躲避劉家寨的耳目，是以行程甚慢。

忽然一個嘍囉低聲道：「管頭兒你看!幫主隨他們進入山寨了!」

所謂看山跑死馬，雖然展玉翅之背影清晰可見，但實際上距離甚遠。管飛星急道：「來不及了!你們依此路往前慢慢走吧，我跑山路上山去!」

蘇義一把拉住他，道：「別急!幫主敢隨他們進去，必有道理，你貿貿然上去，說不定反要誤事!」

「假如幫主陷於重圍，像咱們這個速度，那來得及救駕?若果……萬一幫主有什麼不測，你我之責任可就大了!」管飛星道：「你聽我說，我大搖大擺上去，反而可以將暗哨吸引過來，則你們可以加速上山!」

蘇義抓抓頭皮，道：「你一出現，將即被圍攻，你說咱們要不要救你?」

「當然不能救!幫主才重要，你們必須想盡辦法，盡速上山!」管飛星道：「而且你們也不必替我擔心，也許你還不知道，我不但是出名的拚命三郎，還是草上飛，閃電手，他們困不住我的!快走!我保証能活着見你!」

蘇義沒奈何，只得咬咬牙，向三位手下揮揮手，他當先而行。管飛星待他們走了一段之後才跳到路上去，果然走了一段路之後，便遇到有人吆喝：「站住!來者何人?」

管飛星道：「在下乃管飛星，有事找你們新寨主。」話剛說畢，後面出現了四個嘍囉，一字橫開攔住。

「那一位是管飛星?」

「在下便是管飛星!」

爲首那個罵了一聲：「直娘賊!管飛星又不是什麼大人物，你不說清楚，咱們怎知道你是什麼來路?不說清楚，便休想上山!嘿嘿，還得留下買路錢!」

管飛星爲拖延時間，故意跟他們胡扯。「在下本來是長勝寨的副寨主，咱們寨主是誰你們知道麼?」

「聽說好像是一個姓郭的……你來作甚?」

另一個嘍囉道：「聽說郭得勝已投到江南丐幫去了，你還來作甚，莫非是奸細?」

「不不，你們誤會了，在下是做慣了賊做不慣乞丐!咱們寨主爲了他妹妹之後半生幸福，毅然解散

長勝寨，投到江南丐幫去了，但丐幫規矩又臭又多，俺可過不慣，是以借了一個機會溜出來，準備投到貴寨，跟兄弟們一道替劉寨主效命!」

那幾個嘍囉低聲商量：「剛才老趙帶着的那小子，好像就是丐幫的幫主，這小子有問題!」

管飛星耳尖，忙道：「諸位誤會，敝幫主獨自一人去大西北還沒回來，他怎會來貴寨?」

爲首那嘍囉道：「你不必多說，咱們總不能相信你，念在以前是同道的份上，你還是乖乖下山去吧!」

「諸位老大，小弟投效貴寨可是眞心實意的，怎可拒人於千里?何況在下在路上聽說諸葛盟主如今正在用人之際，難道偌大的劉家寨，還沒有容我之一席地?」

那幾個嘍囉又商量了一下，爲首那人又道：「也罷，到了本寨，料你也掀不起風浪，不過咱們有一個條件，你須先依咱才容你上山。」

「老兄有條件請說!」

「爲了表示你是眞心實意的，請兄弟把身上的武器放下!」

「哈!老兄難道不知道江湖上有一句話：刀在人在，刀失人亡?」管飛星侃侃而談，「如此說來，諸位老大還是不相信小弟，這似乎不是諸葛盟主之作風!」

「哼，你以爲諸葛盟主大方，便可以讓你亂來?你到底肯不肯放下武器?」

管飛星志在引開躲在附近的劉家寨暗哨，是以猝然發難，搶前一步，雙臂一分，把那幾個猝不及防的嘍囉推開，他便一竄而過，發足向山上奔去!

背後那幾個嘍囉大呼小叫：「快截住他!」可是他們輕功遠不如管飛星，是以很快便被甩掉，不過前面很快便又出現七八個嘍囉!

管飛星道：「快讓開，在下眞的是來投效的!不過我自出江湖便發了毒誓，刀在人在，刀失人亡，是以絕不能放下武器才上山!」他見人羣不退，便拳打脚踢，殺出重圍。

他長年的習慣是出手又快又狠，那幾個嘍囉抵擋不住，讓他衝開一條血路，直奔上山。可是他單槍匹馬，過得了一關兩關，又如何過得第三關?

刹那間，只見十多個大漢，帶刀佩槍，把管飛星團團圍住，「這小子一定是奸細，大家手下不用留情!不教訓教訓他，還以爲咱們劉家寨好欺侮!」

雙方鬥得正歡時，恰好展玉翅自劉家寨出來了，他走了幾步，便見到下面有許多人在打架，因爲太遠看不清楚，並不留心，但蘇義他們却在山邊叫了起來：「幫主，管飛星被人圍攻!」

展玉翅聞言立即飛身奔下去，那些嘍囉一見到展玉翅奔至，手脚都放慢了，展玉翅喝道：「快住手，否則展某不客氣!」

那些嘍囉還不退，展玉翅冷笑一聲：「你們應該上去看看郝幫主和劉寨主才對，站在這裡等死有什麼意思?」話音甫落，那些嘍囉刹那間跑得精光!

管飛星問道：「幫主，上面情況如何?」

展玉翅反問：「你傷勢如何?」

「小意思，輕傷!你可知道我身上一共有多少道疤痕?大大小小一共四十七道，如今不過又添了一道而已!」

「樂知足和諸葛神不在，我把五老峯二叟師徒打跑了，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少一個敵人便減一分壓力，當然是好事!」

說着話，蘇義五人亦跑下來了，當下七人邊走邊談，「不然，這一來暴露了我是支持陸源的，他們準備將更充足，也許手段會更惡毒!」

蘇義道：「幫主說得有理，最怕他們明知不是幫主之對手，而使用暗箭，這可不能粗心大意!」

管飛星道：「怕什麼!老虎再凶還有獵人治牠呢!我最有興趣的是知道樂知足去了何處，只要咱們暗中跟着他們，便不必擔心什麼暗箭了!」

「有道理!」展玉翅忽然壓低聲音道：「你們抓個舌頭來問問!」

管飛星興奮地道：「好，屬下去!」

「不，你已暴露，讓蘇義帶個人便於行事。」展玉翅道：「還有，要找內堂的頭目，他們才可能知道……飛星，你在遠處把風，盡量不暴露!」

各安其位之後，展玉翅帶着兩個弟子先下山去，三人找了處濃密的樹叢躲了起來，那兩個叫化子爬到樹上瞭望，展玉翅則坐在樹下瞑思。

經此一鬧，也許樂知足會化明爲暗，則事情更不好辦，若是他再招兵買馬，已方是否要動用丐幫之力量對付之?雙方對壘形成大戰，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展玉翅反覆估計，依然做不出定論。

也不知過了多久，樹頂上一個弟子道：「他們來了!」咦?不好，後面有劉家寨的人追着!」

展玉翅一骨碌跳了起來，撥開樹枝抬頭望去，瞧見蘇義背着一個嘍囉飛奔而下，他手下伏刀跟在後面，遠處有劉家寨的人追趕。

「帮主，咱們要不要去接應？」

「暗中上前，非必要不可暴露！你看管飛星也沒有現身哩！我在山下停馬之處等你們！」展玉翅估計對方未必追得上蘇義，是故十分放心地下山。

六匹快馬仍拴在山下，正悠閑地吃着青草，展玉翅先把韁繩解開，未幾即見那兩名弟子先至，「帮主，他們來了！追兵吃了管飛星的八柄飛刀，追不上！」

那兩個弟子上了鞍，果見蘇義及他手下也到了。展玉翅道：「快上馬！」

五匹馬先行，過了盞茶工夫，背後馬蹄聲急響，一回頭，果見管飛星騎馬追上來，展玉翅雙腿一夾馬腹，催馬疾行。

一口氣奔了十多里路，未見追兵，方放轡而馳，未幾，到了一座小集鎮，展玉翅當先撥馬進入，找了一家客棧，包了幾間房，料理妥當，六個人連一個俘虜，全擠在展玉翅的房中。

那俘虜被封住暈穴，展玉翅問道：「可知此人是什麼身份？」

蘇義道：「看來是個頭目，屬下見他對着好幾個人頤指氣使，也許知道不少內情！」

展玉翅沉吟了一下，道：「把他帶到你房中盤問，若有消息，暗中讓人通知本座！」

蘇義和三名白鴿堂的弟子架着俘虜到對面房去，展玉翅留下管飛星，親自替他包紮傷口。「這些日子你閑在總堂，可有練功？」

管飛星因受帮主之關懷，精神振奮，道：「不練功屬下早就被懲死了！不但天天練，而且一天最少練三次！」

「打架勇氣固然不能缺少，但其實最重要的還是用腦袋，兵書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兵，這句話的意思是：最好的兵法，其實是以智取勝，其次才是動用武力。高手比武其實一樣！智勇雙全這句話，誰都聽人說過，古人將智字放在勇字前面，另有深意！」

管飛星道：「這道理其實屬下也曉得，只是一打鬥，一顆心便熱了，恨不得最快最狠地擊倒對手，什麼智謀都用不上了！覺得如此才痛快！」

展玉翅見他雙眼放出興奮光芒，忖道：「這小子說到打鬥，便渾身來勁！難得他悶了這許久！」心頭一動，脫口道：「你以後跟在本座身邊吧，不過每次打完架，便得總結一次，並把對方使用過的招式描述給本座知道！」

管飛星明亮的眼光隨即黯淡了，低聲道：「好是好……不過如此太麻煩吧？」

「是麻煩了一點，不過對你絕對有好處，以後便懂得用腦筋了！依你這般打法，若有一次遇到一個比你還强，比你還狠的對方，後果便堪慮了！」

這席話令管飛星大爲開竅，他沉吟了一陣，倏地抬頭道：「多謝帮主指點，今天這席話，可教屬下終生受用不盡！」

「咱們若有空閑，大可互相切磋一下。」

「豈敢豈敢，屬下憑什麼跟帮主切磋？帮主肯指點指點，屬下已三生有幸！」

展玉翅正容道：「這又錯了，任何人都是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武功方面亦然，誰都不敢說自己的武功十全十美，毫無破綻……」

正說着話，房門被敲響，進來的是蘇義的一個手下，叫大明。「帮主，那傢伙招供了，他是一名大頭目，叫劉註，跟劉雪匡有點親戚關係……」

「你挑重要的說就好，囉囉嗦嗦作甚！」管飛星急不及待地道：「最重要的是他有否供出諸葛神及樂知足等人去了何處？」

大明漲紅了臉道：「咱們問過……他硬說不知道……還說此事可能只有劉雪匡一人知道！」

管飛星一拍几子，長身道：「老子才不相信，待我去問他！」他大步走到對面去，展玉翅想阻擋他也來不及。俄頃，對面即傳來一陣陣痛呼聲及呻吟聲。

展玉翅運功施展「傳音入密」：「蘇副堂主請過來一下。」蘇義匆匆過來，展玉翅即問：「你那邊情況到底如何？」

蘇義沉聲道：「帮主，那廝嘴十分緊，任憑管飛星打罵，只呻吟而不吭一聲。」

展玉翅道：「帶他過來見我，你們都不必進來，還有，把其痳穴解開！」蘇義得令而去。接着便把劉註推了進來，順手把門關上。

展玉翅見他四肢被縛，便親自替他解開，又拍拍床沿。「劉壯士請坐！」

劉註詫異地望着展玉翅，仍坐在地上不動彈，半晌才問：「你是誰？啊……就是他們所說的丐帮帮主展……」

展玉翅和顏悅色地問：「你聽誰說的？」

「今日我守後寨……後來聽弟兄們提及的。你到底是不是展玉翅？」

「不錯，你害怕展某麼？爲何我請你上坐你不肯？」

劉註輕哼一聲：「黃鼠狼給鷄拜年，還會安着好心？不必來這一套了，你有種的便將我殺掉吧！用手段折磨人，算什麼英雄？」

「展某若要折磨你，又怎會將你四肢的繩子解開？我請你過來是想跟你商量幾件事，首先我要聲明的是，展某和丐帮跟劉家寨均沒有半點仇恨，咱們亦不想消滅劉家寨，否則我在貴寨，早就大開殺戒了……」

劉註厲聲道：「既然如此爲什麼把俺擄來？」

「你莫急，且聽我說！」展玉翅不慌不忙地道：「我插手綠林之事，純因通天丐帮及不怕窮丐帮先我介入，嘿！你認爲這樣公不公平？假如陸源亦到處找人助拳，則這戰之後果，你想像得到麼？它將演化成一場武林浩劫！」

展玉翅見他仍然一副不以爲然之神色，又續問：「在這場武林大風暴中，你自認能保得住性命麼？一旦雙方開戰，劉家寨勢必成衆矢之的，可知貴寨要死多少人？死的都是往日之手足弟兄，難道你會忍心？」

劉註淡淡地道：「咱們下面的人，只知聽令於上，這種事我可管不了！」

「我再問你一句：諸葛神即使能當上綠林盟主，對你們貴寨有什麼好處？充其量得到一點虛名，不可能得到實質之好處，何況須付出沉重之代價！莫以爲諸葛神當上盟主，劉雪匡地位便會提高！其實只要你稍爲想一下，也知道他只是在利用貴寨，利用劉寨主！今日他既能反陸源，他日要制服劉寨主還不是易如反掌嗎？虧你還是劉寨主之親戚，怎不替他着想！」

劉註臉上傲氣已消失，隨即垂下頭去。此時，展玉翅方走前扶他坐上床。「在下到貴寨查詢樂知足之下落，志在跟他私下了結，可惜劉寨主不明白，再說在那種境況下，即使我陳明利害，他亦只能頑固到底！」

劉註忽然抬頭問道：「帮主跟樂帮主有仇？」

「彼此同行，本無仇恨怨隙，不過他介入綠林之爭，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此而遂其野心耳。」

「他有什麼野心？」

「大則統一武林，小則統一天下丐帮。論武功資歷，諸葛神又不能跟他比了！這場紛爭，最後得勝者必然是樂知足！你好好想一想！」

過了半晌，劉註又抬頭問道：「你眞的不是要跟敝寨爲敵？」

「不錯！只要樂知足退出此場紛爭，展玉翅也絕對不管綠林中誰當盟主！」展玉翅說道：「只要你供出樂知足之去向，展某立即放你回去！相信你不會騙我，因爲展某這樣做對綠林有好處，對貴寨也有好處！你回去見到劉寨主之後，最好勸他不要相信諸葛神！」

「我可以告訴你眞話，樂知足和諸葛神也怕陸源老匹夫會請人助拳！是故他倆亦到處去找人幫忙，不過五老峯二叟，已被你迫走……」

「他倆去何處尋找什麼人，你只要說眞話，一切後果都不怪你！」

劉註道：「諸葛神到處去游說其他山寨支持他，但聽說樂知足則是去請他師弟沈鶴下山助他。」

「沈鶴在何處？叫什麼外號？」

「叫什麼外號小的可不知道，只知道他隱居在齊雲山裡的一座道觀，不過現在他是否還在，小的可不敢保証！」

「他是何時下山的？除了要找他師弟外，還想找些什麼人助陣？」

劉註沉吟道：「小的聽寨主隱約提過，樂帮主跟幾位隱世高人都有點交情，也會順道去請他們出山……」

展玉翅哈哈笑道：「這就是了，對付陸源還用得了這些人麼？這不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麼？嗯，你可以走了，順便把我這番話告訴劉寨主！如果你還想活命的話，便趁早溜掉！不管諸葛神能否得償所願，對你都沒有半點好處！」

「你眞的肯放我走？但他們……」

「他們不會爲難你！回山之後，若有同袍問起，千萬不要說遇到我，隨你編一個理由吧！你走吧，我不送了。」展玉翅站了起來，劉註掙扎着下床，向展玉翅行了一禮，這才離開。

展玉翅立即把管飛星、蘇義他們找來，仔細交代一番，然後道：「該吃晚飯了，請個弟兄叫小二準備飯菜！」

* * *

次日一早，蘇義帶一個手下直奔雙馬寨，將情況告訴陸源，他則帶管飛星及另兩名飛鴿堂弟子向東進發。

沈鶴隱居在齊雲山，那是在皖南，距黃山有百多里的一座道教聖山，飛鴿堂弟子早已放出信鴿請銅陵及安慶分舵調查此人之身世情況，以及樂知足是否仍在那裡。

他們沿途留下暗記，到安慶分舵時，恰好蘇義也趕到了。分舵主典鰲，在廳內設接風宴爲展玉翅洗塵。管飛星急不及待地問：「典舵主是否有接到咱們之信鴿？」

「接到了，咱們也調查過了，沈鶴這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一直匿在齊雲山中，聽說武功十分高明，但不理世事，至於他爲人如何則很難說。」

（未完・六）

上文提要： 王小石劫牢救出父親和姊姊，在八爺莊外與鐵手、冷血等人碰上，大家會意點頭，又碰上了追命和何小河、梁色。何、梁假扮王天六、王紫萍，由追命挾着他們故意引白愁飛追逐，王小石擺脫白愁飛的追兵，反過來將梁何的手下萬里望和陳皮打得殘缺不全，風雨樓和象鼻塔互相鬥法，王小石暫勝一籌……

箭小心傷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願作調停人　奈何爲人質

再在險阻的情形下讓開了陳皮的第五劍。

可是，第六劍又刺了過來。

唐寶牛退無可退。

避無可避。

他突然大喝一聲。

喝聲來自他口裏，但聲音卻自陳皮背後炸起。

陳皮馬上分心，分神。

他回身，回首。

唐寶牛就在這一剎間出拳。

出拳，不是打向陳皮，而是直播向陳皮手上的劍鋒去。

劍鋒折，劍斷。

一寸一寸的斷。

一下子，就折裂到劍鍔上去，劍鍔也因之碎裂。

拳已直接打在陳皮唇口上。

唇口迸裂。

腕脫臼。

臂折。

拳頭已到了陳皮的胸口。

徒然停住，沒打下去。

這一拳要眞的打下去，只怕陳皮就得變成一塊人皮了。

陳皮頹然閉目。

唐寶牛緩緩收拳，鼻子翹得老高。

陳皮在這時候，對鼻孔朝天的敵手，大可有七種方式反攻，十一種方法掙出死角。

但他沒那樣做。

因爲他敗了，敗了就是敗了。

願賭服輸，要打服敗。

他是光明正大的敗了。

只要敗得心服口服，他就一定服輸。

因爲他是「新月劍」陳皮，不是賴皮，也不是潑皮。

一個自重的人不耍賴。

怕失敗的人永不成功。

不怕失敗的人就算失敗了也是另一種成功。

* * *

萬里望和方恨少的戰鬥卻剛好相反。

不是方恨少敗了，而是萬里望打從一開始就跑。

他一面飛舞鐵蓮花，務求把敵人逼得不敢近身，讓他可以逃跑就好。

既然一百個男人裡，頂多只有一個算得上是條好漢的，能當上條漢子他已算心滿意足，但萬一當一名漢子要付出太大的代價時，他當隻耗子也不敢自形鄙陋。

他的鐵蓮花舞得勁密，能攻能守，給鐵蓮花砸着那兒，那兒就砸成一朵大血花，就算給鋒銳的鐵索捺着，也必皮開肉綻，刨骨鑽髓。

當世之中，鐵蓮花施得最好的，萬里望至少可名列三名之內。

他舞起鐵蓮花來，就像方圓丈八之內，生開了百來朵的蓮花。

只不過，無論他旋舞運使得多快多勁，漫天都是花影，但仍然是有空罅的。

只要有一絲空隙（甚至那還不需要是個破綻），方恨少就可以了。

至少，他的輕功就可以辦到了。

「白駒過隙」身法，是講求小巧靈動機變的輕功提縱術中之最。

最什麼，最快，最巧，最妙。

甚至也最令人不可思議，束手無策。

萬里望把鐵蓮花舞得正起勁，逃跑之意最是濃烈之際，突然，人影一閃，方恨少那張清亮的臉，幾乎是跟他臉貼臉、鼻觸鼻、嘴對嘴的纏在一起。

他唬了一跳。

那就像他自己的臍眼裡忽然突出了一條蠍子尾巴一般不可思議。

就在這一剎瞬間，方恨少至少有十七、八種方法可以把他放倒。

可是方恨少一樣也用不上。

他一樣也使不出來。

因爲他不會使。

他一竄就竄入了萬里望的死門去，可惜，他的武功卻遠不如他的輕功好。

所以他只能雙眼瞪着萬里望。

問題是：如果他不出手解決萬里望，在這樣接近的距離下，敵人就會反過來收拾他。

這一下，他好比只想調皮的逮着個機會，抓住機頭機尾，威風那麼一陣子，可是，全是整個人撞着了機身，機會大於他本身的實力，要是吃不下，只怕就兜不住了。

怎麼辦？怎麼好？

* * *

方恨少一時間什麼也不能做。

他也什麼都不做。

他只是往萬里望的臉上吹了一口氣。

然後他就說：「你完了。」

他說了這句話，他乾脆負手而立，好像當萬里望是一個只死剩一條鼻毛未死的活死人。

* * *

萬里望完全無法置信。

他不敢相信方恨少剛才什麼也沒做，卻只在他臉上吹了一口氣。

他也完全無法接受。

給方恨少吹了一口氣的他，居然就已「完了」！

他停下了鐵蓮花，吼道：「什麼完了？你才完了！」

「不，」方恨少冷靜地道：「是你完了。」

「我完了？」萬里望咆哮道：「我隨手就可殺了你！」

「你儘管殺殺看，」方恨少施施然的道，「你運功看看，別說我事先沒提醒你，嘿嘿，你忘了我姓什麼了嗎？」

「我怕你作甚？」萬里望叫着，彷彿大聲嚷嚷才能使他心情安定一些，「你又不姓唐，也不姓溫。」

武林中人都知道，蜀中唐門擅使暗器，老字號溫家善施毒，眼前這人既不姓唐也不姓溫，還有什麼好怕的？

「對對對，」方恨少笑道：「我不姓唐也不姓溫。」

他這樣說，萬里望反而害怕了起來：「你是方……你姓方，你……你……你……」

他一連「你」了三次，才說得下去，「你是『金漆招牌』方家的什麼人？」

「『金字招牌』方氏一族，氣功和點穴手法獨霸天下，冠絕江湖，」方恨少幾乎連眼也不看他，「你管我是誰！」

金字招牌方氏一族，氣功稱雄武林，與唐門暗器、溫家毒藥、雷姓火器、蔡家兵器、梁氏輕功、斑家妙手、何家怪招並稱於世，他現在竟給這氣功舉世知名的子弟當面吹了一口「氣」，他不登時氣絕已算走運走到鼻頭上了！

說起來，他現在的鼻頭還眞有些癢。

這時唐寶牛已制住了陳皮，這環境正好供他發揮：「你着了他的氣功，這是最新最奇最絕的點穴手法，無聲無息的攻入了你的奇經百脈，你完了。你從長强穴至百會穴都爲他一氣攻破，人去樓空，黃鶴不復，你舍在魂消，還不向我們求饒！」

萬里望顫聲變臉：「你……你只吹……吹了我一口氣，我就……就……」

方恨少彷佛爲他嘆了一口氣，「大象無形，大道至簡，這你都不懂。」

萬里望臉色慘變，方恨少又問：「你鼻子還癢不癢？」

萬里望涎着臉道：「癢……癢……很癢……咱們無寃無仇，只不過有一點小小的誤會，可否……告知在下解救之法……」

「解救？」方恨少偏着頭，一副心裏盤算着要寄恩還是結怨的樣子。

「是是是，高抬貴手，」萬里望低聲下氣的哀求道：「放我一馬。」

「解救的法子不是沒有……」

「公子請吩咐就是……只要能保全身，我來世做牛做馬，必報此恩。」

方恨少看着他的鼻子，忽一皺眉，「嗯？」了一聲。

萬里望心頭一凜，忙湊上了鼻子，心神恍惚的說：「怎麼了？沒救了嗎？」

方恨少嘆了一聲：「沒救了。」

他一拳就揮了過去，同時再嚷了一聲道：「蠢得無可救藥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萬里望早已在八步開外跌成了一個四仰八叉。

* * *

萬里望就跌在陳皮身邊。

陳皮怒問：「你爲什麼要逃？」

萬里望搓着鼻子悶聲道：「因爲我不想像你那樣給人逮起來。」

陳皮道：「你現在的下場豈不一樣！逃不了反而落得箇不敢一戰的臭名！」

萬里望鼻血長流，但反能忍痛反駁到底：「我是想殺出條血路召大隊來救援你，誰說我逃！」

陳皮爲之氣結。

方恨少和唐寶牛卻互相對望了一眼。方恨少說：「看來，這兩人死都說成生的，黑都講成白的，脾性倒似你！」

唐寶牛哼了一聲，不說話，自顧自的踱到藍衫街轉往黃褲大道的角落，然後，他緊抓住那一拳碎劍卻已然紅腫一大塊的手，痛得蹲下了身子直跳了七八下，才徐徐立起，宛似個沒事的人，悠悠踱回藍衫街來。

這時，藍衫街圍觀的人已經不少了，大家交頭接耳，竊竊細語，在討論剛才那一場是私毆還是仇殺。

在大城市裡，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有機會來臨，都可以是時機出現的場地，當年，在苦水舖一處廢墟裏，就成了王小石、白愁飛初遇蘇夢枕以致日後飛黃騰達的所在。

在大都會裡，每一個所在，都有機會存在；每一個場合，都有臥虎藏龍的人物。是以，一旦發生事，大家都出來圍觀搶看，不僅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要知道出事的是些什麼人！

* * *

唐寶牛再轉過來的時候，地上已不見了萬里望和陳皮。

「你放了他們？」

唐寶牛這可要興問罪之師了。

「不然怎樣？」方恨少反問：「你要養他們一輩子？」

「我可有東西要問你們呢，你卻放了！」

「你要問什麼？」

「關你屁事！」

「且說來聽聽，別出口不雅嘛。」

「他們鬼鬼祟祟的，要上那兒去？害什麼人？」

「我問了，他們都不肯說。」

「那你就這麼放了？」

「不然怎樣？衆目睽睽，婦孺小孩都在，難道你嚴刑迫打麼？這種下三濫的事，連何小河，都不願爲之，你這莽夫也不敢公然行之吧？更何況我這飽讀詩書的斯文人呢！而且我已另有所得。」

「嘿，我這才一轉背，去看敵方可有援手，你却去當了個大好人！」

方恨少舒臂攬着高他一個頭的唐寶牛，微笑低聲道：「是是是……你別死撐啦，你因手痛出來的眼淚，還留在眼角呢。大家心照不宣，嘻嘻……」

唐寶牛忙揩去淚痕。

方恨少見他手忙脚亂的，忙安慰他道：「這兩個不經打的東西，能幹出些什麼事體來？只不過是白愁飛派出來的小嘍囉而已，不過，手上倒有一件好玩東西。」

假使，方恨少眞的能夠從已落在他們手上的陳皮和萬里望問出個事由來，至少，就會知道王小石的親人給囚在「八爺莊」，如果他和唐寶牛能先一步搶救，攻入「八爺莊」，至少，他們已做了一件確是比王小石和四大名捕都快了一步的大事。

人，本來就容易把機會輕輕放過的。

因爲機會來臨的時候，總難分清好壞、輕重、大小的。

而人只要看不清楚自己就同樣的分辨不出機會來。

不過，有時候，得和失是很難判定的，你失去這機會可能因而得到另一個更好的機會，而得到了這好機會其實是失去了另一個大好機會。

「你別生氣，」方恨少倒跟唐寶牛興緻勃勃的說：「這兩人倒提省了我，我們有更重大的事要幹！」

「更重大的事？」

唐寶牛對方恨少的話一向將信將疑。

「對，比打倒不飛白不飛還要重大十倍、百倍的事。」然後他以一副上將軍重託於副將般的眼神和口吻問：「這樣子的大事，你，承擔得來嗎？」

「天！有這樣子的大事，」唐寶牛興奮得滴出了口水，「沒有我唐寶牛，能成事麼？」

「對對對，沒有唐巨俠，不能成大事，」方恨少又摟着這「巨人」的肩膀呵呵笑道：「眞是成事必足，敗事無餘。」

然後他用力一指唐寶牛肩膀，豪氣的道：「咱們幹大事去！」

* * *

總算，這些無頭無腦的對話，在場圍觀這兩名瘋瘋癲癲的途人與藍衫漢裡，卻有一名聽得懂。

這人姓唐，名懷石，是「夢黨溫宅」的高徒之一，聽出話有蹊蹺，情形不妙，馬上着他身邊的師弟周磊石通知了上面。

上面，就是他的「黨魁」。

* * *

陳皮和萬里望雖是折在唐寶牛和方恨少手裏，可是他們身上主要的傷，卻不是方恨少和唐寶牛下的手。

而是龍八太爺的人手。

原因非常簡單。

萬里望和陳皮經此一役，自然不敢直接趕去「八爺莊」，也無面目返「風雨樓」覆命，只好曲曲折折兜兜轉轉的繞路趕去龍八太爺府邸的後院，直撲「深記洞窟」。

卻是這樣一再躭擱，王小石等已先行一步，救出家人。

這時，龍八和多指頭陀都負了傷，都忿忿不平，遷怒於孫魚帶强敵來犯，並忙着佈置晚間接待「貴賓」的事，並與相府和高手緊密聯繫，卻聽又有兩名臉青鼻腫的自稱爲白愁飛手下的人正門不入，自後門混進來，只聽利明走報：「他們確是白樓主手下，但卻連令牌都沒有帶在身上！」龍八一怒之下，也不問明究竟，只下令：「給我棒打出去！」

這一來，合當陳皮、萬里望遭殃。

動手的是鐘午、利明、黃昏和吳夜，當眞是不由分說。

兩人受傷在先，又不敢眞箇還手，幸龍八這邊的人也沒敢眞箇下殺手……因爲大家都估量得出這只是龍八太爺一時火上了頭所下的命令，可沒意思要跟白愁飛結下深仇，因而都留了餘地，卻仍盡情的打，一洩王小石那一役中的餘怒。

他們以爲：沒把這兩人當場打死，已很給足白愁飛面子了。

白愁飛還該領龍八太爺這個情呢！

* * *

白愁飛聽了陳皮和萬里望的陳述，寒着臉沒說什麼。

看到白愁飛這臉色，有些事本要向他報告請罰的，也只好嚥回肚子裡去了。

之後，龍八太爺派了個人來登樓造訪。

來的人來頭也非同凡響。

那是「落英山莊」的莊主葉博識。

葉博識跟白愁飛是很有點交情的。

六年前，葉博識跟白愁飛交談時曾不經意的說了一句：

「以我這點微末之能，還能攬了個莊主來當當，以兄之大材，卻仍未能獨當一面，實在令人扼腕長嘆，痛惜不解。」

這句話對白愁飛影響頗大。

葉博識這次來，是龍八打了人洩了忿之後，知道箇中有蹊蹺，白愁飛說什麼也是蔡京的義子，不好把事情鬧得太僵，故請葉博識前來說明原委，並半暗示半炫耀的說明了：今箇晚兒「八爺莊」有大人物到，自是不容人騷擾。

白愁飛一聽了。

他沒表示意見。

當聽到連那樣的人物也會宴於八爺莊時，他當然就不能再有第二句話說了。

他特別酬謝葉博識，恭送他下樓，請他代向龍八太爺致歉認錯，表明他日再向龍八太爺登門請罪。

直至葉博識去後，白愁飛回到了「白樓」頂層。

上了樓，回到他的「留白軒」，關起了門。

然後他脫得赤條條地，開始怒嘯、拳打、脚踢，把一切可以毀碎的盡皆毀碎，他指天、篤地，用盡一切最粗惡骯髒的語言，從王小石、蘇夢枕，到孫魚、龍八，無不連同祖宗十八代給他咒駡在內。

他蒼白的臉因激動而眼紅，心頭一股怒火仍無可宣洩。

就在這時候，銅鈴響了。

有人登樓報告。

這時候敢來報告的，一定是親信，而且必是非同尋常的急事。

所以他立即止住了駡聲。

然後深呼吸，開門。

一名弟子跪在門前，正是利小吉。

白愁飛什麼也沒有穿。

他雄猛精壯、白晰、充滿了精力氣魄神采心態合併起來的魅力，且沒有一寸多餘贅肉，全身機能都正值顛峯狀態，是一種氣和力、神和意的完美結合。

就算有人不爲白愁飛氣勢所懾，也爲他殺氣所制，不然，也不敢跟他寒傲若冰的眼神對峙。

除了兩種人：

一是殺氣比他更大的，譬如元十三限、天下第七。

一種是能包容他的殺氣的，例如：諸葛先生、王小石。

還有另一種人也可以：

那是完全體會不出他有殺氣的人。

這一種人很多，滿街的販夫走卒都是，就連我們的溫柔大姑娘、唐巨俠寶牛先生，都或可列入這一類人。

* * *

「什麼事？」

「有人要求見樓主。」

「什麼人？」

「溫姑娘。」

「溫柔？她見我有什麼事？」

「她……她不肯說。」

白愁飛冷哼一聲，目光閃動。

「她說：如果您不接見她，她就打上樓來。」

白愁飛失笑：「就憑她？她一

個人？」

「她是一個人來。」利小吉問：「咱們要不要把她攆出去？」

白愁飛只沉默了一下。

只那麼一下，就說：「趕她走？不，她來得正好，快去恭請她上來。」

「請她上來？」利小吉詫然問：「來『留白軒』？」

白愁飛笑了一笑，他的人本來就很俊，這樣一笑，這簡直有點兒俏。

「快去。」

他只說，又補充了一句：「她上來一盞茶的時間，你讓祥哥兒、歐陽意意，燙一壺酒上來，你告訴他們，是『胭脂淚』，記住，是：胭──脂──淚──他們自會曉得。」

他回到房裡，對着銅鏡望了自己全身一會兒，彷彿覺得很滿意。

然後他就開始穿上衣服。

他特別選了一套潔淨的白袍，不過，裡邊卻什麼也不穿。

然後他就走到扶梯口，欄杆旁俯視。

入冬的斜陽如醉，只剩暈紅一點。

未幾，他就看見他等的人，自樓裡廣場經過，他從上面望着她，在草坪上，她英爽的走過，像一隻辣椒那麼紅！

她彷彿也感覺到有人在看她。

她驀然抬頭。

沒有。

樓欄空蕩蕩的。

只斜陽如血，紅。

她心中閃過一絲迷惘，若有所失。

* * *

然而，白愁飛就在黃樓樓頂：「留白軒」入口的陰黯處窺視着就像一個豆點的她，一步含情一上樓的上了來。

溫柔竟是那麼美，使白愁飛想起他生平非常過癮的一件事，但那事有一大遺憾，而今，就是補償這遺憾的時候。而且也使他不禁自問：當日，溫柔還在「風雨樓」出出入入的時候，他就沒發現溫柔的美俏麼？

不。

七、八年前，他初加入「金風細雨樓」，加上溫柔是蘇夢枕的小師妹，而且他也看得出來，王小石對溫柔很「有感情」。

他是一個以「大局」爲重的人。

「大局」其實就是他的「野心」。

何況在那時候，溫柔還小。

再漂亮的女子，還未成熟之前，還是不夠風情。

白愁飛志不在此。

他覺得自己犯不着去按這個「機紐」：

他可不願在輕輕一按之下，這些貴人全變成了他的敵人！

他犯不着這麼做。

之後，王小石逐漸退出「金風細雨樓」的領導層，自己那段時候正在招攬實力，建立勢力，他可沒多大的餘力去兼顧其他的事。

他要發洩就有女人，大可不必因女人而引發蘇夢枕的忌諱，除非他用另一種完全不必負責，不怕後果的方法。

直至他扳倒蘇夢枕後，王小石却回來了。

溫柔在過去幾年，也常跟「七大寇」、「七道旋風」那干人混在一起，他也無心理會，無意惹上這一筆風流債。

王小石回來後，溫柔也常留在京師了。

這反而使白愁飛有一種感覺：

怎麼會白白放過！

（要不是我不在意，會輪到那塊連木頭都不如的石頭麼？）

（她已跟小王八蛋好了麼？）

還沒有吧？她步行的姿態，還是處子之身吧？

* * *

他以手支柱，斜倚凭欄，白的袍在暮色裏，驟眼看去，更顯黑白分明，但事實上白的沾了點暮色成了略灰，暮色裏也因這反白映成了淡灰，所以仔細望去，反而成了個不分不明，不甚分明的人物。

溫柔忽然發現了他。

有點靦覥。

她今天下了決心要去「金風細雨樓」興師問罪之際，忽然覺得這幾天常在外邊逛，又給那龜孫子禁錮了老半天，雖然待自己禮遇有加，但她大呼大鬧老半天，自然披頭散髮，聲也嘶啞了。

她到現在仍不明白，既然大白菜已抓了小石頭的家人，那麼，自是足以威脅小石頭了，那還要派人拿住自己作甚？

她意想不到的是：孫魚拿她做爲人質，是爲了要達成白愁飛的指令：「叫王小石來見我」，而私下決定的，白愁飛本身並不知道這件事。

孫魚爲了立功，既不敢也不想向白愁飛「借人」，而他看準了王小石的性情，只要扣住了溫柔，就沒有王小石不願去的地方。

溫柔想不通，却偏要想，就越想越氣。

不過她也知道生氣易令人老。

她最怕老，怕自己難看。

在象鼻塔裏，出發前，她忍不住在粧枱前照了照那面青銅鏡。

照了照之後，又整了整粧。

整了整衣襟之後，又覺得還是不滿意，於是更換了件棗紅色的衣裙。

然後她又撩了撩秀髮。

撩了撩頭髮之後，仍是不大滿意，所以就梳了另一個漂漂亮亮的髮型。

但她不懂梳粧。

以前在洛陽，有老媽子爲她梳頭打扮。

她足足梳了老半天才把頭梳好。

可是又覺得衣衫太老氣了，搭配不好。

於是又換。

換了就照鏡子。

不滿意的又換。

直換到一件鑲金綉紫幅花邊的衣衫時，她才較爲滿意，再好好端詳鏡子裏的她。

好漂亮！

可惜就是衣服太美了，比她的人還奪目。

於是她又在臉上塗塗抹抹。

畫眉、撲粉、塗胭脂。

打扮好了，眞是出落得像個美人兒。

之後她就興緻勃勃的要出門。

忽又覺得不妥。

她再照照鏡子：沒有不妥。

鏡裏的人很漂亮，尤其是一對含春水波似的眼睛，還有杏靨桃腮艷艷紛紛，但她看自己卻也覺得越看越不像是自己。

自己平時手大脚大、手粗脚粗的，扮那麼漂亮幹嗎？

何況已嚴冬了，這兩天雖轉暖些，但穿那麼輕便的衣衫出去不怕着涼，也得怕着人心涼！

想到這一點，臉上不禁有點發熱，像夕暉照得太近了，不經意灼了那麼一下似的。

咄，不過是見那麼個大白菜！有什麼了不起！

他一向對自己還愛理不理呢！打扮那麼漂亮，萬一他看都不看，自己的臉可往那兒擱去！

給誰看嘛！什麼大白菜、小石頭，全不是男人，都不當自己是女人，想到就氣！

溫姑娘一跺脚，一咬牙，又回到粧枱。

這次不是化粧了，而是把已化好的粧一一擦去，揩去。

臉上弄得一場胡塗。

之後，她去洗臉。

洗了臉，又更換件粗布衣裳，她就那麼一張清水臉蛋兒（杏臉上還有未抹乾的水珠，一粒粒的如珍珠露水，眉兒還濕，黏在一起，顯得更粗更黑，黑刀尖兒細挑般的秀氣）出門去。

一隻脚才跨出了門口，想想又不妥：這一番心血哪，把臉呀眼呀耳呀眉呀整了箇半天，還恨不得把鼻子拎高一點掰寬一些，像那個雷媚一樣，這樣才美些，又恨不得把下頷夾呀揑呀的想揑得尖削些，清瘦些，這才能跟雷媚那麼艷麗。結果，弄了箇半天，跟先前沒兩樣的，就出門去了，彷彿很不值。

那麼她又重新坐下來：

化粧！

* * *

終於，她是畫了眉目、口唇，添補了點粉，換了件紅氈赭衣才出去，臨出門前，還再補些香水。

却不料吳諒、何擇鐘等人居然還不讓她出去。

好，不給本小姐出去，本小姐就溜出去。

於是，她就溜了出去。

不過，半途上還是給人纏上了，要她回去。

她硬是不回。

反正已出了來了，人家好漢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本姑娘是出得來了就是離了家，不來八頂大轎本姑娘是興盡了才回老家去！

沒法。

這姑娘誰也拿她沒辦法。

既然沒辦法，就只好陪她過來了。

是龍潭渡龍潭。

是虎穴入虎穴。

誰教他遇上了溫柔！

可是，曾爲見白愁飛而刻意化粧的她，雖然已洗盡鉛華，但還是覺得很不好意思，彷彿那些已抹掉的粧粉都留下了洗不去的罪証似的。

「啊。」

白愁飛微微的叫了一聲，恰可讓她聽着。

「怎麼？」

「我臉上沒寫着麼？」

白愁飛嘴角邊牽起一朵笑雲，反問她。

很早以前，溫柔就迷死了他這樣兒的笑意了，她現在看了，心裏還是突的一跳，還是突然的跳了一下，反正她也弄不清楚。

她甚至也不清楚他在說什麼。

「你說什麼？」

「如果驚嘆也有個什麼符號的話，」白愁飛指着自己的印堂說，「我就守着這個號啊！那是對妳的美讚嘆不已呢！」

兩朵紅雲掠上了溫柔的杏靨。

「我那裏美！以前也從不關心過人家！」

她帶點害臊的時候，說話也細細柔柔，而且因刻意要裝成熟而份外顯得稚氣，在這樣剛剛入暮之際，特別動人。

白愁飛也怦然心動，忽然想起那一次在齷齪的夜色裡破碎的衣衫掩不住的白晰而瘦小的胴體，而今，這清白之軀已豐滿了許多了吧，可更是風情了吧，那嬌嫩的乳房還柔軟如鴿麼？臀部也像隻小枕

吧？妳這裏那裡都變哩，但話卻不能這樣作答。

他這樣想着的時候，回答卻十分誠懇，而且還帶着些微的歉意：「那時候我忙，妳是知道的，蘇夢枕、王小石都在，沒辦法。」

「你眞是關心人家，就多陪人家玩，」溫柔不大明白白愁飛的說法，「要不就派我去做起掀風翻浪的大事都行，那有對人家不理不睬的！」

「那是我不對，」白愁飛睇着眼，彎彎的、長長的，像一條浮動的船，「今兒我請你吃酒，陪罪。」

「我今兒跑這一趟卻不是來吃酒的。」

這卻使溫柔省起了她此行的重大意義，嘟着腮幫子說：「我是來興師問罪的。」

「哦？請坐。」

溫柔大剌剌的坐了下去，才發覺應該坐得斯文一些。

「請茶。」白愁飛親自斟上一杯茶，「待會兒敬奉酒菜，向妳賠罪。」

「你當然要賠罪。」溫柔想到就很委屈，扁了扁嘴兒，「你幹嗎要叫人綁架我？」

「綁架你？」白愁飛倒是一怔，「誰綁架你？」

「你。」溫柔差不多要哭了，連跺幾脚，生氣地道：「還不認？」

「我綁架妳做什麼？」白愁飛也鬧不明白，「像你那麼標緻的姑娘是拿來疼的，怎麼會綁架呢！」

溫柔聽了，這才由怒轉嗔，噘着嘴兒告狀：「誰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心話！一下子不理人家，一下子叫人來綁架，難道孫魚不是你手下？他會不依你吩咐就暗算本姑娘我？說了也沒人信！你做的事總是不認賬！」

白愁飛在心裏一陣火爆：媽那個巴子！又是孫魚！

「怎麼？」

「沒什麼。」白愁飛當然不便說出他對此人的恨意，也不能承認他完全不知道手下做了這件事：面子，有時候確比事實更重要。「他有把你什麼嗎？」

「什麼什麼嗎？」溫柔愕然。

白愁飛凝視着她，雙手支在她椅把子上，衣襟很貼近她。

溫柔嗤地一笑。

「笑什麼？」

「你這樣望人家，傻的！」

「因爲你漂亮。」說着，便用手背去輕觸溫柔的玉頰。

一下子，溫柔心頭怦怦亂跳，急如鹿撞：她畢竟是江湖兒女，雖然情竇已開，但對男女調情，只是嚮往，卻一竅不通，而今情狀，一如機械已然開動，她大小姐卻茫然也惶然不知縱控的機樞在那裏，開關都不能掌握在她手裏。

貼得那麼近，像她可以聞得着他的氣息。

這可不止慌了手脚，也慌了心。

「孫魚這龜孫子敢對你這樣，眞是該罰；」白愁飛忽然笑吟吟的道：「該罰，罰我喝酒賠罪。」

然後他自袖子裏掏出了一顆蠟丸，拍開，裏有三、四十顆小丸，他仰頭一口氣服下，根本不必以水送服。

溫柔問道：「這是酒丸？」

「不是。」白愁飛注視她天眞爛漫的艷，心裏想：難怪殺氣和艷美可以同時出現在她身上，因爲她現在年紀也不小了，自然該有女人的風情了，可是思想上還是這般不成熟，不成熟得使她一切舉措幾乎都不必隱瞞，已手到接來，甚至送上門來：「我受了點傷。」

「什麼傷？」

「內傷。」

「誰打你的？」

「王小石。」

「他？」

「妳知道他爲什麼要處處跟我作對嗎？」

「因爲你害了大師兄。」

「不對。」

「那爲了什麼？反正你常常害他！」

「不是我害他，而是他妒嫉我。」

要是白愁飛說：不是我害他，而是他害我……溫柔對他的話可能就根本不會相信。

「他妒嫉你？」

「說對了。」

「因爲你是金風細雨樓的樓主？」

「因爲妳。」

「我？」

「因爲妳對我好。」

「啊？哦？呀！」

「他妒嫉我，我只好處處忍讓他，避開妳。」

白愁飛本無意要把這話題持續，但見這小妮子聽得那麼震動、這般入神，覺得很好笑。男人總有一種只要有人崇拜他就不惜做下去、做到底、裝作得成了自然而然的本領。

「是呀，躲開妳是爲了讓他。」

「你……」

溫柔是個硬脾氣的女子。

但心軟，很心軟。她心軟得連睡覺前看到一隻螞蟻經過床榻，一向睡了也拳打脚踢的她居然恬眠也謹記住不翻過身子。

「躲開妳的日子，眞痛苦。」

白愁飛哽咽的說。他心裏盤算，要不要讓兩行淚汨汨落下來呢？畢竟，賺得一個愛慕他的女子

澎湃情感，也比得上戰役中取得勝利的快感。

他已不必落淚。

她已落淚。

她扯着他衣袖抽泣不已。

「死阿飛，死阿飛……我錯怪你了……」

白愁飛唉聲嘆氣的道：「那有什麼，爲了妳，我可以放棄一切……」

「不，不要，不飛白不飛，不，死阿飛，不，二哥，不要……」

白愁飛心忖，她叫「不要」的時候，可跟幹那回事時叫的語音相同？他倒很有興趣要知道。當起了這個歹念的時候，他的身體已迅速充血、勃起，就像特別爲那話兒灌了烈酒一樣，由於他衣服下什麼也沒穿，又那麼貼近溫柔，是以邪意更熾烈了。

不過，話兒他是照樣要說下去的。

「我只要和妳逍遙自在，雙棲雙飛。一直以來，都是小石頭在從中作梗……唉，爲了妳的幸福，有更好的歸宿，我只好把精神都放在事業上……」

眞肉麻。

白愁飛暗啐了一句，自己已說得連骨頭都麻了。

可是怎麼多半女子都愛聽這個？

她們愛聽，就只好說下去了：

「妳知道，我自幼是個孤兒，四週流浪，歷盡滄桑隻手空拳打天下，才剛有了少許成就，又給人寃枉誣陷，打了下去……我幾經掙扎，受人白眼，但却沒人理會與同情……」

溫柔聽着，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白愁飛語音沙啞，聲調哀怨，臉容保持冷傲，但撫摸她的髮髻卻充滿了感情。

嘿嘿，沒想到，不必下藥，不必飲酒，這小妮子已完全崩潰，難免徹底奉獻！

他偸笑，彷彿本來只是想走入歷史，卻是錯入了神話。

更大。

更威風。

「唉，」他控制住自己的聲調：讓忍不住的笑意轉化爲抑不住的悲涼，「不過，孤獨、寂寞，已沒有再向人傾訴的必要了。我已習慣世間的唾棄，人們的背義，天下的誤解！」

「不，不！」溫柔不管眼淚把她弄得像隻大熊貓，依靠在白愁飛袖間，窩在他腰間哭道，「大白菜，你別傷心，我支持你，柔兒永遠不離開你……」

她在他腰間磨擦。

忽然，白愁飛的身子似僵硬了起來。

她也感覺到一種特殊的熾熱，自頸肩處傳了過來。

白愁飛的呼吸也急促了起來。

他托起了她的臉，並且深情欸欸的注視她。

她只覺得意亂情迷。

他慢慢地湊上了臉。

接近她。

她不由自主地向後縮了一縮。

他的手立即緊了一緊，使她的下頷覺得有點痛。

奇怪的是，此際，她忽然掠過腦海的是：

暗夜。

穢巷。

泥牆邊的那一場强暴：雷純身上的碎衣掩不住白晰腿上正滑落的液體。

怎麼會想到這些呢？

這使她驚懼。

迷而且亂。

然而白愁飛的眼神：寂寞、愁傷之中，還燃燒着一個熊熊的冷傲，凜凜的熾熱。

天！

她不能抗拒。

她無法抗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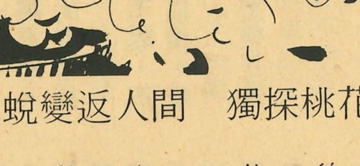
她不想抗拒……

忽聽外頭「篤、篤篤、篤篤篤……」響起敲門聲。(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為了便於對仝大夫進行監視，三聖會的三個主腦終於將仝大夫帶走。四十九天之後，藥室中的天衣大師等五人均醒了過來，蕭寒星醒後，叙述了見到被三聖會抓去的三位老人所受苦刑之事。江豪聽聞老父受折磨悲痛萬分，激動之下，突然身體飛昇，撞到屋頂，落下時却發現肌膚呈現裂紋，並不斷的擴大增多……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文・臥龍生　圖・可飛

一代天嬌



蛻變返人間　獨探桃花園

「這只是現象變化的一部份，」天衣大師道：「老衲猜想，我們接觸之後，可能會有更驚人的變化，這四十九天的藥薰烟炙，我們的身體，包括內腑五臟，都可能爲藥浸透了。」

白翎心中忖道：如果花容月貌的臉上全是裂紋，變成了怪模怪樣，如何和蕭兄弟處得下去呢……

正感憂慮之時，突聞飛雲子大聲說道：「大丈夫要的是眞才實學，過人技藝，大則爲國立功，名標青史，小則爲江湖正義一盡棉力，容貌的美醜，何用放在心上。」

這番話，顯是安慰江豪，不要他把這些變化放在心上。

但白翎却聽得大爲感慨，忖道：男人只追求彪炳功業，似是我們女孩子，只在乎嬌艷如花的容貌了，哼！我白翎豈是一般女子，醜就醜吧！心無旁騖，也好追求武功上的成就，江湖志業，也未必讓你們男人專美於前。

只聽江豪說道：「皮膚雖然裂了，却也無更多變化，但剛才我只是一陣悲忿上心，却未料到，整個人會飛了起來，人好像也在開始變？」

江豪又道：「大師，少林的易筋經上，有伐毛洗髓之說，能使人脫胎換骨，我們被藥物改造，是不是也在脫胎換骨呢？」

「易筋經確能使人內功大增，經脈暢通，」天衣大師道：「也有延年益壽的效果，但却談不上脫胎換骨，仝大夫這藥物……」

江豪舉起右手，在左臂上拍了一下。

原本紋裂的皮膚突然飛落了一大片，露出顏色嫩紅的新肌。

「脫皮了！」江豪道：「倒應了一句俗話，不死也得脫層皮呀！」

「不要再去觸動它，要脫皮，也讓它自動脫吧……」天衣大師道：「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點約略的認知，激動、生氣、碰撞、拍打，都會使身體發生蛻變，我想習練武功時，更不可免。」

「靜坐吐納，和肌膚關係不大。」江豪道：「難道內腑五臟也有變化？那豈不是要人的老命。」

「莫可預測呀！」天衣大師道：「但好的十佔八九，最壞是藥物混燒的變化，出了仝大夫預估之外。」

「奇怪，仝大夫說過來看我們的，他也知道我們今天會清醒過來，爲什麼不來呢？」飛雲子道：「現在，我們該作些什麼？也難下個決定。」

「會不會出了事情？」白翎道：「三聖會陰毒成性，只要他們心中懷疑上仝大夫，找不出任何証明，也會殺了他。」

「等過這一天，仝大夫還不來，就是不幸被姑娘言中了。」天衣大師道：「咱們再找離開藥室的門戶。」

「大師，」白翎道：「我在想，咱們何不坐息運功一次，如若有變化，就讓它早些發生，如是在道途之中發生變化，既測不出它如何變化，也無法預設應變準備，豈不要驚世駭俗，嚇煞路人，消息傳出，必然引起三聖會大舉追殺。」

「白翎說得對，至少我們要求証一下這場大睡之後，武功是否還在，」飛雲子道：「是增强了還是減弱了，再籌思對付三聖會的辦法。」

「此議甚好，咱們先坐息運功，如是內腑正常，再練習一趟拳、掌，」天衣大師道：「該有些什麼變化，也應顯現出來了。」

「小弟，快去洗個臉，和我們一起練功。」白翎再一次暗示小師弟。

蕭寒星笑一笑，道：「好！我去。」

江豪指示了去向，低聲道：「這位蕭兄弟和我們反應完全不同，他好像早已不食人間烟火了。」

「也許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吃東西了。」飛雲子道：「胃腹之中，早無食物。」

蕭寒星回來得很快，特別擠在白翎身側，低聲道：「師姐，不要害怕，不管變化成什麼樣子，妳都是最受擁戴的門主。」

白翎笑一笑，道：「我不怕，我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漂亮，只要武功上能有突破的成就，能夠和三聖會的主腦們對抗，變醜了又有何妨？」

飛雲子心中忖道：一個美貌如花的女人，眞的變醜了，必有着錐心刺骨之痛。老天爺，千萬不要有這樣的變化，別要我老道士成爲罪人。

「現在開始，功行一週天，估計要一個時辰。」天衣大師道：「老衲認爲，在一個時辰之內，大家都閉上雙眼，一個時辰之後，一起睜開眼睛，以免過程中有人驚變大叫，擾到別人練功。」

這個提議，全體贊成。

於是，五個人盤膝坐好，一齊閉上了雙目，開始運氣調息。

但五個人心中都在暗暗忖思：這一陣坐息之後，會變成個什麼怪模樣呢？

眞氣運行得很順暢，沒有滯窒難行的感覺，和平常並無不同。

這五人中，最年輕的蕭寒星，也有十幾年的內功基礎，所以，都很快的坐息入定，進入了物我兩忘之境。

功行一週天，大和尚最先清醒，睜眼一看，還眞被嚇了一跳。

只見每個人的臉上皺裂了一臉的紋痕，有如一個燒成的搪瓷人面，受到了激烈的震撞，血痕滿臉，不成人樣，更恐怖的是紋痕較寬處，可見到紅色嫩肉突出，有如掛在臉上幾條紅色的蚯蚓，怪異的形狀，莫可言喩。

大和尚修佛數十年，禪定很深，但也有些心頭震動了，這個形貌，那裏還能見人，白姑娘再豁達，也受不了這個變化的刺激。

但他忍下了心中的震驚，緩緩閉上雙目，心中不停的暗唸佛號。

飛雲子是第二個醒來的人，老道士就少了大和尚那點處變不驚的修養，目睹出現的現象，忍不住失聲而叫。

江豪、白翎、蕭寒星，都被那失聲一叫驚醒過來，齊齊睜開了眼睛。

沒有人問飛雲子什麼，因爲，眼見的怪異形狀，已提供了他們非常明白的答案。

天衣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暫時壓下了江豪等人因悸動、震驚，即將出現的反應，沉聲說道：「不可輕舉妄動，仝大夫的藥物，已開始發生了神奇的功用，我們正在破繭而出……」

「對！蛹化彩蝶需蛻變，迎向春風舞人間，」白翎笑一笑，道：「醜得如此嚇人，倒可專心於技藝的精進了……」

江豪哈哈一笑接道：「白姑娘如此胸襟，可敬可佩，家父評我，聰明有餘，定力不足，難期大成。這一下，倒可修心定性，專心練武了。」

「這只是蛻變的開始，」天衣大師微笑，道：「我相信還有更大的難關。」

「大師的意思是說，我們還要面對着更大的痛苦和磨難？」白翎道：「可否稍示天機，以堅定應變之心。」

天衣大師目光投注在江豪的手臂上，道：「和尚只是猜想，脫去舊膚換新肌，能不能還保有原來的形象容貌，不敢斷言，但絕不會如此醜陋，一旦新肌凝成，可能會更增顏色，諸位至少應該感覺到，我們已瘦了很多，體重大減，這只是外形的變化。」

「是啊！幾十天不吃東西，餓也該餓瘦了，」蕭寒星道：「我覺得輕了一半，不過，我相信，大吃大喝幾頓之後，就不難恢復舊觀了。」語氣之間，仍然不脫稚氣。

事實上，每個人都覺得身輕如燕，瘦得只剩下一層皮包骨了。

「最好別吃東西，和尚相信，緊隨而來的是體內的腑臟變化，我們已脫胎換骨了，但還得浴火重

生。」

「這個仝大夫，把我們煙薰藥療到這個境界，却突然撒手不管了，」飛雲子道：「貧道眞有點後悔帶你們到湖州來了。」

「沒有人會抱怨你，」白翎道：「我們都是自願進入氤氳藥室的，仝大夫只計算出了自己醫道藥效，却估不出三聖會追踪的奇異能力，他不來，應該是不能來，絕非故意的撒手不管，我們雖然瘦弱，但神志很清醒，而且思緒明朗尤過往昔，變化的應該不是太壞。所以，我贊成大師的看法，一動不如一靜，不如留在藥室中再等三天，索性讓變化呈現出一個結果時，再定行止。」

「姑娘的意思是說仝大夫被三聖會的人殺了？」飛雲子道：「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意外呢？」

「以慕容長青的處事法則，向主一勞永逸，」白翎道：「如若他們找出破綻，而仝大夫又不肯出賣我們，這就是極可能發生的事了！」

「眞要如此，這將是貧道終身一大憾事。」

「又多了一樁血債，」江豪咬牙切齒的道：「紛擾江湖，千年以來，也不知道出了多少梟雄、霸才人物，但像慕容長青如此心狠手辣、嗜殺成性的，還眞是少見。」

「被三聖會中人藉口拘囚僱用，大有可能。」天衣大師道：「殺死倒還未必，仝大夫大智若愚，才學非凡，必會有自保的能力……」

飛雲子接道：「大師之意是說，目下面對的不測之變，全要我們自己摸索應付了？」

「對！知機子懂點醫術，可惜他未入藥室，」天衣大師道：「掌握藥性，已需要我們自行揣摸，知藥之能，是一門很專的學問，我們都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大家商量着辦吧！如有不同識見，也可以各行其是，但事先一定要把辦法說出來，不可隱忍藏私。」

「如果仝大夫眞是個細心善謀的人，」白翎道：「應該會料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或許在地下藥室中早就留了指示。」

「是啊！還是白姑娘想得週到，」天衣大師道：「再稍候一陣，大家動手，在藥室中仔細的搜查一下。」

面對着如此怪異的軀體變化，縱然身負絕世武功，也感束手無策。

怪的是全身都皺裂出觸目驚心的血痕，但都沒感到疼痛，這也是大家都還能保持鎮靜的原因。

又坐息了一個週天，再睜眼睛時，發覺皺裂更多了，裂痕也加大了，但人人都能以坦然胸懷迎接着未知之變，沒有人再感驚慌。

天衣大師心中忖道：果然都是生死一諾的大丈夫，笑一笑道：「開始搜查，要搜得十分仔細，但也要謹愼小心，別讓裂口受創。」

大和尙年紀最大，技藝也最高，很自然的成了領頭的人物。

藥室不大，物件如放在明顯處，一眼可見，看不到的東西，自然是有意隱匿，藏得很密。

五個人花了足足頓飯工夫之久，眞的找出了一本絹册。

絹册就藏在白翎的藥榻上，深埋於藥草中，滿榻藥草厚逾二尺，不細心的人，很容易忽略過去。

但白翎很細心。

她沒有先行翻閱，雙手把絹册交給了天衣大師。

白姑娘表現出的磊落胸襟，只看得室中人暗暗點頭。

天衣大師道：「坐過來，大家一起看。」

室頂的長明燈，仍然放着光明，景物清晰可見。

俟五人圍坐好，天衣大師才翻開絹册，內頁中字寫得很工整，事情也寫得很清楚，第一段寫的是：你們清醒時，我該已在藥室中，我沒來，定是因爲不能來，慕容長青雖然詭計多端，但避他不難，可怕的是散花妖女，她的成就已超越了武功技藝的範疇，進入了術法境界，所以，我也無法預測出會有些什麼變化。

第二段說的是他們醒來之後，軀體上可能會有些異常可怖的變化，在此期間，應以靜坐爲主，要忍受飢餓之苦，不宜進食，約三日，新肌可成，你們才可以離開藥室，最好選擇夜晚出來，一經風吹，原來的外表膚皮，會隨風脫落，那時，諸位雖尙非金剛不壞之身，但內腑肢體都已強逾常人十倍，也打破了人生面臨的體能極限，諸位離此後可以進食，七日內，只宜半飽，此後可復正常，酒、肉不禁。

五個人都暗暗吁一口氣，原來，睡眠中內臟已完成蛻變，用不着浴火重生了。

第三段記述的內功修習之法，這是金丹大道的功法，和一般的內功練法不同，幾人雖然根基深厚，但花去了不少時間思索研究，才摸出門路。

接下去是拳劍的記述，十分簡明，每一樣都只有三招，但却是拳、劍技藝中的極致之學，都暗合身體經脈運行的道理，一拳一劍，都成爲全力投入的一擊，也攻出全身的潛能。

翻閱只到一半，却突然出現了一頁大字，寫的是：由此開始，下面記述，男人不宜閱讀，强讀則有害無益，脫離正軌武功的邪惡技藝，全屬陰柔，只宜女性學習。

天衣大師合上絹册，交還白翎，道：「是妳的了，仝大夫的戒示，不可違誤，收起來吧。」

白翎歎息一聲，道：「如此的重託，只怕晚輩擔受不起。」

「事已至此，那還有推脫的餘地，」天衣大師道：「姑娘就免爲其難吧！我們全力幫助姑娘。」

白翎點點頭，收起絹册。

「咱們遵照戒示，」江豪道：「在丹室中練功三日，離開此地，再找一處適宜練功的地方住下。」

「唉！又要餓三天哪！」蕭寒星道：「我這廂已經餓得前心貼到後心上了。」

「師弟，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餓其體膚，苦其心志，」白翎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

「小弟只是說說罷了，已經餓了幾十天，」蕭寒星道：「多餓三天，算什麼？再餓十天，我也能撐得住啊！」

白翎笑一笑，沒再理會。

本已佔據了白姑娘一寸芳心的小師弟，突然間在白姑娘的心上淡了下去，是凜於未來的責任重大，不得不拋開兒女私情，還是藥室中的形貌變化，使得白姑娘看透了人生，富貴情愛轉眼過，何苦爲情受折磨。

「我們照着絹册上記述所示的內功心法修習三日，」天衣大師道：「再離開藥室。」

* * *

估計得還算正確，步出藥室秘門，正値深夜，仰望星辰，大約二更時分，重見夜空星辰，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荒野墓地，四無人跡，一陣夜風吹來，幾人都可明確的感受到身上一些皮膚隨風飄落。

「走！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天衣大師道：「天亮之後，看看咱們尊容是否驚世駭俗，再決定如何去吃喝的事。」

「如若還很難看，師姐的易容術十分高明，」蕭寒星道：「我們易了容再去吃東西？」

他念念不忘吃飯的事，眞的是餓壞了，當然吃用食物的感覺，也留給人絕大的懷念，幾十天滴水不進，想想美酒珍餚的滋味，就覺得饞涎欲滴了。

「對！明天一定要吃，口腹之欲的誘惑，我和尙也有些抵受不住了。」

藏身處，是一座茅草搭建的無人小屋，幾人剛摸熟丹道內功心法，一入屋內，很自然就開始習練起來。

天亮了，幾人也由坐息中清醒過來，五個人一致的動作，目光由別人臉上掃過，將人比己嘛。

五個人都笑了，新肌經過半夜風吹之後，完全凝固，舊膚已去，臉色白裏透紅，嬌嫩如帶露的紅花。

白翎果然是更增顏色，蕭寒星和江豪也還適應，但天衣大師和飛雲子却有着很難適應的感覺。

返老還童了，也還有着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感慨，歷練的歲月，竟然是那樣難忘。

「大師、道長不用憂慮，再經過些風霜淬煉，我相信還有改變，」白翎似已看透了兩人心意，道：「這不是眞的返老還童，而是奇異的藥物力量把人改造了，如爐煉鐵，終成精鋼。現在，我們去吃東西，再買一些衣物乾糧，找個隱蔽所在，先把武功練好，再入江湖。」

五人都瘦了很多，形象大變，就是很熟的人，也很難能認得出來。

經過這一段不太短的時日，三聖會的追緝也鬆懈下來，但幾人行跡仍極謹愼，連太和堂也未去查看，悄然離開了湖州，隱入了莫干山中，開始了一番淬煉技藝的生活。

* * *

知機子稍有猶豫，錯失了進入藥室的機會，但也沒被三聖會搜出行踪，竟又潛返杭州，隱居起來，但也嚐盡了孤獨的寂寞。

他是很愛熱鬧的人，大半生都在繁華似錦、人來人往的碼頭、城府中度過，熱鬧非凡，此刻却獨食獨宿，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那份別扭，簡直是無法提了。

不過有失必有得，知機子也利用這幾個月的隱居生活，把半生作爲仔細的思量了一番，眞是驀然回首，人在燈火闌珊，想出來的缺點太多了。

一生練武，却練成一身雜碎，樣樣都通，樣樣稀鬆，拿不出一點眞正的技藝絕學，遇上高手，不逃命就只有挨掌的份了。

這包括醫術和暗器在內，能醫的盡是些普通的病痛，眞遇上疑難雜症，就有些束手無策，暗器會打七八種，手法却不夠精專，普通的武師，也許能傷，但絕對傷不了眞正的高手。

再想想用計行謀方面，也是一成不變，一個法子用了幾十年，就難怪無法擺脫三聖會的追踪了。

江湖跑了大半生，既未下苦功練武有成，也沒用心去鑽研過醫道藥理，論綿密謹愼，謀定後動，連白翎那個小姑娘也不如，眞是白混了幾十年，全無長進，竟然浪得了一個耳報神的虛名，僥倖得令人汗顏了。此後，眞眞要下番工夫，

練一些眞正的本領出來。

唯一可堪告慰的是，識人的能力和江湖上豐富的閱歷。

有了這番內省之後，知機子不再感覺到寂寞，遷一個幽靜之處，開始習練武功、暗器，雖然是四十老娘學綉花，練得很辛苦，但他有底子，胸羅技藝也多，自覺練得大有長進，也就興緻勃勃了。

知機子很明白，已無法登入眞正的高手境界，就由一身雜碎中選出一些較具威力的練。

這一練練出了癮頭，不知不覺間過了一年，才突然想到住在杭州的目的，天衣大師等是否已練成奇技入江湖？一年未入江湖中，也未和人接觸過，江湖上變成了什麼樣子，全無訊息，這就有背初衷了。

他推想天衣大師、白翎踏入江湖，一定會到杭州來，決心重入江湖，查看一下情勢變化，也探聽一下幾人的消息。

不過，東山再出，變得十分謹愼小心了，經過一番精心改扮，化身金員外，先到樓外樓去大吃一餐，身上有數萬兩銀票之多，花費不用擔心。

樓外樓的生意，似是更興旺了，座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

知機子穿得一身光鮮，一進店門，店小二立刻迎上來，費了不少口舌，才替他安排一個靠窗口的座位，知機子一出手就給二兩銀子的賞錢，點了四道名菜，一壺好酒，自斟自飲起來，目光却留心着來往酒客，也傾耳靜聽着客人的交談。

酒樓、妓院，本就是傳播消息的地方，但知機子却沒聽到有關三聖會的任何消息。

但氣氛是平和的，一片猜拳行令聲，歡笑滿酒樓。

知機子暗暗歎息一聲，忖道：

看來還得到桃花院走一趟了。

只聽桃花院這個名字，就不難想出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知機子久走江湖，對桃花院底細十分清楚，原本是江南道上最霸氣的一個組合，是長刀堂支持的一所銷金窟，前堂妓院，後堂賭場，但走到了桃花院外，知機子不禁一呆，有着十分陌生的感覺。

不是桃花院改了行業，而是變得金碧輝煌了，大門外十二株桃花樹，已花蕾滿佈，就等着花朵盛放迎春風了。

知機子兩年前還來過一次桃花院，那時，大門沒有今日的排場，門外也沒有桃花樹，十二株桃花樹，都有十幾年以上的樹齡，顯然是整株移植過來的，移植得這麼完美，沒有一株枯傷，不是件容易的事，小事情，大學問，動手移樹的人必是專才。

大門也加蓋了門樓，高挑起四盞氣死風燈，明亮的燈火照着華麗的門樓，非常氣派，再加上十二株桃花樹，就輝煌中帶點雅緻了。

知機子腦際中靈光連閃，江南地面上，已全是三聖會的地盤，長刀堂必已淪入三聖會的控制，否則，不會有這份平靜，江南道上風波不起，說明了三聖會已掌控了全局，再無敵手。至少，表面上已無反抗的勢力存在。

這就要一番深思了，三聖會非同小可，傳播消息的妓院、賭場，也將是他們收集消息，製造謠言的地方，主持人必是非常人物，一流的武功，一流的才智，只要稍露破綻，必遭追殺，可能會站着走進去，躺着抬出來。

知機子心中盤算，但脚未停步，只是走得慢一些，藉機編造出一套說詞，年來的深思熟慮，知機子變得謹愼細緻了，一改昔日粗枝大葉的行事態度。

一步跨進大門，立刻有一個年輕，伶俐的龜奴迎上來，道：「老爺子，想吃酒尋樂，還是想玩幾把過過癮頭，有沒有相熟的姑娘？」

一口氣介紹出這裏的行業內容，也詢問了客人地目何在。

「五年前來過一次，現在是景物全變了，」知機子道：「只恐物非人亦非。」

「是啊！老爺子，變得更好了，姑娘年紀輕，美貌又多情，要不要小的給你老安排一個？」龜奴哈下腰，道：「老爺子如不滿意，可以立刻把姑娘鬨出去，再打小的一個嘴巴子！」

知機子點點頭，笑道：「不滿意再換一個就是，老夫這把年紀了，那還有那麼大的火氣？」

「對！換到你老滿意爲止，桃花院一百二十八位姑娘，沙中淘金吧？也會找出一個你老看上眼的人。」

龜奴口若懸河，也聽得叫人舒服，三聖會用人有能，連個大茶壺也不馬虎。

「好！就由你作主吧！」知機子道：「我雖然老一些，可是很會挑剔，你要選最好的姑娘見我，銀子多一點沒有關係，人老了口味刁啊！」

「大玩家呀！小的盡心去張羅，你老先到房間坐坐喝杯茶，我給老爺子帶路了。」

房間很豪華，而且是一明一暗，明間裏八仙桌上，舖着雪白的布墊，八張白木椅子四面放，一個茶盤擺中央，盤上放一個細瓷茶壺，配了四個細瓷茶杯，打整得十分乾淨，暗間的木門關着，想來是錦綉枕被橡木床。

龜奴拉開大木椅，伺候知機子坐下，才笑一笑，道：「我去給你

老泡壺熱茶。」一欠身，提着壺走出房。

知機子目光轉動打量，外間客室一色白，白屋頂上吊着一個垂蘇大宮燈，而且早已點起，白牆壁，白毡地，不見纖塵。

這佈置有一個大壞處，一眼就可看到姑娘的缺陷，白色不掩醜啊。

大茶壺來得快，而且帶着姑娘一起來。一杯茶放到知機子面前，姑娘也到了身側，這裏服務一流，又快得讓人吃驚，甚麼人玩甚麼鳥，你走進大門似是就把你估算好了。

姑娘微笑眼前站，眨動着一對大眼睛，擺出的姿態是讓人全身可見，頗有眞金不怕火的氣勢。

知機子裝出一副老眼昏花的神情，伸長脖子看姑娘，老風流、善挑剔的大玩家，表現得一露無遺。

姑娘就是不怕看，桃紅短襖楊柳腰，嫩臉紅得似酒澆，秀眉彎彎懸膽鼻，櫻唇媚眼惹人迷，微啟小嘴見牙齒，顆顆細白似米粒，輕輕提起八寶裙，露出金蓮三寸一。知機子看得入了神，鼻子撞入了姑娘的胸懷裏。

大茶壺輕輕吁口氣，道：「老爺子，留下她，還是換一個？定了局，點過酒菜，我這廂告退掩門，你老爺子也可以動動手，摸摸揑揑，發覺不對頭，仍然可換，小的說的話，保証到底。」

知機子抬起頭，笑歪了鼻子，道：「小姑娘，大美人，人美風情好，那裏再去找，人留下，酒菜你作主，菜不要多，但要味道入口，酒要上好的女兒紅。」

姑娘聽到人留下，才拉開木椅坐下去。

知機子從身上摸出了一個小小金元寶，看也不看一眼，丟在桌子上，道：「這個打賞你，老夫如能玩得盡興，明天還有重賞。」

金元寶雖然小，也有五兩重，出手五兩黃金的賞錢，見多識廣的大茶壺也楞了一下，玩得盡興，還有重賞？就不知道會賞些什麼。但肯定會比五兩金子多，眞是遇上財神爺了。

大茶壺心裏做着發財夢，右手取過金元寶，低聲道：「小桃紅，好好伺候老爺子，讓他老人家玩得盡興！」

小桃紅抬起右手，纖纖玉指，帶着鳳仙花染紅指甲，點向知機子額頭上，笑道：「老爺子，別太急嘛，夜色正長，燈光如晝，吃點酒菜引春動，再帶你一圓襄王夢。」

乖乖，出口成章啊！還是個讀過詩書的才女。

這也是給大茶壺一個答覆，我能吃到肉，一定給你喝湯。大茶壺帶着發財夢如飛而去，順手帶上了房門。

原來這小桃紅是桃花院中三大紅牌之一，她要是討厭客人老，不肯留宿，大茶壺還眞拿她沒有辦法，一拍兩散，明天的重賞就美夢成空了，小桃紅一個暗示，大茶壺差一點叫出了姑奶奶。

知機子呢？却輕輕仰起頭，讓指尖微觸額頭，不着痕跡的避了開去。他擔心用力一戳，撞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這裏的地非善地，人也不是吃素的，露出了一點馬脚，可能會一敗塗地。

何況，小桃紅美如嬌花，亦具才情，不是個簡單人物，說不定是明月觀中的女道士，散花仙子女徒弟，長夜漫漫，恐怕有一番鬥智遊戲了，也可能拔刀相向，血染羅帳紅。

「老爺子，你貴姓啊？」小桃紅收回右手，却開了金口。

「小姓金，黃金的金，別人叫我金員外……」

「勿怪老爺子黃金多多，名副其實啊！」小桃紅斷了知機子的話，道：「妾身雖非處子，但却很少留客。」

「我知道，姑娘看上的是黃金面子。」知機子笑一笑，道：「明天的纏頭之資，絕不會讓妳失望。」

（未完・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上文提要：君簫露宿荒野大宅，結識宅主的千金姬紅藥，她要去南昌，請君簫護送。路上君簫在馬車上幾乎被任劍秋用劍殺死，跟着射出二十七支唐門天罡箭，全被君簫擊落，惱羞成怒取出鐵簫攻向君簫，又被奪去鐵簫，不敵而逃。另外有三個漢子在旁窺伺，原來他們想劫奪車中財物，也被君簫打走，而後君簫繼續護送姬紅藥上路……

不甘受挫請助拳　異人暗中代拔椿

君簫道：「這支鐵簫裏，裝有四川唐門最厲害的『奪命飛芒』，只要一按機括，就可射出一大蓬餵過劇毒的飛針，他們自知擋不住，才嚇跑了。」

姬紅藥咭的笑道：「眞好玩，所以你要把他的簫奪下來，喂，你快上來，給我瞧瞧。」

君簫道：「二小姐酒已經醒了，在下還是騎馬的好，坐在車裏悶得很，我可不習慣。」

他自顧自彎着腰，去解拴牲口的繩子。

君簫解開繩子，一躍上馬，笑道：「在下是替二小姐保鏢的，保鏢的人，那有坐在車廂裏的？」

姬紅藥道：「現在不用保鏢，他們不會再來了。」

君簫騎在馬上，悠然道：「在下說過，我不習慣坐車。」

姬紅藥嬌艷的臉上漸漸繃了起來，重重哼一聲：「臭美！」「嘩」的一聲，用力放下車簾，不再說話。

君簫也沒再去理會她，回頭朝王小七道：「小七哥，咱們可以趕路了吧？」

王小七年紀雖輕，却緊閉着嘴唇，一向很少說話，這回也不例外，一聲不響，只是一抖韁繩，揚起長鞭，向空中一揮，發出「劈啪」一聲脆響，兩匹馬立時灑開四蹄，往前奔去。

傍晚時分趕到高安，這裏已是鄰近省會，城中商肆林立，十分熱鬧。

此時天色雖未全黑，每家商店門口都已點上了燈，當眞是萬家燈火，行人熙攘，車馬往來，更顯得夜市風光，別有一番景色。

姬紅藥雖然和君簫賭氣，但馬車進城之後，止不住還是掀起車簾，偏着頭不住的朝街上打量。

王小七一直馳到一條橫街上，在一家招商客店門口停了下來。

君簫跟着下馬，早有店中小廝接過馬匹。

王小七關照店家，要了兩間上房，一面吩咐伙計，把七八隻箱籠一齊搬到房中。

姬紅藥匆匆洗了把臉，就像一陣風般跑到隔壁君簫的房中，叫道：「喂，雲驚天，我想上街去，你陪我去走走好不好？」

君簫道：「二小姐上街去做什麼？」

姬紅藥道：「明天就要到南昌了，我總不能空着手去看大姐，所以我想買件衣料給她，順便我也想去買些東西。」

君簫道：「妳去買東西，也要在下保鏢麼？」

姬紅藥道：「是啊，那三個毛賊被你嚇退，可能還不死心，一路

綴着咱們下來，我一個人上街，碰到他們怎麼辦？」說到這裏，揚揚眉毛，問道：「你去不去嘛？」

她瞧望着君簫，一臉俱是企盼之色。

君簫拗不過她，只得點點頭道：「好吧，我陪妳去。」

姬紅藥欣喜的道：「那就快走，買好東西，我們就在外邊吃飯。」

君簫道：「吃飯也要在下保鏢？」

姬紅藥瞟着他，說道：「難道你不吃晚飯了？」

兩人走出客店，這時華燈初上，街上行人往來，更見熱鬧。

姬紅藥走進一家綢緞莊，挑了四件綢緞，然後又在一家成衣舖裏，買了一套鵝黃和一套玫瑰紅的春衫，又按着君簫身材，買了兩套中衣，兩件輕紗長衫。

君簫問道：「二小姐的姐夫，和在下身材差不多麼？」

姬紅藥抿着小嘴，嫣然笑道：「是啊，我替大姐買了四件料子，也總得買點東西送姐夫呀！」

說話之時，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只是瞟着君簫笑。

君簫發覺她有時嬌憨得極爲可愛，一時不禁使他想起了李如雲。

李如雲有時不也是很嬌憨麼？只不知她現在那裏？

自己雖然到了江南，但那裏去找她呢？

姬紅藥看他只是呆呆的望着自己出神，不覺臉頰赧紅，抱起一大包衣物，叫道：「喂，你在想什麼呢？」

君簫被叫得「啊」了一聲，忙道：「沒……沒什麼。」

姬紅藥白了他一眼，才道：「咱們走吧！」

店裏的伙計只當他們是一對回門去的小夫妻，連忙陪着笑道：「少爺，少奶奶好走，下次再光顧小店。」

姬紅藥紅着臉，口中嗯了一聲，兩人走出店門，姬紅藥低聲埋怨道：「都是你……」

從前的大街上，可沒有人行道，她低着頭說話之時，驀地裏從橫街轉彎角上，一陣鈴鈴輕響，竄出一匹黑毛驢，剛看之下，驢上好像沒人似的，一下衝到了姬紅藥身前。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尖細的聲音叫道：「乖乖，不得了啦，小黑子，我老人家喝醉了，你可沒喝醉，撞上人家小媳婦，我可賠不起。」

原來這人伏在驢背上，這時才抬起頭來。

他實在生得身形瘦小，是個乾癟老頭，弓着身子伏在驢背上，大概沒估上二尺地方，是以看去好像沒人一般。

那頭黑驢好像懂得人言，奔近姬紅藥身前，四脚忽然刹住，硬是刹住不前。

君簫聽他口氣，出語詼諧，好像上次在黔江酒店裏遇上的那個自稱「方叔公」的矮老頭，抬眼看去，這人生得瘦小乾癟，尖頭禿頂，盤着一條花白小辮子，細得只像老鼠尾巴，這時瞇着眼睛，酒氣醺醺，只是望着人嘻笑，並不是那個矮老頭。

從黑驢竄出，到君簫打量着人家，原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姬紅藥雙手抱着幾個大小紙包，雖沒被驢子撞上也嚇了一大跳，她豈是省油之燈，不覺柳眉兒挑，杏眼兒瞪，惡狠狠的叱道：「你這人怎麼沒長眼睛？這大街上，行人來往，怎好任意亂撞？」

驢背上的瘦小老頭打着酒呃，連連陪笑道：「我的小姑奶奶，眞……眞對不住……小……老兒多喝了幾杯，有些睏，就讓小……小黑子自己走，呃，沒……沒想牠眼大無珠，差點撞上你們小兩口，呃！好……好在牠沒……沒……撞上妳，呃……」

君簫看他說話之時，在驢背上搖搖晃晃，醉得好像要跌下來一般，連忙在旁說道：「二小姐，他已經喝醉了，妳也不用和他計較了。」

瘦小老頭望着姬紅藥嘻的咧嘴一笑，尖聲說道：「我的小姑奶奶，妳……妳看，呃，還是妳老公講道理，小老兒醉是沒醉，呃，不過有些想睡，我可要失陪了。」

他那頭黑毛驢可眞靈，主人一聲「失陪」，牠驢頭一低，突然從旁竄出，一路得得的朝街上奔去。

那瘦小老頭伏在驢背上，尖聲怪叫道：「哎喲，小黑子，你這不是存心要摔死我了……」

得得蹄聲，和他尖聲怪叫的聲音漸漸遠去。

姬紅藥使勁的啐了一聲，道：「討厭！」

抱着紙包往前走去。

大街上有的是酒樓，姬紅藥當然選一家門面最大的酒樓，走了上去，她把手中大小紙包往桌上一放，就向堂倌點了許多酒菜。

她好像很高興，也許是聽人家叫她「少奶奶」、「小媳婦」，心裏覺得很舒服，因此臉上一直帶着輕盈的淺笑，笑得很甜。

她笑得越甜，君簫就越想念李如雲。

因爲李如雲看他的時候，臉上也經常帶着這樣輕盈的淺笑，笑容也有這樣的甜。

他和李如雲共過患難，也在一

起練過功，在那三天三夜中，心意相通，息息相關，兩個人早已合成一禮，兩顆心也已結成了一顆，這又豈是兒女情長四個字所能比擬？

君簫一想到她的時候，姬紅藥臉上漾起輕盈的笑渦，都變成了李如雲的淺笑！

天涯咫尺，人面何處，一時但覺從心底湧起無限別緒離情，滿桌佳餚，食難下嚥，口中不自覺地輕輕歎了口氣！

姬紅藥可不知他在想念着另一個女孩子，只覺他一直呆呆的望着自己，忽然歎起氣來，這不是明明……

女孩兒家心裏誰不敏感得像綉花針尖兒？他在自己面前，忽然若有所失，這不是已經明白的表露出來？

只在觸景生情，長吁短嘆，才會這般食難下嚥！

她心頭有了一絲甜意，咬着嘴唇，柔聲問道：「你有什麼心事？」

君簫輕輕搖頭道：「沒有。」

姬紅藥過了一會，才眨眨眼，又問道：「明天到了南昌，你準備到那裏去呢？」

君簫道：「還不一定。」

姬紅藥眼珠轉動，低聲的道：「你如果想找我，可以到南門外的聚英樓找馮總管去。」

君簫心不在焉的點點頭。

姬紅藥關切的道：「你怎麼連筷子也不動呢？人家說：人是鐵，飯是鋼，今天累了一天，多少總得吃些才好，來，我陪你吃半碗。」

這話暗示他，我已經把地點都告訴你了，還怕以後不能見到我麼？

姑娘家眞是會錯了意。

她取過君簫的飯碗，用筷子撥了半碗飯到自己的碗裏，才把飯碗遞了過去，說道：「這樣好不好，快些吃吧！」

君簫拗不過她，吃了半碗飯，姬紅藥果然陪着他也把半碗飯吃了。

兩人會賬下樓，回轉客店，伙計一看兩人回來，立即搶在前面，一直進入後屋，替兩人打開了房門，點了燭火，接着端上臉水，泡上茶水，還伺候着巴結道：「二位還有什麼吩咐？」

姬紅藥問道：「咱們趕車的吃過飯了麼？」

店伙回道：「用過了，是在小店叫的。」

姬紅藥道：「好，你下去好了，沒有事啦！」

店伙唯唯應是，剛剛退出，只聽西廂房傳出一個尖細的聲音，提高嗓門叫道：「喂，喂，伙計，快給我老人家添酒哪，再來半斤，眞要命，叫了半天，還沒人理睬，你們這些勢利眼生在頭頂上的伙計，只知道巴結有錢人，人家小兩口才上了大館子回來，不招呼，也沒什麼要緊，我老人家酒蟲爬上喉嚨，還不快送來。」

只要一聽聲音，就知道是那個騎黑毛驢的瘦小老頭。

伙計沒待他嘮叨完，就連聲應道：「來了，來了。」

三脚兩步的奔了出來。

姬紅藥抱着大包小包回入房中，連臉也沒洗，就拿着一個紙包，朝君簫房中走來，笑盈盈的道：「喂，雲驚天，你穿穿看，我買的合不合身？」

說着把紙包往床鋪上一放，打開紙包，正是方才買的兩套中衣和兩件輕紗長衫。

君簫微微一怔，望着她問道：「你……這不是要送你大姐夫的麼？」

「誰說要送給大姐夫了？」姬紅藥溫婉一笑道：「我是給你買的。」

君簫爲了掩飾身份，身上穿的是藍布大褂，一面搖搖頭道：「多謝二小姐，在下不習慣穿長衫。」

姬紅藥抿抿嘴道：「這有什麼習慣不習慣的，穿上身子不就習慣了？」

君簫還是搖搖頭道：「不，在下這樣很好，二小姐盛情，在下心領了。」

姬紅藥急道：「這怎麼成，我已經買了，難不成要我拿去退還人家？你明天就換上了，南昌是個大地方，許多人只認衣衫不認人，你老穿着藍布大褂，眞埋沒了你的人品……」

只聽西廂那個瘦小老頭忽然嘻的一聲輕笑，壓低聲音道：「這話沒錯，新郎倌回門，總得打扮得體面些才成！」

他說的聲音雖小，但傳到姬紅藥、君簫耳中，可聽得淸淸楚楚。

姬紅藥氣得漲紅了臉，啐道：「討厭！」

那瘦小老頭自言自語的道：「人老了，那個不討厭？但老人家也有可愛的地方，等到要找媒人的時候，可就用得着我小老頭了。」

姬紅藥畢竟是姑娘家，臉皮子嫩，一負氣，一言不發，轉身就走了。

這一來，君簫自然不好再把她買的衣衫送回去，只是搖搖頭，起身掩上了房門。

只聽西廂房那瘦小老頭又在尖着聲音叫伙計給他添酒：「喂，伙計，再給小老兒燙半斤酒來。」

不過一會工夫，他至少叫喊了四五次，店伙光是給他添酒，就夠忙了。

君簫估計他這一陣工夫，少說也喝了三四斤酒。

瘦小老頭的聲音本來極爲尖細，但叫到後來，聲音又尖又沙，連舌頭都大了，分明已經喝醉，但還在嚷着燙酒。

一個人肚子裏灌了三四斤酒下去，那得不醉？

何況自己兩人，在大街上遇上他的時候，伏在驢背上，酒氣醺醺，一路打着酒呃，本來已經是喝醉了的人。

君簫現在事情遇見的多了，江湖閱歷也多了，心裏有一種感覺，這瘦小老頭和自稱「方叔公」的矮老頭，頗有相似之處，說不定也是一位風塵異人！

但這一念頭，立時給推翻了！西廂房的瘦小老頭敢情酒灌多了，傷胃不舒服，但聽「嘔」的一聲，忽然嘔吐大作。

要是一個內功精深的人，酒喝得再多，也不會吐的，君簫不會喝酒，也沒有吐過。

瘦小老頭不但嘔，而且還喘着大氣，呻吟不止。

這下可又忙了店裏的伙計，替他收拾房間，又打熱面巾，又泡熱茶的，剛剛把他給伺候好。

只聽瘦小老頭有氣無力的道：「伙計，眞痲煩你了……」

話聲未落，忽然驚叫起來，尖聲的道：「啊，伙計快瞧，對面屋瓦上，怎麼有人？」

伙計笑道：「你老人家喝醉了，屋上那裡有人？」

瘦小老頭爭辯道：「我小老兒人喝醉了，眼睛可沒喝醉，方才明明有個人影，在對面屋瓦上楞頭楞腦的東張西望，給我一嚷，忽然不見了。」

伙計笑着道：「時光不早，你老歇着吧！」

君簫聽得心中忽然一動，屋上有人，那準是夜行人了。

就在此時，南首屋脊上，果然出現了一條人影，他面向上房，冷聲喝道：「姓雲的，你給我出來。」

這人一開口，君簫就聽出又是天毒星唐友欽那個寶貝徒弟任劍秋，這人當眞陰魂不散，難纏得很。

人家既已指名叫陣，君簫不得不站起身，打開窗戶，朗笑一聲道：「任劍秋，又是你。」

任劍秋厲聲喝道：「姓雲的，有膽就跟我走，咱們到外面了斷去，別在這裏驚動旅客們的好夢。」

只聽西廂瘦小老頭大聲道：「就是他，就是他，方才那個楞頭楞腦的小子，又在屋脊上叫嚷了！」

這時只有喝醉了酒的人，才敢出聲，客店裏的旅客們，聽說是江湖中人尋仇，一個個噤若寒蟬，連頭都不敢探出半個來。

君簫道：「好，在下奉陪。」

雙足一點，穿窗而出。

任劍秋已從對面屋脊騰身躍起，朝外飛去。

君簫越過屋脊，跟踪追了下去。

兩人一前一後，彷如一縷黑煙，在夜色中很快的消失。

就在兩人身形消失之後，客店裏又有一條纖小的人影，在屋面上出現，他遠遠綴在前面兩人身後，一路尾隨下去。

這人正是姬紅藥，先前還和前面兩人保持着五丈來遠的距離，爲的是過份逼近了，怕被前面的人發覺。

奔到離大街漸遠，前面兩人這一展開輕功，奔行之勢突然加快，姬紅藥畢竟是女孩兒家，體質較弱，距離也越拉越長。

就在奔行之間，只聽身後「踢踢嗒嗒」的好像一路有人奔跑，跟了下去。

這時忽然聽到有人細聲說道：「妳要幫老公的忙去，這樣可不行，等妳追到地頭，妳老公早就被兩隻癩皮狗咬得連骨頭都剩不了幾根啦！」

姬紅藥聽得不由一怔，目光迅速一瞥，左右前後十丈之內，簡直連鬼影子也看不到半個，那裏有人？但這話明明就在耳朵邊上，決不會聽錯。

一時不覺心中大感奇怪，再側耳聽去，身後果然「踢踢嗒嗒」的像是有人跟着跑來！

但等她回頭看去，依然不見人影，而且脚下這一停，連「踢踢嗒嗒」的脚步聲音都聽不到了。

姬紅藥可沒時間去找，依然低頭往前疾奔，她一奔行，只聽那「踢踢嗒嗒」的脚步聲又跟了下來，而且這聲音已經就在身後。

同時又有人細聲說道：「小姑娘，還是我老人家帶妳一段路吧！」

這聲音就在耳邊，聲音才一入耳，忽覺有人一把拉住了胳膊，帶着自己往前飛奔而去。

姬紅藥被人拉着飛奔，她幾乎連這人的影子都沒看清，心下不禁大吃一驚，急急回頭看去。

那知這人拉着自己胳膊，跑得比飛還快，自己兩脚根本就沒沾地，但覺兩耳生風，一個人就像騰雲駕霧一般！

她想回頭去看，兩眼被拂面勁風吹得休想睜開眼來！

姬紅藥心知遇上了異人，她雖然無法睜眼，但猜想這人極可能就是住在西廂醉得又吐又鬧的瘦小老頭。

那是因爲她兩次聽到耳邊有人細聲說話，分不清是誰，但說話的

口氣就像是瘦小老頭。

她睜不開眼睛，索性就不睜了，任由那人拉着胳膊飛行，不多一會，只聽那人又在耳邊細聲說道：「到啦，那兩隻癩皮狗，就在前面林子裏打轉，妳別讓他們看到了！」

話聲甫落，身形也隨着驟然刹住，雙脚同時落到了實地！

姬紅藥立時睜開眼來，但見自已已經穩站在一片疎林之間，這片樹林疎朗朗的，雖在黑夜，依然漏得進月光，她迅速擧目四顧，那裏有什麼人影？

心頭更是震驚不已，暗道：「這人究竟會是誰呢？明天看到姐夫，他見多識廣，也許會知道。」一面又想着這人曾說：「兩隻癩皮狗就在前面林子裏。」不知他說的「癩皮狗」又是什麼人？

心念轉動，正待擧步朝林外走去，就在此時，樹林外面却響起了兩聲「嘶」「嘶」破空輕響，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宛如浮矢掠空，相繼飛來。

姬紅藥趕緊身形一縮，閃入一棵樹身後面躱藏起來，凝目看去。

但見那兩人來勢甚快，眨眼之間，已在林前瀉落，前面那個脚下突然好似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踉蹌，身子朝前撲出，幾乎跌了個狗吃屎，口中驚「咦」一聲，身形倏起騰空躍開數尺。

他後面那人相繼掠來，這人堪堪躍開，後面那人也已瀉落，敢情他來得太快，沒看清楚，跟着同樣脚下一絆，幾乎朝前傾跌出去，他也同樣「咦」了一聲，趕忙提氣上躍，横閃數尺，才算刹住來勢。

這眞是快得如同電閃一般，姬紅藥看得暗暗奇怪，只要看兩人來勢，一身武功分明極高。

就算地上有石塊、樹根等絆脚之物，也不應該絆到，何況他們飛落的地方，根本就沒有什麼絆脚的東西，兩個人怎麼都會脚下突現踉蹌，好像絆了一跤呢？

心中想着，這兩人也已站定下來。

那是兩個生相兇惡，身形魁梧的大漢，身上穿着一式長僅及膝的黃衫，腰束布帶，背後插一柄虎叉，這一站停，就顯得十分慓悍！

姬紅藥心頭不覺猛然一驚，看他們這身裝束，不就是伏獸天王黎不違座下五大弟子？

只見前面那人忽然轉過身去，問道：「怎麼，老四，你也絆了一跤？」

後面那人道：「不錯，小弟剛才好像絆在一塊大石頭上。」

前面那人道：「但這裏那有什麼石頭？」

那老四道：「三師兄方才不是也絆了一跤麼？」

姬紅藥聽他們稱呼，暗道：「伏獸天王座下五大弟子，獅、虎、豹、熊、獍，他們一個老三，一個老四，那是黎豹、黎熊二人了，那暗中說話的人，却把他們說成了兩隻癩皮狗。」

她覺得好笑，但又不敢笑出聲來，趕緊抿了抿嘴。

只聽老三黎豹沉哼一聲道：「此事大有蹊蹺，莫非有人在暗中捉弄咱們不成？」

老四黎熊奇道：「有人捉弄咱們？誰吃了熊心豹膽，敢捉弄咱們師兄弟……」

話聲未落，突聽林梢響起一陣沙沙輕響，樹枝搖曳，飛下一陣落葉，朝兩人當頭飄飛而下。

一陣樹葉子，原也不足爲奇，但老三黎豹忽地似有警覺，擧首朝上望去。

這一仰望，可吃了虧，只見他突然雙手捂臉，口中「啊！」了一聲，脚下連退數步。

老四還好，沒仰臉起來，但樹葉子落到頭上，就像暴風雨一般，打得隱隱生痛，趕緊雙手抱頭，朝横裏閃出。

這眞是奇事，這一陣樹葉子，居然打得黎豹、黎熊抱頭鼠竄，姬紅藥隱身樹後，看得清楚，但也更加納罕。

這一陣樹葉子飄飛下來，明明輕飄飄的，不着一點力道（內功精純的人，可以飛花摘葉傷人，那是從他手上打出之時，已是急勁如同暗器，才能傷人），打到兩人頭上，怎麼會痛呢？

老三黎豹突然兇睛一瞪，厲聲喝道：「什麼人暗算咱們？有種給大爺滾出來！」

姬紅藥心中暗道：「糟了，他目光注視着林中發話，自己莫要被他們發現了！」

只聽右首三數丈外，有人「呃」的一聲，打着酒「呃」，但他敢情拚命用手按住嘴巴，不讓出聲，是以聲音不響。

這聲酒呃，聽得姬紅藥笑了，暗道：「果然是他！」

老四黎熊倏地轉過身去，叫道：「果然有人躱在樹林子裏，咱們快搜！」

「搜」字甫出，人影一晃，「颯」的一聲，朝右首林中竄去。

老三黎豹更不打話，使出「龍形一式」，身如電射，以奇快身法飛掠過去。

這片樹林子，本來不密，隱隱可以射進一些月光！

老三撲來的身法極快，目光一瞥，看到一棵大樹後面，似有一個瘦小人影，閃了一閃，心中暗暗冷笑，猛然飛撲過去。

那知撲到近處，根本不見人影，脚下方自一停，耳中又聽到身後不遠，傳來「嘶」的一聲輕響，他聽聲辨位，立即一個飛旋，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這一掌當然又落了空。

但就在此時，自已左側又有一道人影掠過，他心頭十分惱怒，那肯放過，看準對方後背，又是一掌劈了過去。

那人影驟聽身後疾風颯然，劈擊過來，口中喝道：「好傢伙，你來得好！」

一個轉身，揮掌迎擊過來。

老三黎豹一聽對方開口，竟是老四黎熊的聲音，慌忙喝道：「老四是我！」

兩人出手何等快速，話聲喝出，兩股掌風已然迎個正着，發出蓬然一聲，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老四黎熊輕哼了一聲，埋怨道：「三師兄，你怎麼不早點出聲。」

「呃！」又是一聲酒呃，從他們的左首傳來。

老三黎豹聽得心頭火起，朝老四打了一個手勢，低喝一聲：「老四，你從樹後抄過去。」

老四黎熊點點頭，身形一閃，繞着樹後抄去。

「呃！」又是一聲酒呃，依然從原來的地方傳了過來，顯見他這回並未躱閃開去。

老三黎豹更不怠慢，雙足一點，一式「豹子竄崖」，頭先身後，朝兩棵樹隙中穿了過去。

這下當眞快捷無比，眼看一棵大樹底下縮着一團黑影，老三黎豹身形疾落，一下落到那團黑影前面。

「呃！」那黑影又是「呃」的一聲，打着酒呃，這自然證實了，方才戲弄自己的正是此人！

黎豹那還和他客氣，右手一探，「黑豹露爪」，疾向那團黑影抓去。他出手奇快，那黑影根本沒有躱閃，就讓他一把抓住了胸膛，把那人提了起來。

他直到此時，才看淸這團黑影，是一個又瘦又矮的小老頭，滿嘴噴着酒氣，這一把他提起，似乎極爲驚恐，張口結舌，話還沒有說出，口中「呃」了一聲。

老四黎熊看到老三已經把人逮住，急忙竄了過來，問道：「三師兄，你捉到這廝了？」

那瘦小老頭被人凌空提起，嚇得手足亂舞，叫道：「大王饒命，小……小老頭身邊……呃！沒有値錢的東西……」

老三黎豹粗壯的手臂在空中抖動了下，獰笑道：「老小子，別在太爺面前裝蒜，你說，方才跟太爺們搗蛋的，可是你？」

「寃……寃枉……呃……」

瘦小老頭雙脚懸空，就怕自己跌死，兩隻又瘦又小的手爪，緊緊抓住了老三的手腕，一面打着酒呃，一面哭喪着臉，陪笑道：「小老頭只是喝醉了，想在大樹底下涼快涼快，沒有大蒜炒蛋，其實炒蛋要用韮黃才香……」

他把「裝蒜」和「搗蛋」，纏夾成「大蒜炒蛋」。

老三黎豹捉着他胸襟的手突然一緊，厲聲道：「老小子，你再在大爺面前裝迷糊，大爺就一把摔死你……」

他話聲未落，瘦小老頭口中急叫道：「你快放手，小老兒要吐啦！」

突然張了張口，「嘔」的一聲，一道匹練，從他口中直噴而出。

老三黎豹反應也是不慢，一眼看到他張口要吐，立即右手一抬，想把瘦小老頭摔出去。

那知瘦小老頭就是怕摔死，兩隻手攀住了黎豹的手腕，死也不放。

這一來，黎豹抬起了手，瘦小老頭嘔吐出來的連酒帶菜，就往他頭上直蓋而下，黏糊糊，滑膩膩，滴滴嗒嗒的，吐得他一頭一臉，酒臭穢氣，中人欲嘔！

黎豹簡直氣瘋了心，右手使勁一摔，左手趕緊用衣袖抹了一把臉，但已有不少黏着嘴唇，鹹濕濕的，忍不住從心底打了個噁心，差點連晚餐吃下去的酒菜，一齊都要嘔出來。

瘦小老頭一個身子被摔得一路手舞脚踢，翻着觔斗，飛了出去，口中尖叫道：「救命哪，小老頭這下完蛋啦！」

偏偏老四黎熊就站在一丈開外，這下瘦小老頭一團人影正好對着他凌空飛去，老四自然不肯放過他，這就一探手，抓住了瘦小老頭的胳膊。

那知瘦小老頭又是「呃」的一聲，第二口從胃裏翻出來的酒菜、麵條，湧泉般射出！

噴得老四黎熊臉上開了花，連眼睛都睜不開來，鼻孔裏却吸進了不少碎雜的東西，嗆口咳，着實嚥下去了一二口。

他一摔手，丟開瘦小老頭，只是彎腰噁心翻胃，越想越噁心，但東西已經嚥下去了，那裏還吐得出來，只是不住的乾嘔吐着口水。

瘦小老頭已經落到地上，他這一吐，胃裏立時舒暢得多，眼看兩人被自己吐得一身狼藉，心裏十分過意不去，不住的打躬作揖，陪着笑臉，尖聲尖氣的道：「眞是對不住，小老兒今晚多喝兩盅，其實早就想吐了，這要怪二位的不是了，

你們不把小老兒提上提下，翻動了胃，小老兒怎麼會吐出來呢……」

他不說還好，這一說，黎豹、黎熊恨透了心，兩個人不約而同的怒吼一聲，一左一右撲了過來，舉掌就劈。

瘦小老頭夾在他們中間，嚇得縮着頭，駭然道：「這是做什麼？你們眞像兩隻發了瘋的癩皮狗！」

也不知他怎麼從兩人中間溜出來的，但聽「砰」的一聲，兩個人腦袋瓜已經撞在一起。

不論他們武功有多高，腦袋瓜裏裝的可是人腦，什麼地方都經得起撞擊，腦袋瓜可經不起這麼用力擊撞！

兩個人同時一聲不響，晃悠悠的倒了下去。

瘦小老頭拍拍手，忽然衝着姬紅藥藏身之處，咧嘴一笑，尖聲道：「讓他們安安靜靜的躺一會也好，小老頭酒癮發了，可要先走一步啦！」

說完，轉身往外就走。

姬紅藥一直隱身樹後，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這瘦小老頭武功之高，簡直不可思議，她畢竟出身武林世家，今晚無意遇上這麼一位曠世高人，豈肯錯過，急忙叫了聲：「老前輩……」

急急縱身閃出林去。

瘦小老頭早已踢踢嗒嗒的跑出老遠，只聽他回過頭來說道：「等你們請小老頭喝喜酒的時候，我一定會來的。」

聲音未落，人迹已渺。

這一段話，好像已經過了許多時候，其實從姬紅藥被這位瘦小老頭帶來樹林子裏，到他戲耍黎豹、黎熊，前後也不過盞茶工夫的事。

姬紅藥眼看黎豹、黎熊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雲驚天(君簫)和任劍秋却不知去了那裏，正待循着原來的方向回轉客店。

瞥見大路上出現了兩條黑影，一前一後，朝這片樹林前面奔來。

姬紅藥突然心中一動，暗道：「伏獸天王座下有五大弟子，老三、老四在這裏出現，莫要是他們同門師兄弟找來了？」

心念一動，立即又閃入林中，隱住身形，悄悄往外覰去。

兩道人影來得極快，等她藏好身子，他們已經趕到林前，這下她看清楚了，這兩人正是四川唐門弟子任劍秋和自己最關心的雲驚天。

她自己也弄不清，爲什麼她會對雲驚天這般關切起來？

兩人趕到林前，任劍秋脚下一停，只聽君簫已開口說道：「任朋友一路急奔，此處離城少說也有三四十里，你到底是約在下了斷過節，還是存心和在下比賽脚程？」

任劍秋跑得有些氣喘，一張還算清俊的臉上泛起森冷的殺機，嘿然道：「自然是要了斷過節。」

君簫劍眉微微一攏，說道：「任朋友可否聽我一言？」

任劍秋道：「你說。」

君簫神色一正，說道：「任朋友，咱們之間，本來並無什麼深仇大恨可言，當日在下先已購好此刀，任兄後來恃強非欲購買不可，但在下不欲因此和任兄結怨，自問更無開罪之處，不想任兄却一再向在下尋仇，古人曾說：怨家宜解不宜結……」

姬紅藥暗道：「我當他們有什麼深仇大怨，原來只是爲了買一把刀，任劍秋這就不對了！」

任劍秋不待他說下去，突然仰天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笑，笑聲高亢入雲，極爲嘹亮。

君簫微微一笑道：「任兄如果約了什麼幫手的話，不妨去把他們喊出來，在下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

任劍秋冷峻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在下好笑之處，乃是因爲有一句話，對你雲驚天非常恰當。」

君簫安詳的道：「不知是那一句話？」

任劍秋獰笑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簫道：「任兄認爲雲某今晚將要喪生於此了？」

「不錯。」任劍秋冷峻的道：「雲驚天，今晚你不會有活着離開此地的機會，要是有什麼遺言，在下倒可以爲你轉告家屬。」

姬紅藥聽得有氣，暗暗罵道：「你才不會活着離開呢，四川唐門有什麼了不起！」

君簫毫不生氣，點點頭道：「任兄好意心領，聽任兄的口氣，今晚想必先約了厲害幫手，非取在下性命不可，任兄那就請他出來一見如何？」

姬紅藥忍不住道：「他約來的兩個幫手，在這裏睡大覺呢！」

任劍秋倏地回過身去，喝道：「什麼人？」

姬紅藥早已俏生生走了出去，應道：「我。」

君簫看了她一眼，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問道：「二小姐怎麼也來了？」

姬紅藥朝他扮了個鬼臉，嬌聲道：「你們能來，我不能來？」

任劍秋目泛厲芒，哼道：「妳看到在下兩個朋友了？」

姬紅藥抿抿嘴，伸手一指林中，輕笑道：「你不會自己進去瞧瞧？」

任劍秋心頭甚是狐疑，暗道：「以黎氏昆仲的武功，這小妞如何會是他們對手？」

但他眼看姬紅藥說得認眞，忍不住依着她手指之處看去，這一瞧，果見黎老三、黎老四二人直挺挺的躺在一棵大樹底下，一動不動！

他心頭驀然一驚，也來不及察看兩人的生死，厲聲喝道：「小丫頭，妳把他們怎麼了？」

姬紅藥冷冷的道：「你不會等他們清醒過來，問問他們？」說完，伸手來拉君簫的手，嫣然笑道：「雲驚天，咱們走。」

任劍秋氣得臉色煞白，狂笑道：「小丫頭，妳傷了他們二人，自會有人找妳，妳留個萬兒再走。」

姬紅藥氣鼓鼓的道：「姓任的，四川唐門，徒有虛名，你以後用不着再找雲驚天，有什麼事，只管到南昌聚英樓找我去。」話聲一落，拉着君簫就走，口中嬌柔的道：「咱們回去。」

任劍秋臉有異色，望着兩人背影，低聲道：「南昌聚英樓？」

這句話的口氣，大有驚詫之意！

* * *

君簫被姬紅藥拉着手，心裏大爲別扭，但人家姑娘家並不介意，自己怎好從她手中掙脫？兩人走了一段路，他忍不住問道：「二小姐，那兩個是什麼人？妳怎麼制住他們？」

姬紅藥放開他的手，掠掠鬢髮，嫣然一笑道：「你不要叫我二小姐，叫我紅藥就好了！」

她的笑很嫵媚，接着道：「他們是伏獸天王座下五大弟子的老三、老四……一個叫黎豹，一個叫黎熊，武功都十分高強……」

君簫道：「這麼說，妳的武功，一定更高強了。」

姬紅藥笑得更甜，說道：「才不是我制住他們的呢！」

君簫奇道：「那是什麼人把他們制住的？」

姬紅藥神秘一笑道：「你猜猜看！」

君簫道：「這個在下如何猜得着？」

姬紅藥不依道：「你一定猜得着，你想想看，咱們這一路上，有沒有碰上過一個很奇特的人？就是他制住他們的。」

君簫靈機一動，問道：「莫非會是喝醉了酒的那個瘦小老人？」

「你眞聰明，一點就透！」姬紅藥開心的道：「就是他，你當他醉鬼，人家本領可大呢，說起來，眞會把人笑痛肚子！」

她咭咭格格的邊說邊走，把他如何帶着自己一路飛奔，一直說到兩人腦袋瓜互撞爲止，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君簫驚異的道：「如此說，這老人家眞是一位風塵異人。」

姬紅藥道：「這還用說？哦，雲驚天，你有沒有聽人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個喝了酒會吐的高人？」

君簫道：「在下一向在塞外長大，初次入關，怎會聽人說過？」

姬紅藥道：「沒關係，明天到了南昌，我會問姐夫的，他一定知道。」

君簫試探問道：「二小姐的姐夫，一定是很有名的人了？」

姬紅藥回頭白了他一眼，輕嗔道：「我給你說過，不要再叫我二小姐，我們是朋友，你就叫我紅藥好啦！」

君簫不知怎的，看到她就會想起李如雲，當時李如雲不也像她這樣說道：「君相公，你就叫我如雲好了。」

他直到此時，才發現姬紅藥說話時的神情很有些像李如雲，他望着她，不自覺的點點頭，隨口說道：「在下記下了。」

姬紅藥看他只是癡癡的望着自己，只當他對自己有情，她對他回眸一笑，輕盈的道：「我不是和你說過？我姐夫叫諸葛眞，人家都叫他小諸葛，不但武功高，人品好，而且博覽羣書，交遊廣闊，見過他的人，沒有不佩服他的。」

女孩兒家，除了家人，最接近的人，莫過於姐夫，小姨子私心裏欽慕姐夫，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姬紅藥把她姐夫說得如此了不起，就是她見過的不少男士，沒一個比得上她姐夫。

只有雲驚天和姐夫還差不多，不，他比姐夫強，因此，她在不知不覺間，很自然的對他產生了親切之感。

兩人邊說邊走，脚下絲毫不停，不大一會工夫，便已奔近城垣，雖是找到隱僻之處，但那長滿荒草的城牆，却有數丈高下。

君簫回頭問道：「妳上得去吧？」

姬紅藥在他面前，自然不肯示弱，說道：「我從沒在晚上翻過城牆，大概還上得去。」

君簫道：「那我先上去，在上面等妳。」

說罷，雙脚一頓，雙手一劃，使了一式「鷂子穿雲」，一下拔起四五丈高，躍上城牆。

姬紅藥走到離城牆丈來遠，暗暗提吸眞氣，雙足用力一點，一個人直拔而起，一下躍上牆頭，一下刹不住勢，繼續朝前衝去。城牆上能有多大的地方，再往前衝出一二步，就得一步蹈空，摔將下去。

君簫看她一時刹不住脚，趕忙伸手把她拉住。（未完•三）

上文提要： 玄鐵已運抵南城，聽說已開爐冶煉。北城諸葛崢率領精兵窮追，結果中了王侯奸計被狙殺，三英喪二，只諸葛嶸、諸葛嵐倖存，卓城主隨後率衆直搗南城。花滿樓、小神童等人和卓城主會師並進，一過槐樹嶺，便是南城地界，果然堅壁清野，鷄犬全無，來到谷底，發現熔煉的玄鐵尚未成型，幸好來得及時，先抓住冶煉師歐陽鑄……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野心難逞費心機　罪魁禍首還血債

小神童問：「金子？」

「嗯。」

「後金呢？」

「一百。」

「都付了嗎？」

「前金已付，後金未領。」

水長流道：「寡婦死兒子，後金是沒指望了，奉勸閣下最好暫時躲在這裡別動，免得慘遭池魚之殃，腦袋搬家。」

「是！是！」

歐陽鑄只有應諾的份兒，不敢多言。

花滿樓已將另一種紅色粉末投入熔爐之中，一爐漿液頓成廢物。

接着，又將南城的九環寶刀、竹葉飛刀投入其中。

猛可間，噹！的一聲脆響，劃破長空，沙千里的鬼頭刀卒被孫飛虎的龍吟刀削斷，人也被震得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沙千里自忖必死，乾脆自行了斷，倒握住斷刀，猛往自己心窩刺。孫飛虎另有打算，偏不讓他死，手起刀落，斷刀再斷，龍吟刀三個來回下來，還外加了沙千里的半隻手掌。

鮮血狂噴，痛得沙千里在地上打滾，哀求道：「大哥，賞小弟一個痛快吧。」

鐵膽孫飛虎斷然拒絕：「沙千里，你的時辰未到，老夫還要帶你去找司馬旭對質。」

找來一條繩子，把沙千里五花大綁綁起來，待南城的兵器全部投入爐中後，立刻牽來拴在附近不遠的五匹馬，直奔南城而去。

* * *

等啊等，盼啊盼。

等了一夜，盼了半日，卓玉君終於等到了援軍補給，兩位遠親東北虎呂艮、金錢豹呂亮，帶領着百名高手，押着二十輛大車，力排萬難，抵達南城。

車上有魚有肉，有糧有水，有鍋灶炊具，還有亟需補充的七星劍、火龍珠、雲梯等物。

馬上埋鍋造飯，飽餐一頓，士氣爲之大振。

飯後，卓城主曾與子侄輩以及呂艮、呂亮作了一番密商，一致認爲事情十萬火急，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必須在刀劍鑄煉成功之前殺進去。

鐵門厚重，此路不通，只有強行登城搶攻一途。

但在方法上有調整的必要，應施以奇襲，方可奏奇功。

商酌頗久，敲定細節後隨即付諸實行。

攻勢展開了，火龍珠打頭陣，更多更密，頃刻之間城頭便被烟霧籠罩，伸手不辨五指。

架好雲梯，一湧而上，人尚未到，第二批火龍珠先發，趁守城者慌亂之際，人已登上城牆。

彼此短兵相接，惡戰立告爆發。

殺伐之聲不絕。

慘嗥之聲沒斷。

骨肉四散橫飛。

鮮血灑滿城頭。

然而，這只是序幕，好戲正要登場，卓玉君發出號令，先放火燒了城樓與兩側的碉樓，以便左右呼應，以防內有埋兵。

緊接着，鐵娘子卓玉君自己也披掛上陣，親率諸葛嶸、諸葛岳、諸葛崴、諸葛嵐、呂艮、呂亮等精銳主力十餘人，單攻左側一方，以雷霆萬鈞之勢登上城頭，殺出一條血路，到達城牆內側。

城內景物一覽無遺，廣場上人潮如湧，南城高手一波波一撥撥的拾級而上，往城上增援。

卓玉君按計行事，十餘人把火龍珠齊放，在城門內造出一座霧山，一座烟城。

時機已到，毫不遲疑，擺脫南城的糾纏，十幾人縱身一躍而下，落在烟霧之中。

腳未着地，劍已出手，先清除掉地上的敵人，着地之後再發火龍珠，是殺人的那一種，城門附近的南城高手應變不及，全部死於非命。

「快去打開城門！」

「是，城主。」

諸葛嶸、呂艮、呂亮應聲而出，踏着屍體，奔向城門。

其餘的人則緊守在城門口，一字排開，築起了一道人牆，以防南城攻入。

城門一開，事態嚴重，南城豈能坐視，司馬俊、司馬傑睹狀大駭，箭也似的撲過來。

身後還跟着一大羣人，彷若潮水般湧至。

「看打！」

虎吼聲中，司馬雙傑各打出一把閻王粉。

卓玉君等人早有準備，迅即戴上一副頭套。

頭套不僅寬大，而且還是透明的，無礙視覺，同時各發一記劈空掌，欲將閻王粉逼向對方。

掌風畢竟不能與花滿樓的魔鞭相提並論，無法揮灑自如，逼出丈許便告散落在地，未能傷到南城一人。

此刻，司馬旭正在數十里外視察鑄劍之事，此處羣龍無首，司馬俊、司馬傑更急更怒，同聲虎吼道：「發刀，上！」

一個命令，兩個動作，先發竹葉飛刀，再舞着九環寶刀，羣起而攻。

卓玉君不甘示弱，立即還以顏色，打出數十枚火龍珠。

烟硝瀰漫，哀鳴四起，南城傷亡極重，攻勢爲之一滯。

北城也損失了三員大將，只餘六人面對無數強敵。

卓玉君怒視着司馬俊，道：「司馬城主此刻何在？」

司馬俊當然不會說實話，冷笑道：「正在密室議事。」

「叫他出來。」

「有什麼話對本大少爺說也一樣。」

「玄鐵藏放何處？」

「無可奉告。」

「是否已經開始鑄煉？」

「無可奉告。」

「本城主命令你們馬上交出來。」

「辦不到。」

「辦不到就得付出代價。」

「代價？」

「城毀人亡！」

「只怕就憑你們北城這幾塊料還不配。」

「配不配很快便可見分曉。」

「哼！」

其實，卓玉君之言，不問已知答案，全是廢話。

身爲一城之主，自然不會無緣無故的說一堆廢話。

目的只有一個，拖延時間，等待城門大開。

鐵娘子的心機沒有白費，諸葛嶸在死者的身上找到鑰匙，打開鎖，拔掉門，大門洞開。

像螞蟻雄兵，似過境蝗蟲。

北城百餘人洶湧而入。

「衝啊！殺啊！」

「爲死者報仇！爲北城吐氣！」

喊聲震天，士氣如虹，一陣猛攻下來，卒在十丈來寬的城腳下站穩腳步。

換言之，城牆本爲障礙，如今則成爲北城的後方。

火龍珠威力無邊。

竹葉刀滿天飛舞。

七星劍神威大發。

九環刀鋒芒畢露。

幾番爭戰，幾番進退。

血流成渠，死屍遍地。

雙城精銳盡出，寸土必爭，寸地不讓，足足爭鬥了個把時辰，北城攻不進南城的核心重地，南城也無法將北城趕到城外去，雙方數百人，就在廣場的中心地帶僵持不下。

希聿聿！耳畔傳來一聲馬嘶，冒起兩堆塵頭，卓玉君來不及詳察細看，兩匹健馬已停在南城後面，翻身下來兩個人，正是南城主司馬旭與毒美人西門翠。

二人越衆面前，站立在卓玉君對面三丈許處。

司馬俊就在南城主身旁，獻上

玲瓏刀，說了幾句悄悄話。

鐵娘子卓玉君雖爲女流，不讓鬚眉，黛眉雙挑道：「司馬旭，昔日兩位老城主曾有約定，南北雙城皆不得擅自登臨摩天嶺，你爲何背信毀約，盜走玄鐵？」

司馬旭冷笑連聲道：「卓玉君，妳這是做賊喊賊，強詞奪理，事實上北城的動作也不慢，同樣偷偷摸摸的上了摩天嶺，目的何在，大家心照不宣。」

卓玉君道：「北城雖也上了摩天嶺，但並未取走半塊玄鐵。」

司馬旭雙眉一挑，大加撻伐道：「卓玉君，妳自己心裡有數，未盜走玄鐵，是因爲不老先生重返摩天嶺，不然怎會身入寶山空手而回，純粹是自欺欺人之言。」

「本城主要你將玄鐵全數交出。」

「玄鐵乃天外飛來之物，先得者爲主，妳最好別做白日夢。」

「正因爲是天外飛來之物，就當歸天下人共有。」

「交給誰？」

「公諸天下。」

毒美人西門翠未語先笑，笑得很邪，譏誚道：「卓城主這話就不對了，換了北城，換了妳，會把拚死拚活得來不易的寶貝公諸天下，送給別人嗎？」

鐵娘子勃然大怒道：「住嘴，本城主在與司馬城主談話，沒有妳插嘴的份兒。」

西門翠的話也不好聽：「老娘當然有資格。」

「什麼資格？」

「我們關係不同。」

「是何身份？」

「司馬夫人。」

「我看是姦夫淫婦。」

「妳放屁，接招！」

「接招！」

雙城距離太近，毒美人不敢用毒，怕傷了自己人，拍出一記劈空掌。

卓玉君亦以劈空掌還擊，兩股暗力猛一撞，發出一聲巨震，激起遍地黃塵，威力之大，無與倫比。

西門翠身子一仰，向後退了半步。

鐵娘子則穩如泰山，挺立原地沒動。

彼此強弱分明，北城主功力深厚，南城數百人均爲之一怔。

卓玉君氣勢逼人，轉對司馬旭道：「你的元配夫人呢？」

司馬旭從牙縫裡擠出來兩個字：「死啦！」

「這樣說西門翠是塡房？」

「這是老夫的家務事，妳管不着。」

「是露水夫妻？還是眞的已經拜堂成親？」

「早已拜堂成親。」

「多早？」

「不很早。」

「好像不對呀。」

毒美人西門翠杏眼圓睜道：「卓寡婦，那裡不對？」

鐵娘子道：「本城主曾聽人言，早在二十年前，你們便勾搭上了，還生了一個私生子，現在已長大成人，是否屬實？」

「確有其事。」

「叫什麼名字？」

「司馬侯！」

司馬俊、司馬傑、司馬傲、司馬仁、司馬偉、司馬倩俱在場中，從來沒聽說司馬世家還有一個司馬侯，卓玉君橫掃一眼，語冷詞寒：「那一個是司馬侯，滾出來讓本城主瞧瞧私生子是何模樣？」

司馬旭冷哼一聲，道：「哼，且別急，該出來的時候侯兒自會現身。」

「諸葛峯是南城所殺，你不會否認吧？」

「沒有否認的必要。」

「諸葛崢呢？」

「也是南城的傑作。」

「還順手奪走了北城的玲瓏刀？」

「不要白不要。」

「司馬旭，我問你，兇手是誰？」

突聞場外有人應聲道：「是我！」

南城後方有一條人影騰空而起，在半空中翻了幾個漂亮至極的觔斗，輕飄飄的落在場中。

「王侯！」

「小霸王王侯！」

北城這邊爆出一片驚呼。

這事太意外，也太可怕，諸葛昆仲怒髮衝冠，卓城主恨不欲生。

最痛苦的莫過於諸葛嵐，心碎了，碎成片片，是王侯撕碎的，心在淌血，在絞痛，在抖顫，在窒息，隨時隨地都有倒下去的可能。

但是，她沒有流淚，流在心裡，流向腹中。

另有兩個人的感受也同樣十分強烈，是剛剛乘快馬趕到停在場外的花滿樓、白雲飄。

小神童、水長流分站左右，孫飛虎則因押着沙千里，馬兒馱不動，落在後面未到。

花滿樓好恨，恨自己怎會那麼傻，曾一心一意的想要促成他和師妹的好事，甚至不惜隱姓埋名，借酒澆愁，裝瘋賣傻，幸好師妹自有主張，不肯改變初衷，否則，豈不是鑄成大錯，遺千古之恨！

心念間，緊緊地拉住了白雲飄的手。

是愧疚，也是欣慰，更是愛的表現。

小神童恨得牙癢癢地道：「花大哥，王侯這小子簡直不是人，你身爲師兄，還有白姐、先知老人，你們事先難道連一徵兆都看不出來，他到底是如何拜在先知老人門下的？」

花滿樓回想一下陳年往事，一臉凝重，道：「在本俠的記憶中，他原本是一個沒爹沒娘，沒名沒姓的孤兒，從小混跡市井，喜歡耍刀弄劍，愛打抱不平，贏得一個小霸王的稱號。許多土豪劣紳都吃過他的虧，在他鬼混的那個小鎮上很有點名氣，大家都把他當作小俠客來看待。」

水長流道：「現在看來，這些都是騙人的把戲，主要目的就是想拜先知老人爲師，而幕後的主使人必然是司馬旭、西門翠，欲學得先知老人的神技，俾與北城爭霸爭雄。」

白雲飄道：「水姐之言不差，王侯一直懷疑我乾爹偏心藏私，沒傾囊相授，前此與北城勾結，把小妹擄走後，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逼乾爹交出武功秘笈。」

小神童道：「當時既然是個爹不親娘不愛，無名無姓的孤兒，王侯二字是怎麼來的？」

花滿樓道：「是家師給他取的。」

「可有典故？」

「取小霸王之『王』，將相公侯之『侯』。」

「哦，原來如此。」

水長流望了花滿樓一眼，道：「這是一條禍根，一株毒草，爲天下安危計，小妹覺得花大俠有責任代師清理門戶。」

花滿樓沉吟一下，道：「水姑娘所言固是，花某責無旁貸，但另外有一個人更有資格更應該殺他，本俠必須禮讓。」

「誰？」

「諸葛嵐。」

「對，嵐姑娘的遭遇太慘太不幸，錯把禽獸當郎君，是該由她手刃此獠。」

同一時間，司馬旭則沾沾自喜，志得意滿，哈哈大笑道：「忘了告訴卓城主，我兒另外一個名字叫王侯，是先知老人的得意門生，諸葛世家的乘龍快婿。」

微頓，又對司馬侯道：「侯兒，還不快拜見岳母大人。」

司馬侯毫不遲疑，深施一禮，朗聲道：「小婿司馬侯拜見岳母大人。」

一句普普通通的問候話，此刻聽來，卓玉君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彷若尖刀利刃刺在心頭，回想一下八仙樓那晚的情景，分明是西門翠、司馬侯母子事先設好的一個陷阱，怒不可遏地道：「小畜牲，休得無禮！本城主不承認你這個女婿。」

呸！司馬侯在地上吐上一口濃痰，轉問諸葛嵐道：「但不知千嬌百媚的嵐姑娘是否也不承認我這個丈夫？」

諸葛嵐毫不考慮，乾脆而又大聲的回說：「我承認你是我的丈夫！」

這樣的答覆太意外了，所有的人，包括南北雙城與花滿樓在內都呆了，傻了，以爲是自己聽錯了。

花滿樓難以置信。

卓玉君心痛如刀割。

諸葛嵐見此情狀，又加了一句：「我承認諸葛嵐是司馬侯的妻子，司馬侯是諸葛嵐的丈夫。」

簡直大逆不道，氣得卓玉君七竅生烟，顫聲道：「嵐兒，這個玩笑可不能開。」

「女兒沒有開玩笑，說的都是眞心話。」

「妳眞的要嫁給這個小畜牲？」

「米已成飯，木已成舟，女兒早就嫁了。」

「現在的情形不同，他是司馬侯，殺死妳兩位兄長的兇手呀。」

「在家從父，出嫁出夫，丈夫的事女兒不管。」

「荒唐！荒唐！」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好馬不備雙鞍，好女不嫁二男，女兒既已嫁給侯哥，就要從一而終，這是母親的閨訓。」

卓玉君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搥胸跺脚道：「妳簡直要氣死我了，諸葛世家沒有妳這個不孝的女兒。」

諸葛嵐的話也很絕情：「請恕女兒不孝，再見！」

磕了一個響頭，起身就走，走向司馬侯。

鐵娘子氣破了肚皮，氣炸了肺，扯開嗓門呼喊道：「諸葛嶸！」

「諸葛嶸在。」

「給我把這個逆女殺掉。」

「這……」

「這是本城主的命令！」

「是，城主！」

諸葛嶸不敢怠慢，人隨劍走，劍隨人行，一式「追風趕月」，朝着諸葛嵐的後背刺上去。

不是演戲，是玩眞的，諸葛嵐嬌軀疾轉，待要還擊，司馬侯已亮出玲瓏刀，搶先一步幹上了。

好霸道的玲瓏刀，只一招便使諸葛嶸的七星劍一斷爲二，眼睜睜的看着司馬侯擁着諸葛嵐回到南城陣中，立在司馬旭與西門翠的中間。

北城引爲奇耻大辱。

南城視作一大勝利。

司馬旭好不得意，聲粗氣壯道：「諸葛世家不認這個女兒，本城

主則承認她是司馬世家的好媳婦。」

眞是個好媳婦，諸葛嵐福了一禮，嬌滴滴的叫了一聲：「爹！」

轉過頭來，又行禮如儀，叫了一聲：「娘！」

叫得司馬旭心花怒放。

叫得西門翠喜上眉梢。

却叫碎了卓玉君的心，丟盡了北城的顏面，鐵娘子高舉雙手，大聲吆喝道：「給我殺，今日不是敵死，就是我亡，南城不滅，北城不退，生死存亡，在此一戰！」

憤怒，羞辱，使北城的氣勢突然壯大許多，卓玉君身先士卒，雙城立刻爆發一場全面性的大衝突。

雙方皆使出渾身解數，拿出壓箱底的絕活兒。

攻擊！再攻擊！

拚命！再拚命！

死人，在不斷增加。

活人，在不斷減少。

血風腥雨，絕不冷場。

司馬傑、司馬偉陣前喪命。

諸葛崴、呂亮也一命歸陰。

片刻工夫，雙城的傷亡總數已超過一半。

花滿樓仍在場邊，動靜全無，嚴守他不南不北的中立場。

小神童可沉不住氣，道：「諸葛嵐背叛了北城，不可能再謀害親夫，大哥該代師清理門戶了。」

花滿樓道：「事情也許還會有變化。」

水長流道：「花大俠是說諸葛嵐用的是苦肉計？」

白雲飄道：「不像呀，卓玉君都快要氣瘋了，我看八成是鬼迷了心竅。」

花滿樓道：「再等等看，也許很快就會有結果。」

他要等，鐵膽孫飛虎可等不及，一來到廣場上便驅馬直奔場內，停在司馬旭面前。

司馬旭正與鐵娘子交手，孫飛虎拖下沙千里，道：「卓城主，這個老匹夫請讓給老孫吧，我們有一筆血債要算。」

這等於是幫北城的忙，卓玉君豈有不允之理，當即轉換目標，改攻司馬俊。

孫飛虎拔出龍吟刀，架在沙千里的脖子上，雙目如電，直勾勾的怒視着司馬旭，道：「老匹夫，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司馬旭故意裝起糊塗來，道：「本城主不明白孫兄的意思。」

「當年夜襲黑風寨，你是主謀。」

「絕無此事，孫大俠請勿含血噴人。」

「人証在此，你還敢否認？」

「屈打成招，不足採信。」

「如非一夥的，爲何收留沙千里？」

「本城主並未收留此人。」

「放屁，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老夫是從南城後院山谷深處把他逮住的。」

司馬旭聞言大吃一驚，道：「什麼？你偷偷潛入本城的禁地去了？」

鐵膽孫飛虎沒理會他，飛起一脚，踢在沙千里的腿彎處，强迫他雙膝跪下，厲色喝問道：「沙千里，你說，那天夜裡領着大批蒙面客偷襲黑風寨的人，是不是站在你前面的這個狗東西？」

塞北人魔沙千里倒也痛快，直言無諱道：「確是司馬城主。」

「沒騙人？」

「是實話！」

「黑風寨的一大半財物也是被他劫走的？」

「事實確是如此。」

孫飛虎的眸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凝視着司馬旭，道：「司馬旭，你還想否認嗎？」

事到如今，否認也沒有用，只好默認。司馬旭一心惦記着玄鐵，問沙千里：「你眞的是在谷底被他逮住的？」

沙千里臉有愧色道：「不錯。」

「本城主派在那裡鎮守的人難道都是飯桶？」

「死的死，傷的傷，其餘的俱已棄械投降。」

「那一爐漿液……」

被一陣異響打斷，是孫飛虎揮刀，沙千里斷頭的聲音，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骨碌碌地直滾至司馬旭的面前才停下來。

人已死，氣已絕，兩隻眼珠子仍瞪得老大，一瞬不瞬的注視着司馬旭，令司馬城主渾身不自在，直冒鷄皮疙瘩。

孫飛虎一脚踢翻了沙千里的無頭屍，揮舞着帶血的龍吟刀，殺機滿面地吼道：「司馬旭，血債血還，這筆帳老夫今天一定要連本帶利算清楚。」

清脆悅耳的龍吟聲，夾雜着怵目驚心的血雨，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司馬旭。

花滿樓終於走進場中。

白雲飄與他並肩而立。

就站在小霸王王侯附近不遠。

小神童、水長流則在孫飛虎一旁爲他掠陣，也在等待或尋找對司馬旭出手報仇的機會。

司馬侯八面威風，藉玲瓏刀的神威，佔盡優勢上風，打得諸葛嶸只有招架的功夫，沒有還手的力氣。

諸葛嵐簡直冷酷無情，非但不幫兄長的忙，反而在旁吶喊助威，一副六親不認的樣子。

一見花滿樓駕到，司馬侯不免

心裡發慌，急忙收刀停招，賊眼亂轉，一面小心提防，一面淡而無味的叫了一聲：「大師兄。」

花滿樓肅容滿面，表情木然道：「王侯，不，本俠現在應該叫你司馬侯，對不對？」

司馬侯力持鎮靜道：「王侯、司馬侯都一樣，大師兄高興怎麼叫就怎麼叫好啦。」

花滿樓雙目盡赤，聲冷色厲：「司馬侯，你的所作所爲太叫人失望了，陰險毒辣，詭計多端，欺師滅祖，壞事做絕，簡直禽獸不如！毫無疑問，在酒中下毒，陷害酒鬼的人是你，與諸葛峯携手合作，擄走白師妹的人是你，僱用冷面魔王，佈下毒陣的人是你，唆使沙清，騙走師妹，欲加非禮的人是你，提供假情報，使北城受愚的人也是你，對不對？」

鐵証如山，司馬侯想推也推不掉，只好默認。

花滿樓道：「本俠現在就要代師清理門戶，你準備接招吧！」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吧」字尚在唇邊，花滿樓的魔鞭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司馬侯的右腕絞住，小霸王心頭大駭，連轉一個念頭的機會都沒有，只見花滿樓用力一拉，司馬侯人向前傾，刀已被迫脫手。

諸葛嵐並非眞的背叛了北城，母女眉目傳語，取得默契，演了一場好戲，等的就是這一刻，刀未落地，便被她接住，順勢送進了司馬侯的心窩要害，一命嗚呼。

嵐姑娘哭了，是喜極而泣，血比淚更多，是司馬侯的血，噴了她一身一臉，變成一個血人。

但她並未停止攻擊，一振玲瓏刀，又攻向罪魁禍首司馬旭。

已經晚了，諸葛嵐根本插不上手，孫飛虎勢如破竹，一輪猛攻下來，猛聽「卡察！」一聲響，斬斷了司馬旭的右手，玲瓏刀掉落在地。

天龍兒動作好快，拾刀在手，往上一挑，又一聲「卡察！」砍下司馬旭的左手。

「還我爹娘的命來！」

暴喝聲中，水長流打出三枚金燕子，射瞎了司馬旭的雙目，另一枚穿喉而過，在脖頸上戳出一個血窟窿。

孫飛虎恨猶未消，龍吟刀再出奇招，攔腰一掃，將司馬旭斬成兩截，這才綻露笑意，還刀入鞘。

司馬旭一死，南城軍心大亂，北城乘勝追殺，司馬俊死在諸葛嵐的玲瓏刀下，司馬傲被諸葛嶸一劍穿心而亡，毒美人西門翠也在鐵娘子卓玉君的劍下亡魂。

至此，南城司馬世家已徹底潰敗，子侄輩僅僅只有司馬仁、司馬倩倖存，兄妹倆眼見敗局已定，率殘衆逃往內城。

卓玉君不肯罷手，下令追殺：「殺進他們的老窩去，放火燒城，殺掉司馬長風。」

被花滿樓攔了下來，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老城主司馬長風臥病數載，已是風燭殘年，就放過他吧，一切的恩恩怨怨請就此止。」

花滿樓的面子夠大，卓玉君心念三轉已決，道：「好吧，看在花大俠的情面上，就到此爲止，本城主並願代表北城，謝謝花大俠，謝謝各位。」

小神童、孫飛虎、水長流同聲道：「卓城主別客氣，我們是爲自己尋仇討債，並未幫北城的忙。」

花滿樓道：「本俠代師清理門戶，亦與雙城無關。另外，花某還想告訴卓城主一件事。」

卓玉君對花滿樓敬重有加：「花大俠有話盡管吩咐就是。」

花滿樓道：「南北城所有的玄鐵，已徹底毀壞，不可能再鑄刀煉劍，請卓城主不必再爲藏在北寶齋的那一堆廢石頭費心費力。」

鐵娘子先是一楞，但瞬即心竅大開，笑道：「這樣也好，爲武林去掉一條禍根。」

小神童看着諸葛嵐手中的玲瓏刀，道：「這也是一條禍根，不知嵐姐與卓城主可肯讓天龍兒原價收回？」

諸葛嵐望着母親，欲語未語。

卓玉君道：「這把玲瓏刀本來就是小俠的東西，理當物歸原主，至於付給老偷兒的那二百五十兩黃金，與小英雄無關，不必退還。」

天龍兒一本正經的道：「卓城主有所不知，老偷兒賣刀的錢已被我等取走，要退，要還。」

錢在孫飛虎身上，取出二十五根金條，交給卓玉君。

換句話說，這一票買賣皇甫天龍賠了十兩黃金，是由孫飛虎支付的。

日已偏西，花滿樓怕北城反悔，趕盡殺絕，道：「卓城主請回吧，走得快些天黑前也許可以到達白河鎮。」

卓玉君是何等人物，花滿樓的用意豈有不明之理，勉强收下退金，帶着死難者的遺體，下令退出南城。

花滿樓菩薩心腸，再度爲雙城化解了一場滅絕的危機。

（全書完）

上文提要：大龍幫派出五騎人馬包圍隱居的前幫主玄劫，欲取其性命。危難中他的老友天山飛鷹王子正以「修羅神掌」擊敗五人解了圍。原來玄劫是在一次前去調查海上事件時，被原副幫主丘泰來乘機奪了權。玄劫決心潛回淮上，在途中遇到了販駱駝的兩兄弟，一路上交情甚篤，不想又被大龍幫人追上，王子正適時出現……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山天下鳴鳳吟龍

忙駕護死忘生捨　天感義主尋里千

哈克巴已旋開了塞子，道：「來，叫他喝兩口。」

王子正把奶茶餵玄劫喝兩口，果然玄劫順氣的「啊」了一聲。

就在這時候，有個伙計帶了一個年輕大夫走過來，這位大夫看上去白淨淨的是個愛乾淨的人物。

只見他先是捲起雙袖，再把一應藥包打開來，綳帶子一綑擱一邊，好像對這種場面並不感到驚訝。

王子正一邊看得眉頭直打結，玄劫傷得眞不輕。

一陣包紮過，那大夫抬頭看看王子正，他點點頭。

王子正立刻跟着這位年輕大夫走出門，他除了給銀子，還低聲的道：「謝謝！」

年輕大夫道：「你是傷者什麼人？」

王子正道：「我是他老哥哥。」

年輕大夫搖搖頭，道：「傷得太重了，得觀察三天才知道，只不過有一樣我確定。」

「什麼？」

「便是能活，只怕也難以再站起來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雙目一厲，道：「會殘廢呀！」

年輕大夫搖搖頭提着藥箱走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心中難過，玄劫如果殘廢，他只怕很難受得了這個打擊。

一時之間，王子正也無法可想了。

*　*　*

三天的日子過得很緊張，「天山飛鷹」王子正覺得有些難熬的意味，就在這天剛過午不久，玄劫已能開口說話了，這光景令王子正頓覺精神，舒解不少壓力，至少玄劫死不了啦。

玄劫不忘兩個駝販，他開口就問王子正。

「老哥哥……兩位……駝販兄弟……」

王子正道：「昨晚把駱駝盤給商販，他兄弟連夜走了，只不過他們有話留下來。」

玄劫道：「什麼……話？」

王子正道：「他兄弟叫你在此好生養息，他們不會白挨刀的，他們要血債血償吶。」

玄劫一聽嘆口氣，道：「他們到那裡去討回那筆……血……債，我拖累他……們了。」

王子正道：「看他們的樣子，對你不錯。」

玄劫道：「老哥哥，對於我受傷之事，千萬別對小龍提及，功夫沒練成，休叫他下山。」

笑笑，王子正道：「小龍的功夫成與不成我清楚，你只管安心養傷吧！」

玄劫傷重難以行動，但傷口癒合得很快，那位常來的年青大夫也覺滿意。

十天以後，「天山飛鷹」王子正走了。

王子正叫玄劫安心在此養傷，一切花費王子正早已打點妥當，不用玄劫擔心。

「天山飛鷹」王子正飛馬直奔天山，他老人家的心中想的與玄劫想的自是不一樣，他要玄小龍下山，玄劫傷得這麼重，做兒子的能袖手不管嗎？

就快馳出雁門關了，忽見大道上迎面馳來兩騎，騎馬的是一對老夫妻！

雙方就快擦肩錯馬而過了，忽聽那灰髮女人「噫」了一聲，她雙目直視王子正，道：「喂，等一等！」

「天山飛鷹」王子正猛的勒住坐騎，那女人拍馬馳近王子正，她上下仔細瞧！

於是，她的老伴也過來了。

「幹甚麼？」王子正淡淡地問。

那女人却對她身邊的男人，道：「老古董，你瞧會不會是他？」

灰髮半百老人雙目淩厲地睥芒落在王子正的身上，道：「好像是他們幾個描述的！」

王子正又問：「甚麼事？」

他似乎聽出這兩人的聲音不是北方人，便又道：「你們在找人？」

那女人眞坦白，她直點頭！

王子正道：「爲甚麼問老漢我？」

那女人道：「因爲你長的樣子很像那幾個混帳說的，我問你，你聽過有個叫玄劫的人嗎？」

王子正一聽，雙目一厲，道：「玄劫？」

他以爲這兩人必是那奪權的「白面判官」丘泰來派出的厲害殺手人物找來了！

「你們找玄劫？你們是誰？」

那女人已撫掌樂開懷似的道：「找對人了，老古董，找對人了吧！」

那老頭兒也哈哈地笑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冷叱道：「甚麼找對人了？」

那女人道：「咱們千里迢迢的找來，就是找玄劫呀！」

那男的接道：「玄劫在那兒？我們要見他！」

王子正一聽，火了，他重重地道：「老夫是知道玄劫，但他已死了，你們以後別找了！」

他把這兩人當成大龍幫派出的殺手，便藉機說玄劫已死，以絕玄劫後患！

不料兩個人一聽之下，當場怔住！

不旋踵間，只聽女的一聲尖嗥：「幫主！」

她滾鞍下馬，伏地嚎啕大哭起來！

那男的自馬上跳下來，他面向南方搥胸頓足，道：「幫主，老奴在大龍幫暗中打探，聽得你的消息，便與老伴連夜快馬而來，爲的是侍候你呀，幫主，你……天爺呀，你沒眼呀，惡人怎可出頭，天吶！」

只見女的忽然抹去臉上淚痕，道：「老古董，老幫主已不在這濁人世，咱們怎麼辦？」

那叫老古董的咬牙切齒道：「老伴呀，咱們只有找到少爺再計較了！」

一邊的王子正聽得清楚，大龍幫中還是有玄劫的忠義兄弟，忍不住的跳下馬來。

「兩位，聽你們之言，似乎不是追殺大龍幫主玄劫而來的了！」

老古董猛的眼一瞪，道：「大龍幫主玄劫，自小我們就在一起，說是他的玩伴也不爲過呀！」

女的抽噎道：「可惜他死了，大龍幫主之位眞的被那陰毒的白面判官丘泰來霸佔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嘿嘿一聲道：「兩位原來是忠義之士，我便實話對兩位說，玄劫只是受了重傷，他人尚未死，但……唉……」

老古董妻兩人已驚訝的張大了嘴巴！

王子正又道：「不過，大夫說，他可能成殘了！」

老古董急問：「咱們幫主現在甚麼地方？」

王子正道：「太原西城門外一家大騾馬棧房中，他在那裏養傷！」

王子正再看兩人，道：「我帶兩位前往！」

老古董道：「太好了，咱們這就折回頭！」

「天山飛鷹」王子正點點頭，他明白，這兩人絕非是陰謀來刺殺玄劫之人，他放心了！

王子正心念間，他對老古董夫妻兩人道：「看來你兩位眞的是玄劫忠心之士，我便再把實情對你兩人說！」

他看看道上無人，便道：「我這是回轉天山湧雲嶺，去接到玄劫的兒子玄小龍，玄劫如今重傷，玄小龍有接替他老子向那姓丘的討回公道！」

他此言一出，老古董夫妻兩人臉現驚喜之色，那老古董撫掌道：「太好了，十年多了吧！」

那女人接道：「只差一個月便十一年未見少幫主了！」

王子正道：「我此刻前去接玄小龍，你兩人馬上去太原，且記，小心謹慎，別讓敵人發覺！」

老古董道：「咱們已小心一年了！」

他抬頭看天，又道：「一年來，咱夫妻到各方打探，大龍幫那件案子是怎麼發生的，幾次回去總舵，竟然無人願意提起這件事來！」

「天山飛鷹」王子正聽了老古董夫妻兩人之言，他放心了，懷中摸出一把銀子往老古董送過去，道：「收着，去太原用得着！」

老古董也不客氣，接過銀子便揣入懷中，道：「老俠客，說了半天倒還未請教你老高姓大名吶！」

王子正一笑道：「天山王子正！」

老古董一聽，立刻雙目一亮，道：「噢，原來你老便是咱們幫主常叨念的『天山飛鷹』王老俠客呀！」

他的老伴正上下仔細瞧向王子正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淡淡一笑，也不再多做停留，立刻大手一揮，拍馬疾馳而去。

老古董夫妻兩人俱在額手稱慶，二人尚不知幫主的傷幾乎送了老命！

* * *

撥馬再奔回太原，就在太原城西門外，果然有一家「太原騾馬棧房」。

老古董對老伴道：「大概就是這一家，咱們進去！」

女人點點頭，兩人下了馬，伙計已拉開矮大門讓牲口先進大院中。

老古董對伙計下道：「咱們住棧，也打探一個人。」

那伙計道：「客爺，這兒來往人多，不知要打探的人是幹甚麼的？」

老古董道：「是位受了傷的老人！」

那伙計立刻搖頭，道：「咱們這兒沒有人受傷！」

老古董夫妻一怔，面面相視！

女的道：「怪了，太原西城外，難道還有另外一家騾馬棧房嗎？」

老古董道：「老俠客說的就是這一家呀！」

一邊的伙計聽了兩人的話，立刻問道：「你們說的是老俠客人長的甚麼樣？」

老古董道：「是一位六十來歲的年紀，白髯飄胸，雙目有神，他往天山去了！」

伙計已哈哈笑道：「原來你們是同路人呀！」

老古董忙問：「你見過老俠客本人？」

伙計道：「是老人家臨走時交代，不可說出此地有人受了傷，怕惡人找上門來，所以你兩位問的，我當然不能實言相告了！」

老古董夫妻兩人聽了伙計的話，也爲王子正的細心大爲佩服！

老古董拉住伙計，道：「快帶我夫妻去見那受傷的人，他住那裡？」

伙計道：「請隨我來吧，他住的可不是客房。」

老古董夫妻二人很激動，跟着伙計走到一座小小偏院裡，那兒住的是棧房女眷十幾人，靠院角有一間小房子，看上去好像是雜物房。

老古董夫妻二人相當感慨的走過去，只見伙計推開門，道：「小炕上躺的人，去看看。」

老古董夫妻二人忙擠進門，兩三步已到了炕邊，只見一個蒼白得很像臉上一層霜的灰髮人閉目躺着。

老古董夫妻二人仔細看。

「天爺呀，幫主好凄慘呀！」

老古董叫得這一聲，炕上的人開口了。

「誰呀，是……誰呀！」

老古董立刻掉下眼淚一大串，他顫動着雙手摸上去，道：「幫主，幫主，老古董董大年夫妻來看你了，幫主，你看看。」

炕上的人，不錯，正是淮上大龍幫幫主玄劫。

「千手如來」玄劫用力的睜開眼睛，他漸漸的激動起來，使力的把手抬起來。

董大年立刻托住玄劫的手，玄劫吃力也搖動着手道：「是……老董，你們……來了……」

董大年的老婆忿怒的道：「丘泰來眞不是東西，他派人到處找幫主，好像幫主不死他的日子過得不太平。」

老古董道：「他本來就是這個想法。」

他用力擰了一下清鼻涕，又道：「姓丘的虎豹不如，便是一山不能二虎藏，也只是把另一隻虎逼走，姓丘的却非置人於死地不可。」

玄劫道：「你……夫妻是怎麼來的？」

老古董董大年道：「咱們船靠運河岸，得知大龍幫五大護法受了傷回到總舵，又知大掌舵也受了傷。」

那女人道：「最好他們死光。」

老古董道：「我夫妻二人找了個機會連夜奔來了，我們打探幫主下落已有多日了。」

玄劫道：「大權旁落，不走必有殺身之禍，我等着那樁案子的水落石出，不料，日子過了一年，姓丘的仍然不放過，他……」

老古董董大年道：「幫主，那件案子明明是陰謀呀！」

玄劫道：「錯在我不該馬上去海面查案，倒給了姓丘的奪權機會。」

老古董道：「幫主，你這傷……」

玄劫道：「大夫說先觀察二十天，我……死裡掙扎，賴着爲人，只怕將來成殘了。」

老古董急道：「不會的，憑幫主的功力，什麼樣的傷也挨得過去。」

那女人接道：「是呀，如今我夫妻趕來，必細心的侍候幫主，幫主放心養傷吧！」

玄劫有些感動的抽動幾下臉皮，他疲乏了。

玄劫沉睡了，老古董夫妻二人輕悄悄的退出房門外，這夫妻二人就在這小偏院中訂下另一間房子，二人打算陪玄劫住下去了。

* * *

「千手如來」玄劫在老古董夫妻二人的細心照顧下，已可以坐直身子了，這情景令醫治的大夫甚爲滿意，當然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議。

玄劫也以爲這個情況出人意料，他的背上挨的一扎槍，那幾乎不是常人可以忍受的。

老古董夫妻當然也十分高興，就在這天近午，老古董提着一個布袋走出騾馬棧房，這也是他來到太原半月之久頭一回走出棧房大門。

老古董是聽了大夫的交代，以後由他去藥舖取藥，大夫不必再來了。

老古董提着布袋是準備裝藥的，那些吃的、敷的，另外還有泡成藥水擦洗的大堆草藥。

老古董走在街上問了人，才找到大夫的藥舖「同德堂」。

老古董大步走進「同德堂」，那大夫早命伙計把一應藥草備妥，也不再多說話，老古董裝了一應藥物便往街上走來了。

老古董已經走到街角了，他突然覺得身後似乎有人在跟踪他。

老古董的江湖閱歷深，他的心中在冷笑。

猛可裡回過頭去瞧，不由心中起疙瘩，因爲身後面什麼人也沒有。

老古董用力搖搖自己的頭，提着藥袋便往西城外走，他不時的再回頭看，什麼也沒看見。

老古董心中犯嘀咕，白天撞見鬼呀！

就在他正欲往「太原騾馬棧」內走的刹那間，牆角處忽然有人低聲叫道：「老董！」

老古董猛的轉頭看，他看得全身一緊。

「是你，你是……」

「你認識我的，是不是？」

「江南刀才子，你是伍超。」

「哈……好記性。」

那是一個三十出頭的瘦高漢子，他的五官相當端正，只是有一股子陰冷漠然的青灰色籠罩在他臉上，便也令人覺得他有一種孤傲與冷漠。

這人果然是「江南刀才子」伍超。

伍超並非大龍幫的人，但江南道上誰都聽過伍超這人是個殺手，而且出刀十分辛辣。

一個出刀陰絕的人，這個人的刀法自是了得。

老古董一見是伍超，心中立刻大爲後悔，爲什麼今天要走出這家騾馬棧。

弄不懂伍超前來的目的，老古董心中驚異不定。

老古董的反應也是一流的，他臉上淡淡的道：「伍大俠，你怎麼來此西北方，莫非……」

「江南刀才子」伍超一笑走上來，道：「遠方遇鄉音，伍某人甚覺愉快，你住在此地？」

老古董忙搖頭，道：「不是，不是，我住的地方不在這裡，我的……」

伍超哈哈一笑，道：「我也不住這裡，老董，你來這西北幹什麼的？」

老古董道：「老實一句話，咱們大龍幫混不下去了，前來這兒碰運氣。」

「你這袋中……」

老董道：「吃的用的全有。」

他怕多言露馬脚，立刻在門口大聲叫。

「伙計，伙計！」

騾馬棧院中有個伙計在看人打馬蹄鐵，聞言立刻奔過來。

老古董不等伙計多問，立刻的道：「把我的坐騎拉來，我要走了。」

「走？」

老古董叱道：「囉嗦什麼，拉馬呀！」

伙計還發覺老古董衝着他使眼色，便不再多口，立刻往馬槽那裡走去。

伙計匆匆拉來老古董的馬，目光放在伍超身上。

老古董拉過馬，一塊銀子塞在伙計手上，他再回頭衝着伍超，道：「再見了。」

伍超哈哈笑，他也不回答。

伍超看着老古董騎馬往大道上馳去，他只是搖頭，而且搖得十分陰！

伙計就覺得這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叫人不舒服！

* * *

兩座黃土高原之間，老古董騎馬心中忐忑，已經馳出十幾里路了，他才把馬緩下來！

老古董立馬回頭看，看得大吃一驚，因爲他身後不遠來了一個人！

是的，「江南刀才子」伍超就在他的身後面！

那伍超哈的一笑，招手道：「才十里呀，你的馬就累了嗎？」

老古董撥馬，道：「我得再進城！」

伍超道：「進城？」

老古董道：「忘了一樣東西未買！」

伍超已攔住老古董的去路，道：「別再打啞謎了，個老古董！」

老古董道：「打啞謎？甚麼意思？」

他一頓之後，又道：「對了，你爲甚麼緊跟着我？」

「江南刀才子」伍超哈哈一笑，道：「跟上你，也盯牢你，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

「你找甚麼人？」

「玄劫，大龍幫長老玄劫！」

老古董心中吃驚，他强自鎮定的道：「你找玄劫？那你就跟錯人了，我也在找老幫主！」

他微微一頓，又道：「聽說老幫主已死，你前來找老幫主甚麼事情？」

伍超哈哈一笑，道：「老董！你忘了我是幹甚麼的了？」

老古董道：「代人操刀！」

「哈……你終於明白了，哈！」

老古董道：「那你就失望了，因爲就我聽到的消息，幫主玄劫已經死了！」

伍超道：「眞的已死？」

老古董道：「我就是前來求証的！」

伍超忽的面色一沉，道：「夠了，老董，遊戲別再玩下去了，說，玄劫在甚麼地方？」

老古董道：「不知道！」

伍超道：「我出刀不想無代價，老董，除非有必要，因爲我的目標是玄劫而非你！」

老古董道：「你去找呀，問我幹甚麼？」

他好像要挾馬而去的樣子，但伍超却堵住去路，而且伍超也拉住老古董的坐騎！

伍超以手撫摸着馬面與脖子，又道：「如果有必要，我甚至會殺了這匹不錯的馬！」

他的口氣陰冷，雙目厲芒乍現，沉深的心意早已浮在他那僵屍似的臉盤之上，令人不寒而慄！

老古董道：「伍大俠，我老董與你素無往來，江南道上只不過稍有認識，你何苦一副吃定的架勢！」

伍超嘴角溢出個冷漠的上撩，突然一手往老古董的身上抓去！

「你給我下來！」

老古董早有防備，就在伍超一把抓到的刹那間，猛可裡身子往後閃倒間，已自馬後落下地面！

伍超一掌找在馬腹上，那馬立刻往前奔開十幾丈！

老古董的手上出現一把尖刀，他冷冷的道：「素聞伍大俠有玩刀天才，今天倒要領教了！」

伍超哈哈一笑，道：「你的話令我大感痛苦！」

老古董道：「你會痛苦？放的是別人身上血呀！」

伍超道：「我眞的痛苦，我恨刀，尤恨出刀，我心中明白，那實在有傷陰德，尤在事後令我深以爲悔！」

老古董道：「你却依然操刀殺人，也依然故我！」

伍超道：「這就是我痛苦所在，因爲如此的無奈，因爲我幹的是出刀！」

他緩緩的逼近老古董，又道：「你的手上不也是一把殺人刀嗎？」

老古董道：「刀是刀，但刀有不同，我的刀除非自衞，而你的刀就是爲了銀子！」

伍超撫掌笑了！

「對，對極了，你終於明白了，也終於說對了我爲何出刀，是的，我爲的是銀子，而且是一筆大數目的銀子，你應該體諒我，就如同我在事後原諒我自己是一個樣，哈！」

老古董道：「就只爲了銀子，你就殺人呀！」

伍超已站定了，他的雙手未見刀！

嘿嘿一聲冷笑，伍超道：「你忘了，人活在世上誰不是爲銀子而拚命呀，那上自王公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那一個不是爲了銀子而打破頭的爭呀搶，只不過爭奪之妙在乎手段，索取之巧各憑本事！」

他把頭一偏，斜目視向老古董，又道：「只不過我的手段較爲激烈而已！」

老古董道：「你說了半天仍然是殺人，姓伍的，我等你出刀了，否則，咱們分道走人！」

「走人？除非你說玄劫躲在甚麼地方！」

老董道：「不知道，姓伍的，知道你爲人操刀，我便是知道也不會對你說！」

「刀才子」伍超「嘖嘖」兩聲，道：「我不管你們大龍幫內的狗屁倒灶事情，老董，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就不爲自己打算呀！」

老古董叱道：「那是混帳東西說的，咱們江湖行，講的是義氣，一腔熱血洒出來，兩肋插刀是爲義，姓伍的，你就出刀吧！」

伍超雙目一暗，道：「玄劫有

你這樣的死士，他死而無憾了！」

就在他的話聲中，人們以爲伍超的身子未動，他的雙手也仍是空，但聽金鐵「叮噹」一聲的，兩個人影一合又分，老古董的身子搖了幾下未倒下！

老古董的身上有血在往外溢，他的身上慢慢的在染着醬紅的血！

老古董挨刀不吭聲，他仍然持刀挺着！

「江南刀才子」伍超的左手上露出一把尖尖的泛着星芒的刀子，他是個左撇子！

錯身站在大道邊，伍超冷笑道：「你還有活命的機會，老董，別死心眼！」

老古董咬牙咯咯响，道：「去你媽的床上去找玄劫！」

伍超忽然二次發動，一道冷焰倏然繞過老古董，老古董已奮起右手尖刀，他來一個大敞門，任由伍超對他身上下刀，而他却一手抓敵人，另一手砍出十七刀狂殺！

老古董的口中也大吼：「讓咱們一起上路吧，我的兒！」

伍超的功夫十分狠毒，他在老古董的刀芒中把手上的尖刀斜着撥，且順勢一刀送過去！

老古董的前胸被扎中，他再也難以承受的往地上倒下去了，老古董倒地直喘息！

伍超收刀冷笑，道：「是你找死，怨得了誰？」

他大步的走了，走向太原城去了！

鮮血在流，流了一大片，但老古董未死，他把左手用力的壓在胸前那幾乎致命的刀口處！

他以爲自己眞夠幸運，他的兩根肋骨阻絕了伍超的那一刺刀，於是老古董緩緩的挺起上身來，幸運的，他也發現了馬匹正在黃土坡斷崖下！

老古董吃力的走過去，他先是打開袋子取出刀傷藥，那是他爲玄劫在葯舖買回來的！

老古董在傷處敷了葯，他也吃了葯丸，便爬上馬背往太原緩緩馳去！

這時候，他已看不到「江南刀才子」伍超了！

* * *

伍超吃吃的在冷笑，這位心狠手辣的「江南刀才子」伍超堪稱玩刀行家，一個行家是不會輕易失手的！

伍超遙遙的望着騎馬的老古董，得意的喃喃道：「那一刀的部位是不會要命的，如果殺了你這老狗，我到甚麼地方去找玄劫？」

伍超咬牙吃吃笑，那是十分得意的表情！

* * *

老古董在馬上左右瞧，他怕伍超再出現，就在那家騾馬棧大門外，忽的有個女人迎上來，那是老古董的老婆！

「哎呀，你去那兒了，半天不見人！」

老古董見是老婆奔出來，忍着痛苦喝叱：「快回去，妳別走過來！」

那女人已發覺丈夫身上盡是血，吃驚的道：「哎呀！你受傷了！」

老古董不顧一切的跳下馬，提了葯袋往棧內走！

這時候便是伙計也吃一驚！

那伙計拉馬往槽上走，不時回過頭，這光景他也怕惹禍上身呢！

老古董與他老婆匆匆的走進大門裡，他的老婆還在咕噥着：「說呀，你是怎麼受的傷！」

已經進入偏院了，老古董才低聲道：「老伴，妳我差一點陰陽兩界了！」

「你說甚麼？」

「那個可惡的丘泰來，他花銀子請來殺手，要對付幫主了！」

那女人吃一驚，道：「你同那殺手照過面了？」

老古董尚未開口，房中傳來玄劫的聲音，道：「大年嗎？你進來說話！」

老古董道：「是，幫主，大年把葯帶來了。」

他夫妻兩人提了葯袋走進去，只見玄劫倚靠在土炕的牆邊，被子遮着他的身子擁起個堆來！

「你，受傷了？」

老古董道：「幫主，你免操心，不礙事！」

玄劫却關心的拍拍土炕，道：「來，過來我看看，你的年紀大了，能承受幾刀殺？快敷葯……」

老古董道：「幫主，你也該是換葯的時候了！」

玄劫道：「是該換葯了，只不過你的傷處在流血，你有多少血可流的？過來，我瞧瞧！」

老古董只好走過去，他把按在胸口的手移開，那地方仍在流鮮血！

玄劫對那女人道：「董嫂，快爲老古董把葯敷了，這一刀是要害之處！」

那女人已匆忙的在袋中把各樣的葯取在土炕上，玄劫親自把最好的傷藥找出來，並親自動手爲老古董擦上，他還搖着頭道：「好了，你可以說出是誰下的刀了！」

老古董道：「幫主，今天頭一回走出棧房，我就遇上了『江南刀才子』伍超了！」

玄劫濃眉緊皺，道：「靠出刀吃飯的傢伙！」

老古董道：「姓伍的衝着幫主來的！」

玄劫道：「丘泰來買他來的！」

老古董道：「姓伍的沒有否認！」

玄劫一聽，冷冷道：「伍超應該快來了！」

他此言一出，老古董道：「不會，不會，我把姓伍的帶上岔道，他逼我說出幫主下落，我當然死也不說，於是他向我出刀！」

他摸着傷處，又道：「我全力對付他，但……」

玄劫道：「你非他對手！」

老古董道：「是的，幫主，我挨了刀，他却以爲我死了，便揚長而去，我以爲眞夠幸運！」

玄劫道：「你却把姓伍的引來了！」

老古董大吃一驚，道：「會嗎？」

玄劫未開口，門外已有人回應！

「厲害，換是你玄長老，我這一回算是白費心機了！」

「彭」聲起處，那扇木門被踢開了，當門果然站着一人，可不正是「江南刀才子」伍超來了！

老古董一見果然是伍超，忍不住的拔出刀來！

「好小子，你眞奸詐！」

伍超淡淡的道：「老小子，是你糊塗！」

那女人忿怒的叱道：「可惡啊，你幾乎殺了我老伴！」她的手上拿把尖刀在抖閃，一副欲拚命的架式！

玄劫看向門口卓立的伍超，道：「丘泰來花了不少銀子吧？」

伍超道：「是大數目，否則我伍超不會千里迢迢來到西北喝西北風！」

玄劫道：「你找我很久了吧？」

伍超道：「不久，我很運氣，才第二天便發現你的死黨老董！」

老古董一聽，全身一震，幾乎氣結，如果這也算上天安排，上天也太不厚道了！

老古董火了，他舉刀對身邊的老伴道：「我親愛的老婆子，咱們自小同幫主一起，幾十年未把咱們當外人，如今到了報效的時刻，妳以爲咱們是不是把二人的老命獻出來呀！」

那女人面皮緊繃，道：「想對幫主不利，行，得先從我夫妻的身上踩過去！」

「叭叭叭」的連聲響，門口的伍超直拍手，道：「果然令人敬佩的忠勇死士，好，我最仰慕這樣的人物，當然會成全二位！」

玄劫已厲叱道：「老董，你兩人這是幹甚麼的？」

老古董大聲道：「幫主，你重傷在炕上，連擧手之力也沒有，我老董不能看着這畜牲向一個重傷的人下刀殺，便是拚上性命，老古董夫婦只是早幫主一步走而已！」

玄劫叱道：「何必螳臂擋車，快閃開！」

老古董道：「幫主，恕我老董此刻不聽你的話！」

那女人抖着手上尖刀，接道：「進來吧，咱們等着同歸於盡了！」

「江南刀才子」伍超却不屑的叱道：「你們不配！」

玄劫怒聲狂叱：「老董，你夫妻叫我失望，如果此刻不閃開一旁，此後咱們誰也不認誰！」

他似是十分痛苦的又道：「你們也完了，我連個爲我收屍的人都沒有，你們想過了嗎？」

老古董道：「幫主，死在一起吧，我夫妻無怨尤！」

玄劫道：「姓伍的爲我出刀，他的目標是我，你們大可置身事外，他不會殺你們的！」

伍超接道：「我出刀爲銀子，他們……嘿……除非阻我的財路！」

那女人厲叱：「黑心銀子呀，畜牲！」

伍超道：「便是黑心銀子，也是得之不易，老太婆，你已經第二次罵我畜牲了！」

那女人擧刀交叉舞着，道：「又怎樣！」

「嘿……」伍超在冷笑！

玄劫沉叱道：「伍超，你是爲我而來，丘泰來索的是我的命，那就別傷他兩人！」

伍超道：「那就要看他兩人聽不聽你這位過了氣的幫主的話了！」

玄劫立刻又對老古董叱道：「閃開，眞要看我自戕在你兩人的面前呀！」

老古董大驚，他轉而單膝跪地，道：「幫主呀，你重傷在炕，便是站地也無法站穩，你……」

玄劫沉叱道：「休得多言，閃一邊去！」

那女人却衝着正自得意的伍超，吼道：「你殺一個重傷的人，算得甚麼英雄好漢呀！」

「江南刀才子」伍超吃吃冷笑，道：「我從不認爲我是英雄，更非好漢，我只爲銀子操刀，江湖上爲銀子操刀之人是不擇手段的！」

他忽的一個身法，左掌猛的橫掃千軍，老古董與那女的尚未還手，已吃他掌力打倒在地！

好凌厲的一刀疾閃，那眞是西極冷芒迸射在眨眼之間，伍超的尖刀已掃殺向挺靠在牆壁的玄劫！

沒有呼叱，更沒有嘶叫，玄劫忽的抖飛蓋在身上的棉被，他的「奪命傘」便在此時旋開來！

雙方幾乎是肉搏，刀與那一輪傘骨相撞間，傳出一聲十分嚇人的淒嗥！

「噢……」

「江南刀才子」伍超出招快，他後掠得更快，那碎肉與鮮血在兩人之間散開來，在飛濺，而伍超的身上隨之上身破衣碎肉，他閃到門邊幾乎是不顧一切的轉身就走！

老古董夫妻兩人奮起上前準備拚命的出手攔，已是晚了一步，伍超已往棧房的圍牆外躍去！

玄劫的肩窩在冒血，但他却臉上帶笑。

老古董一見這光景，急忙奔上去。

「幫主，你怎麼樣了！」

玄劫道：「我很好，姓伍的反應眞快，他逃過我致命的一擊！」

那女人已急忙把藥取來，小心的爲玄劫把傷口包紮，眞幸運，伍超不打算死，所以他尖刀入肉又急忙拔出來，他不能不先自保！

伍超的自保便是趕快逃，因爲他十分明白，如果未曾挨刀，他不但會殺了玄劫，他也不會放過老古董夫妻兩人，他不是慈悲之人，然而他自知上身挨了刀輪切割，玄劫的奪命傘幾乎把他前胸衣肉旋碎，這光景他明白，他已不是老董夫妻兩人對手了！

* * *

老董見玄劫又傷得不輕，他忿怒了！

「幫主，你歇着，我去殺了姓伍的畜牲！」

玄劫搖手道：「老董，姓伍的是傷得不輕，但你仍然不是他對手，快去準備，這地方已不能再住下去了！」

老董怔了一下，道：「幫主的意思是……」

玄劫道：「咱們盡快走人！」

老董道：「可是幫主傷成這樣，能往那兒走？」

玄劫道：「叫伙計安排，僱一輛雙轡大篷車，咱們坐車往南走！」

老古董吃一驚道：「回去南方呀？」

玄劫道：「別再猶豫，快去辦！」

老古董身上也有傷，找大車的事便落在老古董老婆的身上了！

* * *

雙轡馬車上掛的零件眞不少，便是那些鍋碗灶盆也帶上，米麵乾肉有三袋，趕車的是位老太太，女的在大道上趕車，那馬車叮噹噹地過了娘子關。

大車上躺着兩個傷人，玄劫與老古董兩人躺在裡面！

大車進了娘子關以後，玄劫吩咐沿着太行山往南走，不進市鎮不住店，沿途住在荒林邊。

玄劫心中明白，淮上大龍幫如今是丘泰來把持着大權，丘泰來絕不會輕易放過他玄劫，尤其是幾次狙擊不成，丘泰來必會使出更毒辣的手段！

玄劫這是往回走，他就不得不多加小心！

* * *

大車停在荒坡邊，兩匹馬卸鞍在一片草坡上，那女人把鍋灶支起來升火做吃的，篷車上的傷者不露面，却傳來的低沉聲音：「快到黃河岸了吧！」

「幫主，南下五十里就是孟津，那兒有船過黃河！」

大車上正是玄劫的聲音：「咱們這是出其不意的轉回淮上，明的鬥他不過，咱們何妨暗中下手？」

老古董道：「幫主，你這一身傷……」

玄劫道：「我不在乎，我要把事情的眞相找出來，找機會當衆向兄弟們宣佈姓丘的陰謀！」

老古董道：「怕是那丘泰來防備甚嚴，想找機會十分困難！」

玄劫道：「大龍幫不乏忠義之士，我絕不信他們全都投向丘泰來一邊！」

老古董道：「當今之世，人心大變，爲求自保的人便是心中明白被騙，也只有順應形勢，爲的不就是苟安於逆流之中！」

就在這時候，遠處忽的有車馬奔來，那是一輛大篷車，趕車的是個粗壯漢子，就在車的後面，有個中年青衫大漢騎馬隨行！

正在支鍋做飯的女人抬頭看，不由得低聲的道：「這車走得快，你們別開口！」

玄劫與老古董輕輕撩起車帘一角看過去，只見大車已到了三五丈遠處！

玄劫不看來車，他看車後騎馬的人，心中不由一驚！

「怎麼這傢伙出現了！」

心中想着，不由示意老古董噤聲！

老古董忙把頭縮回來，大車已自大道上過去了！

那女人低頭吹火，過去的大車忽然停住了！

車上傳來聲音，道：「去問一問，看她是不是遇見過，應該是這條路不會錯！」

那個隨在馬後的騎馬大漢未開口，趕大車的漢子就在大車上回頭叫起來。

「喂！大嫂子，打聽一件事情啦！」

老董太太這才抬頭，道：「問甚麼？」

只這麼一句話，忽見過去的大車上帘子一掀，露出一張青黃臉漢子來！

這漢子不是別人，乃「江南刀才子」伍超是也！

伍超在車內聽了女人的聲音，他知道遇上正主兒了，老董老婆的聲音他一聽就知道！

大車上傳來冷酷的哈哈狂笑聲！

「桀……」

那女人發現剛過去的大車上竟然是伍超，心中既驚且怒，拋下手上的麵團，反身自車上抽出兩把尖刀！

便在這時候，老古董也舉刀守在車後面！

就聽伍超對騎馬的道：「朱兄，這一千兩銀子你賺定了！」

騎馬的大漢面無表情的道：「玄劫在車上嗎？」

伍超道：「他一定在車上，錯不了！」

他轉面又對篷車上的玄劫道：「大龍幫玄長老，你不會變成縮頭烏龜了吧？」

車上的玄劫冷冷道：「伍超，想不到你又把宋剛搬請來了。」

伍超只一聽玄劫仍在車上，他笑了。

「玄劫，你應該明白我們這一行的規矩，我收了大龍幫的銀子，就得為人家把事情辦成，否則，砸了招牌毀了字號，這以後就別再混了。」

玄劫道：「所以你又去把『奪魂旗』宋剛請出山？」

伍超道：「我也是花銀子請人呀，一千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

玄劫冷笑道：「那丘泰來至少送你白銀一萬兩，你却只花一千兩叫宋剛替你操刀。」

伍超立刻叱道：「胡說八道，那來的一萬兩銀子，你又怎麼知道丘泰來送我一萬兩銀子？」

玄劫道：「就憑我是丘泰來必除之而後快的人，就憑我是一年前大龍幫幫主之尊，一萬兩銀子並不算多。」

仍然坐在馬上的「中原殺手」，也是人稱「奪魂旗」的宋剛，正自雙目凌厲的看着躺在大車上的伍超。

伍超傷得不輕，玄劫的奪魂傘幾乎切碎他的前胸。

玄劫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最好能叫宋剛殺了伍超。

伍超為了追殺玄劫，他在痛苦中把宋剛找來代為操刀殺玄劫。

他們這一行有聯絡的並不多，但伍超却知道「奪魂旗」宋剛河間府。

江湖上花銀子只要有份量，找殺手就不難。

伍超聽了玄劫的話，立刻知道玄劫在製造矛盾了。

伍超當然不給玄劫這個機會，他對宋剛道：「宋兄，看你的了。」

宋剛仍未動，他在馬上哈哈笑。

玄劫開口了。

「宋剛，大龍幫與你無瓜葛，只不過，你若願意助我一把，掃除眼前障礙，再助我奪回大龍幫幫主寶座，你要銀子，我便送你十萬兩，要地位，大護法由你擔綱，當然，這還得由你自己決定。」

老古董立刻接道：「我們老幫主向來是說話算話，喂，你怎麼說？」

「奪魂旗」宋剛哈哈笑，他緩緩的下了馬，馬鞍上掛着兩件兵刃，那是一面赤紅色的奪魂旗幟，那旗桿精鋼打造，尖端是槍不是刃，另一件兵刃是把十分鋒利的尖刀，只一瞧便知道是寶刀。

「奪魂旗」宋剛邁步走向伍超，他走得帶着幾分神秘與殺氣，而且臉上仍在冷笑。

伍超一見這光景，立刻叫道：「宋兄，你這是怎麼了？難道咱們這一行的規矩你就不顧了？」

玄劫又開口了，道：「淮上丘泰來住的大宅子，我答應也一併送你了，宋剛，這以後你就是我玄劫的一家人了，你琢磨！」

伍超幾乎氣結。

「宋兄，你怎麼會相信他的話？」

宋剛已把旗子抖回來了。

伍超一見，立刻把一手伸出來，手上一大把銀票，他重重的道：「我收丘泰來的銀子全在此，宋兄，全部也不過五千兩呀！」

宋剛殘酷的一笑，道：「我並未向你討價還價，你出一千兩是嗎？」

伍超道：「如果你此刻殺了玄劫，我加倍。」

宋剛的尖刀在面前搖了幾下，他準備出招了。

伍超一見，立刻又道：「宋兄，這五千兩銀子由你安排吧，我聽你的。」

宋剛笑笑，道：「伍兄，我一直不表意見，這一切全是你說的，是不是？」

伍超心中大罵宋剛王八蛋，但表面上却誠惶誠恐的道：「也是我的誠意，只要宋兄殺了玄劫，我對大龍幫有了交代，銀子便全是你的也可以。」

宋剛伸手，道：「銀子多少，你隨意，我既來了，總也得把事情辦成的，是不是？」

中原人的口頭語「是不是」總會放在話的結尾上。

伍超忙笑笑，道：「呶，你先收下也可以。」

宋剛接過銀票也不數，嘩的揣進口袋裡。

那面，玄劫大聲道：「宋剛，你難道不為我的條件動心嗎？」

宋剛回頭，他笑得甚奸，而且那聲音也叫人聽了十分不舒服。

玄劫見宋剛這模樣，他的心中一沉，放眼此刻，有誰能擋得宋剛的撲擊？

玄劫更明白，宋剛的奪魂旗不知染過多少江湖人物的血和肉，想同他一搏的人，很難看清他出刀的方位。

玄劫更以為，如果他未受傷，他也許可以同宋剛戮力一搏，只可惜……

宋剛轉而走向玄劫的大車，他邊走邊冷冷的道：「事情總該有個先來後到順序，可惜我已接下伍兄的付託，人嘛，不能這山望着那山高，我宋剛不是貪心人。」

「殺！」

「殺呀！」

老古董見宋剛逼來，又聽宋剛的話，他夫妻二人再也忍不住的出手了。

「嘩郎郎」一聲暴响，半空中一片紅光出現，那面看上去足有六尺見方的大紅旗展開來，一片紅光帶着一股窒人的勁氣，直把老古董夫妻二人捲翻在五丈外。

「奪魂旗」反手回捲，三把尖刀飛落在荒草中，那宋剛拔身直飛向玄劫坐的大篷車，他的大紅旗宛如一片火紅雲彩，直把大篷車的車前罩在旗光之中。

宋剛眞的厲害，當他的大紅旗罩上去的刹那間，他拔身在空中連翻兩個觔斗，旗在大車前面，而人却自大車頂上翻落在大車後面，於是……

於是，宋剛的尖刀對準大篷車內猛一刺。

「啊……」

玄劫被刺中了，別管被刺什麼部位，能叫玄劫忍不住的大叫，就令人吃驚。

玄劫發覺一片紅雲罩過來，他在篷車內舉着他的奪命傘迫刺而上，但他想不到宋剛會在車尾向他下手。

玄劫只叫了一聲，却已引得伍超撫掌笑道：「這一把銀子值得，令伍某開了眼界。」

那面，老古董大叫：「幫主！」

那女人也大叫：「幫主呀，拚了！」

老古董却拉住他的女人，道：「別叫幫主曝屍荒山吶，老伴，咱們還有事情做。」

這時候，宋剛却以手去撫摸他手上的尖刀，緩緩的，他走到大車前，伸手抓去他的奪魂旗。

「哈……」宋剛只是笑。

伍超道：「掀起車帘，只要玄劫已死，事情就算辦成功了。」

宋剛猛的以旗尖在篷車的罩布上挑去，就聽「嘶」的一聲再响起，篷布被他劃開一道破洞，讓風吹起一角，只見玄劫靠在車內雙目怒視着宋剛。

伍超急問：「宋兄，好像未死，補他一傢伙。」

宋剛冷冷咬牙，忽的挺旗掃去，就在這時候，玄劫的奪命傘斜旋間，不但把破口旋開個大洞，他的奪命傘也已自在手中往宋剛的身上旋去。

勁風呼嘯，一十二支鐵骨尖刀發出寒人的光芒，也發出撕裂的响聲，只見片片紅光中，宋剛的奪魂旗成了一根亮旗桿了！

宋剛十分動容，他挺着尖尖的旗桿往大車上玄劫狂刺，玄劫舞起修羅神掌自保。

遠處，老古董大叫：「幫主未死，咱們上！」

他的女人已挺刀殺來了！

「殺！」

那是宛如撕裂喉管的聲厲吼，那女人當先揮刀狂殺，老古董側面出手，那似章法都已亂了的刀法招式，早已分不出他是在玩老命了！

玄劫無法站起來，他只能拚命自保，他的雙掌拍打有致，却也在流着血！

宋剛的旗桿尖端太過鋒利，幾次他未搶在手中，反而被刺破！

老古董夫妻兩人在這時候殺來了！

那面大車上的「江南刀才子」伍超在車上厲叫：「宋兄小心，幹掉這兩個老傢伙！」

宋剛猛回頭，他舞動旗桿便是一招「野戰八方」，老古董後至先上，正迎上宋剛的旗杆打來。

老古董立刻伸手反抓，右手的刀暴斬而出！

宋剛一聲冷笑，旗杆突然猛縮，老古董一聲叫：「噢……」

老古董抖着左手叫，右手的刀也砍在旗杆上，老古董的老婆拚命一刀砍，宋剛的杆尾正點在她的肚皮上！

就聽「吭吡」一聲，那女人被搗得往後倒去！

大車上的玄劫立刻大叫：「不要殺他們！」

宋剛咬牙嘿嘿一聲，道：「我討厭阻礙我行事的人！」

宋剛舞動旗桿直奔老古董，那根旗桿尖端的尖刀忽的閃出三朵花，老古董以為這一回死定了，但他仍然本能的貼地疾閃又滾！

宋剛未扎出手，他舉旗杆只是冷笑！

便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晴朗的天空中猛古丁一朵翔雲出現！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捕頭梁升的眞名爲華歌，是受「神蛛會」指使前來捉拿小關，華歌道出眞情後，引領小關去豪賭，果眞一夜之間幾人贏了鉅款，原因是華歌與一少女白嘉麗合謀作弊。酒後小關佯醉，兩人被華歌送至年五洲處，兩人反抗方逃出生天，半路又遇到「神蛛會」的人追擊，正當小關與包一鳴對打不支之時，忽然一個幪面少女出面解危……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巧爲個郎解危機　却陷手足奸中計

少女是用樹枝，樹枝上施展的却是劍法。

二對一，遲覺就沒有那麼輕鬆了。

「丫頭，妳的劍法好像卓布衣的路子。」

少女不出聲，剛才用泥巴把包一鳴擊倒的就是她。

關永心中一動，心道：八成是卓倩。

雖然卓倩恨他，但緊要關頭還會幫他。

心中頓生感激之心，且決定今生要和她結合。

兩小對付遲覺過了五七十招，還是略落了下風。

這工夫眼見包一鳴又爬了起來。

關永以「蟻語蜨音」道：「卓倩，在我一聲暗號之下，妳往南我往西，儘快逃走。」

包一鳴向這邊走來，小關下了命令。

二人一南一西馳掠而去。

遲覺當然是去追關永的。

於是幪面少女，就尾隨遲覺在後施襲。

遲覺回頭對付少女，關永也回頭援手。

遲覺窮於應付，疲於奔命。

兩小互相支援，一時却也脫不了身。

小毛呢？他要擺脫三個，他的點子多，不久就甩掉了三個人，就去支援白嘉麗。

「白嘉麗，妳想不想脫身？」

「笑話！那有不想之理。」

「有個辦法能使他們不敢追且必望風而逃。」

「望風而逃？」

「對，那一陣風能把他們嚇壞！」

「什麼辦法呀？」

小毛低聲道：「把『騎馬布』拿出來。」

「『騎馬布』是什麼？」

「這個妳都不知道？」

「沒聽說過。」

「就……就是月經用的布嘛！」

「呸！你正經點成不成？」

「爲了退敵嘛！有什麼關係。」

「不行！」

「怎麼不行？」

「那東西就能退敵？」

「對，只要大叫：接『騎馬布』，他們就會狂逃。」

「爲什麼？嫌髒？」

「還不僅是嫌髒，而是萬一落在頭上，就會倒大楣了。」

「我才不信哩！」

「妳不信什麼，是不信會倒楣還是不信他們會望風而逃？」

「都不信！」

「好！妳到草中把那東西拿出

來。」

「小毛，你少出我的洋相。」

「白嘉麗，妳不怕被擒就不必拿出來。」

「眞有用嗎？」

「一會不就可以証明了嗎？妳要快點才行。」

白嘉麗到草中去了。

這工夫追來的有「天地二怪」、雷中雨、聞人俊和何九成，兩小那是他們的敵手，小毛大聲道：「現在白姑娘要換『馬鞍』了，你們在下風頭可以接到『馬鞍』，如果落在頭上，這叫着『頂着騎馬布上天——紅運到頂』啊！」

追來這五人當然知道小毛的意思。

他們的速度慢了下來。

事實上，他們也知道小毛的點子多，不知道他又有什麼鬼主意。

小毛大聲道：「你們在下風頭上，只要『騎馬布』飛過去，你們都會聞到『香』味的。」

小毛向白嘉麗揮手示意，且大叫道：「『騎馬布』來啦……」白嘉麗向下風處擲出。

在擲出的同時，兩小向前疾掠而去。

「天地二怪」首當其衝，這東西差點落在「地怪」鄭五的頭上，兩人一看，連忙掩鼻不迭。

這玩藝正是女人的月事布墊。

鄭五大叫道：「天哪……」

雷中雨道：「是甚麼？」

「就是那玩藝嘛！」

衆人一聽是那東西，都怕再次飛來而落在自己的頭上，立刻抱頭鼠竄而去。

白嘉麗茫然道：「眞靈！」

小毛道：「當然靈！」

「你似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當然囉，我以前在金陵混了個『驢半仙』的雅名……」他說了一切。

白嘉麗掩口大笑不已。

小毛道：「走，去找小關。」

白嘉麗道：「你眞會五行八卦？」

「笑話，古人羅育吾的『琉璣三盤賦』，徐子平的『子平之術』、張神峯的『神峯通攷』以及紫薇斗數等等，我都是滾瓜爛熟！」

白嘉麗道：「說你胖，你倒喘起來啦！」

遲覺被兩小弄得筋疲力盡，所以兩小逃走，他沒有再追，但兩小還是逃出很遠，然後才向那小山神廟繞去。

到了那裡找了一會，却沒有人。

直等了一天，也不見小毛及白嘉麗兩人。

兩人離開了小山神廟。

她一直不曾取下面罩。

吃了點東西就已經很晚了，由於只有這麼一個房間，兩人只好同屋，也只好同一張床了。

「卓倩，我們也不必再忌諱了吧……」

她不出聲，小關很老練地爲她寬衣。

她似乎有點顫抖，是在生小關的氣抑是害怕？

奇妙的一夜在狂熱纏綿中渡過。

事後小關揭下了她的面罩，因她已經睡了。

小關大驚。

這不是卓倩，而是老三卓玉。

「現在……」小關喃喃低聲道：「這怎麼辦？」

小關留下一張信箋，說是自己有錯，對方更有錯，似有故意冒充姐姐卓倩之嫌，所以他走了。

關永出了鎮已快天亮了。

却有個人在前面路邊等他。

關永走近一看，竟是卓老二卓約。

三姊妹都在這一帶，會是巧合？

「妳是不是卓約？」

「是的。」

「妳怎麼會在這兒？」

「等你！」

「等我？不會吧！」

「爲甚麼不會，我已是你的人了……」

「妳別胡扯！告訴妳，除了大姊卓倩，我不會考慮妳們二姊妹之中任何一人！」

「告訴你，第一夜是齊鳳，第二夜就是我！」

關永道：「我不信！」

「你只是想玩過賴掉不負責任而已！」

「我不是那種人！」

「至少你該知道，你會玩過一個胸部奇高的女人吧？不論屋中有多麼黑，男人在上面，一摸即知。」

「妳似乎很開放……」

「開放有甚麼不好？」

「太放了就不叫放，叫作蕩了！」

「很多女人，在男人面前只會說『不！』但緊要關頭，說脫就脫！」

關永想起，那夜的女人胸部的確很高很挺。

看看卓約的胸部，的確如此。

卓前輩對他有恩，他眞不敢想像居然發生了這種事。

他本是想對得起卓前輩而不負三女的，所以才會把老三當老大，老二自己却已冒充了齊鳳。

事實上齊鳳也是冒充老大卓倩的。

到底如何去算這筆爛帳？

「還不承認?」

「承是承認，但我不喜歡這種方式。」

「反正我是你的人了。」

「任何人這樣情況下，都會以爲被女人强姦了!」

卓約道:「有些男人會求之不得!」

「我不是那一種人，所以我不能不爲卓前輩抱屈。」

「抱甚麼屈?」

「女兒幹倒採花的勾當!」

「老三難道比我高明?」

關永不出聲了，他本想對卓倩專一負責，結果居然是越弄越糟，反而使人以爲他是個大色狠了。

小關心中一煩，突然長身而起。

卓約的功力不怎麼樣，一路追去仍然把人追丟了。

「小子，玩了就要認!你跑不了的……」

這工夫身邊不遠處出現了一個人，竟是小毛。

小毛本和白嘉麗在一起，後來再次遇敵而分散。

兩人被追逐了一天，所以去那小廟正好小關已離去了。

小毛涎着臉道:「妳是不是卓約?」

「正是你姑奶奶!」

「我很希望和小關成爲連襟……」

「你?有沒有照一照鏡子。」

「我雖醜，但很溫柔!」

「溫柔有個屁用，一看就會噁心!」

「我小毛就那麼醜?」

「你以爲是甚麼樣子?小毛，你可知道小關在何處?」

「少操心啦，人家和妳大姐早就上過床，玩得挺開心。」

卓約挑挑細眉，道:「他在哪裡?」

「我也在找他!」

「小關和那女人是甚麼關係?」

「噢!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小關也許和那妞兒也睡過覺，所以，妳要是也要趕搭這班馬車，可能妳只是三姨太太呢!」

卓約道:「那個女人是……」

「聽說過『通吃散人』嗎?」

「她是那個老賭鬼的女兒?果然出身不正。」

「妳出身很正，但妳的作風看來也是有求必應的。」

「至少你求我是不會答應的。」

小毛道:「我找女人不是滿分我也不要。」

「噢?你以爲我能有多少分?」

「勉勉强强，能打七十五分。」

「去你的!我最少有八十五分以上。」

小毛望着她的胸部道:「要不是妳的奶子挺特別，高聳而挺拔，只怕妳最多能得七十分。」

「爲甚麼那麼少?」

「妳的眼球露白，經常下視……」

「你還會看相?」

「多新鮮，我『驢半仙』之名是混來的?」

「你就是金陵的鐵口直斷『驢半仙』?」

「好說……好說……」

「眼球露白及下視又如何?」

「好詐!」

「你才好詐哪!」

小毛道:「後會有期!」掉頭就走。

「小毛，我信你的話好啦!還有呢?」

小毛打量她一陣，道:「妳已經破了身。」

「你少胡扯!」

「妳也少咋唬!那瞞不了我『驢半仙』的!」

「怎知我已經……」

「『驢半仙』要是連這一點也看不出來，還混個甚麼勁?」

「你是如何知道我已經破了身的?」

「簡單得很，只是天機不可洩漏!」

「少蓋!」

小毛疾馳而去。

卓約喃喃地道:「這小子似乎有那麼兩手，他居然能看出我破了身。」

卓約正要跟上小毛，忽聞身後又有聲音。

一迴身，嚇了一跳，這人幾乎距她不足三步。

這人很年輕，人品也很不錯。

「你是……」

「區區姓鄒名揚……姑娘看來十分面善……」

「我們沒見過。」

「我想起來了，在下見過卓倩姑娘，而姑娘又和卓姑娘極似，莫非妳們是……」

「對，我是她的二妹。」

「久聞卓家有三朵名花，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卓約道:「多謝……」雖然人品不錯，卓約却不喜歡此人，可見卓約也不是隨便的人。

卓約抱拳離去，鄒揚忽然悄悄地撲上。

卓約一驚，急忙一閃。

一個被動且未提防，一個却是勢在必得。

一下子就制住了卓約的肘關節。

「你……你這是幹甚麼?」

鄒揚曖昧地一笑，道:「久已傾慕。」

「用這方式表達傾慕?」

「不也是一種最直接而實在的方式?」

「放手!」

「卓姑娘，妳應該體諒一位傾慕者的苦心!」

「你要幹甚麼?」

「難道姑娘不知道我要甚麼?」

「你是匹狠!」

「既然姑娘已把這個字加到在下頭上了，那就……」手上一加勁，卓約立刻搖搖欲倒。

因爲血行逆流，頭暈眼花。

鄒揚摟住了她，當然又扣住了她的脈門，挾起來要離開這裡。鄒的外型還眞不像一匹狠，這也是卓約大意的原因之一。

就在這時有人道:「怎麼?要玩採花勾當?」

鄒揚一驚，因爲剛才沒看到人，但眨眼工夫，這聲似乎就來自背後三五步以內了。

鄒揚一轉身，不由一楞。是個很老也很醜的女人，眼小鼻頭大，嘴也很大，臉如橘皮。

大約在五十左右。

鄒揚知道來者不善，但「天山雪鶴」之徒，却也不會輕易被人唬住道:「妳是……」

老女人道:「我倒想先聽聽你的來頭，沒有點來頭，可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就來這一套的。」

鄒揚本不想說，但說了却有嚇阻作用。

「家師『天山雪鶴』……」

「原來是那個『地不平』的劣徒……」

原來「天山雪鶴」是個跛足的人。

「妳是何人?敢對家師如此不敬?」

「有你這種徒弟，那會有值得尊敬的師父!我就是南海費夫人……」

「妳眞會起名字，妳不就是南海母夜叉費雪嗎?」

「對，小子，你得吃點苦頭才行!」

「母夜叉，妳雖是兇名大噪，我可不怕妳!」

「如你能跪下叫我三聲親娘，看在你那老鬼師父份上，我放你一馬算了。」

「我叫你親娘?」

「嗯!」費雪答應了一聲，佔了他的便宜。

鄒揚立刻就出了手。

初生之犢不畏虎，眞是一點也不假。

他的輩份和費雪差了一輩半。連他的師父也和她差了半輩。

第一招，鄒揚被震退一步。

第二招又被震退兩步。第三招眞絕，像玩弄一隻小狗或小貓一樣，鄒揚的身子在空中挽了個花，「蓬」一聲平摔在地上。

費雪拍拍手，道:「小子，現在我還要你叫。」

鄒揚齜牙咧嘴地爬了起來，道:「母夜叉，剛才我是輕敵，沒有用師門的拿手絕招!」

費雪道:「好好!我倒要看看那老小子師父的拿手絕活到底有多絕，再被摔倒了叫六聲親娘!」

鄒揚全力攻擊一招。

卓約點點頭，這一招和前幾招的確不同。

但是在費雪來說，也是一樣。

第一招被震退一步，第二招被震退兩步，第三招又被玩弄於股掌之上，然後「蓬」地一聲放平在地上。

這一次好久還未爬起來。

卓約心中十分驚駭，她估計，年先生及她的父親，只怕都不是這個老女人的敵手，居然不太出名。

可見武林中高人輩出，臥虎藏龍。

「先別起來，就便跪下叫六聲親娘!」

鄒揚道:「母夜叉，妳只會欺負後生晚輩，妳在我師父面前敢嗎?」

「那老小子接不下老娘六十招。不信的話，帶個信給他，叫他來找我試試看，看他會不會屁滾尿流!」

鄒揚似乎不想跪下，費雪走近用脚一勾，鄒揚的身子又挽了個花，摔在地上竟昏了過去。

卓約道:「晚輩拜謝費前輩援手之恩。」

「丫頭，不用客氣!」

「前輩技藝超羣，晚輩開了眼界!」

「丫頭，我看妳挺順眼，算妳有造化，走!我教妳兩手……」一手抓起她的衣領，如飛而去。

* * *

這兒靠近南海海邊。

不是島，類似半島，所以只要把一個連接內陸的一小段方向切斷看緊，就無人能進來，這是費雪的佳處。

半島上風沙太大，別的不生，只生地瓜和花生。

另外，這兒盛產一種飛魚。

第一餐她們就是吃的地爪乾飯，飛魚乾和小魚湯，連飲水都帶一點點的鹹味。

「從明天起，我教你一套掌法。」

「費前輩，妳的身份比年五洲如何?」

「他要比我略差點。」

「這麼說，你比卓布衣卓大俠……」

「卓布衣比年五洲又略遜些，妳可以想像。」

「當今武林誰的武功和前輩差

不多？」

她說話很技巧，她只說「差不多」，而不說比她高。

費雪想了一下，道：「大約有兩個人……」

「有那麼多？」

「不算多了，莽莽武林中，高手不下千百，只有兩個人不比我低，這比例已經很大了。」

「請問是哪兩個人？」

「第一個是關庸。」

卓約心頭一震，看來關伯伯還是一位超級高手，比她老爹高出一截。

「第二個呢？」

「『土地公』。」

「誰叫『土地公』？名字眞怪！」

「誰也不知此人是誰，只是爲他取了個很滑稽的綽號而已，叫開了，大家也就不問他的本名了。」

「『土地公』是甚麼意思？」

「妳想想看，大家都叫他『武林土地公』，這不是非常明顯嗎？『土地公』就是掌管某一地方的意思。」

「武林都歸他管的意思？」

「丫頭，妳不以爲有那麼點味道嗎？」

「是的，前輩。」

「只有這兩個人？」

「丫頭，在我來說，只有這兩個人在我頭頂之上，已經使我很不是滋味了，還要再多些嗎？」

終於顯示，這兩個人比她高而非平行的。

「這個『武林土地公』到底是誰？是男是女？」

「是男是女也無人知道。」

「這可就太神秘了，既然是男是女都無人知道，爲什麼又能確定武林中眞有這麼一個人呢？」

「也許關庸知道此人是誰，這也可能是唯一知道『土地公』之人了。當然，他也不一定知道。」

晚上睡覺，卓約以爲可以分床睡，那知只有一張床，還是單人床。

「前輩，這怎麼睡？」

「遷就點吧，晚上海風很大，兩個人擠一點比較暖和些。」

「太擠了怎能睡得着？」

「習慣就好了。」

「前輩，我睡在地上好啦！」

「不行，地上太潮濕，只怕你受不了。」

卓約以爲費雪會把床讓給她，費雪自己睡在地上，只不過費雪沒有表示這個意思。

卓約可從未和這麼一個既老又醜的女人同過床。

只不過，如今要學人家的曠世絕學，只好遷就點。

「小丫頭，妳先上床，我還要練點功夫。」

卓約也不客氣，先上了床。

午夜之後，卓約已睡。

只不過她被弄醒了，而且很吃驚。

好像有隻手在撫摸她的身體。

少女的身體是十分迷人的，而且越是老的人越是喜歡少女的胴體，是不是想在少女身上拾回他們童年的回憶呢？

費雪的手很粗，先自她的胸部開始摸索。

撫摸了很久，本要往下移去，又回到上面繼續摸着。

卓約眞想大叫「不要臉，老不羞！」

女人摸女人，應該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尤其是老女人摸小女人，更不算什麼。

她是在開玩笑吧，或者類似夢遊的舉動。

這種老女人和少女們開個玩笑是會常常發生的。

又摸了好一會，還交換雙手去摸。

似乎有點愛不釋手的樣子。

卓約偷偷地微睜開眼望去，費雪雙目半閉，眞情上有如騰雲駕霧，呼吸也有點急促。

卓約已不算是初出茅廬的少女了。

她已經歷過人生最重要的一關——已是婦人身了。

她知道，費雪此刻是在激情之中，絕非開玩笑。

不論男人或女人，在激情中才有這種現象。

也就在這時，她的手一下子就移到了她的下體處。

卓約再也不能容忍，一下子就翻下床來。

可是身上沒有衣衫，只好雙手捂上面又捂下體，大聲道：「前輩這是幹什麼？妳不能沒正經呀！」

「丫頭，怕什麼？我又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也不成，這叫着猥褻！」

「丫頭，我教妳最厲害的武功，妳從此可以脫胎換骨，少有敵手了，再說，妳已經不是處女啊！來！上床來，不要怕嘛！」

卓約心想，已被這老怪物摸了，爲了學她的絕世武功，也只好暫時忍一下了，再說她也不是男人。

於是她上了床。

這一次就又不同了。

除了撫摸，還抱住她，一會把她放在身上，一會又把她壓在下面，甚至還去親她的乳頭。

這一夜幾乎沒睡。

卓約被她弄得渾身火燙一般。

正因爲如此，第二天卓約到午時才醒，老怪也未叫她，見她自動

醒來，才叫她去吃飯。

又是地瓜稀飯，魚乾或蝦醬什麼的，卓約以爲，這是原始人過的生活，長此下去，怎麼受得了。

自這一天開始，老怪教卓約掌法。

由於卓約有了很厚的根基，學起來不難。

一邊學她的掌法，一邊也學些散手。

她覺得日子過得眞慢。

她希望盡快出島，找到小關。

如果小關能像老怪那麼摸她，抱她及親她，那該有多好，一天到晚地弄她，她也不會在乎的。

＊　＊　＊

關永發現和另外一些少女有過那事，愧對卓倩，就一再拒絕再和齊鳳和卓玉上床了。

卓倩呢？他也拒絕。因爲他自慚形穢，以爲自己不配了，可是偏偏又遇上了鬱鬱寡歡的卓倩。

這是在一家客棧門外。

「卓倩，妳不要再迴避我了。」

「你會不會瞧不起我？」

「怎麼會，我一直認爲那是奇妙的一夜，可惜當時不以爲是妳，這才是很大的遺憾。」

「關永，你還有女人。」

「可是妳知道，那都是因誤會造成的，齊鳳冒充妳，造成遺憾，卓玉也是由於誤認是妳……」

「關永，我不怪你……」

「那太好了，卓倩，所以從現在開始，任何的女人，我一定要疏遠，我只有你一個人……」

「關永，我不想使小妹被遺棄。」

「卓倩，不要專門爲別人設想了，來，我們好好談談。」

卓倩跟他回到客棧，叫了酒菜。

關永不提卓約的事。

他實在厭透了，他以爲那是她們自作自受。

卓倩在吃完飯後自包袱中取出了兩雙鞋子，道：「關永，這是我親自爲你做的。」

「阿倩，我就知道你不會忘了我。」

「關永，我知道你對我好。」

關永握住她的手，嗅嗅她的髮香。

然後托起她的身子，邊吻邊走。

卓倩不很美，但他對她最爲傾心。

和她做這件事雖不是第一次，但這一次却是最清醒的。

他必須在絕對清醒、正常之下來消受這一刻。

「阿倩，我好快活……」

「……」卓倩閉上眼。

「妳告訴我，妳的感受……」

「不要……」

「一定要！」

「不要！」

關永猛然加勁，直把她弄得叫饒，她才低聲說她很好……

完事之後，小睡一會，小關要求欣賞她的胴體，最初她不肯，後來還是答應了。

關永愛不釋手。

他以爲卓倩胴體之美是少有的！

雖然卓約的雙峯奇高，但光有這一特長還是不夠，必須全身各部位的配合統一才行。

卓倩的手和脚都是無可挑剔的。

小毛回來晚些，在窗外看到部份精采的「戲碼」。

「這小子眞是桃花照命，女人不斷……」

卓倩這次很小心，只怕小關興奮過度再次脫陽，手中隨時捏着一支金簪。

第二天午餐時小毛道：「兩位昨晚睡得好嗎？」

卓倩低下頭去。

關永道：「還不錯！」

「眞服了你！」

「服甚麼？男女之間就是這麼回事兒！」

小毛道：「昨夜我看到一個女人，頗似齊鳳。」

「她沒看到你？」

「沒有，我也沒有打招呼。」

卓倩道：「小毛，你該招呼的。」

小毛愕然道：「妳不怕情敵搶走了妳的男人？」

「沒有人能搶走阿永。」

「妳可眞大方！」

「這不是大方，而是當初不是她的援引，我也不可能與阿永言歸於好，盡管她和阿永接近是冒充我的……」

「那不結了，她來了總會分一杯的。」

「我不在乎，我們像姊妹一樣。」

小關道：「阿倩，我只能容納妳一個人。」

「可是齊鳳對我有恩。」

「她對妳好，只是由於她對不起妳而補償妳的罷了。」

「我不在乎這一點，我總是不忘她的好處。」

「那麼卓玉呢？」

「如果小妹也非你不可，我也能容納她。」

小毛大叫道：「妳不怕他的女人太多，入不敷出，短命死了？妳可要知道，皇帝所以大多數短命主要是女人太多之故！」

卓倩不出聲了！

看來她還是怕小關短命的。

* * *

卓倩和小關過了一段十分甜蜜、形同燕爾新婚的生活，眞正是如膠似漆，難分難捨。

這天小毛和卓倩去逛街。

卓倩提議去逛綢緞莊。

她要買的東西可多哩。如衣料、被料、鞋料和宮粉等。女人進了綢緞莊，那就有得磨蹭的了。

小毛不耐，就出了綢緞莊上街溜躂。

這工夫又來了一位女郎。

卓倩一看是卓約，不由十分驚喜，道：「二妹，妳自哪裡來的？有沒有見到三妹卓玉？」

「有有，還有爹……」

「他們在何處？」

「我帶妳去好啦！」

「在甚麼地方？」

「不太遠。」

「我把買的東西回送去交代一下好不好？」

「他們急欲見妳，尤其爹還有急事。」

卓倩把貨款付了，交代伙計送到客棧去。

她本想和小毛打個招呼再走，可是又找不到小毛，而卓約催得又急，於是只好在伙計送貨到客棧去時，順便送給小關一張紙條。

意思是遇上親人，有急事去見父親，不久即返。

趕了一天的路，入鎭過夜。

「二妹，妳不是說不遠？」

「是不能算遠嘛！」

「我還以爲三五十里路呢？今天趕了約百十里。」

「快到了！大姐，我們吃飯去。」

在飯間，卓倩道：「二妹，爹有甚麼要緊之事見我？而見了之後又要辦甚麼緊急的事？」

「我也不大清楚，只是看出很緊急而已。」

卓倩是三姊妹中最忠厚的一個。

她對兩個妹妹的瞭解不太深，只知二妹活躍，心眼多些，三妹幼稚些，其實這也只是表面的看法。

她未想到其他，不久入寢。

第二天又趕了一天路，在很疲累之下，不免有點抱怨，道：「二妹，這是『不遠』嘛？」

「大姊，明天買兩匹馬吧！」

「還有多遠？」

「快到哩！」

「二妹，妳到底在玩甚麼花梢？」

「我會玩甚麼花梢？」

卓倩道：「爹眞的在等我？」

「我騙妳幹甚麼？」

第三天又趕了一天，傍晚到了地頭。

她們租了一隻小船出海。卓倩更加惶惑不解道：「二妹，妳到底要幹甚麼？告訴我好不好？」

「大姐，妳就信任我一次行不行？」

已經走了兩三百里，不信任又如何？反正已快到地頭了。卓倩就不再和她囉嗦了。

行船約一個時辰，卓倩看出是駛向一個半島的尖端。

船在岩石之間停了下來。

卓倩向這半島上望去，幾乎是個荒島。

種了少許地瓜和花生，其他甚麼也沒有了。

就連樹木也不多，光禿禿的，海風奇大。

「二妹，爹和三妹在此幹甚麼？」

「這是一個很秘密之處，在此避難最好。」

「怎麼？爹在此避難？」

「是啊！爹是一位正直不阿之人，寧折不彎，絕不會與『神蛛會』同流合污，所以該會不會放過他的。」

這一點卓倩絕對相信。

兩人自岩石上跳來跳去，要經過一些岩石才能到達沙灘，越過沙灘，約半里外有幾間小石屋。

看來像是有人住的樣子！卻不知是不是野人？

那知到了沙灘上，卓倩回頭望去，不見了卓約。

卓倩大吃一驚。

二妹落海失踪了？不會的，因爲那岩石之間的水已經不太深了，而且，二妹身手不俗，怎麼會落水而沒有聲音呢？

「二妹……二妹……」

叫了十來聲也無回應。

此刻天色已是黃昏，海上蒼茫一片，視野已經不清了。卓倩正要回到岩叢中去找二妹，這工夫突然有人在背後道：「丫頭，妳不告而別，終於又回來了！」

卓倩陡然一驚，迴身望去。

一丈之外，有個五十左右、小眼、大鼻、嘴巴也很大的醜婦，望着她怪笑。看來這婦人雖醜，卻不是野人。

「妳是……」

醜婦似未聽清她的話道：「丫頭，妳不打招呼就駕船而去，讓我好擔心，不過我也不怪妳了。」

「我……」

「算了！也不必解釋甚麼。我知道，住在這個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島上，妳不習慣，尤其是飲食方面。」

卓倩以爲這婦人雖醜，待二妹還十分關心。

不知二妹爲何和這婦人住在這島上？

「大娘貴姓？」

「妳……妳不是卓約？」

「我叫卓倩，是卓約的姐姐。」

「噢！像是像，還是能看得出來的。」

「大娘貴姓？」

「我姓費。」

「大娘以前和我二妹住在這兒過？」

「我經常住在此處，有時也會住在別處，我有好幾個專屬的島嶼，這是其中之一，前些日子我救過卓約一命，帶她來此，敎她武功……」

「原來如此。剛才大娘說她不辭而別了？」

「也沒有甚麼，她大概是對這裡的飲食不大習慣。」

「大娘可否幫我找找她？」

「妳們一起來的？」

「是的……」卓倩說了一切。

費雪是何等經驗？立刻猜了個八九。

只不過費雪也很想不通，姐姐如此忠厚，妹妹爲甚麼尖刻、狡猾？居然把姐姐引來，自己却溜了？

她以爲卓約八成又溜出島外了。

是卓約有意引姐姐來此學她的功呢？抑是卓約要她的大姐來此取代她的地位，陪她親暱？

費雪如今不能沒有一個小妞陪她共眠。

她有這麼一個毛病，也許就類似同性戀吧。

大姐也好，二妹也好，反正都差不多。

費雪道：「妳二妹不會有危險，她是一份善意，得到了好處，不想獨享，所以又把妳引來，讓我敎你曠世武功……」

「是這樣的嗎？」

「當然，如果不是這樣，妳說是爲了甚麼？」

「可是我不能在此久住。」

「也不必久住，一兩個月我就能使妳變成一流女高手了。」

卓倩目前並不想學武，只想和小關在一起。

卓倩道：「大娘，只怕我不能躭那麼久。」

「至少也要一個月吧！」

「一個月也太多了！」

「丫頭，妳可要知道，我的武功不敢說超絕蓋世，但在這武林之中要找敵手，可就不多了！」

卓倩半信半疑。

這道理很簡單，這醜婦身手如何之高，二妹爲何學了一點就不來了而要她來冒充呢？

二妹眞的只是因爲「肥水不落外人田」嗎？

「丫頭，我看妳比卓約那丫頭片子老實些，我決定把妳調敎成武林第一年輕女高手。」

「多謝前輩，只怕我不能在此太久。」

「半年也夠了！」

「甚麼？半年？」

「怎麼？要學一種高深的武功，連半年妳也不能留下來？」

「前輩，實在是我來時未交代清楚。」

「不要緊，反正他們不會以爲妳失踪了。」

「我怕他們焦急而到處找我。」

費雪道：「這樣吧！你給我地址，我派人去通知一下，這很簡單哪！」

「前輩，這島上還有別人嗎？」

「島內沒有，島外却有……」

費雪找了一堆乾柴燃着，再加上一些濕的海草，於是冒起陣陣濃烟，而且直上雲霄。

原來木柴上塗有狼矢（即狼屎）。

古代的狼烟（即君主召諸侯開會所用的信號，燃燒乾的狼屎，烟不散而直上高空，即使遠在百里都可看到）也就是這玩藝。

大約一個時辰光景，一葉獨木舟疾馳而來。

來人是個三十左右的精壯漢子。

此人在沙灘上向費雪行禮，道：「主人有何吩咐？」

費雪道：「你照這地址，找到一個叫關永的年輕人，或者叫毛志高的年輕人也成，就說卓倩在此練功，極爲安全，不必操心。」

「是……」漢子接過紙條，駕舟而去。

卓倩看在眼裡，這女人果眞有點來頭。

爲甚麼沒有聽過這麼一個人物？

晚飯吃的是地瓜乾飯，主菜是魚乾。

這些食物只能塡飽肚子，談不上享受。

飯後談了好一會，兩人到沙灘上散步。

費雪道：「也許妳對我的功力不免懷疑吧？」

「沒有，前輩……」

「懷疑也是正常的現象，我就亮一手讓妳丫頭開開眼界。妳想看甚麼？妳丫頭儘管直說。」

「前輩的絕技我怎麼知道？」

「妳想看甚麼？說出無妨。」

一般來說，女人的內力都不會太深厚的。

也可以說是女人較弱的一環。

卓倩道：「請前輩亮一下內力如何？」

「好好！妳丫頭挺會出題目……」

費雪雙手一搓，向沙灘上推出



一掌。

此刻天已全黑，只聽到「忽」地一聲，即告無聲。

費雪道：「丫頭，到屋子來吧！」

卓倩心想，這就叫做亮了一手嗎？

心中不由暗笑，却只好同她入屋，道：「前輩，這一手叫甚麼名堂？」

費雪道：「就稱之爲『望斷雲天』吧！」

此語未畢，只聞屋頂上「沙啦、沙啦」一陣響，艮久才停，卓倩大驚，吶吶道：「前輩，這甚麼聲音？」

「沙……」

「哪來的沙？今夜的風不太大呀！」

「對，忘了我剛才在外面沙灘上發掌震起一蓬細沙了？就是那些沙落下來的聲音。」

卓倩大爲驚駭，道：「那時震上天空的沙子現在才落了下來？要這麼久的時間……」

「對，因爲震得太高了！」

卓倩驚喜不已，道：「前輩眞是神技，爲甚麼晚輩沒聽到前輩的鼎鼎大名？」

費雪道：「丫頭，我對妳說了吧！由於有些武林渾帳東西，給我起了一個不雅的綽號叫『母夜叉』，一叫就出了名，而我自己以『費夫人』之名到處宣傳，武林中人却只知有個『母夜叉』而不知有個『費夫人』。」

卓倩拜下道：「原來是費老前輩。」

費雪道：「我沒有那麼老，只是醜一點！」

卓倩心道：「其實也沒有什麼。」

晚上卓倩上床不久就睡着了。因爲連續奔波了三天，她一生人中從沒有在三天內趕這麼多的路，非常疲累之下很快就夢見周公了。

醒來時不由尖叫了一聲。

黑暗中有兩隻手一上一下地摸索她的身體。

上面那隻在摸雙乳，下面那隻自然是摸那個部位了。

卓倩以爲，島上一定還有男人。

要不，誰會摸她？

她大叫一聲，而且動上了手。

只不過一下子就被人扣住了脈門，道：「丫頭，妳這是幹什麼？」

「剛才是……是前輩摸我？」

「不是我還會有誰？」

「前輩爲老不尊。」

「什麼爲老不尊？我過去教了些年輕女孩，都是和她們同床睡覺，也經常摸摸她們，摸一摸又不會少一塊肉。」

「前輩的言論簡直能嚇壞人！」

「丫頭，沒有那麼嚴重，我也是女人哪！」

「女人也不成，這是猥褻的行爲！」

「要不妳摸我也成，我絕對不會叫！」

卓倩道：「前輩，我要走了，妳就是有天大的武功我也不學了，因爲長此下去，有一天我的武功成了，人格却也隨着墮落了！」

「沒有那麼回事，我也不一定天天要摸妳。」

「前輩，我要走了！」

「到這兒來的人，我絕不讓她們空手而回。」

「什麼意思？」

「一定是來時身手平平，去時身手了得！」

「我寧願作個平平庸庸的女子！」

「妳願意也不成，現在由我作主。」

「如果前輩再摸我，我就自絕！」

費雪道：「好好，別這麼衝動！這樣好不好？我只是摸摸妳的胸部，這樣總成了吧？」

卓倩只好敷衍她，決定找機會逃走。

她和卓約不一樣，絕不會作這種有損淑女形象的事。

第二天費雪就教她武功了。

費雪的確教過一些女孩子。

只不過那些女孩子離開她之後就如石沉大海了。

這當然是因爲她們都不喜歡費雪的那種沒大沒小，爲老不尊沒正經的同性戀行爲。

＊　＊　＊

關永和小毛並未得到什麼通知，他們到處找卓倩，以爲落入了「神蛛會」之手了。原來綢緞莊的伙計把那張紙條弄丟了。

但抓到「神蛛會」的小嘍囉問過幾次，似乎都沒聽說有什麼年輕女人被抓到的事，更加焦急。

關永和小毛又不敢離開那小鎮。

關永更抱怨小毛，那一天他不該離開那家綢緞莊的。

小毛也沒有話說。

只不過他以爲，換了小關，也會不耐久等而到街上去溜躂的。

他們以爲，卓倩可能遭了暗算而被人架走的成份極大，要是有急事來不及打招呼，事後也必然設法通知。

原來費雪叫那漢子報信，當面交出一張信箋，但却以「蟻語蜨音」對那漢子說，不必去找人了。不過是作作樣子而已。所以，關永和小毛一輩子也等不到人。（未完•八）